武俠世界

事在人爲（孤雛記傳奇俠情故事）甘丹·著

「事在人爲」是「孤雛記」完結篇，本篇故事赤裸地揭露了書中主角在成熟過程中的心態，亦交代清楚了前三個故事存留着的問題。故事纏綿旖旎，迂廻曲折，穿插着少年人成長中與老一輩間的矛盾、憑心智日趨成熟分析和識辨，明確了自己的前途及方向。孤雛仍是孤雛，但在社會仁愛孕育下，仍可茁壯起來的……



第29年
11

$6.00

編者話 順應時代潮流的新生事物，其生命力是不可抗拒的。今期刊出甘丹先生撰著ㄴ事在人爲ㄱ，乃是ㄴ孤雛記ㄱ完結篇，小琥、芷君、少華對生活充滿幻想，性格天眞純潔的可愛形象又躍然紙上，本篇故事深入揭示出讀者所熟悉和喜愛的主角，在生理、性格、思想等成熟過程中的遽變心態，亦交代了前述故事中尙待剖析的問題，故事纏綿哀怨，縈廻夢牽，充滿熾情，其中也穿插了少年人成長中與老一輩間的矛盾，襯托主角心智日趨成熟和對未來生活的辨識，明確自己的前途與方向。儘管孤雛仍是孤雛，但在社會仁愛的孕育下，嫩苗當可得到滋潤茁壯成材，冲出傳統樊籠的束縛而羽毛漸豐的鳥兒，將可在藍天中自由飛翔。

☆ ☆ ☆ ☆

下期刊出馬行空先生撰著ㄴ如意玉佛緣ㄱ，又是一篇精彩的新派俠情傳奇故事，一位武林俊彥，先是被人逼婚，後又被逼要獻寶他人，命途多舛，窮於應付，且屢陷險惡困境，怎料這位高手却是吉人天相，雖然失去家傳瑰寶，但却遇上一位願以終生相許的紅顏知己，因禍得福，良緣巧結……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事在人爲（孤雛記傳奇俠情故事）
一代新人的成長，道路並不平坦，要經過無數逆境的磨練，故事主角正是在那崎嶇的生活道路上不斷鍜鍊成材…………甘丹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快活林（水滸傳連圖故事之十）◀上▶……高石 44
武林新秀（老少江湖故事集）◀二▶
紅棗揮劍戳仇人　錢少含憤不認親…………司空羽 52
擊拆翁（武林珍聞）…………李藝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快樂的毒藥（江湖外史秘辛錄）
失鏢案中有案　贓物暗藏不露…………傅紅雪 69
簫劍情仇（俠情倫理中篇故事）◀三▶
分道揚鑣告凶訊　括蒼掌門傳噩耗…………西門丁 61
殭屍番生（怪異奇情中篇故事）
行屍難復活　殭屍再番生…………黃鷹 91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眞情動君心　素願終得償…………高皐 87
新月刀（俠情中篇故事）
桑老妖作孽障　白雲觀戰邪惡…………東方玉 77
惡人城（奇俠司馬洛故事）◀完▶
政壇爭權奪利　兩人械鬥俱亡…………馮嘉 104
仇海騰龍（俠情中篇故事）
設送終宴相稽　擺百鳥陣逞兇…東方白 9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鳳在江湖（俠情長篇故事）
夜探清空廟　柳枝賺邪魔………徐諾 111
龍飛鳳舞（新派武俠長篇）
洗容復原貌　植毛難復容………藍荒 121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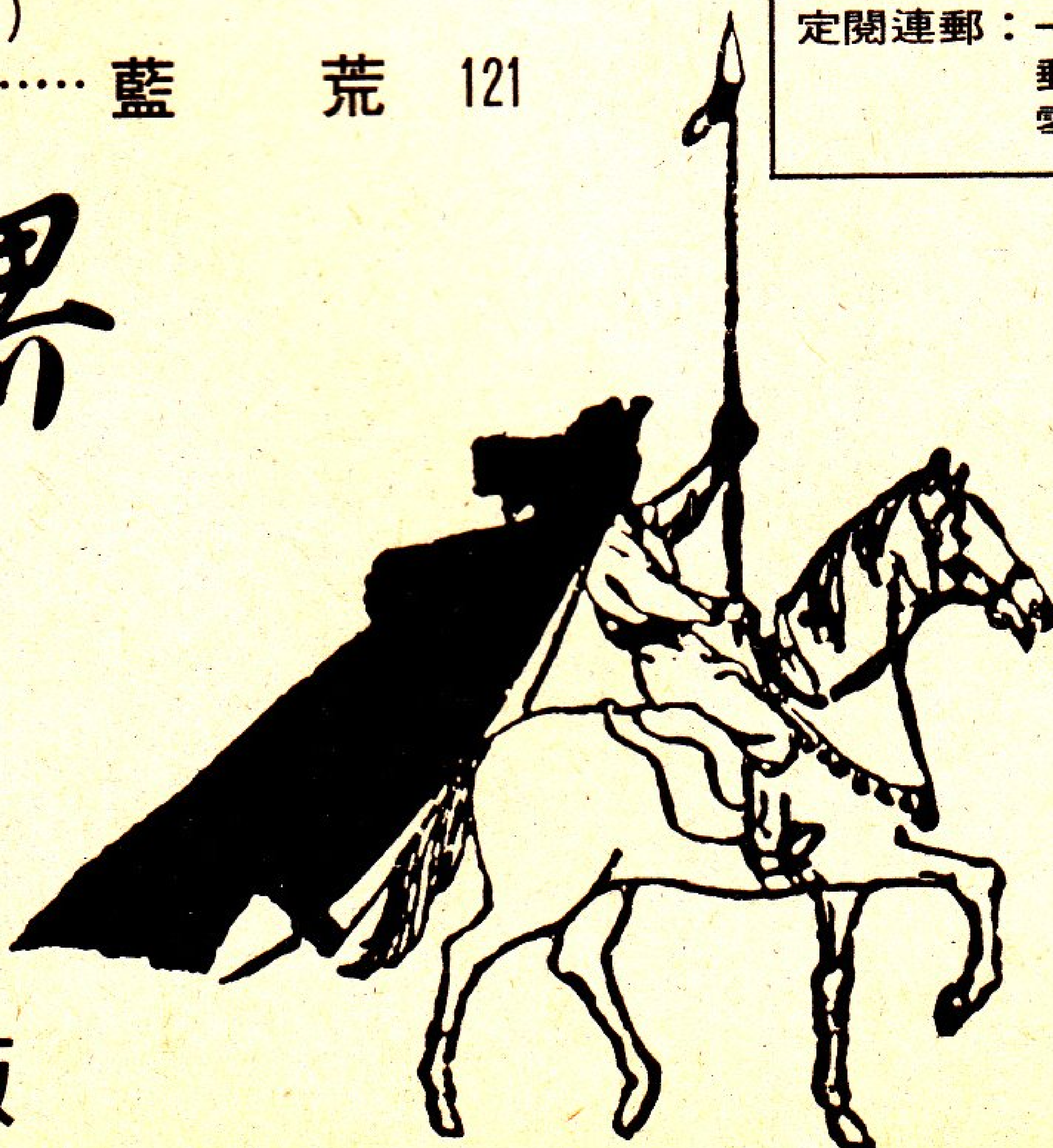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1期
（總號14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爲人

少男少女　鴛鴦戲水

嶺南爲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等五嶺的南方地帶的統稱，是越（粵）族各部落聚居的所在。由於離中原文化發源地很遙遠，常被中原當爲「蠻煙瘴雨」，十分落後的可怖地方。

在一個日月爭輝的晨曦裏，西北方飛來一對龐大的白鷺，降落在一個面對南海的山麓。山麓怪石崢嶸，榕柏蒼鬱，晨霧凝聚未散，彷彿罩籠輕紗，天上萬里晴空，白雲浮動，朝陽閃爍的碧藍海天相連，景色迷人。

從較大的白鷺跳下來的兩名身穿厚裘少女之一，對從另一隻白鷺下來的少年說道：「琥哥哥，這裏的環境很美麗嘛，全是天然景色，純粹是自然美，令人心胸曠闊。」

「少華，妳要在『平海山』找人工渲染的東西，就難之又難了。」回答的是龍琥，自小就在這山頭上跑來跑去，尋覓山果和野葛裹腹，對山上的一石一木，瞭若指掌，現在要盡地主之誼了。



「琥哥哥，『仙洞』就在附近嗎？」另一名少女問道，這名少女不像剛才說話那麼珠圓玉潤，嬌艷欲滴；而是儀態萬千，風姿綽約。前者名字是皇甫少華，後者則名方芷君。

「小君，」小琥以手指着右方峭壁，答道：「就在那邊山崖的隱蔽處。我們把東西搬去吧！」說罷，轉頭對兩隻龐大的白鷺打招呼：「大雪，小雪。」接着「吱哩咕嚕」的，指手畫脚亂說一道，大雪和小雪却聽得懂，話聲甫落，便點頭不迭，展翅飛入榕樹林裏去。

小琥領前，大大小小背囊掛滿肩背，撥開長長的野草，向十多丈前的峭崖走去。芷君和少華，拿着小布囊，接踵而走。不一會，三人走近崖下，小琥將一叢生長在石隙之間的矮樹撥開，以手勢招喚芷君和少華先蹲越過去，然後自己矮身而過。雖然已經日出，僅尺半寬的石隙仍然非常幽暗，芷君和少華不敢先行，小琥只好側身而越過她們走在前頭帶路。

斷崖隙縫彎彎曲曲，岔道裂縫亦多，小琥不引導而行，要找「仙洞」所在，也不容易。小琥在這裏的「仙洞」住了有七八年，當然駕輕就熟啦。盞茶工夫，三人便走到一個洞穴之前，穴前堆滿砸碎了的大大小小石塊。

芷君指着碎石，說道：「這些碎石，就是琥哥哥擴大洞穴時，所劈下來的。」

少華看見碎石這麼多，不禁拉起小琥的手來仔細看，感慨地說道：「琥哥哥劈了這麼多石，一定手也起水泡流血，疼痛得很！君姐，妳看看，琥哥哥手上還留着重繭呢！」

「我早就發現了，妳拉着琥哥哥的手時，不覺得他手心上有硬塊嗎？」芷君也是拉小琥的手時摸到的，現在倒轉頭來取笑少華了。

少華不想吃虧，說道：「拉手就拉手，我又沒有捏捏摸摸的，怎會知道？」說罷，「格格」地笑了起來。

芷君羞得滿臉紅霞，啐道：「好，今後妳就不要捏捏摸摸，好嗎？」

小琥肩背的東西重，看見她們不走，說道：「我的手粗粗的，有什麼好捏？不像妳們的玉手，就像麵粉似的，連骨頭也沒有，才好捏呢！好了，進洞吧。」也不理她們，轉頭走近洞穴入口，感到穴口冒出熱風，便把肩膊上的布囊放下，把厚厚的棉襖脫下，雙手拉着布囊帶子，屈膝跪行鑽入洞去。

芷君和少華不明白琥哥哥爲什麼要脫棉襖，當她們來到洞口，熱風撲面，才記得「仙洞」中有一個溫泉，和一個冷泉。她們也學琥哥哥一樣，把小皮襖脫了。由於個子比小琥細小很多，她們只要把腰彎低，便可以慢慢碎步走入洞裏。

洞裏螢光泛流，石壁幻出光芒，七彩繽紛。走進四丈左右，芷君和少華，勉强可以低頭立起來走了。再入十數丈，洞頂便有丈多高，乳鐘倒懸，五光十色，絢麗鮮艷，兩人被這個琉璃幻境，迷惑住了。滿目怪石嶙峋，光怪陸離，流螢掠影。

「眞的是名符其實的『仙境』！」少華嘆道，身體不自覺地緊偎着芷君。

「是的，琥哥哥的描述，僅能說出『仙境』的萬分之一而已。」芷君捏着少華的手說道。

洞穴相當長，芷君和少華目不暇給地跟隨着小琥，再走了盞茶時間，才到達一個廣闊的空間。洞頂高約五丈，當中有一個二尺不到的露着天光的小孔；長闊各六七丈，洞壁滿佈大小不一的小穴和罅隙；露天小孔正下方，有一畦一丈見圓的綠草如茵的坭地，細草碧翠油亮；坭畦兩旁各有一個闊長五七尺的小池，熱水所泛蒸氣上升；右邊小池不斷的冒着泡泡，表面凝聚着離開水面的片狀薄

孤雛記傳奇俠情故事／甘丹・文
可飛・圖

事在



霧，髣髴池面籠罩着一層輕紗。

芷君和少華放開互拉的手，各自走向一個小池，伸手入池撥弄池水，齊聲嚷道：「水很冷！」，「水很熱！」正在安放着布囊的小琥，回頭向她們說道：「小心燙着和凍壞妳們的手！」

芷君接着說道：「我這裏的空氣，比在天空裏飛翔時還要冷。」

少華說道：「才不是呢，我這邊比西遊記所說的火燄山還要熱！」說着，隨手把穿在身外的衣服脫下，穿着襯衣，在小池旁邊蹲下，觀察池內冒升的氣泡，濺得滿臉都是小水珠，就像一朵沾着朝露而含苞待放的牡丹。

芷君這時也跑了過來，跟少華一起仔細看着池底，要找冒氣的孔隙。芷君比較矜持，沒把外衣脫下，臉上冒出汗珠點點，却像剛出水的白蓮。

看着她們因熱而泛上脂紅的嬌靨，小琥痴了，忖道：「我不知道是那一生修來的艷福，能得到兩位千嬌百媚的絕代佳人的青睞，能享到這種齊人之福！」

「一邊的水太熱，一邊的水又太涼，我怎能下去洗澡？」少華問芷君道。

「誰叫妳現在就下水泡？要我和琥哥哥，替妳打通了任督二脈後，那時妳才知道兩池水的好處！爺爺要我和妳，跟琥哥哥飛到這裏來，目的就是利用這裏的先天特殊環境，把內功盡快練好，乾媽和乾爹都認爲很好，才讓妳跟來，不是叫妳千里迢迢，到這裏泡溫泉浴的。」芷君板起臉孔，一本正經地說道。

少華伸出小舌，委屈地撒嬌道：「原

來爹爹和大媽，也跟你們一齊合計來『暗算』我的！」

「不要假裝委屈了，其實妳早就心裡有數。」

「我這次是本着『黃蓮樹下彈琴』的決心，要苦中有樂一番的。」

「那就好了，我和琥哥立即安排一下，替妳行功沖穴，好讓妳泡冷熱水浴！」

小琥這一會已經把帶來的乾糧、衣服及應用品，找到合適的罅隙放好，走了過來，說道：「那些菜種籽，應該種在那裏才好？」

「現在是冬天，挑出那些在冬天生長的蔬菜種籽，明天在洞外找一塊有溪水的土地，開墾了把它們撒下，長出小菜時，再開地移植便妥；至於想吃夏天的瓜荳，就要在洞裏種一點，解解饞湊合湊合了。」芷君答道。

「只好這樣了。我知道洞外不遠有小溪，溪旁土地肥沃，野草長得茂盛青綠。我們就在那裏開墾好了。」

少華從來不知道菜是怎樣種出來的，菜田也只不過在路上遠遠看到，拔菜嘛，在杭州方廬時，才破題兒第一遭，拔得很開心。現在聽說要種菜，便雀躍地嚷道：「現在就去開地嘛，早一天種下，就可以早一日有菜吃！」

「小姐，我們這裏連灶台還沒有呢！別妄想嚷着吃青菜了。在這樣美麗的地方，我眞不想立起灶來，大煞風景的。」芷君說道。

少華聽了，有一點兒洩氣。

小琥看到，打氣地說道：「別灰心，要燒小菜，還不容易？古爺爺的石頭小屋，就在不遠的山腰幽壑裏，我們可以用古爺爺家的灶台燒飯燒菜的。」

說得蠻輕鬆的，地還沒有開墾，就算地開好了，也不能馬上有菜可以吃的呀！」少華嘀咕道。

「我可以到附近村裏，用錢向二叔或二嬸買呀！」小琥解釋道。

「那我們還用得着種菜立灶嗎？向他們買就是了。我以爲這裏是窮鄉僻壤，沒有鄉鎮人煙的呢！」

「妳老是往舒適的地方想，倘若有這麼一天，只有妳獨自生存在一個荒島裏，像蛇山般，滿佈毒蛇，看妳怎樣生活？人總要學一點基本求生的技能的！」芷君作了一個唬人的譬喻。

「眞的有這麼一天，不能跟君姐和琥哥在一齊，乾脆死了算了，這樣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和樂趣？」少華感傷地說，差點流下淚來。她是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的女孩子。

「不要太認眞，我只不過打一個比方，讓妳知道一下，凡事不要光想安逸。要『居安思危』，養成勤勞和自食其力的習慣。『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像社會的寄生蟲般，多麼可恥？要知道，人生應該多姿多采的，平淡就乏味了，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好幹的呢！」

「種菜、下田、捕魚，都很有意思，我覺得自己種出來的菜和捕捉到的魚，吃起來比買來的香。」小琥曾經有這樣的體會。

「這話我同意 記得在方廬爲公冶叔叔慶功那天，我在厨房幫君姐的忙吧了，那頓飯就特別吃得香。」

「說起吃，我們也該吃點東西了，吃完了好開始工作，已經辰時了。」小琥早就有點餓，昨天在廣州府忙了大半天，東買西揀的，連晚飯也草草往肚子塞，還未吃飽又要到處走。

* * *

吃過乾糧，少華口渴，走到溫水池以手掬水飲了一口，高聲叫道：「溫池的水清甜的呢！」

「是甘的，我喝過很多了。」小琥說道：「妳們在這裏談談，我去打掃一下古爺爺的石屋，順便到二叔家裡買些吃的，今天晚上在石屋裏燒晚飯。」說罷，揚揚手便走了出去。

芷君和少華則坐在溫池旁，說着悄悄話。

「少華，我要替妳把脈，並徹底的檢查一下身體，以便等會琥哥回來的時候，我們兩人替妳行功沖穴。」芷君以手揑着少華的手腕說道。

「行功冲穴還要做這種檢查功夫？」

「當然啦。妳的脈有一點不調，血氣淤塞，」芷君發覺少華有點失常，又把另一隻手的脈。只見她雙眉緊蹙，囁嚅地問道：「脈息像是婦人的經血不調，眞奇怪。少華，難道妳已經月信來潮了嗎？」

少華有點忸怩地點頭答道：「這是今年夏天的事，我在練劍時，忽然覺得襯褲裏邊黏黏濕濕的，趕緊跑回房間脫下來看，發現那裏在淌血，把我嚇得要死。換了褲子後，立即去告訴大媽，大媽詳細的向我解釋了！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做女人痲煩透了！聽說生孩子時，痛得死去活來的，我提起來就怕得要命！」

「不要怨命了，沒有女人那來男孩子？我倒覺得女人很偉大，她是愛的象徵，把母愛散播到每家每戶，毫無偏袒，不分窮富。對了，妳的月經準不準時？」

「就是不準才氣人。計算它要來時，把東西帶上，隔天脫下來看，只有白白帶黃的黏液；不帶上時，又染紅了一褲子，煩死了！」

「那麼就不是每次隔二十八天左右而來的了？」

「就是不準嘛，我問過大媽，她說：『初次來潮，多半不準的。』所以我就不管了。」

「經常有白黏液流嗎？」

「這兩三個月經常有。」

「那就一定有細菌跑進去了！裏邊發炎了。」

「怎麼會呢？君姐，該怎麼辦？」少華捉住芷君兩臂，搖晃着芷君問道。

「不要緊張，我可以醫治的。洗澡的水不乾淨，不經常洗滌，很容易犯這毛病，以後要小心才好。這池溫泉，含有淡淡的硫磺，在池裏泡泡，倒是很好殺菌的浴水。」

「這麼燙，一下子就把我泡熟了！」

「任督兩脈冲通了之後，妳就不會怕燙了。傻丫頭，坐去溫泉旁邊，把衣服全部脫下來，我要替妳先行局部金針取穴，把一些淤塞的經血穴道通通，對一會的冲脈起輔助作用。每次月經來的前後，妳感

覺有沒有痛的現象？」芷君把少華拉了起來，推她走向溫池邊。

少華猶豫地在脫衣服，問道：「脫光衣服，等會珧哥哥忽然回來，什麼都看見了，豈不是羞死人？」

「妳不是說很羨慕蕭叔叔和梅孃兩人，能夠共浴溪畔嗎？今天妳反正也要與他共浴了，早一點看到，晚一點看到，有分別嗎？」芷君說着，把自己的布囊打開，首先取出一幅白絹，展開舖坐池邊，然後取出一個寬口瓷瓶，將木塞拔開，冒出一陣酒香，先倒一些洗手，再把一束金針，放進瓷瓶之中。

這時少華已經把衣褲全部脫掉，芷君叫她躺在白絹上，以浸潤烈酒的棉花，擦拭她要取的少華身體穴道部位。她發覺少華的胴體較她豐盈，肌肉也較她飽滿。

「人家叫痛的時候，是以『針刺這樣痛』來形容的。君姐，妳刺下來的針，是不是也這樣痛？」

「放心吧！不會讓妳殺猪一樣，拚命的喊叫就是。滿意了吧？」

少華還是不大相信，看見芷君已經把那束金針，拿在手裏，連忙把眸子緊閉，屏住呼吸，全身無端端的，冒起雞皮疙瘩。當芷君每接觸到她身體某一部份時，她的反應是全身肌肉瞬間抽搐。

盞茶時間後，少華聽到芷君對她說道：「妳可以睜開眼睛了。」

少華依言把秀目張開，連忙向芷君摸按過的自己身體部份看去，見到雙脚脛踝的三陰交、足三里、血海；雙手的合谷、曲池；臍下的中極、關元和氣海等穴道，已經刺下了金針，留在體外的針，長短不一。背部腎俞、陽關、命門等部位，自己看不到，插了多少根金針，就不知道了。

「原來已經刺了金針，我一點也不感覺到，也一點不痛。君姐，妳可以當『神醫』了。我就慘了，變成了個小刺猬！」

盞茶時間過後，芷君以纖纖拇食二指，捻轉金針，直至深入少華體內，感到酸痲為止。此種捻轉手續，每隔盞茶時份重覆一次，四次過後，然後按足手前後次序，一一拔出，投入瓷瓶之中。

少華要起立穿衣服時，芷君把她止住，叫她盤坐行功運氣。自己却轉至少華背後，盤膝坐下，稍作調息後，雙掌按住在少華左右背上的膏肓穴上，將眞氣徐徐輸入少華的體內。很快，芷君的眞氣，便與少華的眞氣會合，在芷君輔助下，兩股眞氣行走着少華的奇經八脈，除了留下任督二脈不能貫通之外，其他的血脈，經過幾個大週天後，漸漸暢通了。

這時，時間已近午時，洞頂的缺口，照射下一道强烈的陽光，洞穴驟然變得非常光亮。因此，剛從洞外回來的小珧，把面對着洞道入口，裸露畢呈的少華胴體，看到纖毫畢現。小珧被這美麗的人體綫條吸引住了，有點心不在焉，渾忘了一切「非禮勿視」的禮教約束，全身各個器官的機能，都發揮了它們本能的極限，在欣賞着這美麗的景色。洞內沒有花，小珧從熱氣的流動中，却覺得空氣裏有着芳香的甜蜜氣息；這地方沒有小鳥，小珧的耳旁，却聽到百鳥聲音齊鳴，奏出悅耳動聽的詩篇；這裏沒有星星、月亮和太陽，小珧的眼睛和腦子，却到處閃爍燦爛絢麗的金星朵朵，眼花撩亂而感到目眩。

思想彷彿凝結了，並不是受到慾念的蒙蔽，而是因為突然而來的意景所迷惑。洞內的天然景色雖然美，但現在被生命的氣息氤氳下，變得更完整了，更聖潔了。

「珧哥哥，你回來得正好。」剛運功完成了一小週天的芷君，睜目看見小珧口定目呆的站着，連忙招喚他道：「我已經替少華打通了十二奇經，筋骨血氣都旺盛了，我的功力不足替她打通八脈。你趕快過來協助，我們兩人一起，趁機替她一氣打通，並貫通任督二脈吧。」

小珧被芷君從夢幻中喊醒，連忙依言走了過去，把外衣脫了，問道：「我應該從那裏着手？」

芷君稍作思索，說道：「珧哥哥，你從少華任脈膻中穴，第四肋骨中間，單手傳入眞氣便行，我把少華的眞氣導引，來迎合你的眞氣。」

小珧滿臉猶疑，有點不知所措，舉棋不定。

「害臊什麼，什麼都給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了，現在還來假正經？」芷君笑着催促道：「快坐下來行功運氣吧！」

小珧向來尊敬芷君的決定，乖乖的，帶着幾分靦覥，轉至少華面前，盤膝坐下，閉目行氣運功起來。盞茶過後，便已氣定神閑，睜目伸取右手，按向少華胸前的膻中任脈要穴。小珧年紀雖然十四歲還沒到，但吃了「朱果」後，發育得比普通小孩快，骨骼也較常人粗碩。當他右掌按到少華膻中穴時，手掌兩旁，也把少華剛剛發育的僅可盈握的微隆乳房，也壓了下去。小珧覺得手掌像是按在富有彈性的溫暖饅頭上，但奇怪的是它們能令他心跳加速，思潮盪漾。小珧趕快閉目凝神，摒除雜念，催促眞氣源源由少華膻中穴輸入少華體內。

三股眞氣很快滙聚，由芷君和小珧的眞氣稍前引導，先走陰陽維蹻，衝、帶等不拘於經的六脈，促進少華五臟六腑和筋骨肌肉機能。運行了七八週天後，小珧和芷君覺得少華的化解和吸收他們輸入眞氣的現象，已變為微弱，說明六脈十二經絡已經充分「易筋」了；於是他們便把眞氣導至少華的會陰穴，開始「洗髓」及貫通任督二脈的重要程序。這項工作小珧已經駕輕就熟，先後已經替「千手華佗」方之淵、「伏虎降龍」老叫化洪浩，「寒儒」歐陽瑜，和心上人「珠鈴女」方芷君等四人，順利地行功冲通任督二脈。因此，這次眞氣的引導，由小珧來帶領。承漿與齦交之間，在少華櫻唇張合間，溝通了！當眞氣轉入百會穴時，化解和吸收芷君和小珧的眞氣能力驟然增加，超出小珧意料之外，小珧怕芷君眞氣消耗過大，連忙將眞氣鼓足九成，才把消耗平衡下來。眞氣在脊脈間的消耗，有過之而無不及，小珧的眞氣要增至十成，才能保持穩定。這時芷君已將雙掌紓緩放下，轉至少華身前，由於她有過被冲長强貫通會陰兩穴的經驗，當她看到少華身體開始抖動時，迅速以掌按於少華三角地帶的會陰穴道之上，運功吸引眞氣溝通。少華但覺得身體微微向上震起，眞氣盧然暢通，奇經八脈頓時舒暢神怡，連忙

依照芷君所教口訣，繼續自行調息。

芷君和小琥收回手掌，全身汗流浹背，精神衰頽，但兩人臉上孕育着微笑，互相凝視緊偎在一起。

＊　＊　＊

少華行功運轉八週天醒來時，看見君姐和琥哥二人脫光了衣服在溫水池行功坐息。少華感激地看着他們，忖度道：「君姐和琥哥兩人眞是天上的一對金童玉女，他們是天造地設的，我不知道那裏修來的福氣，能夠厠身於他們之間，太幸福了！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功，才不會辜負君姐對我的厚愛和期望。」想着，用手試試水溫，覺得眞的如君姐說的一般，並不很熱，於是她也輕輕的踏入水中，倣效他們一樣，行功坐息。

小琥首先醒來，看見兩名紅顏知己，都祼體地在一池水中坐息，心中忽然生起意馬心猿的衝動，希望把她們左擁右抱，痛惜一番。小琥好不容易，才把心神收歛，靜靜地踏出水池，將自己浸入冰冷的隔隣水池之中，心智才能冷靜下來，漸漸入定吐納。

芷君和少華先後醒來，發覺琥哥哥不見了，後來看到他浸在冷池之中。芷君記憶起琥哥哥告訴她的，幼時冷熱交替練功情況，立即拉了少華赤裸裸地踏出溫池，走向冷池，輕輕踏入，以手勢示意少華繼續坐息。

少華和芷君都感到奇怪——冷池的水一點也不涼。

＊　＊　＊

小琥醒來時，奇怪地又看到芷君和少華，又和他共處於同一冷池之中。這次他就沒有任何衝動了，趁機冷靜地觀察她們的神態，他抱怨爲什麼冷泉的水是奶白色的，令他沒法看到他們浸在水中的體態。「眞是春華秋實，姹紫嫣紅，各有千秋，不相上下。」這是小琥的難以評判的觀後感想，雖然答案模稜兩可，小琥却非常滿足。

「看了半天，還沒有看夠嗎？」芷君羞澀地道。

「君姐，我們不能太吃虧，也要琥哥站起來，讓我們看個連本帶利的。」少華吃吃地笑道。

小琥大吃一驚，在冷水池中泡得白晰了的臉，立即變得緋紅，心裏忐忑，期艾地問道：「怎……麼……才算……連本帶利？」

「簡單得很，我們不但光要看，仔細的看，還要摸，全身都摸！」少華任督二脈初通，經過熱冷兩種水浸着坐息，變得不單是精神奕奕，而且連腦筋，口齒也伶俐了。

小琥聽了，又嚇了一跳，心中連聲叫苦地忖道：「這樣一來，很容易羞態畢露的呀！」當下立即反對地說道：「少華，妳不能這樣！」

「是的。少華，妳不能這樣！」芷君同意琥哥哥的說法。心中忖道：「雖然大家已經心心相印，彼此袒露相裎已經大大超越禮教許可，尚可以天眞無邪來敷衍塞責；但撫摸狎玩，就難說得過去了。大家情竇初開，這樣嬉玩下去，就像是玩『火』嘛，燃燒起來，後果堪虞！」因此，她立即加以制止，禁止少華再這樣鬧下去。

少華剛才在通穴時，被小琥單手按在胸前，受到壓抑，全身就如觸電，血液奔騰，心情盪漾。那時由於精神集中在運功通穴，未能仔細品嚐。現在回味起來，那種軟綿綿的溫馨甜蜜的感覺，與拉着琥哥哥的手，依偎在琥哥哥的懷裏，接受琥哥的熱情擁抱……大大不同。當時少華的唯一想法，就是希望時光立即停頓，好讓這種感受變作永恒，但再想下去，這樣的感受方剛開始呢，還有更美麗、更絢麗、更綺燦的在後頭，等待着呢！因此，才能收歛綺思，全神貫注於通穴。

滿懷憧憬再享溫馨的少華，聽到他們反對，立即反駁道：「我覺得世上存在着太多的學說，每種偉論都畫了很多多的框框，把自己重重圍困，像囚在籠子裏似的。老一輩的，彷彿自己還未受夠，還以他們心中也曾經反抗過的老一套，非要轉駕到後輩頭上不可，虐待地說：不能任性，不能自己悅意做就做，不能放縱嬉謔，不能穿奇裝異服，不能說沒禮貌的話，不能肆恣狂歡歌唱，不能……這，不能那的，什麼都不能！我不明白，既然有這麼多的不能，爲什麼上蒼又會創造出這麼多，世人又創造出這麼多這種被禁止享用的事物出來呢？」

芷君的確也同樣問過自己，與少華相同的問題，也沒有爲自己找出明確的答案，因爲牽涉的理論太廣了。再說，她知道即使她能得出的結論，也不會被世人所能接受的，那又何必想下去呢？芷君只能言不由衷地，以連自己也未能說服自己的口氣，說道：「社會是一個羣體集居，生活在一起的環境，彼此分工合作，來維繫各人之間的需要。假如每人都按自己的喜愛，放縱自己，將會破壞了平衡，亂了秩序，社會就不能保持繁榮，變爲倒退、崩潰，回復個體獨居，一切物質享受都發生短缺，文明也沒落了。這不是很可怕的局面嗎？」

小琥身受到獨居生活的困苦，古爺逝世時，他才五歲。爲了生活，小小年紀便要自己去上山入海，尋覓吃的，那種艱辛，是沒有體驗過的人，無法瞭解的。因此，自從得到隣人照顧，當作僱工，賺到酬勞，可以換來自己無法做到的東西，像衣服啦，刀斧啦，紙墨啦……他才理解羣居生活的好處。他感慨地說道：「從前有古爺爺管我，關懷我，有穿有吃的，我很放心，我可以隨意做我喜歡做的事，當然要經過古爺爺的許可，所以就不會犯錯。古爺爺逝世後，沒有人管束我，我就變得放縱了。因此，到處闖禍，經常被人欺侮、毆打，全身青一塊，紅一塊的，不知怎樣才好。我只能遠避開人羣，自己求生，自己找自己的愛好來自娛，孤苦零丁的味道，眞不好受。自從救了方爺爺，認識了花子爺爺、歐陽叔叔和妳們，我才深深體會到羣體生活的好處，友情的可貴，也知道怎樣才是眞正爲人之道。所以我認爲規矩是應該有的，大家遵守它，才能彼此相處和洽，合作愉快。」

少華感到有點委屈，這些道理她完全懂。她反抗地說道：「我沒有否定規矩和禮教嘛！我只不過認爲有些規矩和禮教，

被人濫用了，或者用得不適當得體，而變爲老套，索然無味。我認爲社會不斷在發展，不斷產生衝突，這種突破就是促進社會，走向更繁榮的力量，它就是「時尙」。時尙打破了沉悶，給社會帶來新的朝氣！」

芷君覺得泡在水池洗澡，談起這種嚴肅問題來，有點滑稽，而且也覺得有些少凍。她很自然地站了起來，走向溫池。少華看見君姐跑了，也追隨着她。

小琥這刹那間，就目不暇給了。他貪婪地看看兩個晰白無瑕的胴體，輕快地充滿青春活力的，在他眼前晃動走去。腦子裏延續地留下一連串的，無懈可擊的優美弧形綫條：臉上嬌憨的姿態，眼睛的霎動，櫻唇的歛合，胸前隆起，纖細的腰肢，渾圓的大小腿和臀彎，曲隱的脊柱，圓滑的小腰，山岜幽谷起伏的小腹，肚臍和小丘小溪，組織形寰宇間，充滿節拍和活力的雅緻流動曲綫，重覆地循環波動，緊相跟隨，綿密不斷，有如大大小小的波浪，冲湧向小琥的眼簾。小琥被這一連串的節奏激勵，心中百感交集，欣賞、感歎、愉快、衝動……混和成一句短語：「原來女孩子的體態，是這樣迷人的！包在密密的衣服裏，太可惜了。」

「時尙？什麼時尙？」芷君在用乾布，揩拭着身上像珍珠一般的水滴，問少華道。

少華接過芷君用完的乾布，一邊揩拭一邊答道：「時尙就是適合時尙，大家所趨崇的風尙。」

小琥依然躲在池中捕捉着她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一丘一壑，一波一浪，渾渾地忘却自己身在何方。其實他不起來，惟怕驚散了目前的美景；他也不能起來，並不是怕身體被她們看到，而是有一個地方，不知的怎會興奮起來，其實小琥本身也沒有慾念，它却是本能地不聽指揮，在這種狀態下，給她們看到，大家都尷尬。

「崇尙新的，和標奇立異的各種各樣學派很多。古今往來，層出無窮。妳指的是那一類，妳認爲適合時宜，而妳又嚮往的？」芷君追問少華，眼睛看着小琥，故意地伸了一個懶腰，手臂往上高擧，胸部挺得高高的。

說眞的，芷君的胸部，沒有少華的豐滿，但綫條却因此而複雜了，有內彎的，有外彎的，有圓渾，亦有尖削，多姿多采，故別具吸引風格。她的圓渾，還是在輸入了小琥的血，才開始迅速發育起來的。三四個月間，能長得這樣美麗，每當芷君照鏡子，或是換衣服時，手無意地觸到時，行走時衣服摩擦到時，她內心都很感激琥哥哥。她認爲能夠恢復健康，她的生命，她的一切，都是琥哥哥送給她的，也是屬於他的。沒有琥哥哥的血，恐怕現在已經病入膏肓，輾轉於病榻之上，離死不遠了。所以，她願意爲琥哥哥做一切能令他喜悅和愉快的事。就像這個懶腰，她明知道琥哥哥在欣賞着，因而做作地把美麗的雙峯挺起，像是告訴琥哥哥：「這原來是屬於你的東西，是你賦與的，它們是這樣優美，盡情欣賞吧！」

「我並不推崇任何新學說，我是說要闖出人爲的樊籠和框框，恢復自由。就算是不能是全部，只要能把頭伸了出來，呼吸一下自由、新鮮的空氣，我也滿足了。」

「少華，聽妳說來的語氣，好像受過很大的委屈嘛！快告訴君姐，讓我爲妳抱打不平。」說着，轉頭向小琥招呼道：「琥哥哥，不要再泡了，快過來，少華受了委屈，你過來幫忙。」

小琥的血脈賁張狀態已經平息，聞言不禁立即跳出水池，兩下起落，便赤裸裸地處身於芷君和少華之間。少華看見琥哥哥的身體，還濕淋淋的便用手中的乾布，替他揩拭。

芷君和少華從來沒有看過已經發育的裸體男子，她們發覺男女之間，在構造、肌肉和外貌上，是那麼的不同，感到非常詫異。小琥能夠這樣接近芷君和少華，多個地方都能看得更眞徹了。三人都忙作一團，仔細觀察。

芷君和少華發覺：小琥的胸膛，是那麼寬敞廣闊，而我們的却比較狹窄和高聳，這大概是爲什麼男孩子比較大方坦蕩，而女孩子比較小氣和得寸進尺的原因吧；我們的下頷較小，頸項較細長，這又是代表什麼呢？不會是因爲女孩子喜歡細嚼，經常要遠眺，好奇心重，東張西望，而男孩子喜歡狼吞虎嚥，頂天立地的原因吧？男孩子的肌肉崢嶸，玲瓏浮凸，而女孩子却綫條渾圓，嬌幼順滑，則比較容易解釋，這是他們孔武有力，肩負重任的原因；女孩子的盤骨較大，臀部豐滿下垂，這是由於要懷胎，生孩子，男孩子盤骨狹窄，臀部細小結實，大概是力的發揮的結果吧！至於男孩子臍孔高於腰，女的却低於腰，那就是內部器官的安排問題了……

芷君和少華的比較，只要看看琥哥哥，再看看自己，便會分辨出來了；小琥則忙了，除了看她們其中之一個比較，還要看芷君和少華之間，有什麼不同。

大家你望我、我望你的，雖然極力避免接觸最能代表性別的地方，但當大家各處都看遍了時，目光自自然然的，就會落在這主要的地方了。他們只瞬息間，看了一眼，大家都滿臉通紅了。只見芷君和少華二人，然變得脈脈含情，弱不禁風地，雙雙依偎着小琥。

小琥不自覺地展開兩臂，左擁右抱地把芷君和少華，用力拉貼着自己身體，彼此默默地坐着。小琥個子較高，僅能輕吻她們的前額。芷君和少華受到輕吻後，仰起頭來，各以櫻唇迎接小琥的熱吻。

這旖旎風光，使「仙洞」充溢着無限春色，歷久不散。三人把剛才談到的問題完全忘記了。

＊　＊　＊

古爺爺的石屋，出乎意料之外的簡陋。整間石屋只不過一丈見方，入門就是臥榻兼會客的地方，屋後還以破木間隔了一間大的「書房」，使屋內空間更顯狹窄。灶台是砌在大門前的左方，以夾紮着的稻草圍着及作篷頂，遮擋風雨。一切木門木窗霉爛不堪，窗紙已經沒有了，僅留下禿禿的窗框。

芷君心下想道：「幸好今晨琥哥哥先來打掃一番，否則，怎能在這裏吃晚飯？

我是可以相就，少華就恐怕吃不消了。看來要在『仙洞』砌灶了！」

小琥已經在早上挑好了滿瓦缸的水，少華正在毫不愛惜地，洗了一盤，又換一盤水洗青菜。小琥忙着燒水，準備為今天早晨打下來的一對雉雞脫毛。芷君在準備好了飯之後，暫時沒事幹，蹓入「書房」瀏覽古爺爺的藏書。

芷君翻閱了幾本詩集，是手抄本。所抄之詩，多數為當朝嘉靖年間，一些主張復古的詩人，稱「前七子」和「後七子」的詩。古爺爺正是這個時代的人，他當時大概也是擁護者之一，可惜這學派僅風靡短短二十年，作為不大。隨後，反對復古學派輩出，流風亦變了，因此流落到這裏隱跡。芷君想着，不禁感歎：一代詩人，竟然孤苦零丁，終老異鄉！琥哥哥自幼生長在這種地方，陪着病弱老人，也夠清苦的了。

＊　＊　＊

「『仙洞』甚麼都好，就是睡覺時，太亮了，覺得像是在睡午覺。」少華緊偎在小琥的左方，輕輕地在琥哥哥的耳邊說，呼出來的氣，令到小琥耳朵癢癢的。

「妳怕眩目，用塊黑布綁着眼睛便行。」芷君偎在小琥右邊作答。

原來小琥今天早上，用「霄漢」短劍刈了很多野草，用來鋪在地上當墊子，以免芷君和少華睡在地上，覺得太硬。現在三人親暱地擠在草墊上，嗅着陣陣的芬芳乾草香味，又舒服，又甜蜜。小琥除了背上有草墊，兩旁還有「人」墊，兩邊臂膀，各有兩團軟軟溫溫的東西緊靠着，使他仰臥的身體，不敢稍動，惟恐把它們壓扁了。

「我建議明天想辦法，在『仙洞』砌個灶台，這樣就可以避免跑來跑去，專心練功。」芷君說道。

「洞壁的罅隙。有很多是通風的，明天我找一個高矮合適的，用『霄漢』挖刻一個灶台，豈不是更好，還可以省去用吹筒子吹風的」小琥回答。

「提起『霄漢』，我倒想建議替『仙洞』起個合適的名字，省得整天仙洞仙洞的叫，別人聽了還以為我們是下凡的神仙呢！」少華插上了嘴。

芷君想了一想，道：「命名為『瑩池』好了，反正是我們用，不要太傷腦筋再想了。」

「琥哥哥，你那些寶石在那裏挖出來的，有空的時候，我們再挖挖，把它們變了錢，用來濟貧，倒是好的！」少華興緻勃勃地說道。

「我也這麼想的。以前我不知道它們這麼值錢，隨便挑了一些我喜歡的，有很多都隨便的拋進碎石堆裏了。改天有空，翻翻碎石，也會尋回不少的。」小琥答道。

「這樣倒好，省氣力一點。」芷君說罷，呵欠連聲，續道：「不早了，明天還要墾地，我們睡吧！」話罷，半擁着琥哥哥，閉上了眼睛。

「琥哥哥也睡吧！」少華關心的道。也半擁着琥哥哥的另一半，舒泰地閉上雙目。

小琥在軟玉溫香的旖旎環境下，南面王不易的，很快進入夢鄉。小琥在酣睡中，仍帶着幸福的微笑。

同一時間，地點是桂省大藤山，銀秀徭民區裏，一間簇新架空的竹草混合，交織而成的「洞房」中，酒仙李後擁着剛破瓜（一般人以女子破身叫破瓜，其實古時稱女子破瓜年齡即十六歲，因瓜字可為二八也。作者註）的杜須眉，經過一番繾綣纏綿塹戰，得償夙願，這對白髮新婚老夫老妻，才酣然入睡。由於婚禮的儀式隆重，各處賀客過於熱情，這時已經接近黎明了。

這是黎明前黑暗的時刻，「男巫」杜須眉和「酒仙」李後的新築香巢上空，驟然狂風大作，四週的空氣漸漸變得穢腥，嗅之令人作嘔。惡嗅的氣味越來越濃，腥嗅彷若鮑(腐)魚之肆。

「啪」的一聲驟響，撐起來的窗框子，抵受不住旋風的風擊，支撐的竹枝飛走了，窗子扇闔，發出連續的「啪，啪」聲，打破拂曉前的沉寂。

李後夫婦被這突然而來的聲音嘈醒，恢復過來的意識，告訴他們空氣有異，新房內壁所用的「零陵香」（又名苓香草，為廣西大藤山金秀老山的特產香料。作者註），也沒法辟除這種異臭，他們立即屏住呼吸，以防吸入有毒氣體。

「這是『屍降』！」杜須眉仍帶幾分春意的，臉色輕微泛白地說道。隨即推被赤裸地起來，在榻底雙手拖出一個朱紅色，鑲着八隻黃銅護角的木箱，體積不太大，但看杜須眉拖動得頗吃力，顯然頗為沉重。

李後也立即赤裸裸跳下，幫手搬動。

問道：「搬到那裏去？」

「放在桌上便可。」

李後這才把箱子放下，杜須眉立即將箱蓋掀開，拿起一隻青藍色瓷瓶，拔掉木塞，室內立時充斥着如桂如蘭的馥香，把噁心的屍臭，暫時壓蓋抑制。杜須眉又打開另一隻黃色瓷瓶，倒出兩粒青色藥丸，將一顆遞給李後，自己持一顆納入口中。

李後依樣將藥丸納入口中，頓時滿口生津，呼吸為之一暢，心下暗道：「猜不到須眉這老姑婆，還眞的有幾下子。我老酒鬼，以前還小覷了她。」

「看你這不害臊的老酒子，光着垂頭喪氣的鷄巴子，晃蕩晃蕩的，你還以為像剛才那樣威風？還不趕快用遮醜布把它蓋上。」杜須眉看着李後光禿禿的裸體，帶着欣賞的目光，微笑地打趣道。

李後聞言抬頭，看到杜須眉只會說人，忘了管自己，目光忍不住上上下下地往她身上亂掃，心下說道：「這老姑婆五六十歲人了，還能將面貌身段保持得這樣好，挺的還挺，圓的還圓，三角地帶更是森林茂盛。老酒鬼昨晚找尋溪間徑，花了老半天，才覓得桃源洞口，誰知道竟然是『蓬門今始為君開』，老姑婆還眞是對我守身如玉，情深一片！」李後想起昨晚的欲拒還迎，宛轉承歡，顛鸞倒鳳，落櫻繽紛的旖旎風光，癡了。對杜須眉的話，並無反應。

杜須眉見到李後目光凝視在自己私處，才醒悟自己也袒露畢裎，頓時雙頰酡紅，啐道：「老酒子，沒正經的。像饞狼似的色迷迷地看着人家，怪難為情的嘛！昨晚還未看夠嗎？」說着，拿起床邊的衣衫

，要把它們穿上，却被李後躍至身前，把她擁入懷裏。剃乾淨鬍鬚而顯得年青的面龐，向杜須眉看來僅似四十許的嬌臉，壓了下去。杜須眉小腹下，被蠕蠕而振亢的物體，和櫻唇上的熱吻，弄得全身乏力，軟弱柔撓。

「那屍降！」李後問道。

「我已經禁制住了，日出後，它們便會消散！」杜須眉含情脈脈地凝視着李後，鼓勵李後進一步行動。

「眉妹！」

「後哥！」

代替以下對話的，是連串的熱吻和愛撫，它們比千言萬語，更能表達彼此的心聲。李後把杜須眉抱回床上，雨點般的熱吻，落遍了她身體各處。

＊　＊　＊

歡愉過後的沉靜。

李後的手還在不規矩地撫弄着杜須眉高聳的酥胸，偶爾也撥弄一下潤澤的溪徑。好一會，兩人還陶醉地享受着高潮後的餘韻。

「誰落的屍降？」李後忍不住問了。

杜須眉轉頭望向窗台，窗紗透入的日光，顯然已是辰牌過後了。說道：「就是你老酒子誤事，貪得無厭的，一弄就弄到日上三竿！弄得人家死去活來的，把時間也忘了。要是讓那廝逃了，看你往那裏找？」

「那廝？那廝是誰？」

「當然是你的情敵啦！今朝還沒喝酒，想不到你老酒子腦筋也會這樣遲鈍。」

「我老酒鬼也會有情敵？」李後看到杜須眉臉色在變，連忙改口說道：「不，我老酒鬼情敵太多了，我怎知是那一個會施這種毒手？」

杜須眉見李後轉口得快，笑道：「當然情敵很多啦，姑奶奶在這銀秀大藤山，艷壓羣芳，拜倒在姑奶奶石榴裙下的，可以說是罄竹難書。要不是當中被你老酒子的『降』囚住，幾時才輪到你這個癩蝦蟆，喫到天鵝肉？」說罷，抿嘴而笑，全身搖曳生姿。

「癩蝦蟆？『情降』？我給你弄糊塗了。我老酒鬼變成『男巫』賴頰毛——癩鬍子了！」

李後見杜須眉「格格」的笑個不停，索性以手穿入她的腋下搔她癢，讓她笑出眼淚來。想不到兩名五六十歲的，白髮盟心的夫婦，閨房之樂也是這樣情甜意蜜，水乳交融。兩人扭作一團，直至杜須眉氣喘地求饒，李後才作罷。

杜須眉以手背拭着淚，撒嬌地說道：「你老酒子再這樣欺侮姑奶奶，姑奶奶就再不猶疑的，送幾頂綠帽子給你戴。叫你老酒子以後光喝『竹葉青』。」

「好了，好了。別鬧了！先告訴我，我怎會施『情降』吧？」

「傻瓜！要是眞有『情降』這樣巫術，當年我就施在你身上啦！還會等到今天，我們兩人才能共諧魚水之歡嗎？我們也可以多享數十年的，巫山雲雨，兩情繾綣之樂了。對嗎？」

李後心下想道：「對呀，要是那年她下的不是『金蠶蠱』，而是『情降』，我當年便是她裙下不二之臣了！」繼而說道：「那麼是妳訛我，其實沒有『情降』的了？」

「話又不能這樣說。『情降』是有的，但它很難捉摸，奇妙莫測。它可以存在人身上，亦會存在物上、心上、腦子上……無所不在。連法術高深的巫師也無法控制，只要偶然間，恰好被人看到了，就着了『情降』，無論你怎樣努力掙扎，也沒法把它擺脫。」

「按你所說，怎能說是降頭巫術？它應該說是『一見鍾情』！」

「我指的是那種刻骨銘心，朝思暮想，永誌不移的，就眞是海枯石爛，也改變不了的那一種『情』，在我們巫師的心目中，就認爲是『降』。」

「太玄了，這司空見慣的事，也是降頭巫術。那麼，降頭這玄之又玄的東西，眞是無所不在了。」

「不談這些了，說了你老酒子這個門外漢，也一竅不通。我們還是趕快穿衣服，讓我回傜洞準備一下，我就帶你去，會會你的情敵吧！你看見他不順眼，大可以揍他一頓，或索性閹了他，省得他給你送綠帽子的。」

＊　＊　＊

「喂——」一名傜丁站在高丘上，朗聲高唱：「師公有令啊哩，有誰看到藍鷹啊哩，立即報告師公呀呢！喂！」聲音在山谷中響起來，音浪因山鳴谷應，越加宏亮，相信都能傳入每個傜民耳裏。用的是「寨語」，李後不懂。

「那小伙子在吶喊什麼？」李後問杜須眉道。

「這是『叫村』，是我們習俗的，傳達師公命令或召集村衆的方法。前一拉長音的喂，是吸引村衆靜聽，中間的是命令，最後的喂，表示結束。」杜須眉解釋道。

「師公是誰？」

「師公就是我呀！我命令傜民替我找藍鷹。」

「妳已經在昨天晚上，經我證實，百分之一百是母的了，怎麼他又叫你是公的呢？」

「去你的。」杜須眉在李後腰間，用力的捏了一把，沒好氣的說道：「『師公』是對村中巫師的尊稱，也有叫『道公』的。」

「師公，藍鷹又是誰？」

「你的情敵；我的裙下之臣呀！」

「他逃了？」

「他逃了。」

「他想害死我們？」

「不是我們，只是害你一人。」

「光害死我，對他有什麼好處？」

「好處可大了，他可以接收你的遺孀——我呀！」

「這不就是殺人奪妻？」

「這叫『搶親』。我們族人，師公如果是女的，可以招贅男巫師爲夫，別的男巫師也有意入贅的，可以向師公挑選出來的巫師，挑戰比賽巫術，勝利的才可入贅爲婿。我的巫術比他們高，他們怕我偏袒你，在你身上下了『護降』，對你正面施巫術時，反而中了我的圈套，使他們受到殘酷的報應。所以，他們只好暗地裏向你施毒手。我們昨天晚上太高興了，疏了防範，他們便想趁機鑽空子。」

「那麼捉到藍鷹，也奈不了他的何？」

「誰說？暗算別人，罪大惡極！」

「誰來主審？」

「『總石牌』呀！我們族人，尚崇守信，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犯了罪，就由大小石牌主審。」

「總石牌？總石牌是人，還是石頭？」

「是人，也是石頭。你都說對了。」

「我迷糊了才是，不是對了！」

「我們傜人，奉的是『石牌』法制。把族人同意了的，鐫於石頭上，立石為牌，共同遵守。一村有一村的石牌，叫『小石牌』『大石牌』：全山聯絡的石牌，名為『總石牌』，就是傜族最高執法所在由銀傜掌握了。傜民發生糾紛，先由小石牌解決；解決不了，再由數個小石牌聯合的大石牌去解決；還解決不了，才呈交總石牌解決。管理石牌的領袖，傜民稱他為『石牌頭』。你說，是不是又是石頭又是人？」

「石牌頭是世襲的土皇帝了？」

「石牌頭不是世襲的，是傜民在生活上，實際體驗到他的才智過人，處理糾紛公正嚴明，才推舉出來的；有的間中會是前任石牌頭的徒弟。」

「妳是石牌頭了？」

「不，我不是石牌頭，我是神聖的巫師。」

「我知道妳是巫師，而且是法術高強的巫師，美麗可愛的巫師。但巫師和石牌頭有什麼分別？」

「石牌頭理的，是凡事；巫師理的，是神事。」

「我真失覺，褻瀆神靈了！」

杜須眉又捏了李後一把，嗔道：「你再口舌胡言，看我給你下個『啞降』，叫你以後說不出話來。」

李後學起雙臂，作了一個屈服驚駭的姿勢。說道：「我的姑奶奶，天地良心，妳可千萬不要幹出謀害親夫的傷天害理事來呀。」嬉皮笑臉的，滑稽突梯，引得杜須眉「噗赤」地嬌笑起來，投入李後懷裏。

「花了三四十年，才盼到的，我才不會這樣傻，把心愛的東西，肆恣蹂躪呢！」李後的回答是把他擁抱得更緊貼。

＊　＊　＊

李後在傜山的十數天生活中，最感到不耐煩的事，有兩件：第一件事，是傜人有些懂漢語的，當着他的面，對杜須眉談話時，用的都是「寨語」，他一點兒也聽不懂，反而生起神秘感覺，時不時都全身突然起了雞皮疙瘩；第二件事，就是傜民所唱的，幾乎和吃飯般重要的山歌，一唱就百和，唱個沒完。歌聲、歌調和旋律很好聽，他不耐煩的是不斷的「陽關三疊」(曲法的一種反覆重唱數次。作者註)。

「又在唱山歌了，連大石牌也唱？」李後問杜須眉，他的眼睛却向着洞下廣場內的傜民人羣。

「是『唱石牌』，不是唱山歌。」

「『唱石牌』？石牌怎唱？」

「『唱石牌』是我們的裁判儀式開始時的習俗，大石牌必須把石牌的內容，按慣例將條文唱出，以為經典，判犯人應得之罪。」

「那被綑綁在人羣中央的，就是我的『情敵』？」

「對，他就是藍鷹，花藍傜族長的兒子。」

「小石牌的兒子了？」

「是的，他反駁大石牌，要向你正式挑戰！」

李後嚇了一大跳，忖道：「比武功我不怕他，即使他有三頭六臂，我也有十足信心把他擺平；鬥巫術嘛，我只有任他肆恣宰割了。」立即問杜須眉道：「怎樣決戰？比武功還是比文才？什麼時候決戰？」

「現在就比，不過不在這裏，要到花藍寨，面對藍鷹村中的父老。決鬥嘛，當然各施各法，用出混身解數啦！你以為藍鷹會跟你客氣嗎？」

「大石牌答應了藍鷹的請求了？」

「為了使藍家心悅誠服，我們陶家不能不答應。」

「陶家？妳不是姓杜嗎？」

「你忘了三十多年前，我在滇池自我介紹時，說明我中原名字『杜須眉』吧了？我的傜族姓名是姓陶，名字叫苓香。」

「陶苓香，很秀氣美麗的名字嘛，杜須眉反而顯得俗氣，有點那個……」

「妳對決鬥有充份信心了嗎？還有空品評這個那個的！」陶苓香截停了李後的話。

「苓……香，我那裏知道怎樣應付巫術？」

「在滇池對我放出『情降』，在瀨水中又破了我的『金蠶蠱』，還說你法術不高超？」

「苓香，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就真是『臨急抱佛脚』吧，妳得為妳真正的『情郎』設想設想呀！」

「別臭美了。誰叫我苦命，死心蹋地的要嫁雞隨雞，要學中原人一般『夫唱婦隨』啦！說真的，我並沒有跟你開玩笑。你好像有鬼使神差，追隨在你身旁，護祐着你似的，天生出一種對抗巫術的力量，『降頭』侵犯不到你，連我也下不了『降頭』在你身上，才改用『蠱術』的。」

「現在你又被鬼迷了心竅，把心裡的話也說來了！」

「大概是吧？」陶苓香身為巫師，當然對鬼神之說，百分之一百的相信。續道：「藍鷹那幾下技倆，我十多歲時就懂了。我再向你面授機宜，給你幾樣法寶，擔保你能大顯神威，把他折磨個夠。」

「看來，藍鷹也有六七十歲了，怎的還會這樣癡心，永鍥不捨？」

「唉！這就是我的『情降』太盛了，不知怎的，受其作祟影響的，委實還有三數十人，現在還生存的已不多了，到如今還終身不娶。短命的，自殺的自殺、病死的病死，爭風決鬥的，彼此互相殘殺致死的也不少。就是這個原因，我才遠走雲南，誰知却邂逅到你，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要逃也逃不掉！」

李後心下想道：「憑良心說，苓香真也是可以說『天香國色』。在滇池時，我不是被自己矇然不知的巫術嚇唬得六神無主，魂飛魄散，我李後早就享盡人間艷福了！」想着，也不禁嘆氣地道：「唉！美麗的女孩子；『情降』足可顛倒眾生！」

陶苓香拉了李後，走進她修行的洞穴中。

＊　＊　＊

淒艷皓潔的弦月下，像一把波斯彎刀般，懸掛在東方天空，雖然已是子牌時分，月亮仍未升至頭頂。藍家村的榕樹頭，是村中民衆聚集的場所，廣場相當寬闊。幾棵盤踞在廣場四週的千年榕樹，分枝蜿蜒盤姍空中，氣根婆娑懸垂，榕葉葱青鬱盛，把整個廣場都遮蓋着，月色透入照射於地上，彷如點點閃爍的星光。

廣場四週，站滿了人羣，細語聲蜩螗沸羹，像個繁鬧的市集。北方燈燭輝煌，烟霧瀰漫。只見藍鷹身穿七彩道服，煞有介事的，又炷香，三跪九叩，勒符、表章、焚符、飲符水……最後由另一名鬢髮皓白的老人，在藍鷹身上，用朱砂筆在各個位置：雙手、雙脚、前身、後身、頭、下體……揮寫了符咒。老人與藍鷹口中，唸唸有詞、翕呷不停。

「他們在搞什麼鬼？」李後問道。

「這是『神降』的準備功夫。」陶苓香答道。

「『神降』？」

「『神降』是一種降頭巫術，施於自己身上的自我下降法術。」

「藍鷹爲什麼這樣傻，自己在害自己？」

「唉！你像一般世人一樣，都認爲『降頭』是害人的法術，邪惡的，譎詭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其實『降頭』亦可用來濟世救人，醫治疾病……要看施者心術是否正派而已。藍鷹的『神降』那會自己糟蹋自己？他是在虔誠地，敦請神靈，降臨他的身體上，使自己的能力，遽然增强。」

李後聞言，手心滲汗，背骨上感到數條濕黏潺滑小蟲，涔涔而下，陰森恐怖的冷意，由心坎深處而生。悚然說道：「我……我豈不是要與神祇比武？」

「是的。但藍鷹心術不正，我可斷言，他能請到的，亦不會是什麼『神』，只能是『靈』。」

「就算是『靈』，我也吃不消呀！」

「你們中原人經常標榜的『邪不能勝正』差不多成爲口頭禪了，你怎麼連這句至威無上的『禪』也忘了？你只要口中唸着這四字眞言，便百無禁忌了。」

「苓香，在這要緊的骨節眼上，虧你還有閒心開玩笑！我眞給妳氣死了。」

「我並沒有開玩笑。在你心目中，巫術有點神秘，詭異，是超乎常理的奇蹟；在巫師心中，巫術是挖掘大自然的未知力量，加以施展和利用的學問。你也體驗過這種力量，亦知這種力量是不可理喻的。但有一件事你尚未清楚的，那就是這種神秘力量，存有相關相應的秩序，互相矛盾互相因循。就像白與黑，水與火、神與鬼、正與邪……的相尅；或像火與油、雷與電、雨與雪……的相輔，又像水與乳，血與肉、筋與骨……的相融。你明嗎？」

「聽來絲絲入扣，沒有什麼難懂的，但對目前情況，我找不到那一點能對我有幫助的。」李後凝視着陶苓香。

「放心吧，本着你的良知，及浩然正氣就夠了。難道妳對枕邊人也沒有信心嗎？告訴你，我能幫你的，在洞裏時都做足了，現在要靠你自己的實力，來保護我了。我可對妳充滿萬二分信心的！」陶苓香捏捏李後的手心。

＊　＊　＊

李後和陶苓香這陣悄悄話間，藍鷹亦已經準備就緒，只見他威風凜凜的，站在祭壇前，飛揚跋扈的向着李後，以半鹹不淡的漢語嚷道：「我們徭族歷代相傳『鴨不能配雞』，『過山榜』石牌條文中，徭漢通婚，亦有嚴格限制。陶苓香巧出心思，呈上蚊子酢（醃肉）、開通錢、無節竹、狗角梳、老糠紡索，栝子（是一種小灌木，高不盈尺，幹不逾分。作者註）船等物，均爲投機取巧、混淆視聽的，取得大石牌贊同的移花接木之計，我們藍家村不予承認。漢人李後妄想奪取老夫臠肉，只有先取你狗命了。閒話少說，納命來吧！」

藍鷹突然連說話機會，也不給正走向廣場中心的李後，丟下手中桃木劍，搶過老巫手中神杖，一個凌空觔斗，連招帶打地，倒翻至李後頭頂，操杖就向李後來一招『烏雲蓋頂』。杖長六呎餘，加上臂長，杖影罩向李後週遭一丈方圓之內；杖身鐵鑄，淨重三四十斤，加上藍鷹凌空劈下之勢，足可碎金裂石。

李後料想不到這老小子說打就打，而且身法也出乎他所設想的快，力度、時間、氣勢都拿捏得十分準。眞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當下立即收歛對藍鷹武功輕視之心，全神貫注應敵，身形隨即像喝醉似的，前後左右地搖晃起來，全身勁力因而鼓蓄待發。

藍鷹的神杖落至半空，忽然敵人晃蕩不停，不知如何落實，才能劈到對方要害，氣得他『呱呱』大叫。只好收力依勢而去，探手入囊，由上而下向李後灑下一片金光閃閃的事物，範圍遍及方圓一丈開外。

李後聽到一陣『嗡嗡』之聲，杖未到而金蜂先至，繞繚在身旁窺機而螫，李後心中明白自己身處險境，唯一安全的地方只有遁入地下，但這是辦不到的事。當下把心一橫，不退反進，迅速地蹲身彈起，收膝併腿緊貼胸前，採取藍鷹同樣的，空中翻滾身法，鬼影般從藍鷹身下掠滾而過，着地於藍鷹背後，趁機回身蹬踢一脚於藍鷹半蹲地下的背上。

吃了一脚的藍鷹身體，正好迎上羣飛而來的金蜂，不少轉身不及的，碰撞在藍鷹身上。只見藍鷹被踢而起的身體，在空中丟下的神杖，「哎喲，哇哇」的狂號，雙手護着臉部，身軀蜷縮成一團，分不出他被踢得痛叫，還是被螫得疼呼？

「叭噠」一聲，藍鷹結實地摔落地上，昏頭轉向，金蜂失去心神控制，四處亂飛，引起場外觀戰的人羣，產生一陣騷動，「啊唷，哎喲」連聲叫。

清醒過來的藍鷹，滿臉青一塊紅一塊的，一連服下了數粒藥丸，金睛火眼地瞪着李後：「媽巴子的，看你能逃得過老子多少樣法寶？」

李後也不知陶苓香在自己身上，塗上了一些什麼，發覺金蜂僅在自己身前三數尺外飛舞，却不敢螫向他防守不到的部位。李後沒有了受螫之擾，便全神注意藍鷹的技倆，只見他口中唸唸有詞，久久不動。李後的醉意漸深，學步在場中走動起來，東歪西倒的，看來精神散漫，步態蹣跚蹉跎，兩脚的脚尖和跟，使身體左右

晃蕩旋轉，成二尺方圓的圈子迴環蹦動。

藍鷹神智已經恢復，咒語所生效力亦能控制四散的金蜂，重新環繞李後週圍，咒語催促之下，金蜂翅翼震動頻率倍增，屢屢衝至離李後身體三尺之處，像是受護身罡氣所阻，難入雷池半步。氣得藍鷹心浮氣躁，單手拾起地上的鐵杖，「隻手擎天」、「螳螂探爪」、「白猿問路」、「橫欄天門」……的，向李後以杖代棍的，展開氣勢如虹的一輪猛烈攻擊。

李後醉眼並未昏花，看到藍鷹竟能操出一套這樣嚴整的棍法，心中十分詫異。因為陶苓香告訴他，藍鷹從來沒有拜過明師，學習武功，一生浸淫在巫術圈子裏，成就也極有限。李後已經沒時間再想，立即左右腳虛實交替不停，時而像醉酒欲斜還正，時而又像捧酒過景陽崗，醉酒似退實進，欲轉還止，欲起先落敬酒……隨着棍勢，隨機應變。以遊鬥方式，來窺測藍鷹的棍法門路。

轉瞬間，兩人已經交接了三四十招，藍鷹越打越心急，因為這數十招的強勁攻擊，雖然令到敵人像滾地葫蘆，狼狽萬分，自己族人看到了，喝彩之聲雷動；藍鷹心裏却是清楚，鐵杖至今，李後連衣袂也沒有碰到，別提敵人的身體啦。

李後在遊鬥中，奇怪地發覺到藍鷹所施展的，原來是五臺山棍法，自楊延德出家該處，然後流傳於世的「五郎棍法」，忍不住輕噢道：「楊延德呀楊五郎，想不到楊門一家忠良，楊家槍揚名天下，而你的『五郎棍法』，現在却被奸人利用！」

李後感歎之言甫罷，藍鷹突然杖影全消，怔立當場，哆嗦、翻眼、全身震顫不迭，隨即頹然恍惚，狀若虛脫，臉孔肌肉抽搐不停，看來痛苦萬分，金蜂亦突然四散。

圍觀人羣無論是藍家村的，還是陶家村的，多半抱着狹隘的支持族人心理，站在藍鷹一方。他們正吶喊助威到興濃時，突然看見了藍鷹喪失了戰鬥能力，忍不住驚呼出聲。藍家村的老巫師及小石牌頭，立即搶至藍鷹身旁，設法救治，情況混亂非常。

陶苓香亦立即走至場中，把楞立在那裏的李後，拉出現場，遠離人羣，找到一塊山石雙雙坐下。

陶苓香拉着李後的手，放在自己胸前，高興地問道：「後哥，你是怎樣把藍鷹打敗的？」

李後莫名其妙地凝視着陶苓香，看視她滿臉狐疑的樣子，不像明知故問。說道：「我也不知他為什麼忽然會這樣，我還以為妳在旁暗中作法，助我一臂之力，心裏還怪責妳多管閒事，破壞了我的心願——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將『情敵』挫敗。」

「我是無能為力的，我僅在你身上，塗了『三麝油』，幫助你逃過金蜂羣螫之危而已。」

「妳說藍鷹沒有武學基礎，在我與他交接三數十招之間，發覺他所用的，竟是五臺山失傳達三百餘年的『五郎棍法』！」

「你忘了藍鷹向自己施了『神降』？」

「妳說藍鷹請來的是『楊五郎』？」

「這有什麼奇怪，他的巫術還未到家，而且『神降』也不是希望請那位神，就能請到那位神的。那位神剛好巡遊到附近，就順道來了。」

「那麼來說，剛才來的，眞是楊家將楊延德，楊五郎的神靈了。」

「你怎會這樣肯定？」

「因為當我看出藍鷹施展的，是『五郎棍法』時，曾感歎地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句，大概楊五郎聽了，不好意思地被奸人再利用，也就歸位而去了。」

「後哥，看來你對巫術，又加深了一層體驗了。」

李後報以苦笑，事情的確玄之又玄。

變生肘腋　重作孤兒

同是這一個晚上，漕河上一艘畫舫，抵達吳江，離蘇州還不到三十里，由於天色已經太晚了，只好停泊靠岸邊，待明天才啟程撐向蘇州。

本來兩三天前便可到達蘇州了，就是因為畫舫裏的主人，說要順路遊太湖。因此，畫舫在平望鎮停留了三天，另顧船遨遊太湖。平望鎮離蘇州，也只不過六十餘里，本來用不着半天就可以到達蘇州，可是由於從太湖趕回平望鎮時，已是掌燈時分，故畫舫到達吳江時，已經是深夜了。畫舫也就不能不停泊下來，撐舫的是婦人家，不得不讓他們稍作休息。

更深人靜，累了半天的舟婦及丫環，早已酣睡；連後頭跟隨着，負責保護的鶉衣百結的五六名年輕小伙子，也蜷縮在艙裏打盹，天氣委實太冷了。

這時，畫舫艙中睡榻熟睡的，備受護送人等尊敬和照顧的主人，毫無聲息地醒來。別看他日間裏嫻雅端莊，弱不禁風，現在却露出精光，動若脫兔。只見她幾下跳躍間，了無聲息地，在畫舫前後晃動，彷如黑夜出沒的幽靈，舫上一干婦人和少女，酣睡所發出的輕微鼻鼾聲，霎時間也全部停止了。

畫舫主人回到自己睡榻之旁，從墊下取出一個細小的布包袱打開，隨即脫下身上羅裙，改穿包袱的黑色夜行衣靠，一切裝束妥當後，再從枕下取出另一包袱，繫於自己頸脅之間，嘴裏呢喃自語道：「要我『幻化仙狐』，等待了足足十五年，才能如願以償！」

話甫落，畫舫主人探頭向後艙窗外望去，見三數丈後的小舟上毫無動靜，自己便縱身躍上岸邊。在下弦月色淡淡的照耀下，展開身形，像一縷輕煙，隨着北風飄動，向南方輕捷地遠遠飄逝。

*　*　*

翌日清晨，後面隨從保護小舟的一干人等，見畫舫一反數日來的習慣——設有打水梳洗及高唱吳儂小調，忍不住有人高聲嚷道：「春花大娘，快辰時了，還不起床？要不，午時前趕不到蘇州了！」

畫舫仍是毫無反應。

小舟上一名小伙子，領命前去畫舫，把舫中酣睡的人叫醒。只見他跳了上岸，邊走邊嚷：「大娘，大娘。起來啟航了。」瞬息間，他跳上了畫舫。

「不……不好了！出事了！」畫舫裏，傳來剛才那名小伙子的聲音。

錯愕間，小舟上一名三十不到的壯漢，兩下縱跳，便上了畫舫，竄入下艙中，艙內空氣微含血腥味，兩名丫環及兩名舟婦，仍睡在棉被之內，四人口角間，染着凝結了的血漬，身體已經冰冷僵硬多時。壯漢發覺情況不對，立即轉身走出去而登上艙，高聲喊道：「龍夫人！」

簾帷深垂的客艙，也沒有反應或任何聲息。

一股不祥的預感，像冰冷的水滴，流淌在壯漢背骨之間，只見他罔顧男女之嫌，咬牙撥簾而入，發現客艙內杳無人跡，自己負責保護的「龍夫人」，已經人去「樓」空。壯漢心亂如麻，瞬息間方寸失措，但見睡榻被褥凌亂，龍氏衣飾堆滿甲板之上。

「立即與本地弟子聯絡，遍尋龍夫人下落；並飛鴿傳書蘇州，報告龍夫人突然在吳江鎮漕河邊失踪。」壯漢高聲向隨行人等，發出兩道命令。

* * *

蘇州城南三元坊的「慕容世家」客廳裏。

「那古元如年紀也不小了，竟會臨天亮才尿床？」老叫化「伏虎降龍」洪浩在發牢騷，因爲丐幫弄丟了龍夫人，很失面子。

「老叫化你也別自責過甚，事情既已發生，抱怨何益，徒亂方寸而已。」「千手華佗」方之淵雖然心中也焦急，但還是對老叫化加以開解。

「地后」慕容秀華，對她的未來親家龍夫人，當然十分關心，她緊蹙雙眉道：

「不知是什麼原因，我總覺得龍夫人的突然尋到這件事，太過巧合，太過容易了。就像有人在暗地裏穿針引綫似的。」

「此話從何說起？」慕容秀華的丈夫，「天帝」皇甫長春問道。

「你不覺得在南越之濱失落的兒子，却來到杭州尋找，而且找到了。這樣的事情，不有一點違反情理嗎？」慕容秀華解釋道。

「世事往往也有巧合之例可循。」

「還有一件巧合的事未說呢！小琥的姓名，是收養他的古爺爺替他改的。主要是根據襁褓中的紅玉珮，它雕有龍和虎，因而叫小琥。龍夫人和小琥相遇時，原來小琥亦眞的姓龍名琥。他們說，世事眞的會這樣湊巧嗎？」慕容秀華作了補充。

「老叫化聽你這樣一說，倒眞覺得這事眞有蹊蹺。姓有百家，名則可變億萬，何況姓龍的本已不多，名琥的更加少了？」

「老夫亦曾詢問君兒，希能查出小册子之來龍去脈，君兒告云：曾試探龍氏之口風，每次均砌詞敷衍嗟嘆而言往事已矣，何必重提險遭滅門憾事，徒增傷悲？」方之淵亦提出疑點。

「看來老叫化我要叫岳陽分壇，追查一下龍家十三四年前的往事了。」

「若能如此，對小琥之身世之謎，當然有助。」皇甫長春首先同意。

慕容秀華見「毒娥」冷凝霜靜坐身旁，未說過一句話，問道：「霜姐有什麼意見？」

冷凝霜看了看在座衆人，說道：「我認爲龍夫人有無可疑的地方，還屬其次；最重要的事，是需要立即弄個明白，小琥的羊皮小册子和紅玉龍虎珮，是否仍在小琥手中？我覺得龍夫人的失踪，必與這兩件事物有關。」

「十數年前的舊事延續？」慕容秀華驚嘆出聲。

冷凝霜點點頭：「有這麼的可能！」

「我們要不要通知小琥和芷君？」

「小琥是當事人，當然要通知啦！有芷君幫助分析，事情更易水落石出。」

「這樣就會躭擱他們練功了！」

「世事很難兩全其美的。是嗎？」

慕容秀華無言以對，心下不禁想道：「但願少華的任督二脈，已經打通。」爲人父母的，多多少少都帶有一點私心，就算正直無私的，也在所難免。

* * *

錢塘江畔小尖山上的塘畔小築，這天「寒儒」歐陽瑜自蘇州事罷歸來，發現闊別了十五六年的小姨，竟忽然莅臨，與自己的太太正親暱地互聚姐妹之情。

歐陽瑜相親識了自己的太太喬梓兒，相親同時，見到其妹喬倩兒，曾經生過非份之想；若能「錢塘小築鎖二喬」，那該多好。因此，歐陽瑜雖然也是像周瑜般，娶不到大小二喬，但仍對小喬非常鍾愛。

歐陽瑜忘了向太座招呼，却向小喬忙道：「小喬，這十多年來，躲到那裏去了？我和大喬，都猜妳一定下嫁了一位如意郎君，過着神仙般生活，樂不思『蜀』了。」

「瑜哥，你還是老樣子，愛跟人家開玩笑的。」喬倩兒撲入歐陽瑜懷裏，擧起兩只嬌小的粉拳，像雨點般敲向歐陽瑜寬敞的胸膛：「自你娶了梓姐後，人家看着你們一對璧人，恩愛纏綿，羨慕煞人，心裏不知多難受！人家心中認爲，再也沒法找到像瑜哥一般的如意郎君了。誰知眞的這樣！於是只好在十六年前，偸偸地離家出走，闖蕩江湖。我不能丫角終老於家中嘛，對嗎？」

「那麼，在江湖闖了十多年，終於找到了意中人了吧？是那位英雄，能有這樣的艷福，獲得小喬的青睞呢？趕快從實招來。」

「才沒有呢！多好的英雄，拿來與瑜哥一比，誰也比下去了，除非瑜哥肯娶我啦，否則人家這輩子，只好當老姑婆了！」

「我就當然想娶啦，就怪大喬不答應！」

喬梓兒看見自己妹子和她的丈夫鬧得太過份了，說道：「你們兩人都三、四十歲人啦，打情駡俏的也不害臊。你這瘋生更不像話，想學曹操般妄想：大小二喬在抱？」

「想想無傷大雅呀，你竟喝起乾醋來？前兩年妳還勸我納妾，說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呢。」

「納妾並不是給你風流快活，是捉一隻母猪回來，一胎替你生下十隻八隻小猪，讓你開枝散葉！」

「原來瑜哥要把人家當母猪，畜養在這裏，傳宗接代。瑜哥，你壞！」又是一陣擂打。

「小喬，話是妳姐姐大喬說的，可不是我。」

「總之，你們兩夫婦湊在一起，一齊來欺侮人家形單隻影的失意人。看來人家只好『倩女離魂』了。誰叫父母給人家命了這個『倩』名呢？」

提起大小二喬，二十多年前，在魯省東陽府曾名噪一時。喬家祖宗在宋朝顯赫富貴，故她們兩姐妹，可以說是名門之後。大喬自小愛文，性情文靜、矜持；小喬自幼嗜武，性格也就活潑、開放。姐妹二人，一以文才，一以武略，在及笄之年，引來不少貴家子弟，孤鳳求凰。

「小倩，妳也別再傷春悲秋了。妳自己眼角高，要找一名十全十美的夫婿，其實『瓜無滾圓，人無十全』，到頭來是『瓜裏挑瓜，挑到眼花，越挑越差』了。是妳自己把黃金機會放過的，妳還怨天尤人？」

「梓姐，妳也知道，人家的壞脾氣是爹娘自小寵出來的。爹娘什麼都讓我挑好的，習慣了嘛！」

「夫婿是別人養大的，妳挑別人，別人也會挑妳的呀！那裏會天下的便宜都給妳全佔了的？」

「現在說來，還不算晚，」小喬詭異地笑了笑，眼睛露出狡黠的精光：「看着吧，梓姐，我要天下的美男子，都拜倒在我石榴裙下，妳耐心等着朝吧！」

喬梓兒素知其妹的個性，未出嫁的時候，已經遷就得太多了，再勸也起不了一點作用，惟有望着她感歎。

喬倩兒住了兩天便孤獨地走了，喬梓兒為這個任性的妹妹，偷偷地流了一掬同情之淚。

歐陽瑜也僅在家裏溫存了五天，便告訴太太約好方之淵等相會，春節過了幾天，便離開了塘畔小築。

＊　＊　＊

芷君、少華和小琥回到滁州瑯琊山「瑯琊宮」時，已經是上元前夕了，這還是騎乘大小二雪兩隻白鷺，才能這樣快。

「瑯琊宮」的園庭樓閣裏，掛滿了花燈。因為今年「瑯琊宮」客人很多，為了娛賓，故張燈結綵，燈謎獎品，琳瑯滿目。

可是芷君、小琥和少華，由於龍夫人的失踪，沒有心情跟着人們湊熱鬧。三人拉着慕容秀華、冷凝霜、老叫化和方之淵，留在書房內，研究近十多二十天來，所收集的各類情報，以期尋出蛛絲馬跡。

「龍夫人在那天夜裏失踪後，就如『泥牛入海』，附近二百里方圓，丐幫弟子均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跡象，也沒有紮眼人物出現。」老叫化報告近況。

芷君看了各人一眼，沉重地說道：

「當我們收到消息時，我們大家都同意你們，對龍伯母所生的疑點；更可疑的一點，就是當我們要送她上蘇州的前夕，她把琥哥哥叫到房中，說無字册是不祥之物，叫琥哥哥把它留在她那裏，不要帶着那勞什子到處跑，免致招來橫禍。現在看來，龍伯母是有意將無字册和龍虎珮，全部保留在她身上的。用意有兩個，各走極端：其一，如她所說，是避免邪物惹禍，危及琥哥哥；其二，則是蓄意據為已有。」

冷凝霜接道：「我所担心的是第二個可能性。」

「現在看來，第二個可能性較大。」慕容秀華語氣相當肯定：「她知道騙小孩子易，到了『姑蘇慕容』，面對衆多世故深的人，花巧伎倆便很易拆穿了。」

「若是如此，此冒充者對小琥之身世，及所懷之物，均瞭若指掌矣。」方之淵插了一句。

「湘省岳陽，至今仍未尋到有姓龍的世家，或任何姓龍的傳說。看來小琥藉貫岳陽，亦屬子虛。」老叫化補充了岳陽的情況。

「要是龍伯母是假冒的，那麼她有可能就是陷害琥哥哥父母的陰謀者之一了。否則，她怎麼知道有小册子和龍虎珮？」皇甫少華說道。

小琥楞坐在衆人當中，心情患得患失，十分矛盾和紊亂，只會聽，不懂發表任何意見，活像一名犯人，在公堂上聆聽着主審官，對自己命運的裁判。

「畫舫的丫環和舟婦，怎樣死的？」芷君問道。

「屍體曾運至蘇州檢察，亦經仵作解剖驗過內臟，証實受『梅花指』所傷，傷者左胸留有五點梅花狀指印，行凶者為左撇子女人，陰柔指力不傷外部，心臟却被震得碎爛不堪，受襲者立即致命。」方之淵以醫者眼光分析。

「我在方廬替龍伯母收拾行裝時，發現龍伯母從自己以前行囊中，取出一個黑色包袱納入箱子裏，畫舫留下的龍伯母箱子裏，有沒有這個包袱？」芷君追問道。

「箱子裏留下的，看來全是杭州清河坊，布市巷『望仙橋繡庄』所做的衣服，都是新的。」老叫化說道。

「是我叫高遠叔代我買給龍伯母的。看來行凶者只拿了包袱，對新衣服毫無興趣。說明行凶者僅對琥哥哥的，和龍伯母自己的東西，才感興趣，都帶走了。行凶的目的，可以說是為了它們。」

「這也未足夠証據說明行凶者是『龍伯母』本人，或是另有其人呀？」少華蹙起了雙眉。

「既然爺爺說凶手的指印是女性，又是左撇子，就証明行凶者就是『龍伯母』了。在方廬時，妳沒發覺她的左手，都經常藏於袖內，到需要雙手一齊用時，左手比較右手更靈活嗎？」

「君姐這樣一提，我倒記起了。我們剛遇上『龍伯母』時，不是請她一齊到『天上天』，將為公冶叔叔的慶功宴，與琥哥哥母子的喜宴，合併在一起嗎？當時我坐在『龍伯母』左側，無意間發覺當大家要起筷時，她是先用左手拿筷子，然後稍作遲疑，才將筷子轉至右手，挾起東西來，顯得有點笨拙。我還以為她因為母子重逢，過度激動之故。」少華顯得有點激動，她不敢相信一個外表這樣慈祥的婦人，竟會是心狠手辣的殺人凶手。

「我也是從那次開始，才着意觀察『龍伯母』的左手的。她經過十天八天後，才漸漸熟習以右手用筷進食。而左手則能不用時，就不用的經常藏在袖裏。她是有意掩飾自己是左撇子的。另一方面，也怕別人從她左手的外表中，看出她的左手曾經因練功夫，所留下的異常跡象。這是『此

地無銀三百両』的心理作祟。」芷君說道。

「我們都沒有機會認識『龍伯母』，按情況看來，她有很多機會落手，爲什麼要拖延三四十天呢？」慕容秀華問芷君。

「『龍伯母』深悉欲速則不達要訣。十三年前已經喪失了的機會，依然鍥而不捨，可以說明她的耐性有多高。她是利用這段時間，與琥哥哥培養起『母子』感情，令琥哥哥能心悅誠服的孝奉膝下，惟命是從。而赴蘇州的途間，就是最好的戒備最弱的空檔。」

「太湖之遊，也有其目的乎？」方之淵插言道。

「遊太湖的確可能也有目的，如將護送的人，勞碌疲倦，致令當晚疏於戒備；另一方面，在太湖地區，駐有接應之人，以利互通暗訊。地點、時間，都選得非常恰當，因此，目的達到了。要是一切都猜測正確，『龍伯母』將會是一名很可怕的敵人。」

「她不是我的娘親！我的娘親不會是這樣險惡的小人……」小琥完全崩潰了，在掩面飲泣。

芷君和少華連忙走至琥哥哥的身旁蹲下，一左一右的偎着安慰他。

芷君以纖纖玉手，托起小琥低垂的頭，深情地注目望着他的眼睛：「她當然不是你的娘親，她是騙子，是老千，甚至是陷害你父母全家的仇人！琥哥哥，我們處世經驗不足，遇上這種老謀深算，做作天衣無縫的『天仙局』，那不會入彀的？何況我們爲了你的身世，每每見你白雲親舍，寢苫枕塊地孺慕情深，都希望你早日尋到雙親的。這次不幸，就眞是一次教訓，以後防微杜漸，不再重蹈覆轍就是。」

少華也激動地安慰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琥哥哥，失去的小册子和龍虎珮，騙去的親情，都不要記罣太多，省得慢藏誨盜。終有一天，你會找到你眞正的娘親的！這種披着羊皮的狐狸，値得我們爲她傷心嗎？琥哥哥，你再傷心下去，正中那廝下懷——親者痛，仇者快！犯得着嗎？」

小琥看見兩位心上人，爲他這樣焦急，心中的悒鬱和憂傷，只好暫時收歛，強顏期艾道：「謝謝你們的關心，我會看得開的。我担心我們萬一推測錯了，而我娘……那婦人眞的被另一女人擄去，那又怎樣？她又是誰？」

「看來可能性不大，要是外人作的案子，那人知道我們的底細，委實太多了。這作案的，也不會是外人，除非我們當中，有通風報訊的內奸。」

「『龍夫人』，」慕容秀華覺得說起來有點彆扭：「我們姑且還叫她『龍夫人』吧！她又怎會知道小琥有無字册和龍虎珮呢？」

「按我的想像，」冷凝霜看着慕容秀華：「她早就對無字册有覬覦之心，而且居心叵測凡十數年之久。自青龍幫一役後，『珠鈴女、璣組郎』的歌謠，已經响徹遐邇，小琥的奇異武功，也在武林中傳言紛紛，龍琥這名字，也相當响亮了。那……『龍夫人』，原先就對無字册的武功，有某一程度的認識，聽到傳言，才知道小琥掌握了類似的武功，才佈局混進圈子中，待機而動的。」

霜姨的推測很對，那廝回到中原後，打聽到琥哥哥與方家關係密切，因此，一定在方廬附近，窺伺很久，瞭解我們的一切，才佈置這一個無懈可擊的『天仙騙局』了。難怪一切發生得這樣巧！」芷君有點感慨，也有一點內疚，因爲她認爲這次是她的錯——聰明反被聰明誤，別人利用了她的弱點，待機而動，自己却毫無警惕之心。

慕容秀華把芷君的內疚心情看在眼裏：「小君也不要難過，妳們年幼而入世未深，對一切事物自小養成美好的觀念，認爲人性總是善的多。誰也不會想到親人會對自己產生惡念的！」隨即起身走至小琥身旁：「小琥，你也別難過了！尙好相處的日子並不太長，建立起來的『母子』親情也還相當脆弱。事實發生了，傷感也沒有用！你自幼所養成的堅毅和倔強的個性跑到那裏去了？男人大丈夫應該挺起胸膛，經得起生活現實的驚風駭浪才是，被騙去一點感情算得了什麼？」

「對！」老叫化道：「被騙去的『無字册』和『龍虎珮』，也算不了什麼！我老叫化也看過無字册的招式多遍，任督二脈通了後，還是連一招也練不出來。老叫化我起初幾天還不服氣，每晚都問自己爲什麼練不好，是不是骨頭硬了？就是這樣，眞的是骨頭和筋絡硬了，所以沒法發揮極限的潛力來。看情況無字册的招式，只適合是自幼就開始練武的，年長了是學不來的。所以，那廝就算得到無字册，相信對她絲毫沒有幫助。」

「經老叫化談起，老夫曾與『寒儒』曾討論及無字册：小寒酸曾坦言試練過，亦無法貫通。」方之淵說。

「提起小寒酸，海寧分壇來報告說，在他回到家裏前一天，他的小姨『小喬』，便到了他的塘畔小築了。現在大概大小二喬在抱了。」

「小寒酸尙未能窺破情關及孝念！」方之淵有點感慨，歐陽瑜畢竟是他這忘年之交。

慕容秀華見兩人忽然提起歐陽瑜，乘機找住這話，希望將三小的壞心情岔開：「怎會消息這樣靈通？連他的家事也這樣清楚。」

老叫化怕別人誤會了丐幫專門「包打聽」，連忙解釋：「千萬不要以爲我們打探別人的私隱！由於小寒酸與我們一齊離家，塘畔小築僅留下他太太——大喬一人，故我安排了海寧分壇弟子，每日都要輪班替歐陽家跑跑腿，並負責保護，有什麼事情都要立即報告。」

「原來這樣，難得丐幫這樣熱心！我們去敦煌時，我曾經覺得奇怪，歐陽瑜怎會這樣放心丟下太太在家，自己毫無牽掛地跟着我們『遠征』，我聽說『大喬』不懂武功，沒有自衞能力的。」

「就是因爲這樣，丐幫才會負責保護；假如是『小喬』，就不用費心了！」

「『小喬』武功很高嗎？」

「很雜，也很好學，很難說。自十六年前離家出走後，不知有沒有際遇，誰知道？」

「那你爲什麼說不用費心？」

「『小喬』的性格和『大喬』完全不同，一個喜靜，一個愛熱鬧。你說，假如她是歐陽太太，會不會丫環都沒有一個？『小喬』又是那麼嬌生慣養的！」

「原來如此！為什麼你剛才說：『恐怕大小二喬在抱』呢？難道歐陽瑜想學曹操，覬覦孫策和周瑜的大小二喬？」

「歐陽家世代書香，風流成性，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到了歐陽瑜父親那一代，便文武兼修了。歐陽瑜是獨子，生下來便惹人喜愛，他父親要把他培養成為文武奇才，因此，對他管束很嚴。歐陽瑜原名叫歐陽兼資，父親的意思是：『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望子成龍，成為國家棟樑。不幸父親英年病逝，自己才將名字改為歐陽瑜，他自幼就欣賞『三國』時的周瑜，對六十五卷『三國志』熟讀，尤其是有關『吳』的二十卷，簡直瞭若指掌……」

皇甫少華見老叫化說了半天，還沒有切入正題：「花子爺爺，大媽問的是『大喬』和『小喬』呀！」

老叫化笑道：「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幸虧說到這裏，正巧『九九八十一，叫化受罪畢』。欲知詳情，且聽老寒酸分解。」說罷，將手一擺，指向『千手華佗』方之淵。

方之淵見老叫化將一團解開的老太婆裏脚布，拋到他身上來，不知一時怎樣去接：「老叫化！解鈴還需繫鈴人，自己點下之火種自家撲！」

「老寒酸別再推卸了，我所知道，也從你那裏搬來。為了免搬錯石頭砸了脚，你就勉為其難吧！」說着，一連給方之淵打了各種各樣的眼色。

方之淵那會不懂慕容秀華和老叫化的意思，但這說及別人私隱的事，有點違背他做人的原則。方之淵稍作沉思：「作為一件武林逸事，說出來當作教育後輩的事例，也未嘗不可！」

方之淵環視一週：「此乃見仁見智的逸事，發生於二十多年前的事……

宋嘉熙年間，魯省東陽（今關陽司，位置費縣西南六、七十里）出了一名官拜右丞相的名人，卒後封為魯國公。因此，東陽鎭內的喬家邨，幾年間變成了書香之地，家家習文，希望能追隨先賢，名登金榜，從此再度光宗耀祖。喬家村得蒙祖先餘蔭，家家戶戶都很富裕，雄霸一方。

大喬和小喬的家，就在這喬家村內，並且是比較富裕的一戶。

大小二喬的父親，和歐陽瑜的父親，是同科員生，一起考取為舉人。因此兩人便成深交朋友。友誼甚篤，經常交往過從甚密。

有一次遊歷泰山時，在山脚的「岱廟」中，仔細地瀏覽着這佔地很大的宮殿式建築物。

歐陽瑜的父親歐陽甫奇怪地問道：「黃瓦蓋頂、雕樑畫棟、彩繪斗拱、金碧輝煌，大概當今之『金鑾寶殿』，也不外如此矣！」

喬梓兒的父親喬鈞感慨地贊同：「秦始皇、漢武帝、唐玄宗、宋徽宗等，都到此處封禪祭祀，地方當然要修繕得宏偉啦！」

「他們為什麼要勞師動衆、勞民傷財地，老遠的跑到這裏來封禪呢？」

「『封』為祭天，『禪』為祭地。受命而王者，都希望自己江山永固，萬靈禋祀。因此，藉封禪所得的靈符，得到名山大川諸神庇祐。」

歐陽甫笑道：「這個我知道，我的意思是『祭祀天地』是表示王者的心意吧了，在那裏都可以舉行，為什麼一定要在泰山？」

「這就大概出自『孝經緯』中的一句：『封乎泰山，禪乎梁甫』了。」

「『白虎通』中說的：『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我也知到。雖然泰山被稱為『五嶽之長』、『五岳獨尊』。其實西嶽華山和北嶽恆山，都比它高，西北兩嶽，不是更近天一些嗎？」

「你這樣來體會，『五嶽之長』，就眞的是『有眼不識泰山』了。漢朝的東方朔的文章說：泰山蓋將吞西華，壓南衡，駕中嵩，軼北恆，微九河其綫，委小七澤其懷，盈彼王屋、太行、終南、五老……之奇。差不多將羣山都放在泰山之後，是有道理的。『五嶽之長』並不是說他高，而是說受到古人的尊崇！」

「故此古代時，稱泰山為『岱宗』：『岱』表示大，『宗』即長者的意思！」一名白髮紅顏的老儒生，突然在他們的身後接道。

歐陽甫和喬鈞驚詫地回身望去，見這名年屆古稀的老人，仙風道骨，飄飄欲隨風而去地看着他們微笑，連忙抱拳揖拜道：「晚生兩人謔戲之言，有擾前輩雅興了！」

「那裏，那裏！老夫偶然經過，得聞兩位高論，不禁補充兩句。自夏商周開始，不下七十多位君王，曾臨泰山祀禱，乃取『紫氣東來』之意。日出於東，為每日光明來臨之處；紫氣乃祥瑞之氣，『甲午禪於梁甫』：甲，十子之首位，太歲閼逢之位也；午，十二地支第七位，太歲敦牂之位也。『太歲』，青龍也，天子也；『閼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敦牂』，萬物茂壯，猗那其枝。泰山之巔向東一望無際，泰山之基始於『梁甫』，豈能不封禪於岱宗乎？」

二人對老儒士的分析大感歎服，連忙虛心請教老人貴姓高名。

原來老儒士是吳舒人士，三國周瑜族人的後裔，姓周名朗。精通儒、道二家於一身，淡薄功名富貴，超然脫離塵俗，像閑雲野鶴般，孑然過着清靜無為的，往來名山古刹，吟咏閒遊的逍遙生活。

數十年的遁世修行，對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有了透悟，苦於本身半途出家，難以進入大乘。於是，產生了下山物色天資秉彝的稚童，收為徒弟，希望不致湮沒自己一生所學。周朗見歐陽甫和喬鈞二人，談吐不俗，故出言結交，寄望從二人子姪中，能找到適合人選。

三人在泰山盤桓數天後，訂了後會期日，便分離了。

歐陽甫回到浙江省吳興縣老家後數月，周朗接踵到訪。歐陽甫喜出望外，強留周朗在歐陽家作為「西席」，指教五歲稚子歐陽兼資。

周朗仔細觀察歐陽兼資，心中忖道：

「此子眉清目秀，天資聰穎，可惜命犯桃花，本性風流……否則，倒是可造之文武全才！老夫只有盡人事，而看此子以後的際遇，及定力之考驗。造化如何，付諸天意了。」

從此，歐陽秉資就拜了周朗爲師。

十三年後，歐陽秉資已長大成人，秉承了周朗所學，成爲文才武學兼修的一表人才。

這段時間，喬鈞每兩年都來探望歐陽家一次，順便與周朗和歐陽甫切磋一下健身強體之道。每次到來，越見歐陽秉資一次，對他越感喜愛，並想把他招作東床快婿。喬鈞只生了兩個女兒，沒有兒子承繼香燈，難怪他要選中歐陽秉資。他知道歐陽秉資入贅喬家是不可能的，因爲歐陽秉資是獨子。故看中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將來的一名兒子，過繼給喬家，那麼，這傳有喬家一半血統的外孫，便可承繼和發揚喬家，開枝散葉了。

當喬鈞將自己的想法，提出來與多年好友商量時，歐陽甫一口便答應了。歐陽甫造訪喬家時，有機會看到喬家的一對姊妹花。他對大小姐喬梓特別喜愛，現在喬鈞提的又是「大喬」，可以說正中下懷。

兩位家長於是便訂好日期，安排了一次「相親」。藉此，製造一個機會，讓兩名年青人，有機會先認識一下，並逗留在喬家數日，培養一下他們的感情。

兩位老人家的苦心，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可惜，他們忘了，喬家一共有兩位小姐，而且年齡僅相差一歲，都年已及笄了。

* * *

日子到了，歐陽甫帶領着兒子歐陽秉資，衣著光鮮地造訪喬家村的喬家。喬家的喬鈞早已掃席以待，當下賓主相見甚歡，爲喬家村很久以來少有的盛事。

當日喬鈞大排筵席，招待多年老友及未來女婿。

席間，老人家蓄意地，把兩名年輕人坐在一起，讓他們有機會多多親近。

兩名少男少女，被在座各人的目光集聚着，髣髴受到陽光的眩灼，全身發熱，臉色沒有喝到半滴酒也變得酡紅，叫人看在眼內，由心裡感到是珠聯璧合的一對。

兩位老人家對望一下，彼此相照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他們的目光，都收到同樣的訊息：「我們的決定是多麼恰當！這對璧人簡直是天作之合！」

兩名老人看見兩位年輕人羞澀澀地忸怩作態，把頭兒垂得下顎幾乎碰到前胸，連偷偷地彼此相望一眼也不敢，未免大煞風景，辜負他們一番苦心。於是便又互看了一眼，挖空心思去製造機會。

「世兄妹第一次見面，該自我介紹，互敬一杯吧！」

「對，應該這樣，梓兒文才蓋世，有『女才子』之稱，資兒，趁我們還要在喬伯伯這裏獃上幾天的機會，多點與世妹請益請益才是。」歐陽甫應和着，推了歐陽秉資一把：「還不快向世妹敬酒，男人大丈夫有什麼好害羞的，也不怕被世妹看了笑話？」

「是呀！世兄妹嘛，以後見面多着，有什麼好害羞的？大家是年輕人，談上兩句，很快便會熟絡起來的。先彼此互敬一杯吧！」喬鈞慫恿着。

歐陽秉資一方面自己是男子漢，不能示弱，另一方面知道今天這一關，無論如何也逃不過。因此，他把定了主意，剛强地抬起頭來，將餐桌座前的酒杯拿在手中，雙手捧着酒杯轉向右側：「世妹，小兄秉資，這廂有禮了。借花敬佛，先乾一杯，聊表敬意。」歐陽秉資在喬梓兒入席前，曾偷偷看了她一眼，只覺得她婀娜多姿，身態豐盈，臉孔怎樣，由於頭垂得很低，沒法看到；現在轉身望去，人兒就坐在身旁，連眼睫毛也可以看得一淸二楚，這兒正好聽到說話抬頭準備應對，笑靨相迎，看個正着，那不會被喬梓兒的花容月貌，把他的目光緊緊吸住，怔怔地連喝酒也完全忘記了。

「世兄言重了，小妹梓兒，也回敬一杯，但因酒量淺，隨量請宥！」鶯聲瀝瀝，有如珠落玉盤，歐陽秉資未飲先醉了。

兩名年輕人均被彼此的風采吸引着，互相貪婪地捕捉着對方俊美臉容上的每一條恰到好處，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的美麗綫條，吸收着對方每一刹那間的神態變化，就像不需要任何言語，彼此在無言中能夠互相傾訴。

時光彷彿已經停頓，世界上就像只有他們兩個人。羞澀昇華了，變作愛慕，化幻成傾心崇仰。

「一見鍾情」這回事很難想像，事實上經常會發生。當一對男女，遇上了心中幻想着的將來的終身伴侶，即使看到的那位異性，還沒有達到自己的百分之五十，往往就會把其餘的百分之五十抛諸腦後，以別的理由把自己說服，無他求地服膺於目前的抉擇，愛情的火花就爆發了。儘管這時感情重於理智，誰又管得着呢？因爲在這種情況下，美感控制了一切，美在當媒介，誰有力量與美去抗衡？所以，「一見鍾情」僅出現在美的場合，無論是什麼性質的；臉孔的美、意境的美、心態的美、音樂的美、詩詞的美……只有美才能產生共鳴！

「好啊！你們也不等我，就吃喝起來了！」聲音像出谷黃鶯，要多俏皮就有多俏皮。

美的意境也可以被人破壞的，人們創造美的境界，有人去破壞它。現在歐陽秉資和喬梓兒的夢幻般美境，就遭受到一把美麗的聲音衝散了。

「倩兒，妳怎能亂叫亂嚷的？」用心良苦，三緘其口地維繫着美的恬靜的喬鈞，被這從廳外傳來的聲音，唬嚇了一跳，對遠遠的熟悉講話者，忍不住出聲怒喝。

廳外跳跳蹦蹦地走入了一名全身勁裝，曲綫玲瓏的妙齡少女，驟然間沉悶的廳堂，增加了不少青春朝氣。

「爹、娘，人家勤勤力力地去用功學功夫，回來晚了一點，就不等人家吃飯」。」彩雀似的少女，顯得很受父母過份的寵愛，竟然毫無忌憚地，當着客人面前，在父母身旁撒起嬌來。

「看妳沒大沒小的，只懂得每天往外跑，一點禮節也不懂！歐陽叔叔和歐陽世兄來了，也不會上前行禮，眞是羞煞人！」喬鈞的太太不知在責罵自己的女兒

，還是在爲自己的心肝寶貝的失儀作解釋。

勁裝少女彷似這時才發現有客人，驚叫道：「原來歐陽叔叔和歐陽世兄果然來了！我還以爲娘誑我開心，說着玩的。」

只見少女急跳至歐陽甫座前，抱拳頑皮地道：「不知前輩駕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先是一本正經，未了自也忍不住的「格格」嬌笑起來。

歐陽甫見得世面多了，却沒有碰到過這種境況，被這位佻皮世侄女，弄得不知所措，只是尷尬地應道：「賢姪女不用多禮！」

少女玩夠了世叔，又轉頭急步走向世兄，將歐陽秉資一把拉了下來：「你就是爹常提起的秉資世兄了吧？爹說你文武秉資，我看是文質彬彬，武就要試試了。」說着，眞的用力將拉着歐陽秉資的手捏下去。

欣賞女人就像賞花。當看到一位嫻靜端莊、清麗脫俗的少女，腦子裏會形容她像一朵空谷幽蘭；當面前出現一名艷麗熱情、嬌憨豪放的佳麗，心間就會比喻她是一朵帶刺玫瑰。花兒身處的地方，反應也會不同：前者若放在火坑或汚泥，你會意想到它是青蓮或水仙；後者生於野嶺，你會認爲它是杜鵑或薔薇。有人喜愛蘭的清芬，亦有人歡愛玫瑰的濃郁，甚至對兩樣都同時一樣的陶醉。

歐陽秉資現時的處境就是這樣，左看右看地目不暇給：一朵是幽蘭，另一朵是玫瑰。他的品味不差，但要他說那朵花比較美麗，相信他沒法貼切地回答。

這就是人們的花瓶裏，往往同時插上多種的花的原因吧！這種辦法也往往被認爲是明智的，結果却往往是愚蠢的。產生的後果既不是桃李相輝映，亦破壞了大自然本來應有的協調。

歐陽秉資的手感到疼痛，才從夢幻般意境回到現實。他的臉紅透了耳梢，期期艾艾地道：「這……這位大概是……是……倩兒，倩兒妹妹了？」

「我就是倩兒，怎樣？」喬倩兒挑戰地仰起鼻子，一副嬌憨的臉孔，被翹了起來的，帶着倔强的紅唇，使人看了產生一種不可一世的、深深地因爲自己生存在來個世界上是一種驕傲的感覺。

歐陽秉資的腦子這被這種氣燄薰得有點恍惚：「甚麼怎樣？」

「我美麗，還是姐姐美麗呀？」聲音帶着撒嬌，也充斥着野性，令人難以抗拒。

「我……我不……不知道！」歐陽秉資的確不知道，誰也不敢說知道。

花，必須配合環境。假如在男人的書房裏，擺設一束艷麗的花卉，就會顯得不倫不類；把它搬到一間少婦的閨房中，情況就大大不同了。

所以，花比花是不得到確切的結論的。歐陽秉資這種品味是有的，故此他也沒法得到恰當的答案。

「我就知道你只會像其他人般，說這句說，不會獨具卓見！」喬倩兒見捏不痛歐陽秉資，自己的玉手反而痠痲了，借着以手作出揶揄的手勢，聲音充滿輕蔑和不屑。

「倩兒！怎能對世兄說這種無禮的話？」喬鈞向自己的女兒怒叱。

歐陽秉資的臉孔尷尬極了。自幼至今，他那曾受到別人這樣奚落過？心中却不能不承認自己的反應，只能說出不知道這句話。難道當時還有餘地，讓自己侃侃而談，說出一套「賞花論說」嗎？歐陽秉資只好自我解嘲地忖道：「我怎能與小女孩一般見識？」

喬倩兒也不理父親的怒叱，自管自地走向內堂：「不玩了，沒甚麼新鮮的。我去洗澡了，練功去出了一身汗，怪膩的！」

她一蹦一跳地走了留下正在晚讌的父母和客人，楞在當場。

* * *

晚上，月色當空。西廂客房的歐陽秉資，心中好像有甚麼東西悒悒着，悶悶不樂，難以入睡。他的內心，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悵惘。它是這樣陌生，有點令他沒法適應，無所適從。

與其瞪着眼看着窗外的美麗月色，毋寧將自己沐浴在水銀光下。歐陽秉資披衣而起，推門走至屋外。他輕輕地吁了一口氣，仰頭凝望澄潔的月亮。

「我的心本來就像月亮一樣皎潔，今天晚上，却似被掩蔽上了的烏雲！」歐陽秉資想着，不禁低下頭，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美人快要在抱，還偷偷地躲在這裏長嗟短嘆？」又是這個像出谷黃鶯般的聲音。

歐陽秉資像忽然被針刺了一下，嚇得跳了起來。

「原來是妳，給妳嚇了一跳！」歐陽秉資回頭看着喬倩兒，坦白地說。

「『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你一定白天生了歪心，所以才會吃驚。」喬倩兒嫣然一笑，在月色斜照下，潔白的牙齒閃鑠着誘人的光輝。

歐陽秉資無緣無故地心中忐忑怦然狂跳：「我沒有作虧心事，是『人嚇人無藥醫』才眞，我的心現在還跳過不停！」

「眞的？」喬倩兒焦急地說，也不管甚麼瓜李之嫌，男女授受不親，急步走近歐陽秉資身前，側頭貼着歐陽秉資的胸前，聽聽是否把他嚇着了？

這個親媚的舉動，令到血氣方剛的歐陽秉資的心房跳動得更加劇烈，連汗也從前額直冒出來。

「對呀，眞的跳動得很厲害。怎會這樣的？」

「我……找也不知道。」喬倩兒仰頭對着歐陽秉資說話，兩人這樣接近，呵氣如蘭的，令到歐陽秉資本能地產生一種衝動，眞想把喬倩兒擁入懷裏，强吻下去。總算多年禮教的約束，理智略勝於情感，雙手像灌了鉛，沒法提起來。

「你就是會說『不知道』，除了這句，還會說別的嗎？」喬倩兒嗔道，推了歐陽秉資一把。

歐陽秉資十分迷惘：「不知道！」他彷彿迷失了自己，楞楞地重覆着「不知道」。

喬倩兒凝視着歐陽秉資，好一會，說道：「看你一表人才，不像這樣傻！你應該知道的，就是沒有勇氣去承認，更不敢去爭取……不理你了！」

歐陽秉資惘然若失地，看着賭氣而去的喬倩兒，心裏想了幾次要張口，但總是叫不出聲來。

* * *

歐陽秉資睡得不好，瞌上眼就不停作夢，他分不清是綺夢還是噩夢。他看到很多花，五光十色、七彩繽紛，他想採摘一朵喜愛的，但選來選去，他無法知道應該採的是那朵。當他立下決心要摘那朵含苞欲放的玫瑰時，父親來了，將他叫住，並摘下一朵芝蘭，放在他手中。

有人說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只要自己立定主意，努力去爭取，你便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可是，當歐陽秉資日上三竿的還在酣睡時，他的命運却被他的父親和他的未來岳父安排好了。歐陽秉資對在夢中。

訂婚是在午膳公佈的。

「我們喬家和歐陽家，經過數番的商量和考慮下，已經成爲『秦晉之好』了。今天是好日子，喬、歐陽兩家正式宣佈，今天是歐陽秉資和喬梓兒訂婚的好日子。今天晚上大排筵席誌慶，日後擇吉成婚。」話是喬鈞說的，頓時喜氣滿堂。

「恭喜老爺，恭喜老爺」之聲，此起彼落。

在座的正在互相道賀時，兩名少女起立離座了。喬梓兒低頭含羞，喜笑嬌柔地避席的；喬倩兒却是眼淚盈眶，氣憤塡胸地走的。人們只顧着說喜慶祝賀的話，誰也沒有留意這種細微小事。

* * *

應該是十分值得高興的歐陽秉資，心裏並不顯得高興。他僅覺是鬆了一口氣，省却自己去面對一項自己沒法作出判定的抉擇。春華秋實，誰能作出定論？

帶着惆悵的輕鬆，並不令歐陽秉資心中舒暢，他永遠沒法忘記中午二喬離席時，小喬回頭向他瞪目的一眼。這含嬌帶責的眼，令他豁然貫通小喬昨天夜裏對他所說的話。他應該知道他自己愛的是她，要爭取的也是她！

歐陽秉資並不是不想做，而且在夢中也想這樣做。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怎知道事情會發展得這樣快，快到連他也沒法招架，糊裡糊塗地，就被人套上了鼻圈，牽着走了。

事情並不是偶然的。歐陽甫完全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一切看到眼裏。

作爲一個父親，既然生養了兒子，就有責任要撫育、教導、監護和爲他的兒子的將來作好打算，爲他舖好平坦的前路。兒子的終身大事，當然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環節。沒有一個父親，會睜着眼看着自己的兒子將犯錯誤或要幹愚蠢的事，而能袖手旁觀不予干涉的。何況終身大事又是一件「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大事？

歐陽秉資不能讓自己的兒子選擇錯配偶，一名賢淑端莊的淑女，才會是將來的賢妻良母。因此，他立下了決心，大清早起來，就與喬鈞把事情作了決定。事情定了下來，兒子就再不會把心不定了。

人們有時會抱怨命運的乖戾，其實命運是依循着一定的規律而來的；發生在人身上的事情，早就有人爲你作好安排。所以，你可以想，但你未必能得到！

其實，即使你作了很大的犧牲，將它得到了，又安知它是不是眞正的幸福呢？

* * *

喬倩兒不像歐陽秉資。她倔強的個性不允許她向現實低頭，她自幼至今，從來就沒有一樣她想得到的東西，會得不到的。勝利之神好像永遠陪伴着她，她的生命裏只存着希望，不知道甚麼是失望。

希望就是小喬的生命，她一生下來就帶着滿腦子的希望，一連串、一個接一個的希望。

小喬永遠不會知道，她的希望能夠實現，純粹是父母的偏袒和寵容，姐姐的慈愛和謙讓所促成的。她只知道去攫取，不懂得怎樣去施與。

小喬的所有多半是佔有性的，只要看到她的閨房內，擺設着這樣多各種各樣的東西，就可以知道她的佔有慾有多强烈。

小喬坐在銅鏡前凝視着自己，悻悻抱怨：「我有那一處比不上姐姐而沒法像姐姐般擁有他？」她氣憤地一手將粧台上的大小擺設、胭脂水粉，掃向地上。

小喬的本性是與希望不可分割的，她的希望就是渴望自己擁有一切，自己還沒有享受過的東西。自她昨天進門時的第一眼望見歐陽秉資開始，她就被他的風流倜儻的氣度吸引了。心中立即生起一個意念：「這是屬於我的東西，現在被送來了。」

人並不是一件東西，可是小喬可以將人當作一件東西，可以踢來踢去。美貌有時像一件無堅不摧的武器，男人有時在這種武器的淫威下，自甘作賤，任由這件武器肆恣蹂躪，他不感到痛苦，反而自貽爲樂。小喬每天去練武的地方，就有很多這樣的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心甘情願地被她拳打脚踢，晚上還打開衣襟，看着那青一塊腫一塊的地方，充滿着美麗的憧憬，甚至酣睡時作了纏綿的夢。

歐陽秉資不是東西，她昨晚花的努力白費了。她原可以更表演得過火些，但戰無不勝的傲慢，和少女的矜持，把她的戲刪去了。她本以爲像『貓戲老鼠』一般，還有好多天好玩的。她意想不到她導演的戲會有觀衆，而這位觀衆却是男小生的後台老闆，擁有這樣的權力可以阻止這齣戲唱下去。戲果然被腰斬了，而且劇本的結局出乎小喬的意料之外。小喬怎能心息？

* * *

小喬沒有心息！她爲了要改寫劇本，腦子裏不停地設法，像過往希望受到阻滯時的挖空心思，即使自己通宵不眠也在所不惜。

辦法想出來了，所以她大清早就去磨她的娘親。

「我要和姐姐一齊嫁給歐陽秉資！」小喬的劇本，想安排兩名女花旦。

「甚麼？」小喬的娘親懷疑自己的耳朵有毛病。

「怎麼可能？」這次聽淸楚了但仍不敢相信。

「甚麼事都可能！古人能，今人更能。」

「爲甚麼會這樣想？」

「沒有甚麼，只是我喜歡這樣就這樣，誰也改變不了。」

知女莫若母，小喬的倔強性格，那會不知。可是，這是終身大事，不是她怎樣想就能怎樣做，即使喬家同意了，歐陽家會不會答應呢？

「妳怎能亂來？婚姻是男女雙方的事，不是一廂情願就行的。」

「我不管，姐姐能得到的，爲甚麼我就不能得到？我已經退讓到和她分享了！」

小喬的娘親一向對刁蠻幼女沒法，只好高懸擋箭牌：「我也沒法，妳自己向妳爹說去！」

喬倩兒狡獪地咧嘴，孕育着勝利的驕笑：「我不管，爹的事娘親理，我才不理呢！」說吧，匆匆離房而去，沒有給予娘親一點轉圜的餘地。

* * *

喬太太氣急敗壞地走入書房，看見丈夫獨自在房中看書，心中放下大石般，吁了一口氣。

喬鈞看到夫人匆匆而來，心裏覺得奇怪：「發生甚麼事？看妳急成這樣子！」

「大事不好了！小喬剛才入房跟我說，她也要嫁給歐陽秉資！」

「甚麼？她也要嫁給歐陽秉資？這妮子鬧得越來越不像話了！都是妳從小把她寵壞的！」

「現在不是誰怪責誰的問題了！你是知道的，甚麼事逆着了這妮子，她會弄到全家天翻地覆，雞犬不寧！你還是趕快想想辦法吧！」

「這件事有甚麼辦法好想？也不怕人家聽了笑話？」

「那這妮子該怎樣辦？」

「婚姻大事不是小孩子玩泥沙，難道妳也陪她一起玩泥沙？」

「那我們就不管這妮子幹出傻事來了？」

「妳也不是不知道我們喬家已經沒有男丁承繼香燈了。我們只能寄望我們任何一個女兒，將來能生下男外孫過繼給喬家，我們能將兩名女兒同嫁一夫，押下這樣大的賭注嗎？萬一歐陽秉資不能生育，叫我們將來怎樣面對列代祖宗？」

這個問題喬氏沒考慮到，她想到的僅是「娥皇女英」未嘗不是一段佳話。

小喬的提議被否決了。喬鈞夫婦恐防生變，做了一系列的防備措施。

* * *

歐陽秉資的婚事提前舉行了。

小喬卻像沒發生過事情般，表現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恬靜，與姐姐和姐夫相處得進退得體。

甫諧琴瑟的歐陽秉資和喬梓兒，在喬家逗留了兩個月後，便辭別了岳父岳母，攜眷回鄉。

喬家把小喬的事隱瞞得很好，喬鈞爲了良心上要對得起數十年交情的老友及親家，只告訴了歐陽甫。

所以歐陽家一干人等回到老家後，歐陽甫便選了一個地方，在錢塘江畔的小尖山，蓋了一座別院，命名爲「塘畔小築」，作爲兒子和媳婦的新婚禮物。

在老家住了兩月後，歐陽秉資徵得乃父同意，更名爲歐陽瑜，並遷往新香巢一一塘畔小築。

事實上歐陽瑜在塘畔小築還未全部完工便搬來入住，完全是歐陽甫所催促而成行的。歐陽瑜當然不會知道，歐陽甫收到了喬鈞的八百里快馬傳書，通知他：喬倩兒離家出走了。

喬倩兒自此，杳無音訊！

* * *

「直至現在，才忽然出現在『塘畔小築』？」少華覺得喬倩兒的性格與自己有點近似，關心地問道。

「是的。」老叫化答。

「那麼，這十數年來，沒有人知道她去了那裏了？」芷君接着問道。

「是的。」也是老叫化答。

「但是，她終於尋覓到『塘畔小築了！』芷君說：「按理要找的話，也用不着要找十多年的。她只要監視着歐陽老家，不出兩月，便可得到條索。」

大家都同意芷君的說法：「找到了母雞，就不難找到小雞。」

「但是，甚麼事情把她耽誤了十多年呢？」這是大家心中共同存着的疑問。

孤雛離羣　隻身尋母

小瓏睡在床上輾轉反側，思潮起伏。心中的疑題委實太多了，令到他不能不將自己的經歷，自懂性時開始，從頭至現在的反覆思索。

五更了，他只能找到一個比較費解的疑問：「我從來對娘親就沒有一點印象，爲甚麼當我在西湖一看到那……那婦人，就像很熟悉的，突然生起孺慕之情呢？」

小瓏的思想，繚繞着這個問題不斷思索。

「是由熟悉而生孺慕，還是天性的本能？」

「是熟悉的話，這婦人又像誰？」

「我生平沒接觸過很多婦人，值得說熟悉的也可屈指可數，反而近來認識的數位女前輩，才可以說是熟悉的。這婦人究竟像誰呢？」

「『地后』嗎？不像。『毒娥』嗎？更不像。『男巫』嗎？她沒有這樣男不男女不女的！她到底像誰呢？難道像歐陽嬸嬸？啊！倒有幾分相似，只是年紀比歐陽嬸嬸大上五六年。」

小瓏的思想轉到這裏，忍不住被喬梓兒和喬倩兒的故事繚繞着。他不能不重新回憶自從行進入浙境，生活在「塘畔小築」的時光。

「我從來就不知道母愛是怎樣的，我第一次接受到婦人的關懷，是從歐陽嬸嬸那裏得到。吃的給我最好的，份量也最多；穿的給我做衣造鞋，晚間還替我蓋被；運功完畢體力消耗後，還爲我準備好參湯……可以說是無微不至。這大概就是母性的愛吧？所以給予我的印像很深，我對歐陽嬸嬸也很尊敬，存着濃厚的孺慕感情。我對那婦人的孺慕，會不會當時眼中看見她的面型與歐陽嬸嬸相似，因此而衍生孺慕，將對歐陽嬸嬸蘊藏在內心的感情，轉移到那婦人身上呢？」

「是不是先入爲主地，由於這婦人自稱龍氏，就令到自己的感情崩潰，全無保留地傾瀉於她身上呢？」



寒儒垂首慨嘆：「死不足懼，又何懼之有？」

小琥想了很久，最後得到一個令他震驚的結論，這個結論僅能存在心裏，需要等待進一步的事實去驗證，不能告訴任何人。即使親密到像芷君，暫時也不能說。因爲他這個揣測牽連到他人的名譽，他不能不審愼處理。謠言的可怕，一旦散播，足可影响人的一生，這一點小琥是知道的，「毒娥」這綽號，就是很好的例子。

小琥得出可怕的疑點後，心情反而沉靜了。他知道現在要做的，只能暗地裏觀察。這種觀察參與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出漏子。

小琥終於疲倦入睡了。

* * *

元宵過去了，瑯琊宮安靜下來。

老叫化無聊得很，無話找話說：「小寒酸在家裏獃了才幾天，又說與我們約好，年初七就離家來了。可是丐幫各地分壇，就沒有一點消息報告他朝着這裏走來，反而洞庭湖，岳陽等方面消息，倒發現了近似他的行踪。你們說奇怪不奇怪？要是眞的是他，他到那裏去幹什麼？」

方之淵不想干涉別人私隱：「人或多或少有私事，小寒酸大概辦點私事吧！」

「私事也是光明正大的，爲什麼對大爲說，要來與我們會合？」

方之淵無言以對，他一向反對說謊，別人爲什麼要說謊，他無法理解。

「對呀！」慕容秀華插言道：「夫妻間貴乎坦誠，沒有什麼秘密可言的。他爲什麼要說謊？」

「說謊有時也會出於善意的。」芷君試着轉彎：「比喻我有一名患了絕症的病人，我就不能坦白告訴他：『你就快要死！』反而會說：『安心靜養吧，很快便會痊癒的！』我這樣做不是善意的嗎？」

「這樣說歐陽叔叔這次行動一定很危險，他爲了怕嬸嬸掛心，所以誑她。」皇甫少華的分析。

「那就更不對了！小寒酸怎能將我們這些患難之交，當作狗肉朋友？」老叫化嚷了起來：「爲朋友兩脅插刀，是義不容辭的事，有危險不通知朋友，算那門子朋友？」

「或許歐陽叔叔急切間來不及通知我們呢！」又是芷君替歐陽瑜辯護。芷君想請求「救兵」，看了小琥一眼，見他在低頭尋思，只好作罷。

衆人只覺得奇怪，隨便談了幾句，見芷君當眞起來，便顧左右而言他了。

* * *

小琥把白天所談的話，也很當眞，而當眞到採取行動的程度。

小琥爲了免除芷君等掛心，寫了一張字條，用鎭紙壓在書桌上，便拿起準備好了的簡單包袱，輕輕地推門走出房外，閃身隱藏在月色的陰影裏。

以小琥現在的輕功造詣，要避開瑯琊宮的夜哨巡邏，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所以，轉瞬間，他便躍出瑯琊宮的高高圍牆，處身於古木參天的山谷中了。

小琥爲了便於經常照顧大小二雪，故兩隻龐大的白鷲的生活習慣和日夜經常出沒的地方，摸得爛熟。這時，小琥所走的方向，就是白鷲晚間棲息的地方。

三五里的距離，對小琥來說，並不很

遠。片刻間，小琥便抵達他的目的地，並且很快便找到了大小二雪。

兩隻已懂人性的飛禽，看到小琥夤夜到來，顯得萬分意外和高興，「吱吱查查」地亂叫起來，却被小琥輕輕忆喝一聲止住了。小琥走近牠們，低聲「哦哩咕嚕」了一番，白鷲之一，高興地跳下樹來，用頭揩撫着小琥。另一隻仍留在樹上「吱吱」地低鳴，好像提出抗議。小琥只得又花了一盞茶時間，作了安撫。

從離開瑯琊宮才頓飯工夫，小琥已經騎上了小雪的背上，朝着南方偏西的方向，遠遠飛去。

* * *

小琥一夜間，竟然飛越千里，到了湘省的巴陵郡。

小琥沒有到過洞庭湖，他能夠找到，是在崇明訓練青龍幫時偶然知道洞庭湖與揚子江連接，只要溯江而上，便可以找到。所以小琥策騎着小雪南飛，先找尋在月色下像銀帶般的揚子江，然後溯江而上，看到了多片閃耀的銀鏡，才下降着地的。

把小雪安頓好，已經旭日東昇了。湘省初春的天氣，不像江北般仍是北風凜冽，故大清早已有漁農開始作業。小琥跟他們搭訕了幾句，便知道自己身處巴陵郡，地方找對了。

小琥雖然整夜未眠，精神在激奮狀態下，反而更好。他依着漁農的指示，很快便走上了岳陽樓。

岳陽樓的確可以看到洞庭湖，它的確是雄偉、壯闊，令人「心曠」，但小琥却感不到「神怡」。

「為什麼我只能感受到范仲淹的『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這時旭日初昇，晨光曦微，按理我應該有『長烟一空，皓日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的明朗和怡情的感覺才對！」

時令山川在變，人的心情也變。心境不同，瀏覽同樣同時的景色，觸景生情的感受也會各異。

小琥的心情悒鬱，眼前壯麗的景色，只能令到他更進一步體會到人生的波雲詭譎。

小琥沒有興緻再逗留，匆匆地走向市鎮，在故衣店中胡亂地買了一些東西，便在附近找了一家客店，稍作休息，養足精神，然後展開他的秘密工作。

* * *

午後，一家相當豪華的酒樓裏。

經過特意化裝後的小琥，由於他個子比一般十四歲的孩子高，看來似模似樣的，儼然頗像一位中年書生，正坐在二樓憑欄淺酌。

「這是岳陽樓數一數二的酒樓，要是他們還在岳陽逗留，一定會到這裏來用飯的。」原來小琥坐在這裏等人。

「已經未時了，怎麼還不來？小君說我的腦筋不亞於她，說我懶沒有好好的運用。我現在運用了，滿以為料想得對，智珠在握。現在看來，運用腦筋，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能一蹴而就的。」小琥由於希望落空，開始有點洩氣。

「女客官，這邊坐，江邊風景好！」小二將一位衣著光鮮，濃粧艷抹的三十年華婦人，肅請至離小琥三桌的雅座。婦人行經之處，香風微送，令小琥產生熟悉感覺，忍不住側目看去，隨即心中怦怦亂跳。

「果然來了！」小琥不知道是喜還是憂：「雖然說與歐陽嬸嬸有五分相似，這次却又比歐陽嬸嬸年輕了七八年之多！」

小二送上香茶之後，恭敬地問道：「今天要點些什麼菜？今天小店有一尾這個季節罕見的四鰓鱸！」

「四鰓鱸是松江特產，這裏是洞庭，怎會有？」聲音眞有點像出谷黃鶯。小琥聽入耳裡，心頭却在震顫。

「方爺爺講得沒錯，喬倩兒的聲音果然像出谷黃鶯！難道眞是小喬假冒『龍氏』？她又怎會牽連到我們家的瓜葛之中呢？」

「這是客官的口福，魚兒特地自個兒送上來給客官享用了！」小二逢迎阿諛地說。

「我們是兩個人用飯，除了要了這一尾四鰓鱸，還有什麼別緻的？」

「客官這些天來差不多把各種菜色嚐遍了，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了。」小二苦着口臉，連番作揖打躬，表示賠罪。

「胡說！這只不過是你們的大廚師傅還未到家，同是一樣的青菜，我在杭州就嚐過一名九歲女孩的手藝，她能每餐將它弄得味道不同，別緻可口，令人饞涎欲滴！」

「原來她也暗地裏欣賞小君的烹飪手藝！」小琥心裏却似打翻了五味架。

「是、是。客官！我就是吩咐廚師小心泡製幾味精緻小菜吧！」小二連忙借意跑開，心中却忖道：「這位女客官每餐都要換口味，把天下的菜譜拿來，恐怕也不夠一頭半月的換！」

「小菜弄好了就立即送上來；魚却待等陪客到了才上！」這一聲嚷叫，簡直旁若無人，把整個二樓的客人都為她側目，目光投來後好一會收不回去。

「知道啦！」小二却跑得更快。

「原來美麗的人也很欣賞別人欣賞她的。」小琥沒有向小喬行注目禮，但發覺很多食客這樣做了：「她的陪客是誰呢？我眞的希望不是歐陽叔叔！但若不是他的話，他又為什麼向嬸嬸說謊？為什麼要獨自跑到這裏來？」

希望有時像一個影子，也像一個清醒的人作白日夢，它很容易建立起來，但更容易破碎。小琥的希望，被歐陽瑜的到來弄得粉碎了。

小琥無法理解是什麼原因把歐陽叔叔吸引到這裏來？或者因為是年紀還太輕？抑或或是生活經驗還不夠豐富？還是性格太單純了？

* * *

可是歐陽瑜却知道他為什麼要來的。當他回到「塘畔小築」，看到喬倩兒時，就知道他要來了。

歐陽瑜是帶着迷失和困惑的精神走向小喬的雅座的。這種神態與小喬的笑靨迎人，綻開燦爛的櫻唇，露出征服者的的滿足表情，形成強烈的對比。

場面這樣的不協調，連在座投來欽羡目光的食客，心裏都覺得奇怪：「這個幸運的寒酸，難道還想『得隴望蜀』希望月裏

姊娥也一起投入他的懷抱？」

人們的揣測也有獨到之處——歐陽瑜的確是得隴望蜀，「大小二喬在抱」這種強於古人的潛意識，使他要用某一種方式，表示他勝過周瑜。武功方面，他自己可以肯定遠超過周瑜了；文才方面，周瑜死了沒法比，他只好用擁有大小二喬來更勝一籌了。

現在他想來很無稽。因爲他既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感覺並不是快樂，而是無限的內疚，而且漸漸迷失了自我。

「菜已經涼了，看你還是慢條斯理的！」

「涼了就涼了，又有何相干？」

「涼了就不好吃，味道失去，怎會沒相干？」

「菜涼了吃下去還能保持人能生存下去，心涼了人才不能再生存下去！」

小琥偷聽到歐陽叔叔這句話，心眞的突然生起涼意：「這話是從歐陽叔叔口裏講出來的嗎？我怎會覺得這樣陌生？才二十多天不見，他怎會忽然變得這樣消極？」

「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小喬代替了小琥說出心中的問題。

「心裏想說就說啦！」

「現在很委屈了你嗎？心灰意冷的。」

「我？心灰意冷？我現在恨不得走上泰山山頂，高聲告訴天下所有人，我是大小二喬在抱的獨一人！」

「你敢？」

「爲什麼不敢？心涼了的人什麼也不在乎的！」

「誰把你的心弄涼了？我把它燙得熱熱的！」

「正確的說是曾經燙得熱熱的，而且熱了十多年，但當燃燒過後，留下的是一片冰涼的灰燼。」

「熾熱過去了？」

「過去了！是妳以水潑熄的。」

「水？對的，『水』！你不是不知道『水』能令我們立即變成登峯造極、南面稱霸！」

「但是這『水』是人家的，是小琥的。妳怎能挖空心思地佔爲己有？」

小琥聽到這裏怦然心動，正如他揣測的一般，事情漸漸牽連到他身上來了。

「這是你答應過我得到我得應付的代價。怎麼了？想反悔？」

「事前妳沒有說出眞相，事後我才知道原來要幹的是泯沒良心的事！」

「泯沒良心那部份我幹了，現在勞駕你的，僅是協助我去採摘果實，你的手仍然清白的，不會沾染半點兒血腥。」

「血腥？誰怕血腥？我的手早就沾滿血腥，但我撫心無愧！」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不知道話是誰說的，道理却深得我心。去它的有愧無愧，我說你這種良心譴責，純粹是假道學。小喬在抱時，你這種道學心理跑到那裏去了？現在再來講道學，對不起，已經晚了！」

「假如我不幹，妳能將我怎樣？」

「你以爲我『幻化仙狐』是一隻小白兎？俗語說『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你以爲我沒有充份的準備，就會來將你這任督二脈已通了的『寒儒』？」

「看清了妳的嘴臉後，就是泰山跌下在我眼前，我也一點也不以爲怪了。像妳一般但求達到目的，不惜用什麼手段的人，什麼事都會做出來。但妳又不知道，當人一旦想通了，連死也不怕了，還會怕什麼？」歐陽瑜垂頭嘆了一口氣。

「四鰓鱸來了，剛蒸好，客官請趁熱吃！」小二像完成了任務，也嘆了一口氣。魚是熱的，但好像送進冰窖裏去，小二打了一個寒噤慌忙走開，不停回頭在想：「那個角落的空氣，爲什麼比其他地方冷？」

「死？死就可以推委諾言？你就像這尾四鰓鱸魚一樣，自松江游到洞庭來送死？沒有這樣簡單，我還要慢慢一箸一箸地淺斟低酌！」喬倩兒以左手擧箸夾了一塊魚肉入口品嚐着：「不錯，儘管游到精疲力竭，味道還是挺新鮮的，眞有點像『寒儒』一樣，膾炙人口。」她揶揄地看着歐陽瑜的痛苦臉孔：「你現在才知道痛苦的滋味？當年你與大喬喝着合巹酒、顚龍倒鳳時，有想到我又多麼痛苦嗎？又知道我爲了這件事，足足痛苦了十多年嗎？」

「不知道。妳這件一廂情願的事，直到我父親臨終時才告訴我，所以我才耿耿於懷的來了。爲了一時的虛榮心，也爲了希望彌補離恨天而來了。想不到代價竟然這樣大！」

「本來第一個相見的晚上，我便可以得到你，但我輕率地把時機錯過了。爲了這個『輕率』，我立了誓今後應當機立斷，掌握時機。我的所作所爲，可以說是你刺激所致，你也有責任。」小琥看看她左手筷子揮動又一番感觸。

這是什麼歪理？歐陽瑜愕然地看了她一眼，隨即搖頭嘆氣。他奇怪地看到喬倩兒在這種氣氛下，胃口竟會很好。歐陽瑜看看她把魚眼挖了出來放入口裏，又挖另一隻，滿臉得意地咀嚼着吞下。歐陽瑜低頭看着有眼無珠的猙獰魚頭，忖道：「她說得對，我就是這四鰓鱸，是送上門的美食。假如有人看到我現在的臉孔，相信一定發現與這尾蒸熟了的四鰓鱸很相似——有眼無珠！」

小琥看到了歐陽叔叔的臉孔扭曲在一起，令他不忍卒覩：「歐陽叔叔，人誰無過，何必爲了這件小事來折磨自己？她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她要將你帶進一個永無休止的深淵。爲這種人犧牲值得嗎？擺脫她，讓她帶着『龍虎珮』和『無字册』自生自滅吧！這是唯一的，仁至義盡的途徑。何況她在杭州時，曾作過我數月的『娘親』！」

歐陽瑜心中最大的結，就是不能向小琥作交代。現在忽然聽到小琥傳音入密的聲音，好像對事情的經過都瞭解了，心胸豁然貫通，眼淚也流了下來。

「我爲什麼要負責任？妳這是自作孽，與誰也不相干！」有了力量支持，歐陽瑜的聲調變得凌厲。

「好，別的不談。你把我的身體佔有了，這回事你能推卸責任嗎？」

「假如妳的身體還像十六年前般白璧無瑕，我佔有了，當然要負責任；可是妳現在的身體，現在已經成爲了妳爲達成目

的的工具，不知用過多少次，我爲什麼要對別人的工具去負責任？」

歐陽瑜這句話像利箭一般刺入喬倩兒的內心，美麗妖艷的臉孔扭曲了，眼睛就像燃燒起火焰，凝視着歐陽瑜：「你……你竟然對……對我說出這……這種話來？當晚的海……海誓山盟，就……就轉眼變作過眼雲煙？」

「我內心怎麼想，妳很清楚。我一點也沒有嫌棄妳以前曾經怎樣，我僅抱着希望，通過愛情的滋潤，可以令妳回心轉意，結束十多年飄零生涯，有個好歸宿，做一個賢妻良母！」

「我，喬倩兒當一位賢妻良母？別笑掉我大牙了，給個武則天我當我還嫌不夠呢！哈，哈哈！」

瘋狂、野性、目空一切的笑聲，震動了座上客的目光：「女人怎會發出這種笑聲？世界變了！」

歐陽瑜又聽到小琥的聲音：「歐陽叔叔，她已經無可救藥了，你又何必再對牛彈琴呢！」

「好！」歐陽瑜咬着牙根：「我言盡於此，妳好自爲之吧！」說罷，站起身來。

「想走？想飽食遠颺？沒這麼容易！我肚裏這塊肉，又該由誰來負責？」喬倩兒終於打出最後的板斧。

歐陽瑜呆了，小琥也呆了！

這是一記絕招，歐陽瑜無法招架，小琥多聰明和多好武功也沒法招架。

假如喬倩兒眞的有了身孕，這末成形的胚胎，縈繫着歐陽家和喬家的世代香燈，誰能冒這人倫不韙，敢輕舉妄動？

這就是歐陽瑜和小琥的難題，一時不易解決的難題。

歐陽瑜頹然坐下，雙手緊抱頭，以肘支於桌上。

小琥却緊蹙雙眉，陷入苦思。

歐陽瑜和小琥同時得出同樣的結論——這是一個沒法立即解得開的結。要解的話，最低限度要在十個月之後，那時，該會瓜熟蒂落了。

「歐陽叔叔！」小琥首先打開沉寂：「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在完成了她的要求後就與她躲起來。十個月後，我再到那裏協助你。放心吧，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歐陽嬸嬸那裏我會照顧着的。當你們找到適當地方後，我才會離開。」

小琥像給歐陽瑜餵了一顆「定心丸」，歐陽瑜借話示意道：「妳爲什麼不早說，爲了我們的愛情結晶是另一回事，我們可以在取到『水』後就在那洞穴潛修，待孩子生下來再重入江湖。」歐陽瑜愛憐地理理喬倩兒垂下來的秀髮：「首先我們去拜訪醫師，向他要一些安胎藥。妳也不要太勞氣，不要太操勞，以免動了胎氣。」

喬倩兒見自己的「雙天至尊」奏效，「格格」地笑道：「我這眞是『母憑子貴』了，我怎會不愛惜他？所以我要吃夠兩個人的東西，即使把窈窕的身段長豐盈了，也在所不惜！我怎能沒有了這護身符？」喬倩兒說罷，果然舉箸停在吃着四鰓鱸。

* * *

下弦月已經高懸，夜也深了。

小琥像月色下的黑影，緊貼在一家旅館的閣樓外。從初更起至現在，已經三個更次了，他連動也沒有動過，耐性可說是練到家了。

涓涓之水，可以穿石。小琥很了解這個道理，他自小就養成一種毅力——等待五年多的時間，才吃下成熟的朱菓；抱着堅韌的信念，吃盡了苦頭，强忍着痛疲，才把無字册的武功練成，一切都不是僥倖。

今天午後在酒樓分手前，小琥就與歐陽叔叔約好，要他設法在今天晚上，從喬倩兒口中套出小琥的身世。因爲，這個世界上，除了喬倩兒外，恐怕再沒有別人會知道這回事了。

「你還不上床休息？我們有很多天沒親熱了。」聲音嫵媚，帶着女性才有的挑逗嬌嗲，連窗外的小琥聽入耳裏，也感到血液奔流速度增快了。

「醫師說有了身孕，房事就不能有！」

「你以爲我是傻瓜？你去找藥時，我特地問過醫師。他說：現在剛成孕，房事不會影响胎兒，三四個月後，才會有影响。你以爲我不關心我的心肝寶貝？」

「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人家要嘛——」

這下子可難到歐陽瑜了，他明知小琥躲在室外偷聽，他怎能拉得下面子在後輩眼前幹這回事？

小琥這時也着急起來，要避開一會嗎？又不知道那種事情要幹多久才幹完，要是需要幹到天亮的，我若一個更次後再來，豈不還是碰過正着？

小琥突然靈機一觸：「歐陽叔叔，趁她着急，最後提條件，讓她先把眞相說出。」

歐陽瑜聽了小琥的提議，暗地裏鬆了一口氣：「我一直想不通，妳有沒有害死小琥的父母。因此心情非常矛盾，對你親熱這回事提不起興緻。」

「人家都說了，我沒有殺過小琥的——不是小琥，你們的小琥，不是姓龍名琥，他是楊揚，姓楊名揚。我沒殺楊揚的父母，是『萬里陰魂』幽谷殺的。幽谷與楊原是好友，得知楊原從『慧道』那裏得到一本秘笈，並有家傳之寶『龍鳳珮』，都是蘊藏着一項武林秘密：秘笈記載着至高無尚的武功；玉珮能表達出武林夢寐以求的『神水』所在，喝一口能洗骨換髓，兩口會舒筋活絡，三口會靈台清澈，四口會眞氣歸元，五口……」

「好了，我知道『神水』的神效了。楊原怎會得到十二奇之一『慧道』的秘笈？」

「楊原是『慧道』的俗家弟子呀！」

「十多年前武當派傾巢而出，在江湖上東闖西蕩的一連闖蕩了兩三年，爲了尋找楊原下落？」

「說對了，整個故事是這樣的……

楊原籍貫原是冀省廣平府永平人氏，是一名農家子，自幼天生神力，驍勇好鬥。

楊原十二足歲的那一年，遇到一位遊方道士，見他在欺凌弱小頑童。道士恐怕傷了小孩，便上前婉言勸解。

楊原正在玩得高興，見那樣貌乾癟的老道，竟能將他拉開，掃了他的興緻，心裏十分憤怒，便將心中的氣，發洩在老道身上。

楊原以爲老道年紀雖然一大把，個子卻僅與自己差不多，心裏認爲很簡單，三兩下手勢就可以將老道收拾，好叫他跪地求饒，方能洩心中氣憤。

誰知事與願違，楊原不僅不祇用了三兩下，並且用到了三兩百下，還未能拈到老道的一片衣角，自己却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盡了。

搏鬥的結果不是老道跪在楊原跟前求饒，而是楊原誠心誠意地跪在老道身前，求老道收他爲徒。

老道甚麼也沒說，只用手在楊原身上，不停左捏右捏、上捏下捏，弄得楊原瘦癢難禁，「咭咭」地笑。

「自今晚戌時起，每晚準時到後山谷樹林裏等我。緊記。」說罷揚長而去。

楊原去了。接着每晚都去，風雨不改地去，足足去了五年。那時楊原已經十七歲，就變成了另一個人，溫文俊雅，知書識禮。

楊原的父母，自從楊原忽然脾性有了改變後，就注意到事情有點反常。後來發覺他每晚都偷偷地外出，爲了怕他行差踏錯，也尾隨他到過後山。見到自己兒子原來是跟着一位道人學武，便放下心頭大石，也不干涉。因爲他們認爲有人代他們教育自己的兒子，學得一技之長，是天大的一件好事。

* * *

有一天，楊原以手托着以絲繩繫在頸項的紅色玉珮，向他的父親問道：「爹，這個玉珮從那裏來的？」

他的父親感到十分奇怪，這個玉佩自小就掛在他胸前，他從來就嫌帶着它要防這防那，怕砸破了要捱打，今天兒子怎的忽然對它發生興趣了。

「這是我們家傳的寶物，也不知從那一代傳下來了。總之，上述各代，直至你爺爺一代爲止，每一代帶着它的人，都要以這玉珮陪葬，直至遷葬拾骨入黃釉甕時，才將玉晰取出，由下一代承繼人佩帶。聽說此珮原先是翠綠色的，多次陪葬後，漸漸變成紅色了，玉珮淸晰地顯現奇怪的花紋，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表示甚麼意思。自從你出世後，就給你佩帶了，因爲陪葬品帶在身邊可以治邪，百無禁忌！」

楊原聽了父親解釋後，沒有再問甚麼，僅凝視着玉珮一瞬不眨。

自從這件事發生後，楊原將玉珮的花紋仔細地畫在一張紙上，連同老道給他的一本小小的羊皮册子，經常帶在身上。從此他變成喜愛遊山玩水，結交朋友。

「萬里陰魂」幽谷，也就是這段期間認識的。當時，幽谷當然用的是別名，化名叫林幽。由於林幽見聞廣博，口齒伶俐，楊原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尤其是楊原給林幽看了他所繪畫的圖案時，他一眼就指出，畫的是南越地帶的羅浮山，楊原差點高興地跳了起來。

於是，楊原和林幽兩人，便結伴南下去遊覽南越的羅浮山。當時，我(喬倩兒)爲了要學林幽的功夫，正和他打得火熱，當然也隨着一起南下。

在林幽刻意安排下，楊原在嶺南逗留了三年間，不但娶了林幽的妹妹林玲，還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爲楊揚。

這三年來的嶺南生活，其實是林幽安排下的「天仙局」，利用兄妹的各種伎倆，來騙取楊原蘊藏在心裏的秘密。這是由於楊原在認識林幽時，曾經有過一次友誼式的武功比試，林幽在一招間便敗得很慘，因而生起異心，作了這個佈局的。

當時我也在場，看到楊原武功這麼好，眞後悔跟錯了林幽。但回心一想：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暗地立下心意一一於黑吃黑。

時機已經成熟了，在楊揚出世不久，楊原便把玉珮傳給了楊揚。看來楊原對玉珮的傳說已經喪失信心了，因此把秘密全部說了出來。

「據我恩師的說法，我這個玉佩蘊藏着一個地圖，指出一個地方，存有一種『神水』，練武人喝下，能脫胎換骨，功力突升兩甲子。初來這裏時，看着羅浮山倒有幾分相似。但經三年尋覓下來，一直沒法找到，而且玉珮的花紋，在這兩三年間也變了，而且更紅了。」

林幽早就偷看到，而且經林玲證實，楊原一直懷着一本羊皮小册子，常常背着人在看。林幽和林玲的揣測，這小册子就是楊原的武功秘笈。我也曾竊看過楊原練功，看到他練得不對時，經常從懷裏拿出那本小册子來看，然後再繼續練。這種現象使我知道，楊原還未能全部練成羊皮册子裏的武功，其威力便這樣厲害。因此，認識到此點之後，更堅定了我的決心，非要將楊原這兩樣寶物，佔爲己有不可。

機會終於等到了，楊原在一次練功中，嚴重地扭傷了自己的筋絡，差不多連腰也伸不直，要躺在床上休養。林幽便爭取機會立即動手。

正道是「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楊原本來負了重傷在身，林幽滿肚密圈，以爲今次當可一蹴而就。誰知楊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竟能帶傷將林幽打致重傷，才後力不繼而死。

林幽是瞞着妹子林玲，偷偷謀害楊原的，因爲他發現林玲自生下楊揚之後，母子情深，很多迹象表示，她已改變了初衷，希望楊揚能承繼乃父武功了。

當林玲回家，發現丈夫已遭兄長毒手，立即兄妹鬩牆，內鬨起來，並大打出手。林玲不支，背着楊揚立即逃走。我和林幽爲了要翻楊原的衣襟，找尋那武林秘笈，因而沒有立即追去。

「妳還站在這裏幹嗎？還不立即追出去！要知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呀！林幽自己已經出氣多於入氣，仍然掛心着楊揚將來長大後來尋仇。

「你妹妹林玲傷得這樣厲害，諒她也跑不了多遠！我還是替你包紮一下，才一起追出去吧！」我在作假慈悲、假細心。人並沒有走向他，反而走向死不瞑目的楊原，翻着他的衣襟。

林幽看着我的作爲，掙扎着爬行過來：「妳……妳在幹……幹甚麼？想來……來一個順……順手牽……牽羊？」

「這不叫作順手牽羊，應該稱爲黑吃黑！」我高興地揶揄着：「這兩三年來，姑娘受你的烏氣受夠了。我要高……」我的話再說不下去，因爲我翻遍了楊原上上下下，找不到那小册子。

「他娘的！」我狠狠地將怒氣發洩在林幽身上，一脚踩在他的頭上，聽到那頭骨碎裂的聲音，心裏受他狎玩數年的鳥氣也洩了。

我連忙躍出屋外，沿着血迹追去。心中忖道：「原來楊原並不傻，早就看穿林幽的陰謀，作好準備，並且和林玲取得了諒解，部署好應變計劃。林幽和我，僅看到一些蹟象，眞可以說蠢到極了！」

我追出了四、五里，便發現了林玲，她已經流血過多，僵斃路旁了。但是我却看不到楊揚，他去了那裏呢？

我在附近找了幾個時辰，搜索圈子越擴越大，始終沒法找到楊揚。楊揚就像化作清煙，在空氣中消失了，當然，連同玉珮和羊皮册子，一齊消失了。

我將林玲的屍體背回家裏，在屋外挖了坑，將楊原夫婦合葬在一起。雖然一場歡喜一場空，我沒親自動手殺他們，但總逃不了有幫凶之嫌，爲了良心好過一些，我才這樣做的。

至於林幽之屍體，我就一把火將屋燒了，讓他死後還被燒一次，也算是他的報應。反正這間屋再也不能獨自一人住下去，所以我才將它燒去的。

我帶着細軟，死心不息地留在當地搜索了十二年。後來聽到靑龍帮的事，傳說有一名「璣組郎」姓龍名琥的小童，武功路子與楊原相似，才立即起行北上，趕至杭州。

在杭州詳細地了解一切後，便部署了一個「移花接木」之計，冒充起龍琥的娘親來。好不容易才幾經辛苦，花了十五年多時間，將兩樣寶貝拿到手中，你說我能不能放棄？

＊ ＊ ＊

小琥在屋外已經淚流滿臉。

歐陽瑜在室內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儘管對喬倩兒的成見減少很多，也爲喬倩兒沒有參加殺害小琥父母的行動而慶幸，但眼看着慘劇的發生、坐享漁人之利的居心，加上漕河畔殺了幾名船家婦女，罪孽也相當深重。

「妳又怎知道『神水』蘊藏於洞庭？」

「經楊揚佩帶過的玉珮，色澤已經很明顯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幅描畫出很多湖澤的地形圖。我到過太湖觀察，找不到相似地方。故離開塘畔小築後，約了你一起來洞庭。我先來了兩天，登高看了一下，可以肯定龍虎珮所指的，就是洞庭。」

喬倩兒經過這陣長長的講話，心中的慾火也淡了下來，被另一種憧憬未來的興奮所代替。這時，她眼睛閃耀着光輝：「瑜哥，我們明天就出發，好嗎？」

歐陽瑜沒聽清楚小喬的話，因爲他正在聽小琥對他說着的話。

「歐陽叔叔！去吧，滿足她的意願吧！這樣做只會對未來的小弟有益無害。『神水』的玉珮和羊皮畫册，作爲我送給未來弟弟的禮物好了。芷君曾告訴過我：孕婦需要很多營養，這些營養是爲了胎中嬰兒。所以，喬倩兒飲下的『神水』，恐怕有百分之七八十，會被嬰兒吸收去。她不會懂，更不知是爲自己的兒子作嫁。她的功力能增長多少，將來能否爲害武林，你找再明白不過。我走了，你找好地方後，設法通知本地丐帮，九個月後我再來接應。你認好的話就點頭吧！」

歐陽瑜苦笑了一下，微微點頭。

「你也不用介懷了，這嬰兒是喬、歐陽二家的命根，還是放開胸懷，享受下人生吧！對你，對孕育着的嬰兒，都有好處！何況我對喬倩兒一點也不記恨！祝你們生活愉快！我走了。」

小琥心情是非常複雜的，大概有生以來最紊亂的一次了。身世明白了又怎樣，其無奈的程度能說比白孤竹好一些嗎？孤兒還不是仍是孤兒！

小琥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楊揚，楊揚這名字是這樣陌生，又有甚麼意義？孤兒的名字，就算叫小蝦小狗，分別也不大，只不過用來作識別而已。所以小琥也不在乎自己仍用稔熟了的姓名——龍琥，到底是古爺爺替他想出來的，新認識的朋友也接受了，很有紀念價值。

＊ ＊ ＊

小琥騎在小雪背上，朝着南方飛去。

三日後，他又重臨故地，古爺爺的破屋中。

小琥參照古爺爺和喬倩兒所描述的情景，推測着林幽，林玲和楊原可能居住的地方。

古爺爺說他是在平山鎭（今惠東市）售畫回程中，把他拾到的。平山鎭離平海山有七八十里，難怪喬倩兒找他不着。

小琥再回來古爺爺屋中，希望從現場環境中能帮助他的記憶。因爲平山離當時林幽等心目中的羅浮山有二三百里，按理不應離開這麼遠居住的。唯一的解釋只好說平山是林幽的原籍，他們在羅浮山失敗後，才回祖居暫住。想通了這一點，小琥就有綫索可尋了，這是他現在唯一能盡的一點孝心——將父母的枯骨移葬回原籍，冀省廣平府永平村。

小琥的尋找工作是由平山鎭南方出口開始的。路上村落不多，行人也稀少，有時要跑上三數里才能遇上行人或屋村，可以提出詢問。姓林的人家很多，但沒有叫林幽或林玲的人，家裏在十數年前遭到回祿之災。

小琥已經找了五天，已經開始心灰意冷，但還是抱着一綫希望；未到海平山之前，還未算絕望。

當小琥看到一家偏僻的人家，冒着炊煙，雖然離開正道有一里，他還是毅然地走了過去。

「請問這裏有沒有一家姓林的，十多年前住屋被火燒了，你們有沒有印象？」

那位老農夫想了一會：「姓林的倒沒有，姓幽的却有一家，在十二三年前全屋大火，還燒死人！」

「姓幽？」小琥幾乎想要打自己的屁股：「對的，是姓幽，他們的屋在那裏？」

老農夫在奇怪小琥的三心兩意：「到底你找的是姓林還是姓幽？姓幽的人家現在沒有後人了，剩下來僅是一片瓦礫荒地！」

「我找的是姓幽的兄妹，其中有姓林的朋友，我攪糊塗了。我知道那裏已變成頹垣敗瓦了，只不過想憑吊一番，聊表寸心罷了！希望老丈能指示迷津。」

「姓幽的十數年前曾照顧我老漢生意，每天送瓜送菜給他們。那天當我將菜送到，發覺已經全部燒燬了，還要我花了半天的時間，挖了一個坑把枯骨埋了。我將它埋在屋旁右方的一堆新墳側的。」

「老丈，幽家座落何方？」

「就在平山來路東邊，離這裏三數里的樹林裏。你從來路往回走兩里，轉入右方小道再走一里便可看到！」老農夫用手比劃着，很熱心，像做着善事。

「謝謝你！這種是一點小意思，多謝你爲幽家所作的一切。」小琥作揖言謝後轉身離去。

老農夫楞地看着手中足有五両重的白花銀子，口定目呆。

＊　＊　＊

幽家廢園荒草齊腹，一片瘡夷。

小琥在瓦礫中找到了一把生滿了銹的鋤頭，用「霄漢」短劍削了一條木柄裝上。走到屋右微壠起的土墩前，撥開野草，在較大的土墩前跪下。

小琥心中一片空白，不知道該默禱些什麼？

頓飯時間過去了，小琥淚流滿臉，仍找不到適合的禱詞，僅喃呢道：「爹、娘、我來了！」小琥心中希望能回憶起一絲絲父母的音容，上蒼却吝嗇地連這些起碼的要求，也沒有賜給他！

好不容易小琥擠出了一句：「爹娘，安息吧！你們對我的期望，已經實現了！」小琥彷佛已聲嘶力竭：「這是古爺爺一手替你們栽培的，他要把他也一起移葬至我們楊家的祖墳中，古爺爺是我們楊家的大恩人，可惜他沒有享過我們楊家一點福，就讓他永遠同享我們楊家的香火吧！」小琥已經泣不成聲。

銹鈍了的鋤頭，一下下地輕鍬着被風凝硬了的墓土，小琥像挖掘古墓般十分小心，惟恐怕價值連城的古董損壞，即使是一絲刮損，也不允許發生。所以當草皮被鋤頭剷去後，小琥便改用十指去挖。破了的手指流出來的血，染沾在兩堆枯骨，很快又被枯骨吸去……

＊　＊　＊

將古爺爺的枯骨也取出後，小琥已經身心俱疲。

「恐怕要很久才有機會再回來了，到『瑩池』去洗個澡吧！」

『瑩池』的溫泉和冷泉，有神奇的功效，小琥很快便把數天來的疲倦恢復了。

小琥檢討了此次偷偷離開瑯琊宮的經過，覺得自已已經成熟了：「小君說得不錯，橫逸的天才只不過是一片沃土，自己不去耕耘的話，就會長滿莠草；所謂天才，只不過是一種自已激發自己的能力，我不去利用它時，根本就不會意識到它存在我身上。」

小琥接着又考慮另一個問題：「移葬好三位老人家的屍骨後，我又應該再做甚麼呢？對，我應該去塘畔小築！像母親般的歐陽嬸嬸，正等待着我的幫助。」

＊　＊　＊

小琥抵達塘畔小築時，又是十天以後了。

當小雪降落在院前時，小琥奇怪地發現塘畔小築非常熱鬧，鶯啼燕語的，响透屋外。

「小琥！」，「小琥！」，小白和小翠首先飛出，接着是皇甫少華和方芷君，最後才是歐陽嬸嬸。歡迎的場面眞是熱鬧，全部相擁在一起，久久不說一句話，髣髴擁抱就可以代表了說話。

「小琥回來了！」「小琥回來了！」這話可是小白和小翠說的，牠們也高興地飛來飛去，盤旋在四人頭上。

「琥哥哥，」要少華不說話相信很難：「嬸嬸認了我們作乾女兒和乾……乾女……女婿了。還不快叫乾媽！」

小琥正犯愁到了塘畔小築後不知該怎樣開口，有了兩位「賢內助」在一起，事情就不會太辣手了，於是立即乾媽前、乾媽後的叫個不停，並在喬梓兒的臉頰上，老實不客氣的親了一口。

「妳們猜我爲妳們帶來了一些什麼禮物？」小琥反手拍着肩背上的包袱。

「準是好吃的，我們入屋坐下才看。」少華拉着小琥和芷君往屋裏走。

小琥和芷君一齊轉頭，對白鶯小雪說話，小雪立即展翅飛去，找大雪去了。

「老是想着吃的，也不想想吃的東西，怎會放在那麼髒的包袱裏！」芷君批評少華猜得不對：「我猜一定是女人喜愛的東西。」

「不算，不算。妳這樣猜太滑頭了，女人喜愛的東西可多着呢！妳這樣一說，豈不是不管什麼東西，都算給妳猜中了？」少華提出抗議。

小琥和喬梓兒看着她們笑。

「那麼，我把範圍縮窄一些，我說它一定是妳最最喜歡的。夠窄了吧？」芷君笑得很神秘。

少華心中忖道：「我最喜歡的？我最最喜歡的，除了父母之外，當然是君姐的琥哥哥啦！但琥哥又怎能捐在肩上？」

「我投降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我最喜歡的是什麼東西？」

「『瑩池』最美麗的東西是什麼？」芷君提供了綫索，考考少華的腦筋。

「『瑩池』最美麗的首推是回憶了！」少華心中產生一種蕩氣迴腸的感覺，臉色立即變得緋紅。

芷君也臉色立即酡紅：「這，這當然最美麗！還有呢？」

「還有？還有就是我們來不及採的寶石！對，寶石。琥哥哥，你什麼時候又回去『瑩池』了？君姐妳怎會知道琥哥哥去過『瑩池』？」

小琥和芷君同時張口要回答，但同時彼此禮讓着，結果誰也沒有回答。

小琥將包袱卸下解開，果然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的五光十色寶石。

「少華，只要妳還記得這塊布，妳就該知道琥哥哥帶回來的是寶石了。」

「我現在記起來，這塊布是個多月前留下在瑩池的。現在琥哥帶了回來，僅能說明琥哥回去過『瑩池』，但並不能說裏邊包着的準是寶石啊！」

「眞對妳沒辦法，老是偷懶不動腦筋。前些時妳不是老在嚷着可惜沒空在瑩池尋寶嗎？琥哥哥那能不聽在耳裏記在心裏的？」

小琥被芷君說得紅透了耳根，說眞的

，他的確記得少華的抱怨，才會抽空採寶石的。

「多謝琥哥哥！」少華把小琥擁抱得連氣也喘不過來，還不停地不斷吻小琥的臉。

「看她高興得忘了形，簡直恨不得以身相許了！」芷君笑着在挖苦少華。

「她早就想以身相許啦！剛才不是『乾女婿』什麼的，嚷個不停？」喬梓兒看見這三名金童玉女的開心樣子，也在湊趣。

適當的打趣會製造歡樂，歡樂會使氣氛變得明朗和清爽，但歡樂的根源出於仁愛，仁愛可以把人與人的心，連結在一起。

芷君和少華好像很久沒有聽到小琥爽朗的笑聲，現在聽入耳中覺得多麼親切，它的感染力竟會這樣大，把積鬱在心胸中的陰霾一掃而空。芷君和少華的玉手，彼此忍不住緊揑在一起。

「琥哥哥，說吧，是不是一切已經『風流雲散見日明』了？歐陽叔叔的事，嬸嬸早就揣測到，難道對自幼到大，生長在一起的妹妹，還不瞭解嗎？」芷君本來不想把小琥的傷心事再勾起來，但她知道小琥飛來塘畔小築的目的，就是要向嬸嬸解釋一切，所以才與少華也趕了來，協助小琥順利完成此事。

「妳怎會知道的？」小琥不說反問。

「你留下的字條，不是寫得一清二楚了麼？」芷君對着小琥嫣然一笑。

小琥回想下：「我寫的僅是『有牽連及私人名節的事，需我隻身去辦，辦妥即返。勿念！』共二十二字，怎能說一清二楚？」

「對呀！在瑯琊宮中，琥哥哥不辭而別，引起軒然巨波，每人都關心得不得了。大媽差點哭了出來，以為瑯琊宮不知那裏開罪了貴客。就是君姐一人，按理應該是最焦急才是，却反常地無動於衷，依然談笑風生，就像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害得我們一撥人像患了『急驚瘋』，偏又遇着妳這位『慢郎中』似的，不知妳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少華像燒鞭砲似的，說了一大串。

「不知有沒有人眞的急到哭得眼也腫得像金魚一般，只會哭，不會想？」

少華見芷君在挖她的瘡疤，立即捉着芷君要搔癢。兩人立即糾纏在一起「格格」嬌笑不停。

「好了，好了。妳不想聽『慢郎中賣的是什麼藥』了，就搔下去吧！」

這句話本身就像一帖藥，很能止癢，少華立即乖乖地坐好，側耳靜聽了。

「琥哥哥偷離開的前幾天，我們曾談過些『私人名節』問題？」

少華想了一下：「我們僅談了一些歐陽叔叔不應隱瞞嬸嬸吧了。」

「花子爺沒有發過脾氣？」

「有呀，妳說的是這個『私人名節』？」

「琥哥哥在塘畔小築時，嬸嬸像母親一般照顧着他，他怎能將有關嬸嬸的事置身度外？」

「這就是琥哥哥可愛的地方！」少華為小琥感到萬分的驕傲：「但又怎會說『雲散見日』？」

「琥哥哥現在的心境，與離開瑯琊宮前的心情，有甚麼分別？」

人往往有「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的惰性，少華、芷君和小琥相處在一起，歡樂的時光很多。所以，「歡樂」便是他們之間的「芝蘭」，再看到小琥泛出芝蘭的香氣，當然會認為是應該是這樣的，因為「不聞其香」了。

少華聽了芷君的話，才醒起琥哥哥的心情，果然好轉了，立即雀躍地道：「琥哥哥眞的『雲散見日』了！君姐，妳怎會知道的？」

「我分析了很久才知道我會被『龍伯母』騙入彀的原因，原來我被她有幾分似歐陽嬸嬸的慈祥臉孔迷惑了，所以一看到了她就產生莫名其妙的好感。喬倩兒就是利用了我們鋤强扶弱的心理，擺出楚楚可憐的樣子，引起我們的惻隱之心。」

「喬倩兒假冒『龍夫人』的？」

「我所以立即與妳一起飛來塘畔小築，借嬸嬸証實喬倩兒是否左撇子？」

少華立即看着歐陽嬸嬸，見她苦笑地點頭。

「但又怎的不立即支援琥哥哥，却堅持在這裏等他？」少華仍有未明白的地方。

「琥哥哥把他的故事說出來妳就明白了，他用不着我們幫助的。」

小琥於是把此行經過詳細說出。三人聽後各自感受不同；少華為琥哥的悲慘身世流淚，是最單純的；芷君為小琥和歐陽嬸嬸難過，相當複雜了；喬梓兒是最複雜，既悲又喜、既怨又憐、既担心又安慰。

「大媽夢熊有兆了！」少華要將喜氣冲淡憂傷。

「眞的？」小琥也誇張應和着。

「這完全是君姐的功勞！什麼時候也替另一位乾媽動動腦筋？」少華要把場面攪熱鬧，另有一套辦法。

「還用妳吩咐？已經在到這裏時的第一天，就先行用藥了。妳沒看到我每天都給丐幫弟子藥方子？」

「我還以為妳給他們的菜單！」

「那已該聞到藥香啊。」

「這陣子刮的是東南風，我房間正好在東廂，廚房在西邊，我怎會嗅到？大概妳們在晚間熬的藥，是嗎？」

「補藥當然在晚上熬啦，喝了睡才容易吸收！」

「我能幫上什麼忙的？」少華熱心地道。

「上次虧有霜姨協助，才能順利成功；今次就要勞煩妳了。」

「一定盡力而為！」少華說着，轉頭對小琥道：「霜姨和情僧見過面了。」

「眞的？」小琥驚奇起來：「冷家生一家人都到了瑯琊宮了？」

* * *

芷君把小琥不辭而別的事安靜下來後，冷家生一家人就抵達瑯琊宮，又帶來了一番熱鬧。

冷凝霜選了一個好日子，就帶領了一家大小，上「瑯琊古刹」上香。隨行當然還有正在瑯琊宮作客，及瑯琊宮一家大小，聲勢可以說浩大。

當一干人等到達古刹時，發覺古寺中的僧侶早已夾道歡迎，彷彿事先已有準

備。

玄悟子立於山門之前，合什凝視衆人拾級而上，朗聲誦道：「幸得佳客結伴蒞臨，敝寺深感榮幸。」

一行人等論年紀，當然以老叫化和方之淵二人，能與「情僧」玄悟子相近，故答話的亦首推他們兩人作代表。但見老叫化上前作揖道：「老叫化洪浩，在江湖混了數十年，才有機會識得『情僧』，幸甚，憾甚！」

「聽老施主之言，充滿揶揄貧僧既往所作所爲之意，老施主血性之人，快人快語。貧僧虛心受教。」玄悟子心平氣和，言出由衷。

「我們一干人等，護着『毒娥』來此，用意怎樣，相信『情僧』心中有數了？」老叫化得寸進尺，顯然對蕭沛的行爲存有偏見。

「貧僧自知罪孽深重，一死也難贖前譴，故投身佛門，修身積福，此生不移。」

「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勇者的所爲；懺悔則代表認識到錯誤的所在，不再沉溺於錯誤之中；修身積福，投身佛門，只不過是懦者逃避現實和責任的一個文雅和自慰的名詞吧了。高僧認爲對嗎？」

老叫化越說越詞鋒尖銳，大出同行的人意料之外，彼此相顧失色。誰也不會知道老叫化會爲冷凝霜打抱不平。

玄悟子聽完老叫化這段話，神情變了。本來極力控制着避開投向冷凝霜的目光，本能地轉投在她身上。四目交投，面面相覷。

肉體之所以服從精神的支配，是由於人生中的感情曾經奔瀉過，使他忙於應付他自己製造出來的困境，才冷靜地築起一堵牆，將自己囚起來，就像江流中一度堤堰。蕭沛和冷凝霜兩人就是專心一致地爲自己築起了堤堰。將他們的臉容、聲音、行動、舉止、思想和情慾，囚困在當中，隨時隨地的防範着、約束着。

忠告往往是赤裸的、尖銳的、無情的，若不是這樣，怎能將堤壩刺出小洞？它能起的作用，往往也就只限於此，盼望着小洞自動擴大。

冷峻的目光，由於互投的輻射會變爲熾熱；小小的種子，也能將堅硬的地殼撐裂。瞭解可以通過目光來傳導，目光也可以透過靈魂之窗，看到對方的內心境界。

美麗的花朵，往往生於污穢的環境中，就像在那裏才能顯出它的美麗；錯誤也在一些類似理性的附近升起，圍繞着它，使人迷惑地堅持下去，因而造成了傷害。理性是感情的障礙，往往將感情束縛着，不讓它奔放。所以人受到理性的傷害，往往較感情所做成的多得多。

站在山門前的人們呆若木鷄，短短的盞茶時間中，身體外表看來是靜止的，腦子裏的思想却似江潮洶湧、萬馬奔騰。大家額角中不知不覺地淌下汗來，思潮起伏所消耗的體能，原來竟會這樣巨大。

這是暴風雨將到臨的沉靜。

沉寂是一片空虛，沒有了憑藉，思維在其中懸浮和蟄伏着，它可以令人身心疲憊、生命枯萎；刺激却是生命的火花，導引起奮發的激情，令到思維活躍，有了憑靠，重燃起生命的鬥志，面對生活無情的挑戰。堤堰崩潰了，靜寂爆出了火花，生命灌注了活力；彷似春臨大地，枯木重生。

誰能抗拒春降人間？誰能抵受得了春潮的泛濫？

蕭沛和冷凝霜之間，像產生了一種無形的吸力，把他們引攝在一起，兩人彼此凝視着流下的眼淚，掀動的口沒有說過半句話。

當人們明白了過去愚蠢的矜持，認識到對生活缺乏正確的了解，體會到愛的眞諦，才會這樣無聲飲泣。眼淚往往是愛苗藉以茁壯的甘霖。

人們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芷君向他們打着手勢，人們欣然地依隨着輕輕地退走，連穿著光鮮的僧侶儀仗，也退入寺門之內。

現場僅留下睽別四十年的一對情深似海的「隔世戀人」，凝沛在愛河之中。

* * *

「老叫化，想不到你還有此一着！」方之淵在歸途中打破了沉寂。

「老寒酸不知道我老叫化也是性情中人？」老叫化本身也不知自己三言兩語，會產生這樣的威力。

「同行的那一位不是性情中人？」慕容秀華接道：「就是好像有一種力量壓抑着，誰也沒法將心裏認爲不合理的話，敢痛痛快快地說出來！」

「我對這種力量很熟悉，就是不知道它叫做什麼，也不知道它是怎樣形成的？」皇甫少華說。

「傻女！這種力量叫做『禮教』，是由人對它的推崇，年積月累而形成的。」皇甫長春若有所思。

「妳忘記了嗎？我們在『瑩池』討論過的。」芷君進一步提醒少華。

「萬歲！花子爺爺萬歲！原來打破禮教的傳統，心情會是這樣暢快的！就像籠中的小鳥被放了出來，自由自在的在天空翺翔一樣。」少華在歡欣跳躍。

「不是任何情況都能得到這樣的結果的。」皇甫長春警戒他的女兒。

「一名剃度了四十年的得道高僧，能掙脫得出的樊籠，對一般人來說，他所處的樊籠，可說微不足道了。簡直就是小巫與大巫之別。」少華勇敢地說，並走上前拉着老叫化的手，像似希望從他的手中，吸取支持的力量。兩個人的力量加在一起，會產生超過兩個人相加的力量，這是加減數計算不出來的。

「對，窮家幫的人就是不吃這一套，人也就因此越來越多！」老叫化心中的話當然不只這麼少：「窮得自由自在，總比在籠子裏被束縛着寫意得多！」

「有情人應該是終成眷屬的！」少華進一步說：「她和他爲什麼要分開？」

「因爲兩人都先後地犯了微小的過失，而兩人也不給對方有說話的機會，各走極端，到彼此了解時，又被另一種『禮法』約束了，彼此喪失了自由了。」芷君簡單地解釋。

「人們總喜歡作繭自縛！」少華說：「聖人都會有錯！其實犯錯最普通不過，就像前額上忽然停了一隻流蠅自己發覺了

，揚手把牠趕走便行。」

「可是人們往往把牠誇大了，要用斧來劈！」老叫化補充。

＊　＊　、　＊

「後來怎樣了？這故事還沒有說完呀！」小珧聽到這裏，見芷君和少華都停了下來，焦急地問道。

喬梓兒還是第一次聽蕭沛和冷凝霜的故事，覺得纏綿哀怨之極，需要她們把既往的先作補述。結果小珧只好讓她們先滿足嬸嬸的要求了。

「凝霜的行爲眞偉大，聽了她的事蹟後，我覺得自己變得很渺小。」喬梓兒聽完故事的感觸。

「蕭沛的愛情不也很癡嗎？」少華問道。

喬梓兒同意地點點頭。

「現在該說大結局了吧？」小珧已經等了很久。

「其實結局是抽象的，我們在瑯琊宮等着他們一起回來。結果等了六七天，還是杳無音訊。」芷君說。

「妳們有沒有去找？」小珧急道。

「找，往那裏找？」少華說。

「瑯琊古剎呀！」

「在此廟裏談情說愛嗎？」

小珧楞住了，張大口沒有接話。心中想道：「對呀，寺中的長老，怎能與俗家的婦人在自己的靜室中談情說愛，細說離情？」

「那麼該去那裏？」小珧不知道問自己，還是問芷君和少華。

芷君看了小珧一眼，誦道：「『環滁皆山也。』」

少華續誦道：「『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

「對，一定是『在乎山水之間』也。」小珧豁然貫通：「有沒有去找？」

「找了，人沒有找到，僅找到幾句詩！」

「幾句什麼詩？」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流東流人不知。』

『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覺海非深。』

『來如春夢幾時多，去似朝雲無覓處。』」

「這是杜牧、劉禹錫、白居易的詩句。」

「對，被他們一人一句的，用大力金剛指刻在一塊岩石山之上！」少華充滿了憧憬地說。

「一人一句？」

「是的，一人一句。我們從字跡和指力的差異中看出來的。」芷君說。

「那麼再找也找不到了！」小珧感嘆地說。

「只是知道他們兩人在一起，就夠了！還用得着去找？」喬梓兒也插上了結語，不知是說蕭沛和冷凝霜，還是說歐陽瑜和喬梓兒！

＊　＊　＊

翌日清晨，小珧很早就起來，發覺芷君和少華比他要早，在院子裏切磋着一套小珧也沒有見過的步法。

「見你睡得酣，讓你睡多一會，誰知你自己醒了。正好，缺了你很難練這套『三一三合』步法。」芷君招手叫小珧走過來。

「『三一三合』步法想好了？」

「其實對懂得奇門陣法，將它轉化成三人合璧的步法，也不會像你想的一般的難。難的地方在於我們彼此間的心靈互通，靈犀越通，結合的威力才越大。」芷君將『三一三合』的原則說出。

「三個人的力量加在一起發出，最強也只不過增加了兩倍，怎會超越這個極限？」少華雖然看過『天帝』『地后』的『天干地支』合璧劍法的威力倍增，但仍想不通其中道理。

芷君向少華笑道：「妳也聽妳大媽年輕時的『四兩撥千斤』的故事了。合璧其實含有『四兩撥千斤』的道理，更進一步爲『剛柔合濟』。『三一三合』是陰陽泰相結合：陰性屬『柔』，陽性屬『剛』，泰性屬『剛柔合濟』，『三一三合，無形無象，全體透空』時，便是我們最高的境界。」

三人在練筆法時，情到濃時，曾踏入過『無形無象，全體透空』的隨手沾來，揮之則去的蕭灑脫落境界，故小珧和少華對芷君的話，亦能了解一些。

三人仍生澀地開始依着芷君的口訣，慢慢的練下去。漸漸地意志開始集中，大家越來越投入。

＊　＊　＊

春天已經用他無所不及的生命力量，遍佈了大地。萬山遍野地茁出了嫩綠，並綻出彩色繽紛的小野花。

世界上缺少了花，將會是多麼荒涼？就像人世間沒有愛一般，完全喪失了意義。

「我知道，我知道我永遠逃不出這一劫。」蕭沛已披上了俗家的農民布衣，與冷凝霜躑躅於山間小徑裏。兩人自始至今，除了凝視對望，現在才發出第一聲感嘆：「其實，所謂劫難，在佛家來說，只不過是塵緣未了，必需要作合理的交代！」

「你是說，你不是因爲洪么么的尖銳說話，才悟出情緣未了的？」冷凝霜當然希望蕭沛是出於自發的，而不是被動的。

「說清楚點，其實沒有大多分別。有因才有果，假如我的內心沒有這樣的『因』，洪么公設法使我們這樣快能結出『果』。對嗎？我眞慶幸妳能結交這麼好的朋友，人生是很難尋到知已朋友的。」

冷凝霜依偎着蕭沛：「我孤獨無伴了大半生，直至近年來，才偶然間交了這些朋友，也才知道朋友對自己的重要性——他們在我需要時，能提供給我良好的見識，和眞的忠告！」

蕭沛愛憐地擁着冷凝霜：「我們既是夫妻也是朋友，我沒有像妳這樣好，肯以犧牲自己寶貴的貞操來相救的朋友，我的生命早就終結了。我們的愛情，本來一開始，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基礎。」

「由於我們的無知，已經浪費了整整四十年光陰了。無知的代價竟會這樣大！」

「我認爲只要我們最後還走在一起，就夠了。我一直覺得，妳從來沒有離開過

我，活在我心上。」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歲月越久，藏得越深！」

兩人對望了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各人面上聖潔的光輝，歲月磨厲出來的光輝。

他們不再說話了，愛意可以用眼神來表示。

良久，冷凝霜嘆息地道：「天下這樣大，我們應該走向那裏？」

「就是天下這樣大，我們什麼地方也不用去，又何必要去？我們就在其中！」

「你這句話從前我不懂，現在我懂了！我們就從來處來，去處去吧！」

蕭沛向冷凝霜笑道：「其實，妳的見解，已經與佛很靠近了。」

「難道我們現在，像是一個老僧和老尼在一起嗎？」冷凝霜說罷，突然大笑起來，是四十年來沒有過的開心大笑。

「我們留下一些字句，讓他們找來時，不致手足無措吧！」

「我差點把他們忘了。」

「我們的包袱這麼多，怎能忘得了？」

「你怎樣向小酒子交代？」

「誰是小酒子？」

「小酒子就是白孤竹。」

「誰又是白孤竹？」

「你要找的『智仙』呀！」

「唉，這就是我唯一的包袱，使我不能與妳立即遠走高飛，生活在虛無縹緲間。」

「我也有同樣的包袱，他們就是我的徒弟小梅子，和我們的孫女兒冷菁芸。」

「那我們就結廬瑯琊山，了却心願，早日把包袱從肩膊卸下吧！」

＊　＊　＊

冷家生一家大小，還留在瑯琊宮作客。

慕容秀華把他們留下的。

「冷總管，反正『姑蘇慕容』春節和元宵過後，已經暫時沒有繁文俗節急需你親自處理的了。現在令尊和令堂忽然同時失去了聯絡，對你們冷家是一件事，你就留在這裏多等幾天吧！我相信霜姐一定會有消息來，作出合理的交代的。」

「師傅一定不會把我摔掉不理的！」小梅子的話，充滿信心。

冷家生苦笑：「二小姐這樣說，就這樣辦吧！」冷家生自小缺乏了母愛滋潤，環境將他培養成唯命是從，盡忠職守，沒有什麼主見。

＊　＊　＊

冷凝霜和蕭沛，在一塊岩石留下詩句後，便到處在深山中尋求結廬的地方。

數天後，他們找到了一個依山傍水的洞穴，環境相當優雅，洞內亦有很多岔穴，足夠五六人住的。於是，他們便開始整理。

冷凝霜亦抽空回到瑯琊宮。

慕容秀華不管那一班圍着冷凝霜高興地問長問短的人羣，拉着她的霜姐往她房裏走。

「這十多天來，你們躲到那裏去？」

「也沒有躲，爲什麼要躲？我和他只不過在山裏亂鑽吧了。喜歡那裏就多留一日，不喜歡就再走，走走停停的，隨遇而安。」

「妳就快樂了！什麼『隨遇而安』的，眞是要多寫意就多寫意，難爲了我們這撥子人，不知有多焦急。眞是快活不知別人愁！」

「難道妳怕他把我吃了？」

慕容秀華被冷凝霜問住了，不禁忖道：「是呀！我到底擔心什麼？這不是很好的結局麼？我爲怎的還要去白操心？」她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急着有好消息告訴妳呀！」慕容秀華巧妙地把話題轉了。

「眞的？怎麼一下子喜事這麼多？接踵而來的，叫人應接不暇！」冷凝霜親暱地拉着慕容秀華的雙手：「妳有什麼好消息？大概是有了吧！」

慕容秀華詫異地盯着冷凝霜：「想不到才十多天，蕭大哥就教曉了你『屈指一算』的神通了！」

「眞的是有了？」冷凝霜高興得跳了起來：「芷君那小妮子，眞有兩下子，居然爲妳創出第二春。她知道了沒有？」

「她每天都替我把脈，第一個知道的是她。我直到那話兒到時不來，才敢相信這是事實。現在想起來有點怕！」

「有什麼好怕？高興還來不及怎會怕？」

「聽說年紀大了，生孩子會有困難的。」慕容秀華羞澀地說：「我就是急着想和妳討論這件事，妳有過這種經驗嘛！」

「是的，不過這已經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一切就像夢一樣，淡忘了。」

「那怎樣辦？我怕得要死，又不敢對人說，尤其是長春。」

「妳還沒有告訴妳丈夫？」

「妳是第三個知道這回事的！」

「噢，天，我的天！我眞被你氣得半死！這是天大的喜事，妳第一個要告訴的人，應該是皇甫長春。妳知道他聽到這消息後會怎樣嗎？」

「他會走上華山之巔大聲疾呼：『我有嫡子了！』；或在瑯琊宮大排筵席慶祝三十天！」

冷凝霜神秘地笑着：「我猜他不會這樣做。」

慕容秀華帶着醋意地笑：「難道妳會比我更了解他？」

「我當然不會比妳更了解他！但我總比妳癡長了幾歲，會比妳多知道一些人之常情。」

「那麼他的『人之常情』是什麼？」

「難道妳對她的『人之常情』還不知道？他一定將妳擁在懷裏不停地吻呀！」

慕容秀華這才明白冷凝霜在消遣她，忍不住捉着冷凝霜老天眞地要搔癢：「看來這十多天來，妳被吻得頭昏腦脹了，滿腦子都是『吻』！」慕容秀華當然不會在口舌上，輸給了冷凝霜。

＊　＊　＊

小梅子、白孤竹和冷菁芸，各人都攜着沉甸甸的日用品和口糧，跟着冷凝霜走了。

冷家生和他的家人，在瑯琊宮門前要走的却是另外一條路。

人生的路目的只有一個——生存下去。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各人所走的路不相同，生存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也不相同。

「娘親，我們會來看您和爹的！」這是冷家生離開前只能說的一句話。

「好好地把兒孫教育成才便夠了。菁芸完成學業後，就會回家的！」

「您要保重！」

「你們也要保重！不要忘記『慕容世家』的大恩！替我向慕容叔叔致意吧！」

「孩兒知道！」

「再見！」

「再見！」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生離死別、甜酸苦辣是旅程中的插曲；旅程中所享到的幸福，僅是生命所需的一些休憩和調劑，以增加精神和力量，好走完這條漫長的路。

＊　＊　＊

小琥在練功完畢後，聽了這一段補充。

「那麼方爺爺和花子爺爺呢？」小琥追問道：「是不是還留在瑯琊宮裏，享用着三十天的大排筵席？」小琥說到這裏，笑了起來。

「爹才不會大排筵席呢！大媽只不過說笑吧了！」少華連忙分辯。

「爺爺和花子爺爺，這兩天也該回到方廬了！」芷君增添了一句。

「那麼我們也該回方廬走走了，省得他們爲我牽腸掛肚的。」

「我們不如連嬸嬸也一起帶去方廬，住上數個月好了。反正歐陽叔叔最低限度要十個月後，才能帶着喬倩兒和嬰孩回來。」少華又出新點子。

「贊成！」

「贊成就去說服你乾岳母大人去！」芷君看着小琥微笑。

＊　＊　＊

「爺爺、花子爺爺！」芷君剛從小雪背上跳下來，便高聲嚷叫。

「方廬」第三進窗櫺後，瞬即露出兩名老人的身形，向着降落的三名婦女招着手：「妳們來了！」

老叫化還補上了一句：「小君，小琥不像你預期般，回到塘畔小築去嗎？」

「花子爺爺，君姐沒估計錯，琥哥哥果然首先回塘畔小築。」少華搶着回答。

「那麼他怎麼不與妳們一起回來？」

「他還留在塘畔小築等丐幫弟子，要親口叮嚀幾句，等會小雪再飛回去接他。我們心急，因此趕着先一步回來了。」芷君轉頭向大小二雪說了幾句，大小二雪立即展翅朝東方飛了去。

芷君和少華，扶攜着驚魂未定，還有點飄飄然的喬梓兒，走入方廬，把她安頓在個多月前，喬倩兒曾經住過的房間內。

「小琥找到了小寒酸了？」當大家安頓好喬梓兒，重新坐在大廳時，老叫化焦急地問道。

芷君和少華兩人，少不免又將小琥所講的故事，重述一片。

「原來『幻化仙狐』就是喬倩兒，喬倩兒又假冒爲『龍夫人』，眞是情節曲折，波雲詭譎！」老叫化忍不住嘆了一句。

「花子爺爺，『幻化仙狐』在江湖很有名氣嗎？」芷君才聽過兩次這綽號，但腦子裏沒有這人的資料。

「『幻化仙狐』僅在江南偏南一帶活動

，經常變化身份，唯一特點是無論怎樣變，臉孔總是保持美麗，故江湖上給了她這個綽號。『狐』的調調是怎樣的，相信不用我去解釋了。她就是用這種技倆，去騙取武林人士的各種絕技，聽說有不少人受騙了。多半是心甘情願的，故也沒有人要向她尋仇。」

「哇哎！」天空傳來了鳥鳴聲。

「方爺爺、花子爺爺！」小琥的呼叫聲。

「這小子竟然急成這樣子，從十丈高空跳躍下來，並把大小二雪也打發跑了。」

芷君和少華立即跳起身來：「他攜帶着嬸嬸的行李和小翠、小白呀！」

方之淵微帶責備地說：「妳們太懶了，空着雙手回來。」

「是琥哥哥要他拿的，誰知道他會從這樣高跳下來？」芷君有一點感到委屈。

才三句話間，小琥已經走入廳內，笑眯眯地拿着行李，肩膊上一左一右，抓着小白和小翠。

「花子爺爺、方爺爺！」

「小琥，看來你已長大成人了，可以獨立行動了。」老叫化的語氣既帶責備，亦帶欣賞。

小琥感到惶恐，連忙解釋道：「這件事純粹是我個人的臆測，又沒有什麼危險的。所以就不想勞師動衆，何況大家還有重要事情去辦！」小琥轉成笑臉續道：「要是花子爺爺跟我一起去了，瑯琊古刹那會唱得出這樣精彩絕倫的『老生』戲？」

老叫化被小琥逗得笑了起來：「哈哈！你說得對，到那裏去的都是小生和花旦，會唱老生的非我老叫化莫屬，這種走板的戲，也只有老叫化才敢獻醜。老寒酸，你說對嗎？」

方之淵苦笑，乾咳了數聲：「老叫化，今次算老夫服了你。你怎會想起要當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脚色的？無論台詞、唱腔，都拿捏得恰到好處，堪稱一絕！」

「哈哈，哈哈！看來我可以組織戲班子了。」

慧道衛道　以武止戈

「方爺爺，花子爺爺，看來羊皮無字册，是『慧道』交給我爹的。我爹算是武林當中的俗家弟子，對嗎？」小琥將心中悶了多天的疑問，說了出來。

「我們去年赴隴時，途經武當登門造訪時，『慧道』那牛鼻子正好閉關。牛鼻子的四個高徒，璇機子、玉衡子、開陽子和瑤光子的技藝，却沒有半點兒『無字册』的味道。難道『慧道』這牛鼻子，竟會『吃裏扒外』的手指向外屈？」老叫化想不通。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使如你所說的，不固秘自珍的，不失爲一件好事呀！」方之淵在醫學上所遇到的困難很多，前人的研究心得，由於所傳非人，很多已經失傳了。

「我看『慧道』前輩，由於沒辦法在本派找到合適人選，迫不得已要往外求。這個設想比較說得通。」芷君提出她的見解。

「對，無字册的功夫，不是隨便是誰都練得了。看來琥哥哥的爹，也練不到多少招，所以才要借助甚麼『神水』！」少華支持芷君。

「老寒酸，你說『慧道』這牛鼻子，能寫得出無字册這樣深邃的玩意來嗎？」

「老叫化也不用呷這種乾醋了！說輩份，慧道可以說高出我們一輩。何況『慧』字也不是白混來的，據說他的智慧很高，功力雖然不高，著書立說却是他的拿手好戲，寫出這本羊皮無字册來，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再者，亦有可能他根據張三豐祖師未完成的概念，將它具體化出這本册子，也說不定。」

「事實上無字册所載的，很多都超出人的體能。因此，可以說是理論多於實際。琥哥哥要不是有這麼多奇遇，恐怕也練不成。要練好它，必需要先天、後天與及時間和環境的配合。這種機會可以說億中無一，瞬間即逝，可遇而不可求！」芷君說。

「所以慧道這牛鼻子，把小琥的爹當作寶貝，花了五年時間去栽培，總算能實踐了幾招出來，想不到却招來禍害，唉！」老叫化感觸萬分。

「禍可不是無字册惹的，應該說是『龍虎珮』惹來，才是公平！」少華澄清了一點。

「沒有無字册這條引子，龍琥珮怎能燒得起來？」老叫化抬槓的說。

少華想道：「對呀，楊原不是練了幾招無字册的武功，也不能聽慧道的唆擺，去尋那勞什子『神水』了！」想到這裏，忽有所悟：「『龍虎珮』怎會又蘊藏着『神水』的隱秘？」

「對呀，玉珮又怎會流落在楊家？」芷君說。

「『慧道』又怎會知道這個隱秘？」少華說。

「『神水』我曾想了很久，想不出究竟是什麼東西？」芷君向爺爺求助。

衆人心中所存着的問題，現在都挖了出來。

方之淵想了很久，才說道：「我也沒有聽說過『神水』這種水。不過『龍虎』二字，在道家的比喻作爲『水火』的意思。是否此水處於水火之間，就不得而知了。」

「是不是眞的有這種水，我們只不過是聽喬倩兒所說吧了。我們在這裏瞎猜幹嗎？」少華認爲即使知道水的性質，也沒有什麼意義：「分析龍虎玉珮怎會落在楊家，和慧道怎會知道它的底細，又爲什麼會唆使他的俗家弟子出去尋覓，自己却又置身度外，我認爲更重要。」

「少華說得有理，我犯了老毛病，對醫學有關的，總排在優先去考慮。」芷君及時修正偏差。

「對，聽歐陽叔叔提過，武當派在我爹失踪後，曾傾全派的人力，在江湖搜尋了整整兩三年之久。」小琥强調一次武當過去的態度。

「從這個行動中，說明武當派並沒有完全置身度外，僅是由明轉暗，說不定有人監視或暗地保護着楊前輩。」少華說。

「而且這暗地保護的人，大概已遭了『萬里陰魂』幽谷的毒手，武當的音訊因此斷了。」芷君說。

「幽谷的武功比不上楊前輩，保護者能被幽谷除掉，豈不是保護者的武功，反而比不上被保護者，是不是有矛盾？」

「那麼武當派這名弟子的責任，就不會是保護了，只能說報訊者，負責將楊前輩的進展，滙報給武當。」芷君又作了修正。

「牛鼻子敎了五年，見進度不符理想，才轉念借助藥力的。」老叫化插言道：「偶然發現小琥爹的玉珮，引起他記憶中的一項傳說，告訴了小琥爹後，大概想趕回武當翻查資料，誰知往來武當這空檔子裏，小琥爹就已被幽谷騙走了。牛鼻子回到楊家，發現俗家弟子失了踪，急了起來，便發動全派追尋。你們認爲我這個說法，是不是替慧道臉上貼金？」

「我同意老叫化所說，慧道並不是一個偷偷摸摸的人，一向聲譽甚好。雖然他本人對江湖上出力較少，聲援正義方面，却是不遺餘力的。」方之淵爲慧道主持公道。

「這麼說來，只有慧道本人來了，才能解開這個謎了，對嗎？」少華有點洩氣。

「我看武當四個小牛鼻子並不知道無字册的武功，要是老牛鼻子出關後，聽到小牛鼻子的報告，說起小琥在祁連山魔窟戲弄羣魔，大破魔陣的武功和身法後，大概也揣摸到無字册的影子，你不找他牛鼻子自己也會找來了。」

「老叫化在瑯琊寺開了竅，現在更上一層樓了，竟能預測到未來了。老酒鬼回來了，準會大吃一驚，望塵莫及了。」方之淵也會開起玩笑來。

「我老叫化並不是無中生有，十數年前能傾全派之力去找尋，現在又出現了綫索，假如是你老寒酸，會不會放過機會？」

「老叫化千萬別想歪了，我不是揶揄，而是欣賞！」

「花子爺爺說得對，我們就掃徑以待吧！」芷君也支持了老叫化。

「這是『守株待兎』的懶辦法！」少華想了想：「除了這樣，想破腦袋也想不通！」

* * *

俗彥說：沒有紅小豆子，引不來白鴿子。

小白和小翠證明有道理：「客來了，客來了。」

小琥、少華和芷君，趕到門前，果然看到一位道骨仙風、白髮攝髻、紅光滿臉、身著褪了色但很潔淨灰袍的矮小老道士。只見他正仰頭欣賞着方廬的四周，並不因小白和小翠的嚷叫，而分散注意力。

「依啊！」方廬的木門被小琥打開，小琥立即沐浴在凌厲的目光之下。

「施主就是江湖上，享有盛譽之『璣組郎』上龍下琥，龍小朋友乎？」老道士看到小琥英華內斂，反樸歸眞，感到萬二分驚訝。

「道長想必爲武當長老，『慧道』老前輩了。」小琥詞鋒，與老道不相伯仲，針鋒相對，但沒忘記抱拳作揖。

老道突然露出微笑：「眞是英雄出少年，口快心直，秀外慧中，超塵拔俗！」

「人微言輕，愧汗無地，道長過譽了。道長有爲而來，快請入內詳談，我等掃徑以待久矣！」小琥立身側身肅客。

「這位必爲『珠鈴女』方姑娘了：那位是：：」慧道入門見到芷君和少華問道。

「道長目光如炬，洞察秋毫。她乃『天帝』之女，皇甫少華是也。」芷君和少華連忙半蹲萬福。

「哈哈，哈哈！牛鼻子風塵僕僕，遠道而來，難道爲了寒暄磨牙？」老叫化突然一式『見龍在田』身法，由方廬第三道窗內躍下，話聲未落，人已經站着慧道身前，笑眯眯地露出滿口煙漬黑牙。

「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老叫化別來長進了不少，璇璣子的報告，不由我老道士不信了。」

老叫化一手拉着慧道，往裏就走：「老叫化算是禿子跟着月亮走，叨了光。非自己長進也！」

「此話何解？」

老叫化回頭指着小琥道：「此子福緣深厚，澤及桑梓，誠武林之福也！」

慧道仍是未明：「此話又何解？」

「得蒙他之協助，貫通任督二脈，不是澤及了老叫化嗎？」

「老叫化此言當眞？」慧道越聽越糊塗了。

「五年間先後吃了天下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朱菓』，你說當眞不當眞？」

「這就難怪了。」慧道這句話，與其說是回應老叫化，毋寧說是自言自語更恰當。

「是不是難怪他能練得成你那本勞什子武功圖册所載？」老叫化有點揶揄之意。

「你們都知道了？」

「不知道怎會掃徑以待，等候大名鼎鼎的『慧道』光臨？」

「我聽到璣組郎這句話，遂以爲她只不過是客套之言，原來你們已能未卜先知！」慧道被老叫化的玄虛，弄得疑眞疑幻了。

「那裏，那裏！吾等只見微思著，推己及人而已。」屋內傳來方之淵的聲音：「道長快請！」

「方夫子英姿不減當年，昔日移玉武當，惜貧道坐關，緣慳一面，憾甚，歉甚。」

「道長請勿過謙，請坐，請坐！」

衆人才落座，芷君和少華兩人，隨即由廚房通道走來，奉上香茗。瓷白茶翠，茶香沁心，令人頓然心淸意閒，胸曠神怡。

慧道見茶碧翠晶瑩，忍不住輕呷一口：『雨前龍井』，轉眼間有數十年無福品嘗了！」

「道長此行，想必爲查究當年令徒楊原，神秘失踪一事，然否？」方之淵不想客套下去，直接入題。

「此乃隱蔽之敝派私事，施主等竟能知聞，在座人等，想必有人參與往事，有問接或直接之轇轕？」慧道不直接回答，反而從問題中挑出新問題。

「龍琥，就是楊原的兒子……楊揚，亦可以說是牛鼻子的徒孫！」老叫化坦言相對。

小琥因父親與慧道的師徒關係，自己

也學了老道所留下的武功，所以立即趨前，補拜師祖之禮。

慧道喜出望外，心花怒放，興高采烈地扶起小琥，仔細端詳。

「難怪老道首次見他，就生曾相遇過之感！琥兒確有乃父影子！」慧道心生感慨：「可惜汝父之天資及際遇，遠不及汝！」說罷長嘆了一口氣。

「牛鼻子怎能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創出如此深邃的八八六十四式？」老叫化雖然知道慧道埋頭鑽研，性喜著書立說，但羊皮無字冊之招式，超出人體筋骨節絡的可能，瘋子才會這樣虛擬出來的。

可是慧道並不是瘋子！

「老叫化認為老道創不出這種招式？」

「招式可以創，就像畫可以隨便你怎樣畫一樣。但你怎能將牛的角畫在尾巴上，人的眼睛描在屁股裏？這就是奇怪所在！」

芷君和少華聽了，抿着小嘴偷笑。

「琥兒卻能把牛角搬回牛頭上，屁股的眼睛也能看見東西，這畫是不是畫錯了？」

「世界上恐怕只有小琥一人看得懂，這就是你寫這勞什子的本意？」

「好的東西，只有一個人識欣賞，不也很夠了嗎？誰都懂了，價值就不大了！」

慧道這句話頗有哲理，衆人不能不沉靜下來，仔細沉思。

「鍾子期死後，伯牙也絕弦了，深痛世上再無知音了。道長所崇尚的，就是這種境界！」芷君嘆道。

「我也不再打啞謎了。敝派數代宗師，曾把天下間一些別派難以破解之招式，誌記下來。直至貧道這一輩，合共八八六十四式。貧道由於體能所限，無法臻窺高深武學，乃轉而從事著書立說，詮釋先賢名作，吐故納新。但每每對宗師所留未能破解招式，耿耿於懷，遂乃立下宏願，試以紙上談兵方式破之。誰知整整鑽研凡三十年，始能完成。」

「牛鼻子既然知道是紙上談兵之作，怎的又會妙想天開，付諸實踐？」老叫化性急地插言，免致慧道侃侃而談，搔不着癢處。

「人總不能孤芳自賞！孔子是文人，尚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佩劍周遊列國，目的在於弘揚儒家學說，濟世救人，宣倡正義；道家又怎能讓儒家專美？貧道本着衞道之心，以武止干戈，以俠義踐行其道：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因完成武冊後，漸生覓資質天賦俱佳人選，試行培育一人，練成冊子之招式。」

「後來終於找到楊原！」

「誠然！貧道花了五年光陰，用盡各式方法，始能令楊原練成前八式中五式，威力已見一斑，可惜楊原亦受體能之限，無法再有進展！」

「所以牛鼻子想借助藥物，促進楊原體能？」

慧道見老叫化彷似當年在旁看着，他的一切都知道頗多，奇怪地追問道：「楊原現在那裏？是他把故事告訴你的嗎？琥兒是他訓練出來的嗎？」

小琥為了釋疑，便將自己父親的故事，向慧道再講述一遍。

慧道聽後，內疚地看着小琥：「想不到老道當年一時疏忽，竟害了你父親賠上了一命！」說罷，嘆了一口氣：「楊家地方偏僻，我才離開數月，汝父就竟被宵小所乘了。」

「牛鼻子是為了查究『龍虎珮』的資料，才暫時離開永平楊家的。」

慧道又看了老叫化一眼：「當年我看到了楊原身上的玉珮，突然記起道家『水火既濟、青龍白虎、兩弦眞炁，結而為圭』之說，先祖師名之為『玄天神水』，生於鴻濛之前，產於天地之先，中含五彩，內蘊先天，為造化之樞機。此種煉丹記錄，為祖師未入道前之論著，當時性喜遊山玩水，遊戲人間，及後將寰宇八荒奇山異水，盡錄書中。『玄天神水』出處，曾刻珮誌之而流失。故當見到楊原玉珮後，老道必需匆匆回山，翻閱經書劄記，望能找出綫索，助楊原覓尋『神水』，以奏奇功！」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叫化不能不同生感嘆。

「天不助我也！」慧道滿腔惆悵。

「從醫學角度看，『玄天神水』亦即瓊蕊之精氣，凝聚而成之玉精。水火相交之地所凝聚之精也。故書有雲：『喝啜玉精欲仙去』。所指者，大概為令師尊之『玄天神水』乎？」方之淵插了一句。

「劄記所在頗含糊，謂當時之神水仍含劇毒，不宜喝啜，玉珮純紅後，年代已屆，方可服用。」

「原來刻玉珮還有這個用意！老牛鼻子可謂用心良苦了！」

「現在玉珮落在喬倩兒之手，玉澤是否轉紅了？」慧道關心地說：「否則會做成一屍兩命之慘劇！」

「玉珮經過琥哥哥佩帶後，已經全部血紅色澤了！」芷君說。

慧道聞言，吁了一口長氣。

「牛鼻子，多好的學說都可以被利用來作壞事，武功更是立竿見影的。貴派也參加了敦煌石壁之役，金佛寺牛經的經驗，就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滿人想盜取少林的武功秘笈，為的是入侵中原。」老叫化經過『敦煌』和『蕩寇』兩役後，對武學和儒學，對社會的損害和影響，有了深切的認識。

「貧道就是因為這本冊子之流失，才面壁思過凡十年，直至四子回山滙報，知道該冊子武功再次現世，才匆匆趕至此地。」

「倘若此冊子落於壞人之手，且練成了，牛鼻子又該怎樣收拾殘局？」

「貧道面壁十年，乃思『亡羊補牢』之策也。」

「這麼說，牛鼻子已經悟出破解小冊子武功之策了？」老叫化心想，假如慧道眞能又想出一套破法，那麼他就不能不拜服慧道的心志聰穎，不失為武學宗師了。

慧道搖頭感嘆：「寫完該本冊子後，貧道彷似腦筋絞盡，精力枯竭矣！」

老叫化不為已甚：「你牛鼻子亦堪告慰了，雖然你的調調高唱入雲，曲高和寡，總算自張三豐以來，武當派又出了一位人物了！」

慧道凝視着老叫化：「老叫化此言褒

貶參半。」

「事實如此，夫復何言？」

「貧道聽君此番話，已深感慶幸矣！」

「那麼牛鼻子此行，最終目的，是想收回這本小册子，還是要將它毀滅？」

「經三十年才創出之招式，早已深記心中，何需收回？是否將其毁去，貧道認爲不若任其自生自滅較好。貧道認爲此册招式特點，爲『攻擊性之自衞』。目的在於懲惡之招式，敵方若無壞之企圖時，掌握此招式者，不會產生適切之反應！」

衆人的詢問目光，驟然集中在小琥身上。

小琥忍不住由童時開始，迅速地檢討至現在，好一會才說道：「表面的現象的確是這樣，我眞的是到忍無可忍時，才激發起念頭，用小册子的招式去懲戒對方的。但是，我自己從來也沒有起過壞念頭，想用這種招式去侵犯別人，亦不知怎樣去侵犯別人。」

芷君幫着解釋道：「琥哥哥自幼受到古爺爺良好的道德教育，善根深種，怎會起歪念頭？」

「貧道意指册子之招式，完全是被動捱打時之適切解答，非主動之攻擊挑釁也。」

「這點我同意。」小琥點頭。

「但小琥已將册子招式，衍變幻化矣！」方之淵指出了新趨向。

「夫子此言何解？」

「册子按特定層次，八八由易至難，本爲單獨招式，各自獨立。經老夫與小琥切磋後，已能將任何兩招之次序，顚倒接連運用。此舉是否已將招式衍變幻化？」

慧道閉目緊蹙雙眉，沉思了良久時間，才張眼說道：「貧道創招本意在於破招，從未想及此六十四式能自成一套武功；況且，若將招式次序顚倒混成一氣，難度增加不知多少倍，簡直絕難辦到！」

「小琥辦到了，牛鼻子有何感想？」

「如此說來，貧道不僅將牛角畫到牛尾去，而且畫遍全身矣！」

「噗嗤！」少華忍不住笑出聲來。

「哈哈！」各人也跟着笑了，包括慧道在內。

廳內嚴肅氣氛，因而一掃而空。

＊ ＊ ＊

慧道在方廬逗留一天，次日便走了。

既然自己的所創招式，在書房後洞穴中，親眼看到小琥的示範操演，還有什麼更心滿意足的？再看多幾次嗎？一曲已成絕響，足以給他繞樑此生，此生何憾？

慧道是帶着自己的創作深慶得人的心情而走的，他也不希望這套武功招式列爲武當派武功。爲什麼要分？自己派中根本就無人能練得成，別人能，而且又不足自己教的並將它發展了，脫胎換骨，又怎能算是自己的原作？反正能用於衞道，目的已達！

「武當派有了這個牛鼻子，定能有一番作爲！」老叫化很少服人，今次被老道的作風折服了。

「慧道若然不過分好高騖遠，武當早應不似如今之式微矣！」方之淵亦有同感。

「他把半生的精力，囚在這個牛角尖裏，武當派的損失很大！」芷君說。

「誰說『秀才作不了反』？秀才其實用不着自己去作反，他大可以利用別人去替他作反！」少華的感想，又另獨樹一幟。

「無論文才或是武藝，只要是掌握在壞人手裏，或者受壞人所操縱了，都會給社會及人們帶來災難——人禍。我們，不幸得很，就是生活在這種環境中，世世代代都受到這種惡勢力蹂躪！」芷君支持少華。

「妳們也想作反了？」方之淵奇怪地看着兩名意氣激昂的少女。

「爲什麼不能作反，老叫化我大半生都作了大大小小不下千次的反，因而亦救了不少無辜的人！」老叫化說這話時，神情年輕了不少。

「我覺得『作反』的定義很滑稽，賊窩裏和朝廷裏都有不同的定義或說法。宋時梁山泊的一百〇八條好漢，朝廷說他們反了；賊窩中，有人良心發現，逃了出來洗手不幹，賊首却說他反了。我娘親不再支持其兄的罪行，在幽谷心中也是反了。」小琥有感而言

方之淵捫心自問地忖道：「我自己在行醫數十年的經歷中，不也作了不少反？許多醫書上不允許的，我都違反了。作反，不就是有人違反了某種團體的規章而定義出來的？武藝和文學的授業者，對徒輩不也有很多淸規戒律，但仍有不少叛徒。」方之淵不再作聲。

「上蒼爲人們安排了一件好東西，那就是良心。」芷君說：「有了心，壞人永不會陰謀得逞時覺得快樂和安逸，因爲良心告訴他，他這樣做是不對的；壞人永遠不會相信或推崇壞人，因此，壞人亦不會有好朋友，他們之間的所謂朋友，只不過是用暫時相同的利益關係來維繫而成。壞人是註定的失敗者。」

「仁義才是永恒的！」少華說。

「但仁義需要很多人去共同維持。」小琥說。

「小仁小義在世界普遍存在着，大仁大義的人，其責任是在人羣中，挑剔出那些假仁假義的。」芷君看着小琥微笑。

經過前後數個月的戰後勞碌，武林總算得到了一段和平恬靜的日子。

小琥、芷君和少華三人，這段日子中，可以說非常逸緻和寫意。

他們到處遊山玩水，大地春暖花開，遍野淡粧淺抹，充斥着青春的生命力。

三人由近漸遠的，兩三個月，就把鄰近幾省的名勝古蹟遊遍了。可以說像跑馬看花，年輕人又怎能有耐性徘徊緬懷，磋砣憑吊？

這天遊罷黃山歸來，少華嘟着小嘴：「找了一整天，還是找不到『天乾地坤』古洞！我眞懷疑大媽和爹是不是說錯了地方。」

「『天乾地坤』古洞，說不定因爲達成了歷史使命，隨即自動封閉了。乾媽得到秘笈和『干將、莫邪』雌雄二劍時，不也遇上一些機關消息的？」芷君拍着少華安慰地說。

「爲什麼要自動封閉？」

「那對前輩夫婦，不想再受外人騷擾呀！」

少華推己及人地想了一會，點頭道：「神仙中人就是這樣！像霜姨和蕭伯伯似的。那時，才輪到我們，我恨不得馬上就找個好地方，組織我們的三人世界，把這個社會拋得遠遠的。世界就僅有我們三人，喜歡怎樣，到時，連衣服也不用穿，頭也不用梳。君姐，這樣的生活，豈不是省掉不少麻煩？」

「看妳，想嫁想瘋了！」芷君憐愛地揑了一下少華的鼻子：「經妳這樣一提，我忽然惦掛起酒囊爺爺了。不知我們的爺爺新郎，是不是在傜族裏當起大酋長來，還是也像霜姨般，找地方躲？」

「我看多半當酋長，當酋長才能喜歡喝多少酒，就有多少酒呀！」少華說。

「那也不一定，躲進原始森林中，今天喝這個猴子的猴兒酒，明天喝別個的，那也另有一番情趣呀！」芷君的想法比較有詩意。

「我看妳們也別瞎猜了，乾脆大家一起出去看不就結了？」小琥最講實際。

「對呀，琥哥哥的提議很有建設性，我們這就走！」少華急性子又來了。

「傻丫頭！妳忘記霜姨要作多少準備，才敢進入蠻荒？」芷君笑道。

「換句話說，君姐同意了！」少華對新鮮事很興奮：「讓我想想，我們應該帶些什麼？被袋哩、帳篷啦、面罩、手套、簑衣、火炬、墊子、鏡子……」

「妳這是搬家，不是旅行！」

小琥也笑了起來。看着女孩子談話，有時很難忍得住不笑的。

* * *

大藤山是五嶺山脈，在中越（現廣西省）的一支，由興安迤邐南下，經遶龍勝、義甯、臨桂、永福、陽朔等縣，高峯羅列，盤迴鬱結於修仁、蒙山……桂平等七縣。大藤峽就在這萬山之中，盤礡六百里。

芷君和少華乘騎大雪，小琥坐着小雪，依着芷君的手勢，降落在一個山峯上。

「『炎徼紀聞』中，有一句描寫大藤山情景的：『……，沉雲書結，懸蹬迴遶，絕壁臨溪，手挽足移，十步九折』，相信眼前所看到的險峻深奧的畫景，就是這樣的了！」芷君說。

「君姐，這就是大藤山？包括範圍這樣大，怎能找到銀秀傜區？聽說大藤山共有七十二傜呢！」少華顯得有點徬徨。

「這就是我要降落來的原因，我們必需商議一個有效的辦法，否則花幾年時間也找不到酒囊爺爺。我們難道到處詢問嗎？」芷君說。

「除了問，還能怎樣？『路在口中』呀！我從南越走至杭州的路，也是問出來的。」小琥說。

「琥哥哥，我們現在是尋人，不是問路。」

「問出銀秀在那裏，範圍便狹窄了！」

「這是辦法之一。我們行前不是翻閱了不少記載嗎？現在就得派用場呀！」

「『兩崖萬山，磅礡六百里』，相信我們所站的地方，就是兩崖之一了。不知道這是『茶山』、還是『力山』？」少華首先挖出心得。

「茶山『綿亘深遠，林箐叢鬱』；力山『崖谷尤深險』。我們怎樣去比較，再飛去另一山崖去看看？」小琥提出建議。

「我們亦可以不飛，就可以肯定這山是茶山還是力山。你們再動動腦筋吧！」

「『茶山，州西四十里』。」

「『力山，州西三十里』。」

「對，這就是『永安（今蒙山縣）州誌』所記載的。」芷君肯定少華和小琥所說。

「另一座山在我們所站之東約十里，那麼這個山就是『茶山』了。」少華喜道。

「『茶山迤西，皆傜人盤踞』，我們往西找，就可以找到銀秀傜區了！」小琥亦高興起來。

芷君看見他們高興的樣子，笑道：「別忘了一句『深山大澤，實棲龍蛇』，這樣亂找一通，穿插在廣袤數十里的樹高葉茂，藤蘿蔓結，野草如薺，陰森寒鬱，毒蛇淵藪，晴不見日的原始森林中，聽來就怕，眞是寸步難行。你們說該怎樣找才好？」

兩名提意要來的少華和小琥，聽到也連打寒噤，嚇得口定目呆，毫無主張。

女孩子最怕老鼠和蛇，少華怕的是南荒特產——蛇。小琥怕的是環境陌生，到處彷彿佈置死亡陷阱，毒蟲毒草易辨，流沙毒瘴防不勝防，二名女子反稍有半點兒差遲，足可以抱憾終身。

「我……我們該……該怎麼辦？」少華開始擔心了。

「霜姨不是步步爲營，未雨綢繆嗎？我們這裏地勢高，天色暗得慢，雲層底下，大概快要天黑了。我們現在先弄好今晚渡宿的地方最要緊。」芷君說。

茶山岩洞很多，很快他們便找到一個地面較平坦的。於是分工合作的。少華負責打掃及佈置洞穴；小琥負責割草作墊及採枯枝作篝火之用；芷君則沿着近處採摘防蚊蟲的草藥。頓飯時間，一切都辦妥。小琥手脚靈活，時而還幫着這個那個，享着齊人之福。

天黑了，篝火也點燃了。假如不是煙霧瀰漫，而且有點嗆眼嗆鼻，環境也與『瑩池』差不多。

「明天我們應該怎樣找才好？」偎在帳子內的三人中，少華開了口，給溫馨帶來一點冷意。

「放心擁着琥哥哥睡吧！明天天一亮，山人自有妙計。」芷君神秘地笑。

「妳也不是已經擁着琥哥哥了嗎？」少華伸手輕撫芷君的手：「君姐，謝謝你！」

* * *

天色已大亮，本來兩女一男的紗帳內只剩下兩名女的。

小琥一早就騎着小雪飛走了，只留下大雪守着洞口保護着。

芷君和少華醒來時，發覺琥哥哥不見了，大家都焦急起來。兩人連忙走出洞外，看見只有大雪留在洞外，知道小雪被琥哥乘走。

芷君稍作尋思，便向少華說道：「我們去找些山水，準備早餐吧！」

「琥哥哥不見了，君姐你不着急？」

「琥哥哥想到了好辦法，找酒囊爺爺去了。」芷君神秘地向少華微笑。

兩人走出洞內，看見小琥已替他們準備好一羊皮袋水，袋旁並有幾枚嫣紅欲滴

的野果，和兩束野花。

芷君笑了，少華也笑了，有這樣細心的琥哥哥，心裏怎能不甜甜蜜蜜的?

兩人胡亂地洗了一把臉，各人取了一束野花細看：「這是什麼花?」少華問道。

「管它是什麼花!只要是琥哥哥送的，什麼花都是最美麗的!對嗎?」

「是的!」少華把花擁在胸前：「這是琥哥哥送給我的第一束花，我要好好保存它!」

芷君想起在塘畔小築後山的小溪旁的情景，琥哥哥爲她採各種各樣的野菊，給她編織着花球。她也曾想起將花環永遠保存下來，後來因爲小翠和小白的媽媽死了，她只好割愛地將花環放在她的小墳上。

少女情懷總是癡，芷君和少華不知楞在洞內有多久，但日已經想當高了。

「衣哇!」「衣哇!」大小二雪的對鳴聲，把她們從沉醉中喚醒。

「小君、少華，妳猜誰來了?」

「是酒囊爺爺!」少華和芷君對望着輕叫，然後高聲呼叫着走出洞外：「酒囊爺爺!」

「哈哈，哈哈!」酒仙李後從小雪背上跳下：「原來兩個小妮子還沒有忘記我老酒鬼!」

芷君和少華撲入李後懷裏。

李後連忙說道：「千萬別太親熱，老酒鬼現在成了有巢氏，給老巫婆看到了會呷醋的。知道嗎?哈哈、哈哈!見到你們眞開心!」

「酒囊爺爺，怎麼只有你一人回來，琥哥哥呢?」少華關心地問道。

「嘖、嘖、嘖!人家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妳半晌不見就隔十秋了。妳的琥哥哥現正被一個老巫女捉着，非要立即與他拜堂不可，我就是來通知妳們，一齊去救駕。我們是不是要馬上就去?」

「當然立即就要去!」芷君回洞去拿簡便行囊。

少華知道酒仙在逗她玩，密拳輕敲他的胸前撒嬌。

＊　＊　＊

當芷君和少華，從大雪背上看到小雪背上的酒囊爺爺，打着下降的手勢時，他們已經看到小琥和一名徭裝婦人在地上向她們揚手。

「酒囊婆婆!」芷君和少華才一着陸，就嚷着走向徭裝婦人。

徭裝婦人張開手，將兩名花不溜丟的姑娘擁入懷裏：「妳們的酒囊爺爺從來沒給我這麼好處，今天妳們替他送來了，那就是我也變成酒囊，而且老到成爲老婆婆了!」

老酒鬼笑道：「妳每天最少有五個時辰，被酒氣親密地薰着，不變酒囊也不成啦。此外，即使妳現在還是十八二十歲，可是妳嫁錯了背份高的老酒鬼，不做婆婆也不成，這是你的福氣。」

「咿啞!」「咿啞!」芷君和少華，這才發覺小琥抱着的包裹，原來還會叫的。兩人立即跑到小琥身旁，探頭向包裹的一端望去，發現小琥抱的，原來是一對小娃娃，正起勁地高聲哭啼。

「好呀!你們倒是爽快，結褵不到半年，就抱了一對胖娃娃。這戲法是怎樣變出來的，難道酒囊婆婆的巫術，創出了奇蹟。」芷君說。

「母豬也沒有這樣快，何況我的小苓香是大美人?」老酒鬼連忙解釋。

「誰又是酒囊爺爺的小苓香了?酒囊婆婆還讓酒囊爺爺多討了位小婆婆?」少華說。

「小苓香就是妳們的酒囊婆婆，她本來姓陶，名苓香，杜須眉是她的化名。她怎會這樣大方，買大送小的婆婆，那就世界變了!」

「那麼這對可愛的小寶寶，是像孫猴子般，從石頭裏蹦出來的?」芷君見小孩可愛，從小琥手上接過來抱着，試着哄他們不要再哭，可是越哄越哭得大聲。

「看妳一點也不在行，還是讓我來吧!」少華輕輕地從芷君手上接過小孩，只見她像變戲法般，又呵又搖的，不一會，小孩又熟睡了。

「看來妳是天生的母親，將來一定百子千孫的。小苓香也要多多向妳請教!」老酒鬼曾經試過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活，對少華這兩下子佩服得五體投地。

芷君啐道：「一個女人能生一百個兒子，最少要投三次胎!」

芷君這時才有空打量四週環境，看見有山丘，有樹木花草，草竹交織的房屋是架空的，屋下有小溪流水，風景相當幽雅，富有民族風味。

陶苓香笑道：「這對活寶是我們收養的。老酒子每天嚷着閑得無聊，我老婆子只好替他設法，找來這兩個寶貝，讓他忙個夠。」

「再忙都沒什麼大不了的，就是那些又黃又濕的，把酒興倒了，最吃不消!」老酒鬼掃了酒興，的確是一件大事。

「這樣倒好了，花子爺爺要我帶來的禮物，也可以有了。」芷君說。

「二十年的女兒紅?」

「三十年的女兒紅!」

「難怪我今天的鼻子好像老在動啦，原來他嗅到了女兒紅!」老酒鬼的鼻子果然在一伸一縮的：「這裏只有兩種徭酒，他們稱作『燒酒』，還算帶有些微酒味；他們叫爲『水酒』的，就像比丘尿了。」

陶苓香笑着道：「妳們聽聽，妳們的酒囊爺爺沒酒喝時，連偷入尼姑庵偷喝比丘尿也要幹!」

賓主五人，被引得嘻哈大笑。

「婆婆，你們這裏是銀秀，金秀在那裏?」芷君以爲金當然比銀貴重。

「金秀徭區在山區的平原裏，他們有廣大的土地操在手裏，財富比其他徭民充裕；銀秀就是我們這山區，我們却擁有『總石牌』的控制權力。」

老酒鬼不能不將徭族的「石牌法律」簡介一番。

「原來這裏銀子貴重過金子!」少華天眞地說。

陶苓香大笑起來：「徭語自稱本村爲『那秀』，碑石刻的是『上秀』。上秀是沒有金秀銀秀之分的，大家都屬茶山徭族。我們茶山族有上秀和白沙兩條村落，經濟遠較其他七十族人富裕，故漢人流傳一句俗諺：『金上秀，銀白沙』。久而久之，兩徭村村民都接納上秀爲『金秀』，白沙爲『銀

秀』了。」

「那麼上秀不是有金子，白沙也沒有銀子了?」

「那只不過這裏比其他傜區富裕，人們神化地渲染吧了。」

「傜民都是住在這種架空的竹草寮中?」少華說。

「不要小覷這些草，這是『零陵草』，又名『苓香草』，它還救了我一命!」老酒鬼連忙分辯。

「大名鼎鼎的酒仙，會靠一些草來救命?眞難叫人相信!」少華說。

「我們先入屋裏坐下，才聽我慢慢道來。」老酒鬼說着，便半擁着陶苓香，領先帶着小琥等三人入屋。

三小第一次進入這種竹草交織的寮屋，大家都左觀右望，很有新鮮感。

「屋中的馥香，就是苓香草的芬香?」芷君走近草牆嗅了一嗅。

「是的，苓香要建一棟名符其實的香屋。因此不惜用了大批與她同名的苓香草!」老酒鬼說。

「我從本草綱目中知道『零陵香草』，它經火烘乾後，還在十步之外，便能嗅到濃郁的香氣。這裏用了這麼多，香氣更撲鼻了。零陵香性能僻毒除蟲，只有傜區氣候才能種植，因其性喜陰濕，只在古木參天，不見天日的地方，才會生長。」

「芷君，妳眞是女才子，博聞强記，連苓香草也知道得這樣詳細。」陶苓香很感佩服。

「那麼零陵香又怎的救了你們?」

老酒鬼將他的情敵藍鷹怎樣趁他們新婚之夜，偷偷地施「屍降」，直至和藍鷹決鬥勝利的經過，詳細地敍述一遍，聽得三小一時驚一時怕，最後才鬆了一口氣。

＊　＊　＊

故事講完，已經晌午過後了。

大家已經感到肚餓。

陶苓香笑道:「你們千里迢迢到來，第一餐當然要嚐嚐正宗的傜族『佳餚』，留下一個記憶，吃不吃得慣，都要多吃一點。老酒子第一天吃，就能狼吞虎嚥的，希望你們也能這樣!」說罷，輕輕地拍了兩下掌。

不一會，屋門開處，排了隊般，走進五六名傜族婦女來，每人雙手都捧着一盤菜餚，送至桌前擺好。

盛餚的盤子，大小尺寸和款式都不相同，但均爲陶器製品，不像漢人的講究。

衆人入席後，芷君認識的，只有乾筍、香蕈兩種，其他的蔬菜、醃肉及肉類，一概不懂。

「銀秀石牌頭，知道師公有遠客到訪，本來要設公讌招待的，師公婉拒後，才採取這折衷的半公讌方式，由我老酒鬼和師公陪客了。」

老酒鬼這段話，把三小聽糊塗了，少華將酣睡的一對小寶貝，遞給陶苓香的保姆後，問道:「誰是師公，什麼是半公讌的，把我攪糊塗了!」

「巫師就是師公，師公可以是母的，我太座就是母師公。公讌是全村各家分別烹飪小菜，供給客人及陪客享用，半公讌就是不用在公共場所中舉行，陪客也減少了。」

「那麼這些菜是由幾家人各自燒來的了。」

「是的，這幾家可以說是銀秀的名廚了。你們來了，也帶給我一頓口福。」

「你死老酒子等於說我的烹飪很差，以後你自己燒自己吃好了，省得老娘每天絞腦汁。」

老酒鬼知道自己說溜了嘴，馬上轉彎地道:「妳別斷章取義的好不好。在敦煌時，妳不是盛讚芷君烹飪技藝頂瓜瓜的?現在她來了，不是帶給我們口福嗎?」老酒鬼的急才可稱一絕，與老叫化唱起雙簧來，諸葛孔明的三寸不爛之舌也吃不消。

「酒囊爺不要用我作擋箭牌了，還是趕快決定要喝女兒紅，抑或比丘尿吧!」芷君忍不住「咕咕」地笑了起來。

大伙也跟着笑了。

「當然是女兒紅，難得老叫化這樣有我老酒鬼的心，三十年的陳年酒都能找到。我老酒鬼忍痛，也要分一半慰妻了。」

「你以爲你師公眞的也變爲酒囊婆婆了?我看你這一半還是留來欣賞芷君的手藝，才是眞的。」

老酒鬼大概吃慣了，或是傜族菜色本來不多，他如數家珍地，一一將桌上菜式的名字介紹了。

三小聽後，只有小琥一人敢隨得老酒鬼夫婦起箸。

「長蟲的肉也能吃?」少華不知道南越人喜歡吃蛇，越毒的蛇肉越好。

小琥奇怪地看着少華反問道:「爲什麼不能吃?我自幼捉不到野獸時，就捉蛇和田鼠來吃，味道很鮮美的。村民都說蛇肉可以『祛風去濕，益血健氣』。所以，我捉到毒蛇，就賣給他們換米。」

「那麼，下次我們可以去『佘山』，捉蛇到南越去賣了。」少華想起佘山的蛇，打了寒噤。

老酒鬼看見兩名小女不敢起筷:「在北方，因爲地理和氣候不適合，蛇很少，亦不需要吃牠;在南方，山嶺參差，氣候炎熱，蛇就易繁殖，活動時間也很長。要達到撲滅毒蛇害人，我認爲把牠當作食品，不失爲有效的方法，何況蛇肉又非常可口?」

陶苓香補充道:「蛇愈毒而價格愈高，傜民吃蛇的興趣沒有捕蛇的高，他們不需要滋補身體，而需要賣蛇換錢買日用品。今天爲了招待貴賓，才弄一味蛇羹的。其實蛇肉很乾淨，連骨也沒有一根，妳們可以大胆的嚐嚐。秋天時的蛇更有益，因冬眠前，蛇儲存的養份很多。春天，就差一點了。」

芷君對烹飪有研究，用調匙盛了一匙，放進口裏:「果然不錯，就像鷄絲似的。那麼這味鮓肉，又是怎樣醃的呢?我讀過一本『嶺外代答』的書，說『南人以魚爲鮓，有十年不壞者。其法:以[illegible]及鹽麵雜漬，盛之以甕，甕口周爲水池，覆之以碗，封以水;水耗則續，如是故不透風。鮓數年生白花，似損壞者。凡親戚贈遺，悉用酒鮓，唯以老鮓爲至愛。』我很奇怪，這樣泡製出來，怎會被譽爲極品?」說罷挾了一塊鮓肉入口，肉味非常濃郁，香氣也很特別，略帶腥臭:「各有所好，就

像蘇浙的臭豆腐與北京的臭豆腐乳一般，有人喜愛亦有人厭惡，任君自評。」

陶苓香說：「傜民對鮓肉當作寶，不是節日或宴客，平日不輕易取來自食。因此，鮓肉的禁忌特別多：凡是孕婦，不准去揭甕取鮓；鮓肉不許用火煮炒，傜民認爲違禁的話，甕內的鮓肉，全部都會腐敗。我們今天吃的，我怕妳們不敢吃生鮓，已着令她們將鮓洗淨，再以油炸熟了，味道已與生鮓不同了。」

這頓飯芷君和少華吃得不多，小琥和老酒鬼却吃得蠻有味道的。

飯後，話說得最多的是三小了。他們分別地將自敦煌別後的一切事情，簡要地告訴了老酒鬼及陶苓香。

「這樣一來，我看我老酒鬼夫婦，這時就該趕赴瑯琊宮，爲皇甫老頭祝賀一下了。歐陽老弟那裏，若大小二喬能效娥皇女英，像妳們兩個小妮子一般的；也順帶慶賀一番。走走路，能喝上各樣美酒，不虛此行，眞是不虛此行。人生難得有幾位知己可共醉的！」

* * *

晚飯，老酒鬼怕餓壞兩名俏嬌娃，只有讓客人入廚幫手了。

芷君由於作料不足，免爲其難的，總算弄了一頓好菜，讓老酒鬼夫婦讚不絕口。

晚上，三小還是乘大小二雪，回昨晚的洞穴渡宿。他們燃起了陶苓香給的秘製香枝，空氣非常清香，蚊蟲半隻也沒飛來，他們三人都睡得很酣。有兩隻白鷲地洞外守護着，大小野獸及蛇蟲，不敢擅進一百尺的範圍之內，也是他們安心入睡的原因之一。

傜民知道他們是師公朋友，更不敢侵犯了。

生活雖然單調，三小的興緻却很高。因爲友情和愛情，也像南越的春天般，樹梢長出新綠，花坪蓓蕾綻開，鳥兒嬉戲歌唱，畫出了一幅迷人的圖畫。

* * *

老酒鬼計算過路程，要及時趕到滁州瑯琊宮，該起程了，因而與陶苓香，打點着行裝。

芷君、少華和小琥，在茶山傜區玩了幾天，遊興也盡了，亦生「鳥倦而知還」之感。

大雪和小雪，不知是不是回到了家鄉附近，受到天時地利環境的刺激，牠們居然在茶山峭壁之上，築起巢來。小琥爬攀至新巢觀察了一次，巢裏有一隻比拳頭還要大的白色滿佈紋點的蛋。

「看來大雪和小雪，也要繁衍後代了。」少華說。

「原來這裏才是適合牠們繁殖的地方，『禽朋』高遠叔叔不用再担心了。」芷君有點感慨。

「想不到我們南行一趟，有這樣意料不到的收獲，高叔叔眞是『有心栽花花不發』，我們『無心插柳柳成蔭』了。」小琥說。

「看情況我們要結伴，和酒囊爺爺一起走，或者要在茶山裏當兩三個月野人。你們要選那一樣？」芷君說。

小琥和少華低頭沉思。

好一會，小琥抬頭笑道：「有辦法！我們兩樣也不選，我要去說服大小二雪，將新巢遷去『瑩池』，那裏氣候與這裏差不多，相信牠們不會反對！」

「好呀！」少華開心地跳了起來：「那裏又安全又美麗，好玩得多。將鷲蛋放在溫泉適當位置，說不定小雪用不着孵卵，小鷲就能破殼而出。」

「怪不得酒囊爺爺說妳是『天生的母親』，看來一點沒說錯，胎生卵生都會！」芷君打趣地看着少華笑：「到時妳把鷲蛋烤熟了，妳敢不敢吃？」

少華格格地笑着要搔芷君腋窩：「君姐也同意琥哥哥的折衷辦法了？」

芷君捏了一下少華鼻子：「妳大概想回復大自然想瘋了，不滿足一下妳的希望還行嗎？要不，妳會罵我太忍心，把妳悶在這裏三個月。」

「好極了！琥哥哥，你的鳥語好，趕快去說服大小二雪吧，我們這就走！」少華撲入小琥懷裏。

「從這裏飛去『瑩池』，最多不會超過兩個時辰，我們首先收拾好這裏的東西，然後飛去通知酒囊爺爺，再從那裏去發，天黑前，便可以到了。」

* * *

兩個月過去，兩隻小鷲鳥已經開始從綿羽中長出翼羽。小鷲食量驚人，小琥要幫着大小二雪，捕捉細小動物，才能滿足牠們的食慾。由於小琥每日都餵牠們，兩隻小鷲對小琥還比大小二雪更熟落。

小琥剛餵罷小鷲，走回「瑩池」，聽到少華和芷君在說悄悄話。

「眞討厭，小鷲在長毛，我們竟然也會長毛。」少華嘟着嘴，滿肚子委屈：「怎會這樣的？多難看！這幾天我都不敢和琥哥哥一起洗澡了。」

「成年人都會有，記得我替乾媽行針通穴時，就看到她也有一大片！」芷君記得當時也很厭惡那裏會長毛，把美感破壞了。

「眞的，那就是說，它是成熟的象徵？」

「是的，醫書也有提及，但談得不多。」

「沒有提它的用處？」

芷君搖頭：「我看到妳大媽有這種東西，回到方廬後，曾翻查醫書，但查不出原因。」

小琥走了入去，忸怩地道：「妳們剛才說的，我也有了。我也存着跟妳們一樣的疑問。」

芷君和少華的臉，瞬即紅透耳光。

小琥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們垂頭羞澀的神態：「妳們怎麼了？大家不明白的事，都拿出來研究，不是我們養成的好習慣嗎？」

少華抬頭道：「琥哥哥說得對，我們之間怎能存有私人的秘密？」

芷君突然產生一動衝動：「蕭叔叔和霜姨的悲劇，就是一開始兩人就不夠坦誠相見。我覺得人常常犯隱匿自己感情和私穩的毛病，男女之間的生活中，這種不正常的心理，所佔的成份更多。他們把愛的幼苗，不自覺地在這種心理影响下，加以抑制和踩壓，把幼苗當作莠草去摧殘。多

麼可悲！」

「我肚子見裏藏不住秘密。」小琥說：「不懂爲什麼要裝懂？坦白地請教別人，自己不就多懂了？我不明白人爲什麼喜歡用自己的思想來衡測別人的，連問人家一句也懶得問！更奇的是連解釋也不要聽！」

「所以，我們三人必須用我們的坦誠，去培植我們的愛苗，使它開出美麗的花朵！」

「對，我們應該這樣！我不用怕了，就算琥哥哥要數數，看長了多少根，雖然癢一些，只要琥哥歡喜這樣，我也不怕了！」少華的話，坦誠得赤裸裸。

「我們的赤裸愛心，或者是由偶然的迷惑，大家聚在一起；我們要怎樣才能將三顆心，永遠保持它們合拍跳動，熾熱不熄，我們需要付出一生的智慧！」芷君看着少華和小琥，目光充滿堅毅。

三人對望着，目光都熠熠發光。

沉默的力量，隨着時間的發展，都是無可抗拒的。

＊ ＊ ＊

芷君、少華和小琥，準確地計算好時間，當他們乘着兩隻和帶着兩隻白鷺，回到滁州瑯琊宮時，瑯琊宮已經賓客滿堂，焦急地坐在廳堂裏，靜候佳音。

只有皇甫長春一人，沒法靜坐而在來回踱步。

「乾爹！」「爹！」「皇甫伯伯！」三小走入廳內，首先向主人打招呼。

「君兒，妳這才回來？把我急死了！」皇甫長春像遇溺者找到一塊木板：「快進去，快進去，乾媽作動了。凝霜一人恐怕忙不過來！」

「放心，乾爹，我這就去！」芷君回頭看着在坐各人，只見他們打着同一的手勢，叫他趕快入去。她揚一揚手，迅速轉身，展開輕功消失在通道轉角裏。

「唉！」皇甫長春吁了一口氣，終於坐了下來。

小琥和少華，默默地向花子爺爺、方爺爺、酒囊爺爺、酒囊婆婆和蕭沛叔叔招呼後，便走向後堂。

＊ ＊ ＊

少華拉着小琥，沿着後堂長廊，走向遠遠的一坐樓閣。兩人已經看不到芷君的影子。

樓閣內廳站滿了丫環和僕婦，像是熱心地等候着差遣，即使是打打水，遞遞毛巾，通風報訊，只要能盡盡心意，也心滿意足。

「大小姐！琥少爺！」衆人輕輕地打招呼，像是怕驚醒酣睡的小孩。

少華輕聲問道：「芷君小姐已經上去了？」

衆人沉默地點頭。少華和小琥放心地坐下等候。

小琥漸漸地焦急起來，他開始了解皇甫長春爲什麼會這樣焦慮。

小琥不禁想道：「人生眞複雜：樂帶着苦，美也有醜，有好亦有壞……這一切都交織在一起，彼此間又構成這樣深奧和矛盾的混合。懂得理解苦中作樂，醜中有美，壞亦變好……的人，又有多少呢？」

少華也在想：「爹在娘親生下弟弟時，我記得沒有這樣焦急過，難道這也是愛的表現？爹愛的僅是大媽，娘親說：自從生下弟弟後，爹就再沒有進過娘親房間了。娘親，妳的命眞苦！我將來會重蹈娘親的覆轍嗎？不，不會的。君姐和琥哥哥這樣愛我！唉，我要好好地珍惜這個幸福，我不能像喬倩兒般，把生活全弄糟，攪得一場胡塗！忍讓，喬倩兒就是不會，但我要會！忍讓、忍讓……」

＊ ＊ ＊

「咿啞！」這是新生命降臨這個世界上的聲音。

這個新生命彷彿知道將來一定會受到痛苦，因此，以哭聲告訴衆人：我誕生了。

「是個男的！」芷君的手還染着血，推門走出來，朝着梯下的人高叫「母子平安！」

「是個男的！」少華已經衝出了閣樓，一邊嚷着一邊走向前廳。

「是個男的！」少華還未走到，廳內的人老遠就聽到，異口同聲地重覆唸着這四個字：「恭喜，恭喜皇甫老兄弄璋之喜！」

人們從沉寂中忽然變得非常熱鬧，大家臉上都充滿了歡容。

皇甫長春熱淚盈眶，激動得不懂應對，不停地抱拳點頭致謝。

「是個男的，母子平安！」少華終於衝入廳堂，撲入皇甫長春的懷裏：「恭喜爹爹！」

皇甫長春憐愛地擁抱着女兒，眼淚滴在她仰起的臉上。

＊ ＊ ＊

洞庭湖畔的一間院落，水榭旁站立了很多人。

水榭裏傳出婦女的痛苦嘶叫聲，彷似狠嗥猿啼。

喬梓兒的手，緊握着歐陽瑜的肘臂，臉上流着淚；歐陽瑜低垂着頭嘆氣。

少華也偎着小琥不知所措，眼淚盈眶。

老叫化和老酒鬼在乾瞪眼，看着歐陽瑜不作聲。

方之淵則在沉思。

「少君解決得了嗎？夫子要不要也入去協助一下。」喬梓兒憂慮地問方之淵。

「放心吧！君兒若束手無策的話，我亦無能爲力了！」做爺爺的，對孫兒充滿信心：「她若有疑難，需要找幫助的話，會向我發問的。」

「瑜哥——」榭內傳來竭聲嘶叫，喬梓兒感到丈夫全身肌肉在抽搐。

「嬰兒太胖了，盤骨又狹窄，爺爺，我要剖腹取子了。」榭內傳出芷君的聲音。

方之淵看了歐陽瑜一眼，見他頹喪地毫無表情，再轉眼看喬梓兒，捕捉到信任的目光：「好吧，先點她睡穴，然後進行，刀口不用太大。」

「我叫她不要吃得太多和太多補品，她偏偏要和我作對，吃得更多了。」歐陽瑜喃喃自語。

「歐陽嬸嬸，妳入來一下！」

喬梓兒身體抖顫一下忙轉身走入水榭之中。

方之淵走至歐陽瑜身邊，拍着他的肩

脾：「放心吧，母子都會平安的。小君曾有兩次經驗，都很成功。」

老叫化和老酒鬼同時輕輕吁了一口氣。

「喬倩兒就只曉得任性，這就是代價！」少華心裏頗有感觸的道。

小琥能說什麼？他在轉述她的故事時，已經代她隱瞞得夠多了。

時間彷彿凝住不前，初冬的天氣已經相當寒冷，大家臉上却冒着汗，也沒有想到到將它揩拭。

榭內很寧靜，大家却知道裏邊的人一定很忙碌。

「拍拍！」像誰被打了兩下屁股聲。

方之淵笑了，伸手握着歐陽瑜的手。

「咿啞！咿啞！」榭內傳出高吭的嬰孩哭聲。

榭外的人，像癡了地欣賞天籟綸音，屏氣閉息，爲之神往。嬰孩的哭聲越來越大，人們奇怪地發現，它並不吵耳也不討厭。但輕輕嘆了一口氣。

人們仍然在等候着。

喬梓兒終於推開了一條門隙，輕聲道：「男的！」

衆人又吁了一口氣。

門關攏了。榭內依然很沉靜，時間又變得遲緩。

「衣丫！」芷君終於出來了，用拭布揩着纖纖玉手。她走近歐陽瑜身旁，輕輕地道：「歐陽叔叔，你可以入去看她了！雖然我已用上痲醉劑，恐怕她還是很痛，我明天再來替她換藥。」

歐陽瑜沒有說一句話，只慚愧和感激地環顧各人一眼，轉身拉門走入榭內。

衆人默默地離開了水榭，走出院落之外。

*　　*　　*

歐陽瑜看到喬梓兒蹲伏榻旁，雙手握着妹妹雪白的右手。姊妹兩人對望着。

胖胖的嬰兒，連同襁褓放置在喬倩兒的左身旁。

「倩兒！」歐陽瑜輕輕嘆道，並與喬梓兒蹲在一起，一手擁着大喬，另一隻手加在她們的手上。

「瑜哥，我不敢再生了！」

「倩兒，妳已經盡了最大的力了。我們三人已經盡了喬家和歐陽家的孝道了。」

「芷君呢？我還沒有謝謝她！」

「倩兒，芷君說妳現在需要是休息，她明天再來爲妳換藥。」

「想不到我做了這麼多壞事，他們對我還是這樣好！」

「小喬，」喬梓兒說：「不要想這麼多了，身體要緊！這兩個時辰的折騰，妳已經筋疲力盡，乖乖地睡吧，我和瑜哥哥會守在妳的身旁！」

「梓姐永遠都對我這樣好，可是我老是想搶走她的東西，我眞是慚愧——」

喬倩兒終於疲極入睡了。

尾聲

姑蘇慕容世家今年春節很鋪張，從冬節起，已經戲班子川流不息，一班緊接一班地上演了，鑼鼓喧天地熱鬧得很。蘇州有名的客店，很多都給慕容世家包了，作爲客人的客房。

所有客人都是武林有頭有面的人物：武林十二奇中，釋、道、儒、丐、酒、醫、帝、后、毒、巫都來了，只有侯和火二奇，侯已被殲，火亦已銷聲匿跡。

幫會中，丐幫、青龍幫、黑鮫幫、蓬萊幫、巨鯨幫、排教、鄱陽寨、雪楓寨等幫主護法，均親自到臨。

所有武林人士齊集蘇州，爲了「姑蘇慕容」的慕容凌雲，決定於歲闌日金盤洗手，退出江湖。

幾天熱鬧終於過去了，一年末了的一天終於到來。

是日天公造美，風和日麗。慕容世家廣闊的庭園裏，筵開數十席，賀客早已入席。

日正當空，慕容凌雲見時辰已到，立即欠身道罪，起立走至準備妥當的香案前，抱拳向在座羣雄作個圈揖，庭園立即靜了下來。

慕容凌雲稍清喉嚨，以內力朗聲道：「慕容凌雲，晃蕩江湖數十年，得蒙在座諸君經常提攜賜教，獲益良多；本當恬顏勉力追隨尾驥，惜時不與我，年衰老邁，若策馬長途，恐執鞭而難遂。因而決心洗手，引退江湖。本意一紙驪歌，告知友儕，便可從此歸隱。誰料高朋雲情意厚，聯袂蒞臨，深感高誼，永鐫心版，旨酒盈樽，聊表分襟離前敬意。」

慕容凌雲說罷，隨即束袖入金盤沐洗，然後以盤旁淨巾將手拭抹。儀式非常簡單。

「慕容凌雲當衆宣佈，從此引退江湖，今後一切江湖事宜不再過問。」說罷又向座友儕作個圈揖。

「再者，借今日友儕團聚一起，我代表『千手華佗』方之淵神醫，及敝婿『天帝』皇甫長春向各位宣佈，方兄之孫女方芷君和敝婿女兒皇甫少華，決定共效娥皇女英，今日與龍琥訂婚。」

「好！金童玉女，珠聯璧合！」羣雄鼓掌，賀聲震耳，歷久不止。

這時酒餚上席，隨即杯觥交錯，猜枚行令，熱鬧非常。酒宴直至華燈初上，始行逐漸散去。

除夕夜，方之淵與孫女芷君共同守歲。

「君兒，自輸入琥兒血液後，頑疾雖則根治，汝有否想及若與琥兒結合之血緣問題？」方之淵並不因孫女幸得佳婿而高興。

「爺爺，我想到的，但我的生活由他所賜，他又鍾情於我，我還能有什麼選擇？希望上蒼憐我方家，不要生個白癡兒吧！」

「其實沒有琥兒，方家早已絕後，即使白癡或殘缺，亦總算有後矣！」

「君兒僅抱唯一希望，乃是借朱菓神效，方家能逃過此劫。但唯恐一旦落空，豈不是也影响了楊家？因此君兒才安排少華，同侍琥哥哥，相信爺爺早已知道君兒的用心，才不加以反對。」

「少華是名好女孩，汝等互敬互愛才好。」

「君兒知道！」

芷君隨即滿面淚水，潸潸而下。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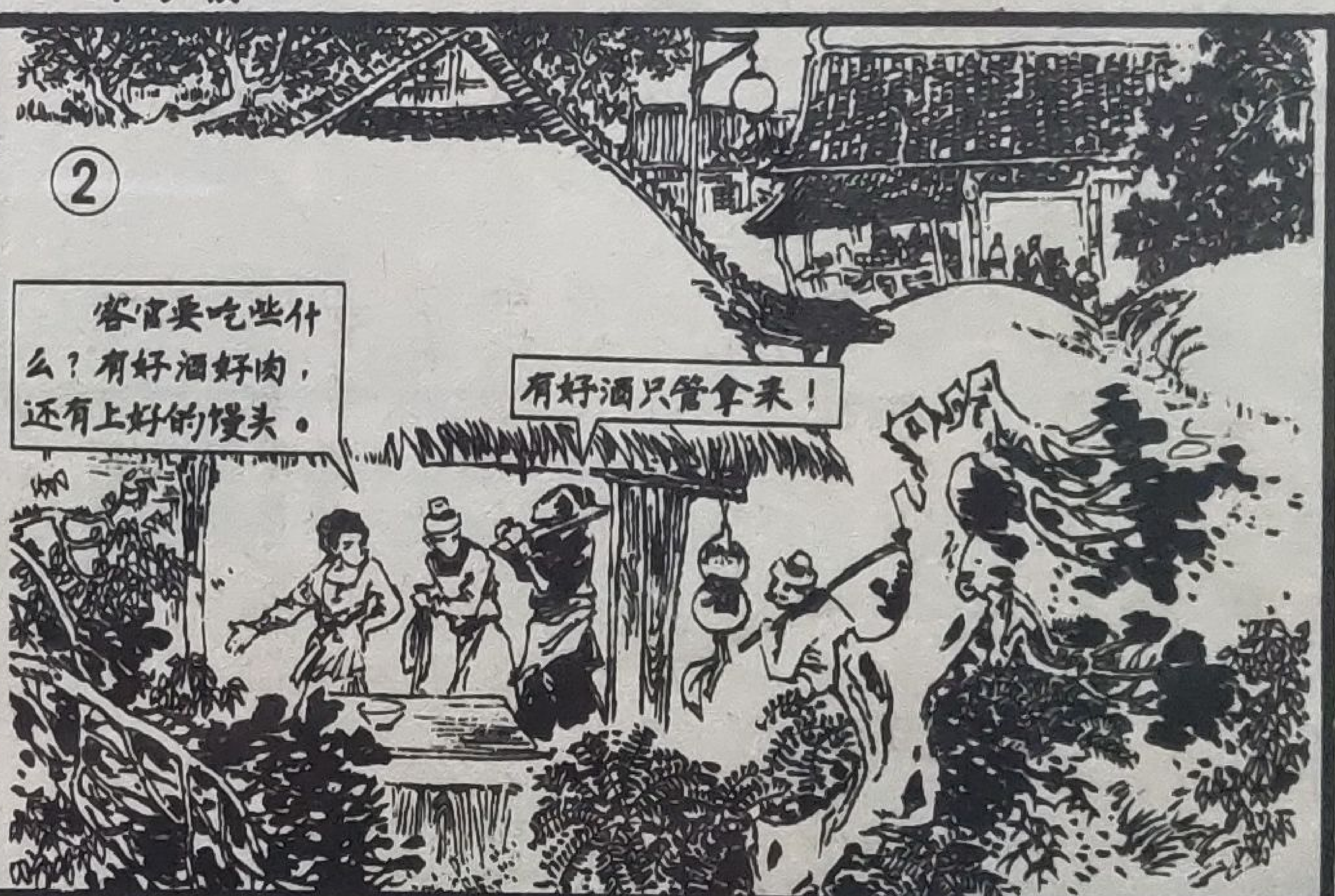
高石 · 編繪

快活林（上）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卻說武松爲報兄仇殺了西門慶、潘金蓮，在東平府被判脊杖四十，發配孟州。武松等在路上走了二十餘日，這天，來到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便是有名的十字坡。



2　來到十字坡，已經快到中午，他們進了一家酒店。一個婦人坐在窗檻邊，見武松和兩個公差來到，便起身迎接。



3　不一刻，那婦人便托來一大盤肉和一大桶酒。武松見酒的顏色渾濁，就問那婦人酒裏是否有蒙藥。這可把那婦人問火了。



4　過了一會，那婦人又托來二、三十個饅頭。武松又問，饅頭餡是人肉的還是狗肉的。這一來更把那婦人激怒了，她指着武松罵起來。



5　原來這婦人是店主人的妻子，十分厲害，人稱母夜叉孫二娘。她被武松問得惱火，上去就要動手。但她哪裏是武松的對手，被武松輕輕一推，便向後倒去。



6　正在這時，門外急急地跑進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他忙請武松息怒住手，並問起武松的姓名來。



7　這漢子一聽是武松，倒頭就拜。原來他姓張名青，以前曾在光明寺種菜，也好使槍弄棒。如今在這十字坡一帶開了幾個小店，人們都叫他菜園子張青。



8　張青起來，又把妻子孫二娘拉近前和武松相見。武松和孫二娘都有些不好意思。



9　張青夫婦把武松請至後堂，拿出好酒好菜來款待。席間，武松把自己的遭遇都對張青夫婦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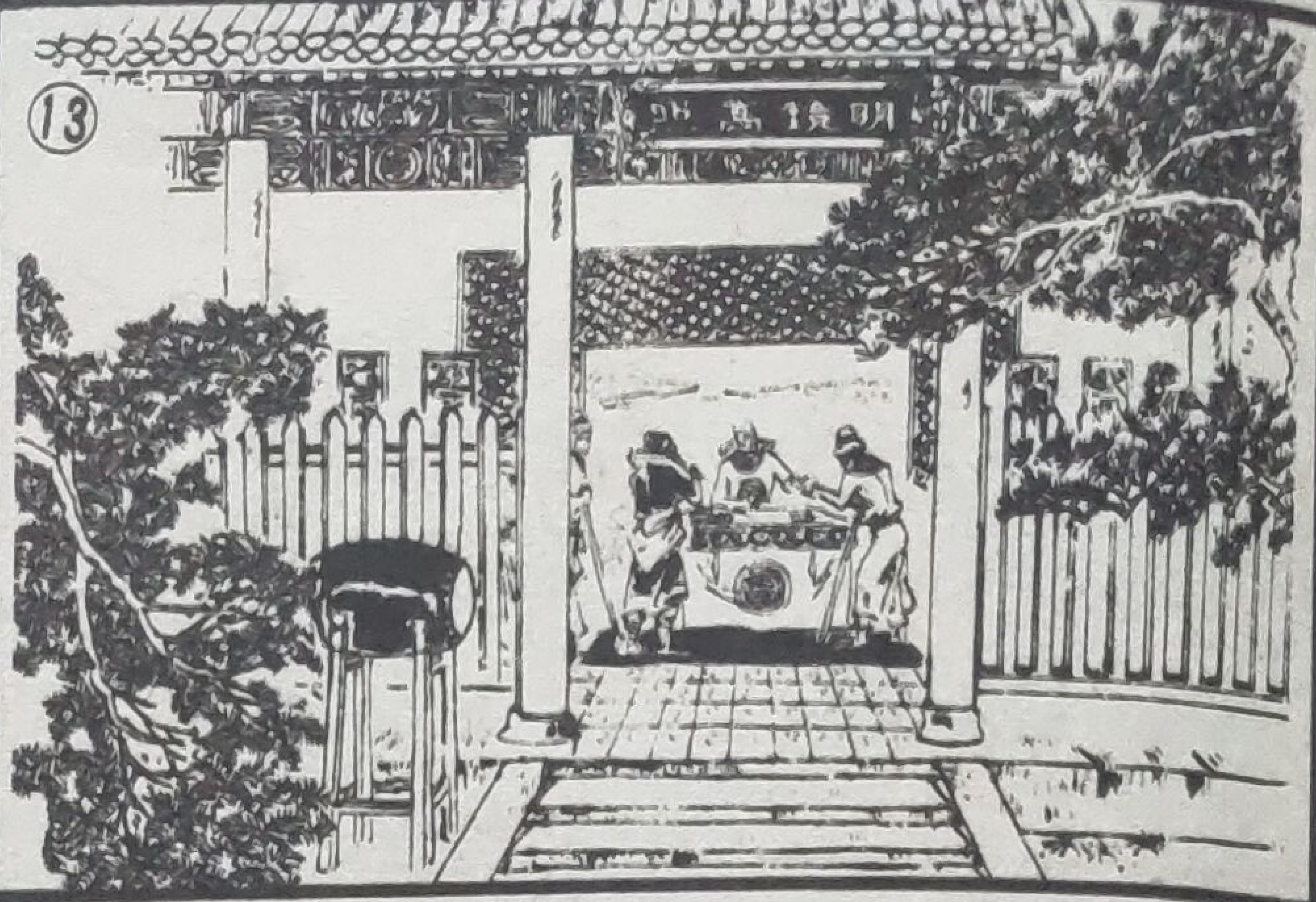
10　次日，武松要趕路，張青哪裏肯放，一連留他住了三日。武松因感激張青夫婦，便和張青結拜爲異姓兄弟。



11　第四天早上，武松執意要走，張青夫婦苦留不住，便拿出十両銀子送與武松；又拿些零碎銀子送與公差，這才送武松上路。



12　當天過晌，他們已來到孟州城。



13 兩個公人將武松帶到州衙。府尹看過東平府的文案，隨即吩咐把武松帶到安平寨牢城營去。



14 到了安平寨，武松剛被帶進單身房，就圍上來十數個罪犯。他們爭着告訴武松，但凡新到罪犯，要先挨一百大棒。勸他多多送些人情，以免吃苦。



15 他們正在說話，差撥來了。衆罪犯立刻走散。差撥氣勢汹汹地走進武松房間，劈頭就問："誰是新到的罪犯武松？"



16 武松本是硬漢，見差撥無禮，哪裏還按捺得住，只見他兩眼一瞪，拳頭早舉了起來。差撥見勢不好，便退了出來。



17 不多時，三四個人來到武松房裏，把他帶到點視廳上。管營把初到配軍必須挨打的"規矩"對武松說了，武松沒有低頭。管營喝聲"打"，幾個軍漢便擁到武松跟前。



18 軍漢們正要動手，被管營身後一個小相公攔住。這小相公在管營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管營立刻改變主意，叫把武松先帶下去。



19　武松被押回牢房，衆罪犯又圍了上來。他們見他沒有挨打，十分奇怪，還以爲武松在此地有相識的人給管營說了情。武松說他沒有相識的人。



20　罪犯們認爲，如果沒有相識的人說情，能寄下這頓棒，這可不是好事，所以都勸武松要留心些。正說着，忽然聽到外邊有人找武松。



21　說着，那人已入到屋內。只見他從食盒裏捧出一大壺酒、一大盤肉，還有一碗麵和湯。這更把武松弄糊塗了。他想：莫非他們要我吃了這頓飯，再來對付我？不管他，且吃了再說，落得個肚飽！



22　以後一連數日，都是這樣送好酒好飯與武松吃，並沒有害他的意思。武松更是納悶。一天，武松問送飯的人，這酒飯到底是誰送的。送飯人說，是他家小相公讓送的。武松要他去請小相公來相見。



23　送飯的走後不一刻，小相公果然來了。他一見武松，倒頭就拜。武松一看，原來是那天站在管營身後的後生。武松料定這小相公必有事求自己，便叫他直說。



24　施恩說他原在城外快活林開了一座酒店，數月前被本營張團練帶來一個綽號叫蔣門神的無故霸佔去了，還把他痛打了一頓。施恩定要出這口怨氣，無奈敵不過蔣門神，因此想請武松替他報仇。



25　武松生來最恨這般橫行霸道的人，他不等施恩說完，早已怒火冲天，讓施恩帶他找蔣門神去。施恩勸武松不要着急，先養好身體再說。



26　武松見施恩怕他力氣不足，就把施恩拉到牢城營外的天王堂來。他要把門前那塊大青石墩舉起來。



27　武松把袖向上挽起，兩手先把石墩搖了兩下。只一舉，那塊五百多斤重的青石墩，已高高地舉到頭頂上。施恩和旁邊圍看的人們都驚呆了。



28　武松把那石墩向上一扔，扔了一丈多高，又用手輕輕地接住，放回了原處，卻面不改色。施恩更是對他敬佩得五體投地。武松卻又催施恩帶他找蔣門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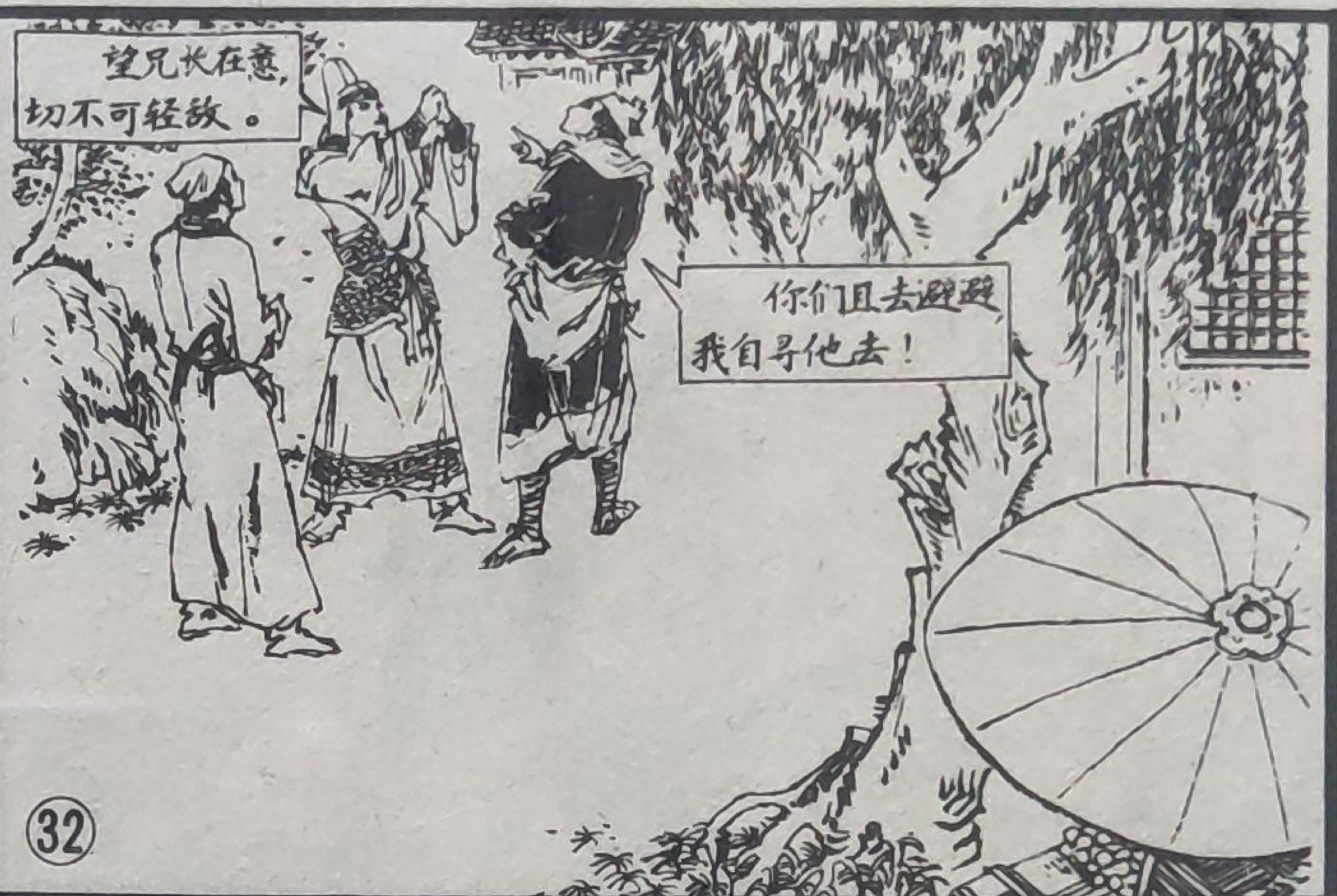
29　次日一早，施恩來對武松說，已探得蔣門神現在店裏，今天即可行事。這時送飯的已把飯菜送來。施恩對武松說，因怕吃酒誤事，所以今天沒送酒來。武松聽了哈哈大笑。



30　武松對施恩說，若要把蔣門神，需依他一件事：到快活林去的路上，每過一個酒店就要吃三碗酒。施恩連連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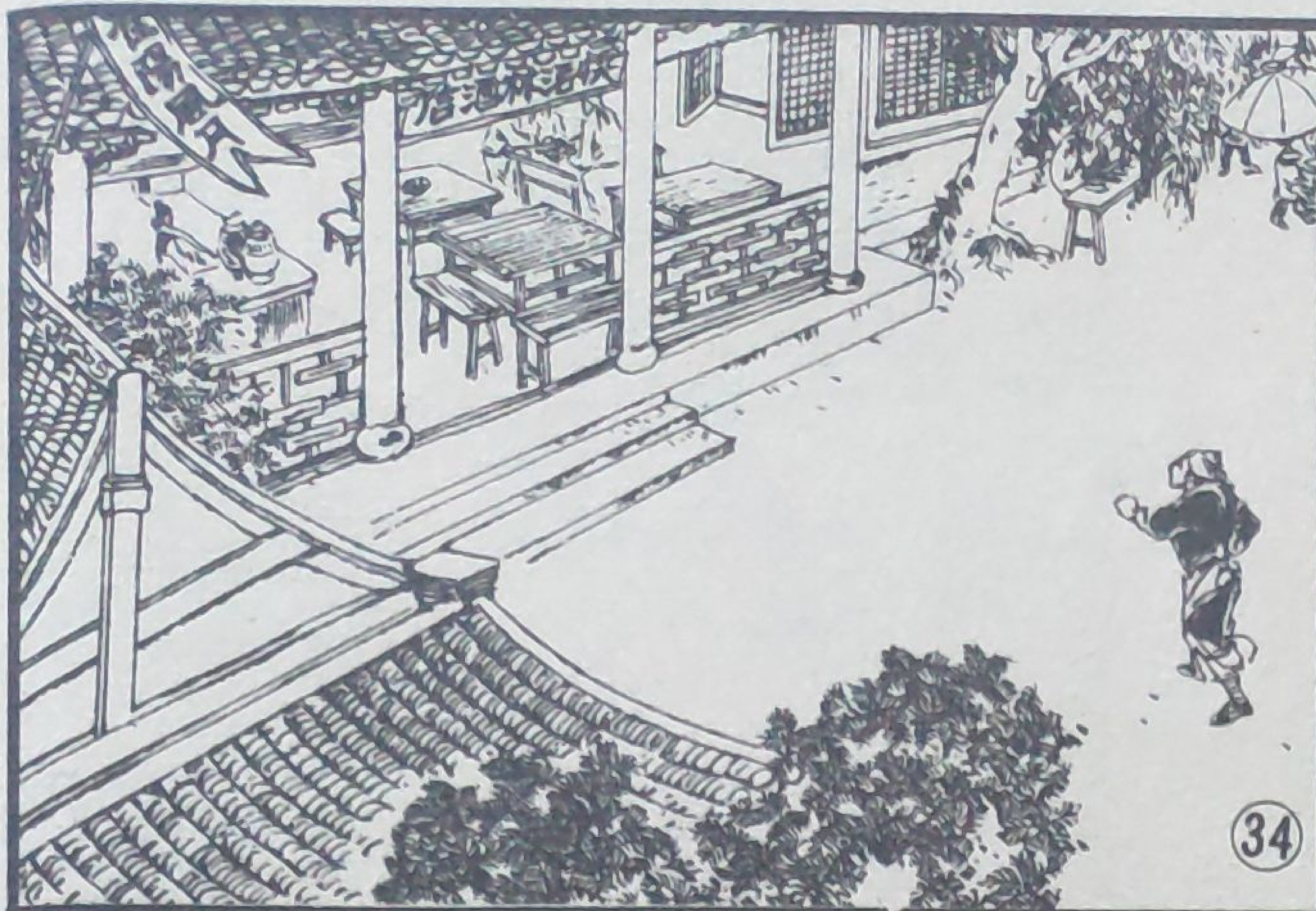
31　早飯吃罷，武松和施恩離開安平寨，出了城，徑向快活林大道走來。走到了三五百步，早望見一個酒店，武松便叫停下吃酒。家人把酒送上，武松一連喝了三碗。



32　他們就這樣走走歇歇，約莫已過這十幾處酒店，武松已喝下三十來碗酒，卻並不醉。走了一會，看見前面一片林子，施恩說那就是快活林了。



33　武松雖不會吃醉，卻裝作十分醉，東倒西歪地直向林子裏走去。約莫走了三、五十步，便見一條壯實的大漢在大樹蔭下乘凉。武松想這人一定是蔣門神了。



34　武松卻不理那個大漢，又走了二、三十步，已來到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前。細看時，店面好不氣派，櫃枱裏邊還坐着一個十分妖艷的婦人。



35　進到店裏，武松揀一個桌子旁坐下，就敲着桌子叫店家打酒來。酒保送上酒菜，武松端起來一聞，連嚷不好，叫店家換好酒來。



36　酒保只得讓那婦人換些好酒。可是武松一聞，仍嚷不好。酒保無奈，忍氣吞聲地跑到櫃台邊，讓那婦人再換些好酒。

（待續）

武林珍聞

擊柝翁

李藝・文
可飛・圖

昔時在鐘錶尚未發明以前，人們計量時間的辦法有沙漏、水漏、燃香、日影、月色等多種方式。一日一夜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時辰；白晝固可以日影的移動來估量，夜晚就必須要靠專人來加以傳報了。

月黑風高之夜，專人傳報的作用，不止提醒人們時刻的滑移，更重要的還在於不斷提醒人們防火及防盜功能，因而村鎮里巷便有了「值更人」的設置，每隔一個時辰，四處巡行一番，敲擊鑼、鼓、柝等物，發出聲響，為了加以區別，又分一夜為「五更」，一更時分敲擊一下，二更時分敲擊兩下，依次類推，聽到連續敲打五下，差不多就已經朦朧亮了。

究竟是敲鑼、打鼓或擊柝，那要看各地居民的習慣與愛好而定，總之，旨在取其清越響亮的聲音而已，鑼、鼓隨處可見，實不必多加解釋，而「柝」是以一截堅實的木頭，中間挖空，另以一棒擊之，能發出「嘟！嘟！」的聲音，夜闌人靜聽來更加清晰無比。

「易經」有云：「重門擊柝，以驚盜賊。」從而可知擊柝來源甚久；而蘇東坡有詩句云：「長夜默坐數更鼓。」東軒筆錄亦云：「野無惰農，市無賭博，更鼓分明，必有美政也。」看來打鼓傳更，發展就更為後了。

在靜靜的夜裡，敲鑼、打鼓兼擊柝，在今天看來，豈非製造噪音，擾人清夢乎？但在從前的農業社會裡，黑漆漆的夜裡，倘若聽不到一絲聲音，還眞有點茫茫然的感覺呢！

中州鞏縣柿林鎮有擊柝翁林大栓者，年逾七旬，髮鬚皆白，背雖傴僂，身體尚稱硬朗，白晝恒於鎮東頭之一座茅屋內憩然高臥，太陽偏西時始見其外出活動，遇人輒笑容可掬的閃立道旁點頭問好，平素待人接物亦殊和藹可親。聽其口音不像是本土人士，據老一輩的人說，三十年前他隻身來此，貧病交加，幸賴善心鎮民施予救助，當時正是清季咸豐年間，英法聯軍攻入京城，皇帝避難熱河行宮，北中國一帶形成無秩序狀態，地方上搶掠四起，居民一夕數驚，為了確保地方安寧，除了組織鄉團加強自衛能力以外，並且雇人於夜間擊柝傳更，隨時提高鎮民的警覺，時間悠忽，轉瞬三十年過了，當年擔任這項工作的林大栓，仍然樂此不疲，而且十分認眞的在執行他的任務。

當年每夜聽到他擊柝傳更的兒童，如今都已年居不惑，對於林大栓有著一份難以言喻的情感，更有著十分誠摯的感謝和敬意，如果把他比作是柿林鎮上的「守護神」，未免太誇張了些，但如果說他是大夥兒心目中最受歡迎的長者，則實在是當之無愧。

尤其是鎮上的兒童，遠遠的看見他蹣跚前來，都一窩蜂似的飛奔而上，或牽其手、或扯其衣、或捋其鬚或前後左右跳躍嬉鬧，他們之間雖然相差了六、七十年的距離，但却是百分之百的童叟同樂，了無隔膜，羣兒均以「林爺爺」呼之，林翁每每亦陶醉在渾然忘我的童稚嬉戲之中。提起林爺爺，柿林鎮上眞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是林爺爺的身世及心境，眞正瞭解的便百不得一了。

經歷了太平天國之亂，捻匪之亂、甘新回亂以及大大小小的內憂外患，民生凋敝，盜賊四處劫掠，每值中夜，林爺爺一如往夕，左手提燈挾柝，右手擊之，嘟！嘟！之聲，由里巷中傳出，盜賊聞聲而驚，全鎮頓以安寧，或有人慮謂：「翁老矣！以風燭殘年之身，一旦遇到盜賊，為之奈何？」

林爺爺捋鬚大笑道：「三十年來，柿林鎮上鷄犬不驚，並非單靠運氣，如今老夫雖然年邁，但對付三五毛賊尚綽綽有餘，君等不必過慮也。」

光說大話無補於實際，眼看擊柝翁已經步履蹣跚，倘若眞的遇到盜賊，後果眞是不堪設想呢！以是鎮民均憂心忡忡，想著要以年富力強者接替他的工作，一則是林翁執意不肯讓賢，再則是迄無合適的人選，以至一再蹉跎，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裏，鎮民們躭心的意外果然發生了。

一夥強盜居然明火持械，來勢洶洶的擬往鎮內南街段姓富家劫掠，迨至其門首，忽見林翁顫巍巍的提燈挾柝匆匆而來，一盜揚了揚雪亮的大刀恐嚇道：「老頭兒，乖乖的蹲在一旁，否則一刀劈下，轉瞬身首異處矣！」

林翁仰天長笑道：「吔！此乃我三十年前之慣技，不想今日鼠輩們竟然依據葫蘆來嚇唬乃公也。告訴你們吧！趕快放下刀械跪地求饒，則乃公或大發慈悲，寬恕汝等，否則休怪乃公手下無情了。」

眾盜心想：就憑你這個將入棺材的糟老頭子，也敢如此大言不慚乎！有些急躁的盜賊已經持刀進擊，林翁不慌不忙的以腕擋之，只聽「噹」的一聲，翁遽呼道：「哎呀！吾腕折矣！奈何！」

眾盜發出了一陣笑聲，但笑聲却戛然而止，蓋眾盜迅即發現不但翁臂未折，而利刃則折為兩段矣！不禁大駭，只聽得那廂林翁朗聲稱：「乃公比汝等年長，故敬領一刀，視汝等之技，不足以縛一鷄耳，即使持有利刃，亦無能傷乃公毫髮也。」

眾盜自度不敵，遂紛紛轉身遁去，林翁高聲止之道：「適才有言在先，汝等不知輕重甘願前來送死，敬酒不喝喝罰酒，此時欲遁已遲矣！」

林翁縱身一躍，已經截住眾盜去路，眾盜迫不得已，一個個持刀向林翁撲來，冀能以多取勝，或有一絲生機，但林翁却漫不在乎的一手持燈，一手舞柝，霎那之

間彷彿有千百隻柝在寒風中四處翻飛，刀觸其柝，無不飛出數十丈外，未幾羣盜皆成赤手空拳，而林翁舞柝益急，盜有被其柝觸及者，立即頸斷臂折，倒地不起，眼看一個個都成爲柝下亡魂之際，均不由自主的跪地叩頭求饒，至此，林翁始收柝持燈謂衆盜曰：「上天有好生之德，汝輩旣技窮乞宥，余亦不至於迫人太甚，唯有一言相告：汝輩自恃爲綠林梟傑，又年少械精，今却不能敵一年老垂死之匹夫，則此道之不足恃也。已顯而易見，汝等且去，此後毋再爲非作歹矣！」

第二天太陽出來之後，柿林鎮上已經傳遍了林翁夜半獨力擊退羣盜的英勇奇事，段姓富戶與鎮上紳耆，設宴酬謝他的功勞，派人前去請他時，林翁却若無其事的一如平常一樣，尙高臥未起呢！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與宴的人輪番誇讚林翁的神勇不止，並紛紛詢問其身世來歷，如果是在平時，林翁總是微笑不答，這一天因爲及喝了幾杯上好白乾，酒酣耳熱之際，遂侃侃而談其少年往事，衆人摒息靜聆，時而嘖嘖稱奇，時而搖首嘆息，直到日影西斜，林翁才講完了他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林大栓是一個年輕氣盛，馳騁於沂蒙山區的綠林人物，力大技精，自視不可一世，與蕭世雄、吳承運結爲異性兄弟。三人皆武技超羣，嘯聚了數百人，結寨山中，巨商大賈通經該地者，皆須有所饋獻，南北鏢客亦皆聞風喪膽，無敢與其正面衝突者。

蕭世雄精於易筋之功，一經運氣，渾身堅如鐵石，刀劍皆不得入；吳承運則擅於飛鏢，百步之內無有倖免者；而林大栓技雖稍遜，然而足抵百人；倘若三人聯手，聲勢凌厲無比，十餘年來未遇敵手，因而以爲天下雖大，均不足以與他兄弟三人相提並論也。

有一年冬天，據報有一巨商自江南挾重資北來，箱籠纍纍，估計約有一百餘萬之數，事先旣無人前來招呼，及臨近他們所把守的隘道時，亦不見有所饋獻。根據小嘍囉偵察得知，這一行人總計雇有騾車三輛，車伕從外僅有二女子隨行護持；蕭世雄認爲此二女若非身懷絕技者，豈敢如此目中無人，吳承運及林大栓則不以爲然，一再調侃著說：「大哥，眞是江湖混久了，膽子也變小了，無論如何，只不過是兩個柔弱女子，就這樣大模大樣的順利通過，江湖聞知，豈不笑掉大牙。」於是在兩人一唱一和的慫恿下，遂決心率衆下山攔劫。

畢竟蕭世雄是心懷戒懼，小心翼翼作了愼重的佈署及安排，選出精壯者三十餘人爲頭陣，餘衆爲後援，埋伏於山麓林蔭之中，而他們爲首的兄弟三人，則隱藏於高處之巨石後面以窺動靜；分派旣定，摒息以待，約莫中午時分，騾車由遠處轆轆而來，進入隘路以後，只見兩個荏弱少女騎在馬上，忽前忽後，往來馳騁，隨時注意四周動靜，忽然一聲巨響，巨石凌空下墜擋住了騾車的去路，瞬息之間三十餘人爭先恐後的呼嘯而出，手執鋼刀，殺奔騾車而來，二女子杏眼圓睜，柳眉倒豎仗劍抵禦，往返纏鬥多時，盜衆不支，陸陸續續被擊倒地，騾車四周伏屍纍纍，草茵上到處是血，蕭世雄大驚失色道：「爲之奈何？」

吳承運怒不可遏的說：「一不做二不休，我們跟她們拚了！」不等蕭世雄同意，便舉手發出一支響鏢，刺耳的怪聲劃破長空，埋伏在山林之中的餘衆聞聲一躍而出，一經接觸就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一眨眼工夫便煙消雲散了。三人在高地上看得眞切，原擬丟下眼前這個爛攤子一走了之，繼思臨難而逃，非丈夫所爲，此後將以何面目在綠林道上立足，且三人皆各有絕技，不若徒衆之脆弱，如果聯手奮力與鬥，勝負固猶未可知也。

來不及仔細思索，三人一咬牙、一閉眼、一蹬脚，遂逕由高處躍下，二女相顧微笑，旋即仗劍來迎道：「汝等三人想必就是强盜頭目了，平日殺人越貨，早已惡貫滿盈，吾姊妹二人今日正好爲無數命喪汝等鋒鏑之下的寃魂復仇，可速來就死。」

三人各自使出絕技，二女亦不敢掉以輕心，一邊是攻勢凌厲，一邊却防守嚴密；林大栓擧刀砍去，吳承運速發數鏢，蕭世雄運氣挺矛猛刺。女等狀似嬌柔，但却臂力驚人，輕靈的舞動雙劍以格阻，刀矛被阻，飛鏢更被彈出數十丈以外，未久三人的兵刃皆被二女擊落，始知遠非其敵手，相顧示意而遁，一女已經看出眉目，一劍掃來，蕭世雄與吳承運二人的脖子上已經裂開一道血口，鮮血一陣陣的往外噴洒，連大叫一聲都來不及，就直挺挺的倒臥在血泊中了。

林大栓雙腿一軟便跪了下來，哀求道：「吾有老母在堂，死不足惜，但使老母傷心則大爲不忍，吾雖爲盜，未曾濫殺一人，敢請憐而赦之。」

二女收劍笑謂：「殺降不武，此番饒你不死，今後當深自斂跡，不可再施故技！」林大栓觳觫萬狀的伏在地上不敢抬起頭來，待至車馬已經走遠，始起身返回山寨，召集剩下來的徒衆，掩埋了同夥的屍體，隨即遣散衆人，放火燒了山寨，遂回返故里，奉母家居，數年後老母謝世，貧困無以自存，乃隻身外出流浪，輾轉來到柿林鎮上，時光荏苒，不覺匆匆已過了三十多年。

最後林翁感慨系之的說：「余結拜兄弟三人，功力已臻上乘，乃弗能敵一二弱女子，則天下之大，奇人儘多，豈可盲目自炫也。」

紳耆聞林翁之言，咸議以子弟拜在其門下，懇翁授以武技，並願以豐厚酬勞謝翁，林翁笑道：「即或有些能耐，如今業已忘得一乾二淨，且碌碌數十年，僅得一擊柝職業，飲露餐風，藉以餬口而已；公等子弟即使勤加習技，縱使凌駕老拙之上，亦徒自苦耳！甚至年少氣盛，動輒逞强鬥勝，而招致殺身之禍亦未可知，又何苦來哉！」

林大栓並且一再强調，自己決非居奇自秘，但衆人那裏聽得進去，紛紛準備克日率弟子前來拜師學藝，林翁眼看推辭不了，當天夜裏便不見了踪影，或云已入中嶽嵩山削髮爲僧矣！而且從此以後再沒聽到林翁的消息了。

（完）



◎◎◎◎◎◎◎◎

上文提要： 阿輝雷丹小滑溜等誤陷「毒居士」黃天賜的圈套，衆人都中了劇毒任由擺佈，黃天賜知道黑中皋迷戀紅棗，便從中唆使黑中皋趁紅棗中毒昏迷時佔有她的肉體，正當黑中皋抱起紅棗走入林子欲施暴行之際，楚半俠有如天兵由空而降，阻止了黑中皋的無耻獸行，楚半俠談笑用兵，和黃天賜黑中皋展開了智鬥……

◎◎◎◎◎◎◎◎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新秀

紅棗揮劍戮仇人　錢少含憤不認親

當然不，人那有不怕毒的，況且是至劇之毒。

那是因爲以前柳光庭給了他「辟毒散」，遇上善使毒的人事先嗅上幾下，不論什麼劇毒都可化解。

要不，他怎敢老是站在下風頭呢？

當然，有「辟毒散」這是主因，他也同時行功把吸入的劇毒餘氣排出體外，所以對他是毫無影響。

此刻楚半俠解了衆小的穴道及毒，道：「你們眞是不知死活，落入這老小子手中，包死不活。」

紅棗道：「楚前輩，他的確是『毒居士』萬靈？」

楚半俠道：「如假包換！」

紅棗道：「我一定要殺此賊報外祖父及母親之仇。」

楚半俠道：「你們之間有什麼仇？」

紅棗說了安勝和她母親昔年的事，大概是安勝派萬靈來毒殺了外祖父及母親，以便抹煞安勝和紅棗母親的事，因爲他不能娶紅棗之母，又怕他們傳揚出去，只有滅口一途了。

楚半俠道：「原來有這麼一段，當然十分可能。去，我們去看個熱鬧，萬靈找黑中皋，不過是以他爲橋樑，進而見到江騰蛟而已。」

阿輝道：「楚老，他也在動那畫上的武功？」

「當然，要不他爲何轉彎抹角地來這一手。」

小滑溜道：「他應該知道江騰蛟不好惹呀！」

「當然知道。」楚半俠道：「他也知道自己的毒物厲害。」

小滑溜道：「他再厲害還不是對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楚半俠道：「要不是柳光庭給了我一包『辟毒散』，事先嗅過，我敢站在他的下風處？」

雷丹道：「楚老頭，你知道江騰蛟住在何處？」

楚半俠道：「不知道，所以要追上黑中皋和萬靈，我非先走一步不可，和你們一起八成追不上。」

小滑溜道：「楚老頭，你先走，沿途做個暗記。」

黑中皋和萬靈來到一處洞府之前，黑中皋叫萬靈在洞外稍候，他要進去通報一聲。

「當然，當然！」萬靈道：「這是應該的。」

黑中皋入洞，在石室內見到了江騰蛟。

此人本已學成扶桑絕技，但他也知道，這是一門剛猛技藝，如不能研出與中國絕技混合使用，相輔相成的路子，充其量不過是轟動一時，但絕不能長久獨霸武林。

因此，他在進一步苦研混合之法。

他只看了黑中皋一眼，就知道他中了毒。

「師父，徒兒中了毒，請師父救命。」

江騰蛟道：「師父可不是療毒能手！」

黑中皋道：「這位友人說，只要師父的雄渾內力協助，他能爲徒兒袪毒治療的

──」

「你是怎麼中毒的？誰施的毒？」

「可能是『回春散人』柳光庭──」

「你招惹了他？」江騰蛟微微一愣。

黑中皋道：「師父，徒兒並未惹他，我也根本不知他何時對徒兒下的毒……」

「那你怎知是他下的毒。」

「是徒兒這位友人說的。」

「你這位友人是誰？叫什麼名字？」

「他說以前叫萬靈，如今改名黃天賜！」他說了一切。

江騰蛟目現奇芒，但一閃即逝，道：「你這位朋友呢？此人古道熱腸，義薄雲天，可不要慢待了人家。」

「師父，友人在洞外，要不要請他進來？」

江騰蛟冷冷地道：「人家已經進來了──」說話間，人突然自石床上凌空飛起，仍是坐勢，向左前方石縫中按出一掌。

這一掌力大無儔，洞壁震動，石塊碎落，立刻自石縫中傳來一聲尖呼，一條人影射向洞外。

這只是眨眼間的事，黑中皋回頭望去不由愣住。

而此刻，那個自他身邊射過的人影，正是萬靈。

他不知道發生了何事。

他想不通師父為何這樣對待這位能為他治病袪毒的友人。

他只知道萬靈在師父的雄渾掌力之下已受了傷。

這一會，萬靈已如喪家之犬，竄出洞外逃走了。

但江騰蛟沒有追，如果要追，萬靈絕對逃不了。

「師父，您──」

「不要多言！立刻守在洞外，任何人不許進來，如有人強自進入，立刻格殺……」

「是……」黑中皋不知原因，只有照辦。

這當然是十分凶險的事。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江騰蛟把黑中皋叫進石室。

「師父，莫非萬靈他……」

江騰蛟面色冷漠，道：「此賊居心不善。」

黑中皋道：「難道他想向師父下手？」

「難道是假的？」江騰蛟道：「要不是為師警覺快，發現得早，必然身中劇毒而不可收拾。」

黑中皋大驚，道：「師父中毒了？」

「當然，但及早逼毒，已將大部份毒逼出體外。」

「他……他為什麼要害師父？」

「我本以為你聰明過人，反應敏捷，想不到事到如今你還未生戒心。」江騰蛟道：「我們得到了那幅畫之後，知者雖只有紅棗一人，但傳播極快，不久就有很多人知道了，因此，目前大家不再找畫，也不再找向島，而來找我。」

黑中皋恍然道：「萬靈認識徒兒，主要是想藉徒兒中毒療毒之便而接近師父的。」

「當然，而且毒是他施的，絕非柳光庭。」江騰蛟道：「因為柳光庭如對你施毒，他會告訴你的。」

黑中皋狠聲道：「這血賊好大的胆子。」

江騰蛟道：「大利所趨，人們就忘了利害，他想一下子把為師毒倒，然後以我們的生命為威脅，要我說出扶桑絕學。」

黑中皋道：「但即使說出，他也不會留我們的活口。」

江騰蛟冷笑道：「那是必然的。」

黑中皋道：「如今師父體內的毒仍未消除，而徒兒的毒七日內不根治即不治，這……」

江騰蛟道：「也未必像他說的那樣，待為師把體內的毒驅盡，再為你療治逼毒，實在不成，你就去找柳光庭，時間上還來得及。」

「找他？他會為徒兒袪毒？」

江騰蛟道：「以柳光庭的為人，應該不會拒絕的。」

＊　＊　＊

此刻萬靈倉慌奔出十來里路，不得不找個地方療傷一下，剛才他被江騰蛟的掌力震傷，曾在途中吐了幾口血。

他眞被這種無儔的掌力嚇壞了。

那是一種劈空掌，相距十來里虛空劈出一掌，竟把石縫震碎，他相信要不是江騰蛟需要自療，一旦追出，他絕對逃不出三里路。

他找了個小岩穴坐下來，先服了幾粒藥，然後打坐行功。約兩個時辰，已大告好轉，立刻起而離穴，他要速離此地。

寃家路窄，竟又遇上了四小。

紅棗首先迎面攔住，道：「『毒居士』，你一定不認識我了？」

「妳……」「毒居士」道：「你不是紅棗姑娘？」

紅棗道：「你認識紅大鵬老武師嗎？」

萬靈陡然一震，吶吶道：「妳是……」

紅棗一字字地道：「你認識紅芳嗎？」

紅芳就是紅棗的亡母。

萬靈面色一變，知道紅棗就是紅芳之女。

但他不會承認，昔年奉安勝之命去害紅家父女的事，他道：「紅棗姑娘，你說的兩位我都不認識。」

「你放屁！」紅棗怒道：「昔年我娘在安勝的花言巧語之下，失身生了我，但安勝喜新厭舊，而且也不會討個武師之女，就派你先毒死了我外祖父紅大鵬，再毒死我娘，尚幸那時我不在娘的身邊，逃得一命！」

「沒有這回事兒！」萬靈大聲道：「這是什麼人造謠陷害我萬靈？根本就是無中生有嘛！」

紅棗道：「臭賊，這就叫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小滑溜道：「別讓他跑了！」

四小在上風頭上，始終不敢到下風頭去，這當然就吃虧，要生擒他很不容易，就怕被他搶到上風。

這麼折騰了近一個時辰，都無法接近他。

萬靈也無法脫身，因為他的輕功不如阿輝。

小滑溜在阿輝耳邊說了幾句話，阿輝點了頭。

於是紅棗、小滑溜及雷丹又撲向萬靈。

三人並不一齊上，而且以紅棗先攻，小滑溜和雷丹却是抽空攻上一招半式，故意使萬靈手忙脚亂。

只是三人仍不敢到下風頭去。

就在這時，阿輝雙手一揚，擲出石頭。

兩隻「蛙鏢」三級跳似的逕奔萬靈的雙足。

萬靈對三小的攻擊已窮於應付，因爲紅棗已非昔日可比，小滑溜和雷丹也都是經柳光庭指點過，都非庸手了。

萬靈要不是滿身是毒，四小時時要佔上風頭，總不免碍手碍脚，早就被生擒了。

結果「蛙鏢」一隻中的，擊中了萬靈的脚背。

萬靈尖叫一聲，痛得單脚一跳，紅棗正好夠上部位，一脚踩在他的左腰上，萬靈向右一栽，另一隻「蛙鏢」又擊中他的另一隻小腿迎面骨上。

這一下子用力大，石頭也大，骨頭已裂，而小滑溜也正好到了他的背後，在他的小腿彎上踩了一脚，萬靈跪倒在地上。

一個人在極大痛苦之下，已經無暇施毒了。

、幾乎在這瞬間，只聞「嗆」地一聲，紅棗的長劍出鞘，寒芒一閃，一顆人頭已經滾出三步以外。

這是個十分悽烈，也大快人心的場面。

滾出的人頭瞪着眼，似乎還在看着這個世界。

紅棗提起人頭，含淚悲聲道：「外祖父，娘……女兒終於爲你們報了血仇！你們在天之靈大可以安息了！」「蓬」地一聲，把人頭踢上半空。

人頭落下來的時候，小滑溜又一脚踢起。

這次落下來，雷丹又踢起來，但踢得不高，因爲用力踢會痛。

小滑溜道：「大家來踢，別讓它落地……」

人已死本不應如此虐待屍體，但萬靈這臭賊一生作惡多端，殺人無數，這也是報應。

這次阿輝一脚踢起，人頭飛向紅棗。

紅棗再踢起，小滑溜用脚後跟倒踢而起，就像踢毽子一樣，但阿輝脚上用力，「啪」地一聲，把人頭踢得四分五裂散開。

大家一齊閃退，退得慢的人還是不免濺了些腦漿。此人下場如此，可謂天理昭彰。

曾有一次，他一下子毒死了十七個拐騙來的男童，理由只是要他們的睾丸配藥。

其他惡行罄竹難書，也就不必說了。

* * *

楚半俠來到江騰蛟的石洞附近。

只可惜他沒有看到「毒居士」中掌奔出，自然沒有遇上四小等人，他要探探江騰蛟的虛實。

當然，楚半俠雖然遊戲風塵，但並非不知深淺、利害，豈不知江騰蛟也非昔日的江騰蛟了？

即使江騰蛟未學畫上的扶桑武功，楚半俠也不敢輕估，只是他這種人，爲了正義，絕不計較個人成敗。

「師父，楚半俠來了……」黑中皐已發現，報告了江騰蛟。

江騰蛟冷冷笑道：「希望他能進來。」

黑中皐道：「師父，他似乎並不想進來。」

江騰蛟道：「你感覺如何？」

黑中皐道：「師父的逼毒方法高絕，似乎已大致好了！估計只要再自行運功逼毒三五個時辰，就可以完全康復了，師父你呢？」

江騰蛟道：「爲師已經好了！去，我們出去看看！楚半俠來了，總不能讓他白來一趟吧？」

黑中皐道：「相信他是來追萬靈的。」

「不管是爲誰來而來，」江騰蛟道：「這都是個極佳試功對象——拳靶子，看看這扶桑絕學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黑中皐道：「此刻由師父施展，必然大爲不同了。」

二人出洞，果然發現楚半俠坐在石上吸旱烟。

黑中皐道：「楚半俠，這是我師父，也是當今武林的第一高手，我師父要試試你的斤兩。」

楚半俠道：「那要怎麼試？用秤來秤嗎？如果秤總重量，你江騰蛟比我重，如果把骨頭和肉分開秤，你的肉比我重，骨頭却比我輕。」

這當然是諷刺江騰蛟。

江騰蛟道：「你來幹什麼？」

楚半俠道：「我本來是找萬靈的，相信他已經走了，因此，既然來了，就來看看老朋友！」

江騰蛟道：「你能算是朋友嗎？」

楚半俠道：「作人總要客氣點，對不對？就算我楚半俠根本不想要交這種朋友，在稱呼上也總是朋友。」

江騰蛟道：「你有沒有想到，來得去不得？」

「想到了！」楚半俠道：「老夫最有自知之明，就算倒退十年，我也未必能穩贏你，何況是現在？」

「那你何必來送上一條老命？」

楚半俠道：「那要看是怎麼死，如果死得有價值，我隨時都準備死，這一點你可能還不信。」

江騰蛟道：「我可以馬上來証明這一點。」

楚半俠道：「很好！咱們動手吧！」

江騰蛟道：「徒手或用兵器由你決定。」

楚半俠道：「如果雙掌不成，動兵刄也差不多。」

江騰蛟道：「不錯。你是客，你先出手。」

楚半俠不改戲謔之態，伸手就抓江的右肩。

但是，一抓就收，也就是抓出一半就變招。

快！江騰蛟出手之快，似乎根本看不清他是否出過手？

如果楚半俠不收手，很可能被人扣住脈門。

楚半俠再攻幾招，都是虛實莫測。也正是虛實莫測，一時看不出顯著的高低。

但至少可以看出，江騰蛟的動作有如閃電，楚半俠的攻勢立刻就變爲守勢。七八招下來，楚半俠心頭直沉。

他知道自己絕非敵手。

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未出過十招就有這種想法。

在目前，江騰蛟用的是以前的武功，也可以說未用扶桑的武功。十招以後，突然路子變了，風格也不同了，閃電的速度加上剛猛的勢道，楚半俠立刻像一葉扁舟，陷入了風狂雨暴之中。

其實扶桑武學固然剛猛、迅捷，但若由一般人練習後施展開來，那會有這種凌厲的勢道？這是因爲江騰蛟本身的功力就十分深厚之故。

三五十招之後，楚半俠全力施爲，總是搶不回先機，一直陷入守勢中，甚至左支右絀。

六七十招之後，他挨了一式「刀手」。

他幾乎不能適當形容這種超特的速度。江騰蛟嗓中發出低嘶，任何一個動作，都會造成空氣被撕裂的驚心動魄聲音。這是一種至高的速度境界。

不到八十招，楚半俠中了一脚和一式「回轉撞」這是扶桑絕學中近身徒手相搏的狠招。

楚半俠突然停了手道：「老夫終於開了眼界。」

江騰蛟道：「開了眼界又如何？」

「後會有期！」

「我說過你來得去不得。」江騰蛟道：「我此番重出，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你們『三奇』。」

楚半俠道：「我是三人中敬陪末座的一個，你比我高明，並不能証明你高于我們任何一個人。」

江騰蛟道：「武林中人可以看到，『宇內三奇』會一個個地倒下，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感到遺憾。」

「遺憾？」

「對！如果我能一人獨接『宇內三奇』的話，那才是我終生的心願。所以你一個人來了，不無遺憾。」

楚半俠大笑了三聲道：「過癮。」

江騰蛟道：「過癮是什麼意思？」

楚半俠道：「我姓楚的能遇上一個想一人獨接『宇內三奇』這樣的高人，怎能不說是一件光榮的事，就算實際上作不到，這份豪氣也夠人羨慕的了！」

江騰蛟道：「楚半俠，如果用兵刄再鬥，你能接本人三十招，我就讓你離去！」

楚半俠道：「這麼說我接不下來就走不了啦！」

江騰蛟冷冷一笑道：「我沒有打算讓你走。」

楚半俠道：「好吧！反正走不走都要獻醜！姓江的，你知不知道你和誰有點相類似？」

「誰？」

「『毒居士』萬靈！」楚半俠道：「你的身手越高，武林中遭殃的人就越多。黑珍珠對你如何？還有另一位——」

江騰蛟不會讓他說出另一個吃過他虧的名女人，就立刻劍出鞘，已到了楚半俠面前，這簡直不像劍術。

楚半俠閃退中以旱烟管一格，劍花乍閃，又到了楚半俠的右下側，簡直是變障眼法。

這就是扶桑武功的風貌。

快速迅捷，是由于出劍拙樸了當，沒有任何花梢，攻最近的直線，也就是快的主因。

快，一定和「捷」有密切關連，不捷就一定快不了。

楚半俠以十成十的功力來迎戰，却知道江騰蛟所說的三十招也許並不算誇大。

楚半俠接不下對手三十招，將成爲近五十年來的罕見怪事。

這件事必然震驚武林。

楚半俠並不怕死，也不悲哀，只是不免痛苦，而又惋惜——武林中居然會造就這麼一個「人才」！

三十招行將到達，忽然飛來幾塊石頭。

這石頭一路彈跳而來，其中一塊差點擊中江的脚背。

江騰蛟突然收手不攻，楚半俠以爲這是死裏逃生。

只見四小奔馳而來。

四人站在距江、楚及黑三人的十步以外。

阿輝道：「楚老，這種場合用不上牛刀！」

小滑溜道：「楚老頭，我們一向知道你的老毛病，遇上不大上眼的貨色，總是以哀兵姿態出現，不是輸上一招半式就挨上幾拳脚，以便——」

楚半俠道：「今天老夫認栽！」

紅棗大聲道：「楚老頭！誰還不知道你這份德性，你以爲只要是人，沒有不能變化的！可是你這次可就大錯了，你面對的不是人——」

江騰蛟怒形于色，他知道四小在往楚的臉上貼金。

黑中皐大聲道：「師妹，長輩在此，說話要尊重點。」

紅棗道：「這兒只有一個長輩，那就是楚老！」

黑中皐連施眼色，看來他對紅棗還是不忘情。

紅棗恨透了這個血魔，道：「楚老的一份善意，居然被人當作了示弱或者技不如人了！」

江騰蛟冷冷地道：「丫頭，妳是說楚半俠未出全力，有意讓我？」

紅棗道：「難道你還看不出來？」

「幼稚無知。他接不下本人三十招。」

紅棗道：「昔年你江騰蛟算什麼東西，處處想標榜『三奇』，却又處處不如『三奇』，於是就不擇手段，但是我們相信楚老不過是想使你改邪歸正罷了。」

江騰蛟道：「如果你們遲來半盞茶工夫，他已經倒下了。」

「少吹！」小滑溜道：「我們老大剛說過，這場面用不着牛刀！這話你懂不懂。」

「小子發狂！這是找死！」江騰蛟怒極。

小滑溜道：「狂不狂一試便知。楚老，請您過來一下，老大有話要和你說——」

楚半俠也不知道四小有什麼鬼名堂。在目前也只有這四個小搗亂也許能挽救一次危機。但這太渺茫，原因是這對手太強，也太精明了。

任何一次都能以點子混過去，只怕這一次是白忙。

楚半俠還是走到四小面前，道：「小子，沒有用的。」

阿輝道：「楚老，你先坐下抽袋旱烟，欣賞一下我的鬥牛本領。」他檢起兩塊石頭向江騰蛟擲去。

石頭三級跳到達，又差點擊中江的脚背。

楚半俠可算是刁鑽古怪的老蓋仙了，却弄不清他的用意，丢石頭打不到人有什麼用？

跟着小滑溜道：「江騰蛟，你對摔跤在不在行？」

江騰蛟以前沒練過摔跤，但學了扶桑武功自然會了。

江騰蛟冷冷地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小滑溜道：「論劍法和掌法，我們老大當然不如你，因為他吃的米飯沒有你多，但是摔跤……」

「摔跤又如何？」

「你不夠看！」

江騰蛟想忍住笑，終于忍不住大笑了一陣。

這工夫黑中梟忽然在江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四小可以猜到一定是提醒他的師父，阿輝對摔跤有一套。

江騰蛟突然一笑，道：「即使那小子會摔，我也不屑和他較量，因為這太不襯配了！」

「怎麼？」小滑溜道：「你以為他摔不過你？」

江騰蛟道：「這當然是配不配的問題。」

紅棗道：「阿輝，這件事不久就傳遍江湖，『九陰手』江騰蛟技不如人，臨陣退縮！」

江騰蛟冷峻地道：「老夫豈是怕事的人，只是不願佔一個小崽子的便宜，落人口實！」

「你佔他的便宜？快別吹呢！」小滑溜道：「摔跤這一門功夫高人不屑學，低手學不精，你在這方面一定也很稀鬆，所以不敢動手！」

江騰蛟道：「無知小子，你知道什麼？」

小滑溜道：「如果能行就試試看哪！很多人是浪得虛名，混吃等死的——」

江騰蛟道：「好吧，但老夫勝之不武！」

小滑溜道：「不過你要讓個後腰才行。」

「什麼？」

小滑溜說了，江騰蛟道：「小崽子，這算什麼？」

紅棗道：「眞正的摔跤高手就是這樣的。」

最後江騰蛟大聲道：「好！就這麼辦，老夫讓他個後腰，姓楚的作個證人，如果這小子死了……」

楚半俠道：「他死了是命該如此，不過他可能會死！」

江騰蛟道：「姓楚的，你能親眼看他被擊斃嗎？」

楚半俠道：「我是說他在七八十歲以後會死的！」

江騰蛟何許人？他雖不把阿輝放在心上，却也不敢太大意。

楚半俠對阿輝低聲道：「小子，可別以為你在『乾坤一抱』上下過功夫，別忘了這是個超級敵人！」

阿輝道：「我知道。」

楚半俠道：「你知道個屁！小子，你今天凶多吉少，須知這老賊本已了得，再學畫上的武功……」

阿輝道：「我心裏有數——」

黑中梟道：「師父，這小子很詐，要小心點！」

江騰蛟哼了一聲，表示不屑，道：「小子，來吧！」

阿輝在未抱之前，就先抽一口氣以防對方無形的內力震他，江騰蛟被抱住後腰以後，果然身上發出無形的暗勁。

尙幸阿輝早有準備，大部份被疏導散去，而且全力運功一抱，目前他功力非同小可，衆小和楚半俠在旁靜觀，都為他捏把冷汗。

江騰蛟一試，心頭一凜。

難怪這小子敢以摔跤向他挑戰了。

原來他在這方面確有獨到拏手之處。此刻只感他的雙臂有如鋼箍逐漸收緊再收緊。

江騰蛟暗暗冷笑，心道：「別人怕這一手，遇上我可就要倒楣了。」他急提一口陰柔之氣，集中在他的背後「命門」及「陽關穴」上，但他却作出吃力之狀誘敵。

待蓄存的氣足夠之後，吐氣開聲一震。

阿輝本以為又吃住了他，那知他背上二穴正緊貼在阿輝的「中柱」和「四護」二穴處，這一震竟把阿輝震得怪叫一聲鬆手，摔出一丈以外。

黑中梟在拍手叫好，衆小上前查看。

楚半俠雖不知江騰蛟用何種手法震傷了阿輝，却相信傷勢一定不輕。這時正準備上前一搏。

就在這時，江騰蛟走向楚半俠。

楚半俠立刻蓄勢以待。黑中梟道：「師父，楚老賊該死，這幾個小崽子一個也不能留。」

江騰蛟道：「為什麼？」

黑中梟道：「因為他們知道的秘密太多。」

江騰蛟點點頭，這工夫也和楚半俠幹上了。

江徒手，楚半俠也沒有用旱烟管。

江疾速如電，剛猛狂烈，楚則陰柔圓活。

所以江雖咄咄逼人，想在三五十招挫敗他仍是不能。

阿輝還未醒來，滿臉血漬，紅棗急得直流淚，小滑溜和雷丹也沒了主意。

但小滑溜的反應還是夠快，道：「這

樣吧！要雷丹先把老大弄走，離開現場，我看楚老頭最後還是會輸。」

紅棗點點頭。

「一旦楚老不敵？咱們一個也逃不了。」小滑溜續道：「咱們死了沒關係，可不能讓老大落在他的手中。」

雷丹道：「正是這樣，你有什麼主意？」

小滑溜道：「雷丹，妳背老大快走，越遠越好，在路上留下暗記，然後我和紅棗來助楚老。」

雷丹當然願意，但紅棗却不高興。

小滑溜道：「這爲了救人，妳們二人誰去都是一樣。」

雷丹不出聲，紅棗一想，還是阿輝哥的生命最重要，她的身手比雷丹高出很多，還是她留下來比較有利。

這工夫楚半俠和江騰蛟也打了三四十招，可以看出楚半俠落了下風，而且絕不能支持百招。

「快點呀！」小滑溜道：「到底哪一個去？」

紅棗道：「雷丹妹子去一趟！記住，找一個隱秘之處，立刻就要行功爲他療治內傷。」

「我知道！紅棗姐——」

雷丹背上人就走，黑中梟去攔，被小滑溜及紅棗接下來，二人拚命，黑中梟有點力不從心。

何況他對紅棗有情，總是不肯下重手。

三四十招下來，黑中梟中了紅棗一掌，他這才打叠精神，不敢再一廂情願相讓了。

這工夫楚半俠和江騰蛟已經快要見眞章了。

江的武功，退回二十年前可能就不低于楚，這次學扶桑絕技，更是如虎添翼，楚半俠接他三至五招就有數了。

黑中梟中了一掌雖不重，總是吃虧，現小滑溜和紅棗又全力硬拚，以便擊倒他去助楚老頭。

黑中梟如此不濟，只因他知道小滑溜的花梢多，詭計百出，要處處提防，就不免分散精神了。

結果又被紅棗蹴了一脚，被小滑溜砸了一拳，倒地不起，兩小立刻向江騰蛟撲去。

只不過二人還未遞出第三招就被砸了出去。

這對楚半俠的幫助不大。

楚半俠在接了對方一百五七十招之下，眼看即要失招或被重創。小滑溜一急，就施放「蛙鏢」。

這一手對付江騰蛟這等人物自是白費力氣。

就在楚半俠被掃了一掌跟蹌後退時，附近林中傳來了「獅子吼」玄功，聲音不大，却是毋遠弗屆。

江騰蛟忽然力砸兩掌，逼退楚半俠及兩小，拔身向相反方向掠去，似乎他很忌憚這個人。

楚半俠猛喘着，他知道自己又是死裏逃生了。

他闖江湖近五十年，這種場面以前還沒遇上過，人是越有經驗，就越謹愼，但有時謹愼也不成。

兩小上前，紅棗道：「楚老頭，你不礙事吧。」

「死不了哩！這聲獅子吼驚走了他？」

「這老賊很厲害！會是誰呢？」

「不知道，」楚半俠道：「這人簡直是非同小可。不是我洩氣，就是『煮石老人』和狄不平大概也討不了好去。」

小滑溜道：「有那麼厲害？這麼說就無人能制住他了。」

楚半俠道：「武林中當然沒有天下第一的人，但江騰蛟目前的造詣十分了得，想不出誰能制住他。」

紅棗道：「楚老頭，這不就是天下無敵了。」

「不，『宇內三奇』並非宇內最高三個人，只是『奇』而已，有很多人不好名也不圖利。凡是不出頭，也就少爲人知。」

小滑溜道：「那是誰？他爲什麼不出來鋤奸？」

楚半俠嘆口氣却未回答。

* * *

此刻雷丹背着人狂奔，她早就累了！但她知道此刻有很多凶險，咬牙、流汗，忍着狂奔。

至少她要奔出三十里。

以雷丹的脚程，就讓她早走一個時辰還是一樣。

此刻滿臉汗漬的雷丹忽然發現前面有人擋住去路。

雷丹此刻筋疲力盡，實在無力打鬥了，就算來人是個三流貨色，她相信自己也無力應付，有敗無勝。

這人居然是錢大來，雷丹暗叫一聲「糟！」

「錢大來，你可別恩將仇報！」雷丹喘着道：「阿輝是你同父異母兄弟！」

「不是！」錢大來厲聲吼叫。

「不是？」雷丹道：「據說你們都是『煮石老人』歐陽熙的兒子，只是異母所生而已！」

「不是——」錢大來的聲音像炸開似的，他多麼希望他是歐陽熙所生的，但他知道自己不配。

雷丹駭然道：「錢大來，就算你們不是同父異母生的兄弟，可是，阿輝對你也不錯，從不趕盡殺絕。」

錢大來道：「把他交給我！」

雷丹大聲道：「不！除非你殺了我！」

「聽話！交給我，妳保護不了他！」

雷丹道：「就算如此，我也不會把他交給你！」

錢大來道：「妳眞是個愚蠢的女人。」

「愚蠢就愚蠢好了！反正我不會把他交給你。」

錢大來「嘿嘿」冷笑道：「那可由不得你——」

他正要撲上，突然衣袂破空聲傳來，雷丹頂上又落下一人。雷丹一楞之間，阿輝已在來人手中了。

雷丹大驚，道：「把他還給我——」奮不顧身撲上，但立被一掌掃回倒地，連一招都不到。

來人竟然又是「九陰手」江騰蛟。

以他的脚程，只要追的方向不錯，一定會追上雷丹的。

雷丹悲呼着道：「還給我——再拖下去他就完了。」

江騰蛟道：「這是他不自量力，怪不得誰！」

雷丹再次撲上，還是一樣被砸回，倒地昏了過去。

江騰蛟望着錢大來，道：「跟我走吧！」

「跟你走?」神態十分冷漠。

「是的，我要把你變成年輕一代的頂尖高手。」

錢大來冷冷地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

「如果不爲什麼，又何必找我?」

「只是……只是由于你是練武的天才。」

錢大來道：「好意心領。」

江騰蛟道：「我很喜歡有個性的人。錢大來，你只要和我在一起一個月，我就能使你——」

「我爲什麼要和你在一起?」

「因爲……因爲……」他說不出來。

儘管他說不出來，却已顯示了孺慕之情。

錢大來道：「把人交給我！」完全是命令口吻。

江騰蛟愕然道：「你也要阿輝這個人?」

「不錯。」

「你要他幹什麼?」

「這是我的事，何必操心?」

江騰蛟可沒有聽過如此對他講話的口氣，道：「你如果能說出理由來，我也許可以考慮。」

他這麼說是因爲他相信錢大來要阿輝是爲了報仇，絕非其他理由。

反正都要殺阿輝，誰殺還不是一樣。

錢大來道：「我爲什麼要對你說出理由?」

江騰蛟有點按捺不住，但仍然忍了下來。

他這一生抓到了些什麼，却失去了不少重要的東西，但無論如何，他要抓住這最最重要的——兒子。

而且是他唯一的，今生已不可能再有第二個了。

江騰蛟道：「你知道我不會容忍別人用這態度對我?」

「那是你的事！」

江騰蛟攤攤手，似乎下了決心，道：「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了，我……我就是你的生父……」

「不是……你絕對不是！」他吼叫着否認。

這後果出乎江的意料，而且十分吃驚。

誰都希望，樂享天倫，錢大來會不想?他爲什麼矢口否認?

江騰蛟臉色沉下來道：「錢大來，你爲什麼用這態度來對我，莫非你以爲我的話不實?」

「不管實不實，我都不信，把人交給我！」

江騰蛟五內翻騰，自己的兒子不認自己，這才是人生一大悲事，道：「莫非是有人說我的壞話?」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把人交給我！」

江騰蛟氣得甩甩頭。爲了父子團圓，他要讓到底。

他把阿輝丟在地上，退後一丈。

錢大來走上去挾住阿輝就走。

這下子江騰蛟可就氣炸了，大聲道：「就這麼一走了之?」

錢大來道：「不走又如何?」

江騰蛟道：「我曾告訴過你，我是你的父親。」

錢大來道：「我已經聽清了！」

江騰蛟道：「聽清了又如何?」

錢大來道：「你不配！」

江騰蛟氣得渾身顫抖，目蘊兇光。任何一個作父親的聽到這句話，其心情都會和江騰蛟一樣的了。

錢大來掉頭就走，江騰蛟仍在發抖。

他眞想一掌劈了他，但這確實是他的兒子。

錢大來不疾不徐地奔走，雷丹早已醒了在後面跟着。

江騰蛟自然無法忍下，一個雲裏翻竟翻出十來丈外，迎面攔住錢大來道：「這樣是走不了的。」

錢大來冷冷地道：「怎麼樣才走得了?」

江騰蛟道：「叫我一聲爹！」

錢大來道：「永遠不可能！你不要作夢！」

江騰蛟道：「你是不是不信我的話?」

「信！但我不是見了張三、李四就隨便叫『爹』的人，也許黑中皁不在乎，你大可收他爲義子！」

江騰蛟忍無可忍，道：「你可知道如此絕情會有什麼後果?」

「不論是什麼後果我都估計在內了！」

「小子，你好毒！這一點也許是遺傳，但我不會讓這不良的遺傳再傳下去，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錢大來道：「懂不懂都是一樣。」

江騰蛟以爲，只要錢大來給他個台階，他都能忍下，但是，他不給他一條路走，他像困獸一樣，非發作不可了。

「好——」江騰蛟道：「告訴我，你要他何用?」

錢大來道：「我只是以爲像他這樣的人不該死！」

「你——」江騰蛟厲聲道：「你要救他?」

「有什麼不對?如果他這樣心地善良的人該死，那些作盡了壞事的老魔頭不是更該死一百次一千次?」

到此，江騰蛟的忍耐已到了盡頭。

錢大來也能看出來，把阿輝放在地上。

江騰蛟慢慢走近，伸手抓來。

錢大來自知絕非敵手，但他心灰意冷，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他不避不閃，伸臂一格，「吭」地一聲，被震退了兩大步，右臂幾乎抬不起來了。

這工夫江騰蛟再次攻上連環腿，正是扶桑武學中的「旋腿踢」，快而狠，令人防不勝防。

錢大來勉強閃過，但可以體會到那無

窮的勁道。

「錢大來，你是認不認?」

「作夢——」這工夫江又掃來幾腿，錢大來又勉强閃過，江騰蛟道:「叫不叫爹?」

錢大來道:「只有黑中臯那種人會叫你爹!」

江騰蛟已動了殺機，自己的兒子對他如此，他感到面上無光，也感到絕望。手下一緊，在一片罡勁中施出十一掌、三五肘零二十三腿。

這種瘋狂的攻擊，像錢大來這等見多識廣的人也沒見過，他咬牙勉强應戰，閃過了大部份的攻擊，最後被一脚砸中左頰，身子飛出。

當然，錢大來昏死過去。

雷丹也知道，她目前弄不走阿輝，因為她相信，這二人的打鬥絕不會拖得太久。果然才不過三招。

雷丹道:「你既然承認他是你的兒子，為什麼還——」

「妳看到他對我是什麼態度了!」

「我是看到了，但他畢竟是你的兒子，他所以如此，是因為心情不佳，而你這樣沉不住氣，這事就不好辦了。」

江騰蛟也有點後悔，可是他忍不住。

雷丹道:「現在你還有個機會，挽回父子之情。」

「什麼機會?」

「他受了傷，你把他帶回去好好關照治療。有所謂:人心肉做的，也許他會回心轉意認了你。」

江騰蛟一想也對，道:「丫頭，也只有這辦法了!」

雷丹挾起阿輝就走。

江騰蛟道:「妳要把他帶走?」

雷丹道:「是啊!」

「妳以為能帶走?」

「我當然以為能!」

「丫頭，妳未免太低估我了吧。」

「正因為我沒有低估你，才相信能帶走他。」

「這話我就不懂。」

雷丹道:「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想想看，錢大來要救阿輝，你要是不放過他，你兒子會諒解你嗎?」

她特別把「兒子」二字的語氣加重些。因為這兩個字，江聽起來十分娛心。事實上要使錢大來這塊頑石叫他一聲「爹」，還有十萬八千里呢!

「這……」江騰蛟有點心動了。為了兒子，他不妨先放過阿輝。

他當然知道阿輝的來歷，這小子的身份雖然和他沒有任何關係，却又沾上了點極微妙的關連。

那就是阿輝是歐陽熙的兒子，却是另一女人生的，而歐陽熙又和錢小玉有那麼一段情。錢大來却又是他和錢小玉生的。

這點微妙的關係，本來不成其為關係，但，阿輝的身份無形中變成了正統的，錢大來就變成了私生子。因為錢小玉在昔年被他誘往華山是在被制之下被玷污的。

然後，錢小玉生下了錢大來。

江騰蛟不知道錢大來怎麼會知道他自己的身世。

所以雷丹挾走了阿輝，江騰蛟未再攔阻。

不久錢大來醒來，看看江騰蛟，道:「雷丹呢?」

「走了!把人也帶走了!你現在應該諒解我了吧?」

「我們之間沒有必要諒解!」

江騰蛟道:「誰都有父母，你也不能例外。」

錢大來爬起，拍拍衣上的泥塵就走，道:「我希望我能例外，因為我寧願是個沒有父親的人。」

江騰蛟又動了殺機。他以為有子如此，不如沒有。

他雙拳緊握，目蘊凶光跟了上去。

錢大來聽到後面有脚步聲，但他豁出去了，所以並未回頭。

就在江騰蛟揚起手時，他的背後有人一字字地道:「江騰蛟……」聲音中充滿殺機和悲忿。

江騰蛟止步，錢大來也止步，但他立刻又快行疾掠，因為他知道來者是他的母親錢小玉。

在目前，這兩個人他一個也不想見。來者以青紗蒙面，但自身材上仍可依稀看出昔年的窈窕身材。

「妳是小玉，眞是幸會……」

「我却覺得這是不幸之會。」

「小玉，多年未見，何不揭下黑紗以慰渴思?」

「你作夢!」

「怎麼?臉上莫非受了傷?」

「自昔年之事發生之後，我已發誓，從那時起，我絕對永遠也不再讓我的視線直接觸碰你了。」

江騰蛟乾笑了兩聲，道:「小玉，何必呢?」

「因為你混身都是毒，我的目光沾上也會中毒。」

「小玉，我們的兒子已經這麼大了?」

「可惜他不認你，這也是報應。」

「他認妳嗎?」

錢小玉的身子震顫了一下道:「即使他對我也冷淡，至少不會像對你這樣絕吧!」

江騰蛟道:「昔年的事是誰告訴他的?」

「誰知道?反正不是我!」

江騰蛟道:「小玉，我以為人生最大的樂趣莫過於天倫之樂，妳難道不希望我們三人過團圓的日子?」

「你已經失去了這種機會，而且是永遠的。」

「怎見得?」

「因為你不是人，你是禽獸。」

江騰蛟道:「小玉，過去的事都已經過去了，何必再舊事重提，我們二人只要攜手，當今武林中就再也找不到一個人是咱們的對手了!」

「你作夢!」

「錢小玉，妳要知道，我的涵養仍然有限。」

「我知道。」

「我得不到的可以毀滅它。」

「你剛才已經差點作了這一點，我遲到一步，你會殺了錢大來的。」

「那不過是一時氣極，作作樣子罷

了！」

「你這種人還有甚麼事作不出來？」

「錢小玉，妳可別撩撥我。」

「江騰蛟，別以為你學了扶桑武功就以為我會怕你，你那兩套我清楚得很，收起來吧！」

江騰蛟道：「古人說：伏魔先伏此心，馭橫先平此氣。小玉，咱們都這把年紀了，還能活多久麼？」

「正因為活不多久，才不會和你這種人妥協！」

江騰蛟道：「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莫過高，當使其可從。這話妳該懂的。」

「弄權一時，淒涼千古！」錢小玉道：「這是報應，由于你到目前還無悔過之意，所以你不會有好結果的。」

到此地步，江騰蛟是忍不住了。

但是，他這些年來，一直不能忘記她。

儘管當年他玷污她時，只不過是獸慾的宣洩而已。

「小玉，就算我求妳。而且我願鄭重向妳為昔年的過錯道歉賠禮，就看在夫妻份上。」

「甚麼夫妻？你有資格嗎？」

「但妳絕對不能否認昔年的事才生出大來的。」

「我只承認昔年在華山被一頭野獸玷汙了！」

江騰蛟怒叱一聲，飄起身子凌空下來。

這一手叫着「雲龍三現」，不是扶桑的武學。

此招是他昔年招術中最得意的一招。所謂「雲龍三現」，當然是出沒無定，見首不見尾的攻擊方式，勢道威猛，變幻莫測。

但是錢小玉移動了三個不同方位，以飄忽不定的身法配上以柔制剛的招式，接下這一招奇學。

江騰蛟似未想到她能接下這一招，然後，他施出了扶桑武功中最拿手的一招。這一招拳、掌、肘、腿攻勢有如狂風暴雨般地壓下。

錢小玉有如陷入巨大旋風之中，而紗都被吹走，甚至髮髻也被吹散，她迭換了七個方位，格出十二次肘腿，終於接下了這一招，兩人各退了兩步。

江騰蛟楞在當場。

附近有兩個人四隻眼看得目瞪口呆。這兩個人一個是錢大來，另一個是雷丹。他們並未離去而隱在附近窺伺。

江騰蛟知道她的身手很高，但絕未想到高到這個程度。

他當然不服，但却不願再試，道：「錢小玉，後會有期。」

錢小玉道：「希望永遠不再看到你。」

江騰蛟沒有再說話掉頭而去。

錢小玉望着江騰蛟的背影哼了一聲。這時雷丹在錢大來耳邊低聲道：「你不去見見自己的母親？」

錢大來搖搖頭。

「為甚麼？」

「不為甚麼……」這工夫錢小玉已向相反方向馳去。

雷丹心頭暗驚，錢小玉的功力居然不在江騰蛟之下。

其實錢大來又何嘗不驚？

雷丹道：「你要是學了你母親的武功，剛才江騰蛟要勝你，可沒有那麼容易，至少也能接下數十招。」

「也許……」錢大來望着母親遠去的方向，悵然若失，以前他不諒解母親，是因為把母親當作了和江同類的人物。

剛才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顯然是江在使母親不能抗拒的情況下玷汙了母親，他恨透江騰蛟，却也同情母親，至少錯不在母親。

「走吧！」錢大來道：「找個地方救阿輝。」

雷丹道：「你眞會救他？」

「我為甚麼不能？」

「你過去不是很仇視他？」

「我過去仇視所有的人，以為世上所有的人都對不起我，所以我貪婪、狠毒、六親不認……」

「現在呢？」

「現在我知道，我恨的應該只有一個人！」

「江騰蛟？」

他點點頭，挾起阿輝疾馳，雷丹隨後跟着。

她覺得錢大來這個人還不錯，至少是條漢子。

過去他的貪婪是由于極度的自卑而起的。

「錢大來，如果我是你，就馬上去見你娘。」

錢大來沒出聲。

雷丹道：「你不能不知道慈母倚門倚閭的心情。」

錢大來仍未出聲。

大約在七八里外，來到一座廟內。

這廟不很破舊，也許是距村鎮太遠，香火稀落，也就沒有廟祝前來照料了。看來信錢的人比信神的人多。

阿輝已醒，但仍在半昏迷狀態中。

「雷丹，妳來護法，一定要小心戒備。」

「我來救人，你來護法如何？」

「救人妳更不成。」

「其實無論是救人或護法我都不成。」

「快到屋上監視。」

「如果有人來了呢？你能一心二用？」

錢大來道：「我學的內功心法與衆不同，也就是說可以暫時停止，但妳要很技巧地叫我。」

「我怎麼叫你？」

「在我耳邊輕輕地，緩緩說出妳要說的話，不可大聲更不可說得快，記住了沒有，妳去吧。」

雷丹道：「我記住了！」

錢大來本性不惡，只是心情惡劣下的偏激使他的行爲荒腔走板，如今他的心情改變，至少已不再輕視他自己的母親了。

他把阿輝扶起坐正，雙手十指疾抓他的背部幾個要穴，然後雙手交疊按在他的「至陽穴」上。

雷丹在屋頂上足足坐了兩個時辰，下來看過兩次，不知要行功多久。上面的蚊子很多，又不敢大力拍打。

（未完．二）

◎◎◎◎◎◎◎◎

上文提要：

翌日，正當杞光德正待就禮金盆洗手之際，七大魔頭的鬼秀才魏生、蜂尾針風五娘、寶杖法師番僧及木劍道人等衆，果然依時來到草坪前，風五娘不提當年在祁連山被迫跳崖之事，卻要杞光德等脅從加入以七大魔頭「唯我尊」爲首的「統一盟」，於是雙方展開一場血腥鏖戰，眼看杞光德等衆英豪有被圍殲的危險，遂暗中派展劭秦君燕莫紫薇潛身下山往各幫派告急……

◎◎◎◎◎◎◎◎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三）

分道揚鑣告凶訊　括蒼掌門傳噩耗

秦君燕連聲久仰，王振南微笑拱手。「兩位不辭跋涉之苦，前來報訊，敝莊上下無不感激！」

「三莊主言重，此乃咱應爲之事，何況也是山上衆英雄對晚輩師兄妹的厚望，晚輩又豈敢不略盡棉力！」

王震西道：「王某已派出三十個人通知附近的同道，同時也派人去黃山打探消息！」

王振南道：「菜快涼了，請入座！」

秦君燕和莫紫薇也不客氣，相繼入座。王氏昆仲已用過飯，只飲酒作陪，秦君燕到底是剛出道的雛兒，不善應酬，吃不知其味，只恨不得早點離開。

好不容易塡飽肚子，丫頭又送上香茗，秦君燕便起身告辭，王振南道：「少俠何必來去匆匆？」

秦君燕道：「晚輩尚須到處通知同道！」

「剛吃飽不宜乘馬，且再坐一會吧！」王振南道：「敝兄弟已着人去準備兩匹健馬，好讓兩位代步！」

秦君燕與莫紫薇又謝了一番，好不容易又挨過頓飯工夫，王氏兄弟才肯讓他們辭行，還親自送客。

到庭院已見有人拉着兩匹神駿的馬兒，一色作白，一色作紅，秦君燕師兄妹看後，無不高興，王氏兄弟送佛送到西，除了馬匹之外，馬鞍脚蹬馬鞭，一應俱全，而且還有一包乾糧！

秦君燕飛身上馬，「多謝兩位莊主錯愛厚賜，晚輩等五內俱銘！」

王振南笑道：「少俠太客氣了，比起兩位報訊之情，實在算不了什麼。」

秦君燕與莫紫薇向東急馳一程，日已將晚，林中宿鳥呱呱地叫着。莫紫薇問道：「三師兄，咱們今晚會在何處歇宿？」

「反正剛才已睡了一覺，再趕一程吧！」

莫紫薇自無意見，兩人馳了十餘里，天已黑齊。秦君燕怕師妹過於疲乏，抬頭見前面有座小山，山脚似有座小廟，便道：「師妹，咱們到廟裡歇一夜吧！」

倆人到廟前下馬，那山神廟雖然又小又舊，但看來仍有香火，打掃得頗爲乾淨。秦君燕將馬縛在廟外林上，再折了幾根樹枝，權充掃帚，將香案前的地面打掃了一下，道：「師妹，你睡吧！」

「三師哥您呢？」

「愚兄在廟外歇一夜！」

莫紫薇道：「又非地方不夠，您也在廟裡睡吧！如今還早，咱們先吃點乾糧吧！」說着解開包袱。忽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秦君燕忙得探頭過來，問道：「什麼事？」目光自花窗射出來，只見包袱裏面有兩錠黃金，還有幾錠銀子！

秦君燕道：「這一定是三槐莊主送的！」

秦君燕眉頭一皺，道：「他們眞是多此一舉，咱們又不是打秋風！」

莫紫薇道：「人家也是一片好意！」

秦君燕不以爲然道：「師妹你剛才爲何不將銀子還給他們？咱們拿了馬匹和乾糧，便已領情！」

秦君燕吣着小咀道：「小妹又沒解開

包袱，怎知道這裡面有銀子？」

「以後見面再還給他們吧！」

莫紫薇淡淡地道：「屆時只怕人家不高興，以爲咱們看不起他們三槐莊！」

兩人吃了乾糧又喝了水，莫紫微因疲乏倚着香案，很快便進入夢鄉。秦君燕解下外衣，輕輕蓋在她身上，悄悄開門出去。他生怕夜裏有敵來犯，不敢睡，持劍坐在廟外爲莫紫微守夜。

莫紫薇一覺睡至天將亮才醒來，醒來時見身上蓋着秦君燕的外衣，又不見他的踪影，忍不住叫道：「三師哥！」

廟門倏地推開，秦君燕探頭進來，問道：「師妹，什麼事？」

「您，您沒睡麼？」

秦君燕微微一笑道：「睡了一會！」

莫紫薇見他眼裡紅絲滿佈，感動地道：「三師哥，您別騙我……小妹知道你對我好！」

秦君燕大感安慰，忖道：「小師妹到底知道我的心意！」當下柔聲道：「師妹，前面有一條小溪，溪水清澈，你先去洗個臉吧！」

莫紫薇將衫交給秦君燕，走到溪畔，用手捧水，胡亂洗了一把臉，又解下雲鬢，慢慢梳着頭髮。

秦君燕在上面望見，只覺她背影動人，姿態優美，不由瞧痴了！

莫紫薇反覆梳着頭髮，良久秦君燕覺得奇怪，悄悄走近，叫了一聲師妹，莫紫薇瞿然而醒，驀然回首，目光一及，在秦君燕奇異目光的迫視下，粉臉飛紅，心頭鹿撞。

秦君燕訝然問道：「師妹你在想什麼？」

「沒有……小妹那有心事？」

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秦君燕心頭又酸又苦，澀聲道：「你在想展砌！」

「你，你胡謅！小妹想他作甚？」

「那你到底有什麼心事？」

「小妹是……想念爹爹，不知他身子好了沒有……」

秦君燕半信半疑，但聽了她的解釋，心頭稍覺舒服，柔聲道：「時候不早了，咱們還得趕路！」

莫紫薇嗯了一聲，草草將頭髮紮起，兩人吃了點乾糧，又上馬登途。兩人因未曾長途騎馬，大腿內側皮膚被磨損了，因此速度較慢，至黃昏才到浙西的一座小鎮。秦君燕找到一家乾淨的客棧，開了兩間房，便去吃晚飯。

飯間，莫紫薇仍然滿懷心事，秦君燕正忍耐不住，要探問她，不料莫紫薇已先開腔了：「三師哥，咱們去何處通知同道？」

秦君燕沉吟道：「先去鎮海通知『東海神蛟』江老前輩，再去溫州通知『千帆幫』，『千帆幫』人多，通過他們的傳達，此事不脛而走，咱們也堪稱完成任務，可回師門！」

莫紫薇道：「那麼鐵鍊師太呢？」

秦君燕道：「她老人家門人不多，不通知……」

莫紫薇搶着道：「不行！她跟爹交情頗深，如今有事，豈能不通知她？三師哥，不如咱們分道揚鑣，你辛苦點去鎮海及溫州，小妹則去『雷音庵』！」

「鐵鍊師太的『雷音庵』在雲和，中間橫着一道仙霞嶺，道途不好走，愚兄實在放心不下，不如咱們聯袂去鎮海，再南下一個去溫州，一個去雲和！」

莫紫薇噘着小嘴道：「幾百里路難道會發生什麼事不成？」

秦君燕正色道：「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萬一有事故，教愚兄如何向師父交代？」

「真要有事的話，您也未必保護得了小妹！何況你的江湖經驗也不見得比小妹豐富！」

秦君燕臉有難色，莫紫薇又道：「估計行程，大概差不多時候回師門，不如先在山下的『蒼景客棧』碰頭吧，先到先等，然後一齊下山，如此爹便不知道了！」

秦君燕沒可奈何地道：「好吧，不過師妹在路上可要小心，否則愚兄將一生難安！」

莫紫薇心頭大喜，却不敢形諸於色，道：「三師哥路上也得小心！」她解開包袱，將金銀分成兩份，自留一份，將另一份遞與秦君燕。

秦君燕道：「愚兄身上尚有銀子，女流之輩路上行動不便，你都帶上吧！」

莫紫薇不悅地道：「三師哥，你老是瞧不起咱們女子，你再不拿，小妹便要生氣啦！」

秦君燕沒奈何只得接去，道：「師妹，你路上扮作男子比較方便！」

莫紫薇「噗嗤」一笑，道：「三師哥，這是個好主意，吃了飯你便陪小妹去買衣服！」

兩人付了帳，到成衣店替莫紫薇買兩套男子的衣褲，然後返回客棧休息。次日兩人匆匆吃了早點，便揮手分別，臨別秦君燕又叮嚀了一番，莫紫薇一一應承，秦君燕目送她離開，直至看不到背影，才催馬前進。

秦君燕心怕師妹在『蒼景客棧』久候，是以一路馬不停蹄奔赴鎮海。到『東海神蛟』江家報訊。江凌波不在家，他將消息告訴其子江上陸，又匆匆策馬南下。

他一路上都在担心莫紫薇安危，以往日夕相對，尚不覺得怎樣，如今一旦分開，便有三魂丟了六魄之感。

是次下山，去的地方較多，見到的人亦較多，竟覺師妹之花容嬌態，更非其他女子能及，他甚至在夢中也見到莫紫薇！

不知爲何，近日來每當他思念師妹時，腦海中又同時浮上展砌那張似笑非笑的臉龐，心中不由產生一股忐懼，生恐師妹會離開自己，投向展砌懷抱！

秦君燕便是在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情下，到達溫州城！

「千帆幫」在溫州城內，幫內的弟兄大都是船伕和漁民，但頗有幾個能人，加上團結，故此在這一帶勢力甚大。幫主「鰲神」萬山昔年在江浙一帶武林中，頗有盛名，而且爲人正派又重義氣，是以白道之士，頗喜與其交往。

「千帆幫」除了萬山之外，尚有一位副幫主司徒東海，一位總堂主葉峯，在江浙武林中却頗有聲名。

秦君燕進城之後，買了張拜帖，備了

一份禮，然後去求見。他遞上那帖不久，便見一位蓄着短髯的壯漢出來迎接。「秦少俠光臨，敝幫至感榮幸！」

秦君燕拱手道：「末學後進，有幸拜見萬幫主，實乃三生之幸！」

那壯漢子滿臉笑容，令人心生好感，他微笑道：「在下葉峯，敝幫主因正與洞庭水幫的黃幫主商量聯盟之事，未克接見，請少俠原諒！」

秦君燕尷尬地一笑。「原來是葉堂主，請恕在下目拙！」

「秦少俠請進，有話到聽裡再說！」葉峯引秦君燕到客廳坐下，手下送上酒菜，葉峯擧杯道：「葉某先飲爲敬！」他一口便將一大杯酒喝乾，臉不改容，氣也不喘。

秦君燕酒量不大，只輕輕呷了一口，便將酒杯放下，「請恕在下不勝酒力，沒法仿效！」

葉峯微微一笑。「少俠無須客氣，未知俠駕光臨，有何指教？」

「指教兩字不敢當！」秦君燕將在黃山發生的事說了一遍。「請貴幫小心，並請將此消息散播出去，俾同道有所防範！」

葉峯一怔，道：「此事敝幫一無所聞！幸得少俠千里報訊！」

「在下已先後到『三槐莊』及『東海神蛟』江老前輩家報訊，另者敝幫師妹亦趕去『雷音庵』報訊！」

「少俠俠義爲懷，急公好義，教人肅然起敬！」葉峯長身向他行了一禮。「葉某代表敝幫上下，向少俠致謝！」

秦君燕見自己受尊敬，甚是高興，嘴上連番謙虛，葉峯問道：「昔年費盡了九大門派無數人力物力，被迫跳崖的七大魔頭，都尚在人間？」

「在下只見過鬼秀才、風五娘、寶杖法王和木劍道人四個魔頭而已！但即使只有他們四個人，武林也必有一番風雨！」

「少俠之見甚是，此事實不能等閒視之！少俠長途跋涉，路上料沒休息，請先洗澡更衣，等下敝幫之主必來相陪！」

秦君燕長身道：「堂主客氣！在下報訊的目的已達，就此拜別，他日有機再聆聽幫主的教益！」

葉峯也站了起來。「少俠說那裡的話！」他雙手在秦君燕身上一按。「兄弟，你這份人情，咱們生受了！你千里奔波，趕來報訊，大恩不言謝，想兄弟多少也得在本幫盤桓幾天，即使令師怪責，敝幫也會替你說情！」他由少俠而改口稱兄弟，關係又進一步。

「不是這個原因……在下尚須到別處通知，下次再來打擾貴幫！」

葉峯如何肯放他走？又道：「報訊之事，自有本幫兄弟代勞！兄弟準備去何處報訊，請將姓名地址寫下，本幫有七八個分舵，敢信報訊通風會比你快！」

秦君燕尚在猶疑，葉峯又道：「兄弟，你最少也得在敝幫過一夜，否則便是不把葉某當作自家兄弟了！」

秦君燕見他不是做作，只好接受，當下只好報出幾個出名的武林人物，葉峯笑道：「這些英雄都在附近，即使兄弟不說，咱們也會派人通知！」當下他叫了手下，帶秦君燕去客房休息。

「千帆幫」外面的建築物都是瓦磚所建，但後面則是以木柱木板所造。看來住在幫內的幫徒可不少。

手下送上熱湯毛巾，秦君燕連日趕路都沒好好洗滌過，此刻身在澡盆裡，好像大寒天吃狗肉，說不出的舒暢。他本來不大瞧得起草莽式的英雄，但葉峯給他的印象頗佳，跟他想像中的大相逕庭，因此也有心結納。

他洗了澡，換過一套乾淨的衣服，躺在床上假寢，過了一陣，葉峯親自來邀他到廳裡共膳。

廳裡開了三張八仙桌，坐了好些人，秦君燕一到，衆人立即長身抱拳向他行禮，秦君燕慮不及此，被鬧得手足無措，忙道：「諸位請坐，在下……」

葉峯拉着他的手，走到首席，一個身材肥胖像個長圓形的皮球的中年漢子首先迎前，道：「某家萬山，代表幫內弟兄向秦少俠致謝，來來，咱們坐下邊喝邊談！」

秦君燕有點受寵若驚，結結巴巴地道：「久仰幫主大名……實乃三生有幸！」

萬山又爲他引見司徒東海和洞庭水幫幫主黃碑，洞庭水幫外三堂總堂主楊英。在座之人，都是「千帆幫」的堂主和香主。

萬山擧杯連敬三杯，秦君燕雖然不勝酒力，但是此情此景之下，也只好捨命陪君子，連盡三杯。

席間羣豪難免又問起黃山之變，秦君燕有了酒意，有問必答，衆人聽見秦君燕與展劭合鬥木劍道人的情況，眉飛色舞之餘，對秦君燕都刮目相看，想不到小小的一個括蒼派，竟然有此弟子！

葉峯問道：「黃幫主可曾聽見展劭之名否？」

「黃某不曾聽過，聽秦少俠所述，此人實是一少年英才，可惜天妒英才……唉，若非如此，展少俠將來與秦少俠必能成武林棟樑！」

秦君燕聽他一句「天妒英才」，心頭忽爾一顫，覺得自己呷一個死人的醋，眞無道理，當下忙道：「在下武功不及展兄良多，若展兄在生，假以三五年，必成高手無疑，在下只能濫竽充數！」

「少俠謙甚！令師培育幾個弟子，個個都有成就，令人羨慕！」黃碑問道：「未知令師兄在太湖所創的『昆仲幫』，何時正式成立？」

此事秦君燕是在下山之後，才略有所聞，當下臉有難色地道：「在下離師門已久，又未克去太湖與敝大師兄相聚，詳細情況也不大清楚！」

楊英豎起手指道：「令師兄武功雖然出類拔萃，但與令師嫂的爲人，實在無話可說！誰提起他夫婦倆，不稱讚幾句？」

司徒東海也道：「某家也聞秦大俠是位英雄！義氣蓋天地！所謂有其兄必有其弟，秦少俠千里奔波，義氣可比乃師兄！」

秦君燕忙又謙虛一番，這頓飯賓主樂也融融，無不盡歡，秦君燕心懷舒暢，未免多飲了幾杯，未待散席，經已醉倒。葉峯親自扶他到客房休息。

秦君燕一夜好睡，直至日上三竿才醒來，他醒來見紅日滿窗，吃了一驚，急忙披衣下床，匆匆梳洗一下便去向萬山告

辭。

「千帆幫」的人都重信諾，也不再挽留，衆人親送至大門外，才揮手而別。秦君燕認識了好些豪傑，心頭十分高興，他怕師妹久候，路上不斷催騎前進。

不一日便到了括蒼山下，山下「蒼景客棧」的掌櫃和好些夥計，與他師兄妹都熟悉，周掌櫃見日才過午，秦君燕竟來投宿，十分詫異，問道：「秦公子要去遠處辦事？」

「不是！請問舍師妹還在客棧麼？請喚她出來相見！」

周掌櫃一愕，反問：「莫小姐何時來貴店投宿？」

「什麼？她還未到？」秦君燕大吃一驚，沉吟道：「好吧！請替我開個清靜的房。」

周掌櫃一邊取鎖匙，一邊道：「也許莫小姐路上有什麼阻碍，所以來遲了，公子不必担憂，她武功不讓鬚眉，誰敢動她，誰便得吃虧！」

秦君燕懶得跟他解釋武林的人與事，一顆心總難以平靜。他洗了澡更了衣，到鎮上採辦了好些山上家居必須品，返回客棧便一直站在大門外瞻望。

日頭已隱了西山後，天際上餘剩一抹暗紅，莫紫薇依然芳踪杳然，秦君燕更加担憂，唯一的希望，但是師妹忘記自己的約定，直接上山。

晚上他匆匆吃了一碗麵，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終難入眠，暗怪自己答應讓她自個兒去報訊，萬一路上遇到「統一盟」的人，後果實在堪憂，他亦愧對師父！

他越想越覺得師妹遇險的成數甚大，又想不出見到師父如何開口解釋。一夜將過，目未交睫，秦君燕索性下床梳洗，一早便站在大門口等待。

一直等到中午，莫紫薇仍未回來，他幾番欲單獨上山，但終於忍住。不斷安慰自己，吃過午飯，仍未見莫紫薇芳踪，他再也忍不住，匆匆向周掌櫃交代了幾句，又將馬匹寄養客店裏，挑着採辦的日用品上山。

秦君燕路上不敢稍停，越過兩座山峯，便見到一道參差不齊的石級，這條石級已走了十多年，平日只覺甚長，今日不知爲何反覺其短。

石級盡頭，是座小小的草坪，秦君燕師兄妹平日便在此處練武，草坪三邊是懸崖，另一邊則又是座山峯，秦君燕師徒便是居於山峯下的一座石洞裏。

洞門緊閉，兩個服伺師父的童子已不知去向，秦君燕放下扁担，抓起門環用力敲打。他連敲幾遍，每次都是兩重一輕，甚有規律，此乃括蒼派的暗號。

過了好一陣，洞門才打開，開門的是兩個十三四歲的小童，瘦的叫鶴童，壯的叫松童。秦君燕見他倆臉色憔悴，雙眼紅腫，先是一怔，道：「你們兩個必是頑皮，才遭師父責駡！」

鶴童一見到他，未曾說話，眼圈先自紅了：「三師哥，您！來得正好！」

秦君燕沉着臉道：「小松，你欺侮小鶴麼？」

「不是——」松童結結巴巴地道：「是師父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怎樣啦？」秦君燕翻掌抓住他的手，道：「快說！」

不料那兩個小童都「哇」地一聲哭了起來，秦君燕鬆了手，一陣風般衝進洞內。

那石洞是天然再加人工改造，甚是寬大，裏面還分成幾個石室。秦君燕的師父莫宣武，向住在最裏面，秦君燕用力拍門，叫道：「師父，不孝徒兒回來了！」

裏面沒有應聲，秦君燕正想再呼叫，不料背後却有人道：「三師哥，師父……他老人家已經仙遊了！」

「甚麼？」秦君燕反身抓住松童，「你敢開這種玩笑！」

鶴童道：「三師兄，是眞的，師父昨晚……」

秦君燕大聲喝道：「快說，師父是怎樣死的？」

「師父舊傷復發，冒險運功，結果震斷了經脈……師父臨終只有一句遺言，他老人家要你照顧師姐！」

秦君燕這才叫了起來：「師姐呢？你們師姐在那裏？」

鶴童愕然，道：「師姐不是跟您一齊去黃山麼？」

「這樣說她還未回來？」秦君燕連番受打擊，險些暈倒，他背靠墻壁，長長吸了一口氣，道：「松童，你把門打開，我要看看師父的遺體！」

＊　＊　＊

三日之後，一堆新墳已經堆起，墓牌上刻着一行字，括蒼派第九代掌門莫公宣武之墓，跪在墓前的人有三個人：秦君燕、松童和鶴童。

秦君燕本來希望能等到莫紫薇回來，才讓師父遺體入土，可是等了三天，仍無莫紫薇的消息，又怕屍體發臭，只好改變主意。

三人拜祭之後，坐在一旁，半晌秦君燕問道：「師父臨死只有那句遺言麼？」

「是的……也許師父他老人家還有許多話要說，但已經來不及了！」松童說罷輕輕碰了鶴童一下。

鶴童問道：「三師哥，我們以後怎辦？」

「愚兄此刻心情紊亂，也沒了主意！」

松童與鶴童上山已有數年，莫宣武生前雖曾教過他們一些粗淺的防身功夫，却未正式收列門墻。不過他倆仍尊稱師父，三師哥和師姐。當然秦君燕與莫紫薇平日也曾指撥他們一些武功。

看看日已將落，松童道：「三師哥，咱們回洞吧！」

秦君燕默默地跟他倆回洞，這一夜他只吃了點饅頭，心中既悲慟，又担心莫紫薇在外的安危，一整夜都沒睡。

次日一早，秦君燕跑到山頭等莫紫薇，松童和鶴童做了早飯，兩人商量了一下，便一齊去央求秦君燕。「三師哥，如今師父仙遊，咱們只好請你代師授藝了！」

秦君燕道：「愚兄此刻無此心情！」

「三師哥，萬一你將來下山行走江湖，咱們兩個可無力保護師門！」

這句話提醒了秦君燕，他便答應了松童和鶴童的請求：「好吧，吃了早飯便教你倆！」

松童和鶴童只求能讓秦君燕分神，便

達到目的，而秦君燕竟然教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認眞，當然更加高興。

秦君燕連教他倆七日，見莫紫薇尙未回山，再也忍不住，便對兩童道：「小松小鶴，愚兄要下山一則去找你們師姐。二則去通知大師兄二師兄，你們兩個留守山上，一切小心，不可頑皮！」

松童道：「三師哥，您帶咱們下山吧，也好讓咱們路途服伺你！」

秦君燕輕輕在他頭上拍了一下：「您心中打什麼主意，你道我不知道?你們留下來，萬一師妹回來，也有人作伴，雖然本門仇家不多，但你們仍要小心，以後逢七不要忘記拜祭師父！」

鶴童道：「三師哥，你要下山多久?」

「快則一個月……最遲會回來過年！」

秦君燕放下兩錠銀子和一些碎銀，道：「省吃儉用，每日練劍，不可偷懶！」

鶴童與松童唯唯喏喏，秦君燕收拾了幾件衣服，身穿白衣白褲下山，到「蒼景客棧」取了馬匹，便登途向西南方前進。

是次比上次來時，又有一番滋味，上次心情患得患失，這次則担憂焦慮，腹內的腸子都似扭在一起，他一路曉行夜宿，幸而三槐莊所贈的馬匹，的確神駿，不一日便到雲和縣城。

秦君燕顧不得休息，便直接去「雷音庵」，他以前曾跟師父來過，依稀尙有印象，果然很快便給他找到。

「雷音庵」因爲庵主鐵鍊師太武功卓越，早年又嫉惡如仇，所以在武林中的名頭頗響，不過香火却不太盛，因此規模也不大。

秦君燕下馬拍門，過了一忽，庵門「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個妙齡比丘尼的頭顱來。她見到拍門的是位陌生青年，微微一怔，問道：「施主是來上香的?小庵只招呼信女。」

秦君燕拱手道：「這位小師太請了，在下乃括蒼派第十七代弟子秦君燕，有事求見是主持鐵鍊師太，煩請通報！」

那尼姑「哦」了一聲，道：「請施主在門外等等！」她掩上庵門進內。過了一陣，門又再打開，開門的仍然是她：「家師請施主進來，請施主先將馬拴在門外，附近的無賴，不敢來本庵撒野！」

秦君燕謝了一聲，依言拴好馬才跟她進內，入門是座小小的庭院，正中放著一隻巨鼎，香烟裊裊。

那尼姑推開廂房一扇門，道：「請施主稍候，待貧尼去請家師！」

秦君燕打量一下，原來這是由廂房改成的小客廳，裏面只放着四張竹椅一隻几子，一個高脚角几，角几上面放着一盆黃菊，十分燦爛，廳裏打掃得一塵不染。

秦君燕處身佛門淸靜之地，又隱隱約約聽到木魚靑磬之聲，心中焦慮之情大減。

俄頃，那尼姑帶着一位老尼進來，秦君燕一見她一對手腕各繫着一條鐵鍊，便長身道：「小侄拜見師太！」

尼姑放下茶具開門出去，鐵鍊師太上下看了他一眼，道：「幾年不見，沒想到賢侄已長大了，請坐！」她一邊斟茶一邊問：「令師這向可好?老尼近年懶了，不想走動，也沒去探訪老友！」

秦君燕見她提起師父，心頭一酸，哽聲道：「家師不幸已於上月仙遊了！」

鐵鍊師太身子猛地一抖，手上鐵鍊「錚錚」一陣亂響。「什麼?是那個魔障下的毒手?」

秦君燕道：「家師早年跟塞外三妖鬥了一場，受傷非淺，一直未能痊癒，近來舊患復發，強行運功抑制，不料弄巧反拙，震斷了經脈，不幸……」

「原來如此！唉，令師尙未暮年，想不到了，阿彌陀佛，一了百了，賢侄莫太悲傷！」鐵鍊師太道：「賢侄先喝杯茶！」

秦君燕喝了一口，問道：「敝師妹上日來報訊，至今未見返回師門，小侄心懸其安危，所以……」

「且慢！你說你師妹上個月來找老尼?還要報什麼訊兒?」

秦君燕一聽，心頭又是一沉，當下將情況簡略述了一遍：「聽師太之言，莫非敝師妹並未來造訪?」

鐵鍊頓一頓足，道：「唉，你明知那幾個惡魔，再度出世，便不該讓她一個人上路，如今去那裏找?」她年逾花甲，但性子比秦君燕還急。

鐵鍊一頓又道：「想不到那幾位老魔頭還未死，看來武林又難有安寧日子過了！少林武當可有什麼行動?」

「小侄尙未聽到消息，也許他們還未知道此事！」秦君燕想起師妹，便手足冰冷，當下長身道：「師太，小侄還要去通知敝師兄，順便打探師妹的下落，他日有機再來拜訪！」

「此事非同小可，老尼也不留你！他日少林與武當若有什麼決定，請賢侄託人送一封信來，只要老尼尙有一口氣，便必盡一分棉力！」

秦君燕不禁肅然起敬。「師太身在佛門，仍不忘俠義，小侄敬佩之至！」

鐵鍊師太瞪了他一眼，道：「賢侄說什麼話?昔日達摩祖師爲天下蒼生安危，尙且挺身伏魔降妖，老尼身爲佛門弟子，豈敢有忘！你若見到少林慧光上人，煩代問候一聲！」她親自送秦君燕出門。

秦君燕向她揮揮手，跳上馬改向北行。他坐在馬背上，却似坐在雲端，一顆心也不知掉落在何處。

馳了一陣才決定先去金陵「八方鏢局」找二師兄楊興家。楊興家本就是鏢師之子，其父跟莫宣武有點交情，臨死托孤，結果被莫宣武收爲徒弟。楊興家下山之後，便在「八方鏢局」當鏢師，憑着父親當年的關係，以及他自己的鑽營，兩年前已升爲副鏢頭。

「八方鏢局」在全國鏢局中，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也有三四處分局，論規模大概可列入十大鏢局。

秦君燕先去找楊興家並非跟他的感情較佳，只是他沒有大師兄的正確地址而已，相反他一向不甚看得起這位二師兄，認爲他學得一身本領，却賣與富豪，有失淸高！

他一路馬不停蹄，到金陵已是面容憔悴，消瘦了不少，斯時已是深秋，他一套白衣，因風塵僕僕，已成灰色，牽馬上石階，即爲守在門外的趙子手喝住：「閣下來敝局有何指教?」

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擋，秦君燕有了上次在三槐莊的經驗，便大刺刺地道：「在下秦君燕，乃貴局副總鏢頭楊興家的師弟，煩請通報一聲！」

這一着果然奏效，那趙子手見他有恃無恐，料不是白撞，便堆下笑容道：「請秦少俠稍候，待小的入內道報！」

趙子手進內不久，便見一個身穿錦衣，外加一件黑衣外氅的壯年漢子出來，他身材挺拔，面龐英俊，眉宇間神采飛揚，英氣迫人，秦君燕幾乎認不得他。反而那漢子見到他十分高興，微笑道：「三師弟，是什麼風將你吹來？」

秦君燕忙抱拳道：「二師兄可好？」

楊興家拉着秦君燕一隻手臂，道：「託師父鴻福，一切可算順利！小趙，把馬拉去厩下上料，師弟，咱們進去吧！」

剛才那位趙子手接過馬韁，拉馬去了。秦君燕跟楊興家進內，只見裏面的人十分忙碌，看樣子正準備出鏢。楊興家雙掌一拍，家人都住手轉頭過來。「諸位弟兄，這是敝師弟秦君燕，他初涉江湖，不明規矩，日後請諸位多多指教！」

那些鏢師和趙子手忙道：「副總鏢頭英明神武，令師弟再差也比咱們强，日後還要請他指教呢！」

楊興家笑道：「諸位這樣可要寵壞他！」秦君燕甚是討厭，只跟他們略略點頭。楊興家又道：「師弟，你還未見過你師嫂，來，愚兄帶你去見她！」

楊興家的家小就住在後進的一座小院，他帶秦君燕到小廳坐下，便叫老婆出來，秦君燕忙跟二師嫂寒喧一番。那女人臉目姣好，只是嘴薄下顎尖削，也沒有一絲笑容。楊興家叫老婆去備酒菜。

楊興家見女人出去之後，便嘆了一聲：「師弟你年紀也不小啦，怎地來到金陵，連個手信也沒帶？愚兄沒所謂，但你二師嫂是女人，女人都是小心眼的！」

秦君燕臉上發熱，訕訕地道：「小弟來得匆忙，一時之間忘記了，等下小弟再去補辦！」

楊興家道：「不必啦！嗯，三師弟你如今藝滿下山了吧？有何打算？若沒有去處的，敝局正欠一位鏢師，雖然你沒有經驗，但有二師兄替你担當，也沒有不成之理！」

「多謝二師兄盛情！」秦君燕道：「小弟是次來找您，是為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師父已於上月仙遊了！」

楊興家一愕，道：「眞的？你為何至今才來通知愚兄？大師兄知道了沒有？師父因何仙遊了？」

秦君燕扼要地將近月發生的事說了一遍。楊興家道：「第二件事便是師妹失踪？她可沒來找愚兄！這樣說來，大師兄也可能未知師父仙遊，嗯，也許師妹去找他！」

「是的，小弟打算明天去太湖找他！」

楊興家道：「今夏大師兄託人送了一封信給愚兄，要向小弟借一筆錢，說他欲與朋友在太湖創立一個什麼幫會的！嘿嘿，大師兄如今可抖起來了，居然忘記自己的身份，要當什麼幫主！」

秦君燕目無表情地道：「二師兄可有借錢與他？」

「哼，他未徵得師父的意見，私自行動，還敢向愚兄借錢，給師父知道後，豈不連愚兄也怪上？」楊興家忽然哈哈一笑。「但後來愚兄念在一場同門份上，送了五十兩銀子與他作賀禮！」

秦君燕對他的態度頗為不滿，淡淡地道：「大師兄那個『昆仲幫』創立了沒有？」

楊興家冷冷地道：「誰知道！」

秦君燕見他語氣頗為不快，便問：「難道大師兄沒再來信通知你？」

「沒有！他背師另樹一幟，咱們別談他了！」楊興家忽然熱情地道：「師弟，你怎不喝口熱茶？」

「是是。」秦君燕有點心神不屬地道，抓起杯子，一口將茶喝乾。

楊興家又為他斟了一杯。「師父臨終有否交代由誰繼任麼？按說該由大師兄接掌，但如今他已不配！」

「師父沒有交代……」秦君燕小心翼翼地道：「以小弟愚見，希望大家約定一個日期，一齊回山商量此事！」

楊興家道：「愚兄明早要親押一趟鏢去贛州……嗯，回程時可拐去，不如就訂在臘月初吧！回來還趕得及過新年！」

秦君燕心頭又閃過一絲不快。「小弟會將二師兄的意思告訴大師兄。二師兄可知大師兄那個『昆仲幫』設在何處麼？」

「愚兄記得是在太湖東山附近，你到那裏問一問便知道！」

說着楊興家的老婆又捧着兩碗點心進來，放在桌上，招呼丈夫和秦君燕進食。

秦君燕忙道：「多謝二師嫂，二師嫂也請吃吧！」

那婆娘道：「愚嫂已用過，你們趕快趁熱吃吧！」言畢便閃進屋內。

秦君燕見她如斯冷淡，心中暗怒：「二師兄夫婦都這般勢利，幸好我不是來求他們！」當下匆匆吃罷點心，便長身告辭。

楊興家道：「師弟何必此去匆匆？留下吃晚飯吧？」

「不，小弟還得趕路！」

楊興家眼珠一轉，道：「愚兄帶你去拜見局裏總鏢頭吧！」

「小弟與他素不相識，何必去打擾？」

「你是我師弟，愚兄是『八方鏢局』的副總鏢頭，不認識又有何相干？」

秦君燕忍不住輕輕諷刺他一下。「二師兄忘記小弟沒帶手信麼？兩手空空去見他，反令二師兄難堪！」

楊興家打了一個哈哈，道：「既然師弟尚要趕路，愚兄也不勉强，待愚兄送你出門！」

秦君燕走出「八方鏢局」才鬆了一口氣，但心頭隨即更加沉重！

*　*　*

四日之後，秦君燕已來至太湖附近的東山，向人打探了一下，知道「昆仲幫」總舵只需再東行兩里便到。

「昆仲幫」建在湖畔，房舍全是以粗木建成，四周還以樹幹列着一道高高的圍牆。秦君燕來至大門外，向守衛道明來意和身份，便有人入內通報。

不一刻，秦君燕便聽見一陣宏亮的笑聲：「三師弟，可是師父着你來的？」說着便見一條粗壯的漢子，年紀三十四五，帶

着一位美貌的少婦出來。

秦君燕忙上前行禮。「大師兄、大師嫂，您們好！」

萬鵬程笑道：「妹子你瞧，這小子兩年不見，已長得玉樹臨風了！小師妹怎不同來？」

萬鵬程的妻子蒲環也是出身武林，穿着一襲緊身的青色衣褲，聞言笑道：「小師弟來訪，莫非是親自來派喜帖的？新娘子可是小師妹？」

秦君燕漲紅了臉，道：「大師兄、大師嫂莫取笑小弟，那有這回事！」

萬鵬程哈哈笑道：「跟小師妹鬧別扭麼？」他見秦君燕更加尷尬，忙又道：「好啦，愚兄跟你開玩笑，進來再說吧！」

秦君燕忽然叫道：「哎呀，你看小弟多不懂事，忘記帶手信來！」

蒲環道：「小師弟來看咱們，比送多少禮都要好，誰要你的手信！」

萬鵬程則抓住他的手道：「這是什麼話！自家師兄弟互相來往還要帶手信，算是什麼！妹子，愚兄先帶他進去！」

蒲環接過馬韁，親自將馬牽走。萬鵬程見妻子走遠，便低聲問道：「師弟，可是師父派你來看愚兄麼？」

秦君燕悲聲道：「師父在前月底已經仙遊了！」

萬鵬程大吃一驚，叫道：「什麼？是誰害死他老人家的？」

「師父是舊傷復發而歿的！」秦君燕將情況扼要地說了。「聽大師兄這般說，小師妹必定沒來找你了！」

萬鵬程詫聲道：「小師妹來找愚兄麼？這是怎麼回事？」

「唉，一言難盡！」

「好，到愚兄屋內再說！」

說着已至聚義廳，萬鵬程道：「敝幫剛創立，一切粗陋，等下愚兄再介紹我那些兄弟與你認識！」他已引秦君燕穿過暗廊，到後宅一間小廳坐下。「師弟，愚兄心急，你快將經過告訴我！」

於是秦君燕由奉師令携師妹去黃山參觀杞光德「金盆洗手」說起，一直說至金陵見楊興家爲止，說了將近半個時辰，才總算交代清楚。

萬鵬程吸了一口氣，道：「小師妹會去那裏？師父的朋友不多，照說她也沒地方可去！」

「正是如此，所以小弟才更爲担心！」

萬鵬程嘆了一聲，道：「七大魔頭重回江湖的事，愚兄近日略有所聞，只是不知詳情，至於山上羣豪被困之事，則無所聞，也許……」

「大概都已赴難了！」

「未必，也許遇到救星也未定！武林之中藏龍臥虎之能人極多！」萬鵬程道：「師弟便是爲了此兩件事才來看愚兄？」

秦君燕坦言道：「小弟也很想念大師兄，不過若非因此兩件事，就不會這般早來！」

萬鵬程乾笑一聲：「不錯，若師父尚健在，他必不許你來探愚兄，生怕愚兄會帶壞你！嗯，師父可有談及愚兄？」

「師父根本不知道大師兄建幫立業的事！」

「愚兄就是怕他反對，所以才來個先斬後奏，沒想到……」萬鵬程臉色忽然一正，道：「其實本幫的宗旨是除暴安良，與敝派的宗旨並無衝突！」

「既然如此，大師兄又因何不敢先跟師父商量？」

「師父的恩義，愚兄不敢或忘，但師父的爲人你也該知道，他爲人固執……」

秦君燕忍不住道：「小弟却不覺得師父爲人固執！」

「你年紀還小，所接觸之人又少……」萬鵬程吸了一口氣，道：「師父就算不固執，也過於孤芳自賞！試問他一身武藝，允稱武林高手，但他爲同道做過什麼事？爲百姓做過什麼事？人人見他老人家不稱一聲莫掌門，也叫莫大俠，愚兄却看不出他『俠』從何來！」

秦君燕不由默然，但他自小爲莫宣武撫養成人，親若父子，乍聽大師兄說師父「壞話」，心中十分難受，半晌才道：「師父清高……他一心只望在武學上做出成就，希望能光大本派，用心良苦！」

「所以他沒有幾個朋友！咱們學了武功作什麼？不是爲了炫耀，不是爲了抬高身份，而是應該爲善良爲正義做點事！否則便失去學武的意義了，愚兄不懂說什麼大道理，不過自信這些年來，都毋忘武人之責！」

秦君燕沉吟道：「大師兄這樣做必有道理，何況小弟自小即在師父口中得知你早有雄心！」

「雄心兩字不敢當，愚兄只是不甘將一生青春，拋在深山中！也許因爲愚兄未上山之前是個小乞丐吧，那時候，我便立志去學好本領之後，要爲大家做點事！」

萬鵬程道：「好啦，師父屍骨未寒，愚兄實在不宜多說，咱們說些其他的吧！」

話音剛落，外面已傳來蒲環的聲音：「大哥，你就是粗心，你連茶水也不敬一杯！」

萬鵬程叫了起來：「你看愚兄，一見到小師弟，便高興得什麼都忘了！」

說着蒲環捧着茶具進來，替他們各斟一杯茶，她自己也坐在一側相陪。秦君燕道：「大師兄怎會創立此幫？」

「愚兄有位朋友叫白光遠，住在東山。有一次愚兄去探訪他，親眼見漁夫被水寨裏的湖盜欺凌，愚兄自然忍不住出手教訓他們，不料事後他們糾集了百餘個人來報仇，幸而聞訊得早，及時逃遁，自此愚兄與白賢弟便立志在此組織一個幫會，跟湖盜對抗！」

秦君燕道：「太湖有很多湖盜麼？」

「他們共有十二個水寨，不過其中一個梅花水寨情況比較好，他們只收取少量的保護費，而不作欺凌弱小的事！」萬鵬程忽然覺妻子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改口道：「妹子，有事麼？小師弟是自家人，說吧！」

蒲環向秦君燕笑笑。「打擾小師弟的談話！大哥，剛才七哥已回來了！」

萬鵬程緊張地問：「探到什麼消息？」

「白虎寨、雙英寨和東河寨，準備聯手偷襲咱們！聽說他們還在聯絡其他水寨！」

秦君燕忙道：「大師兄，你不用陪師弟了，趕快想辦法應付吧！」

們會趁我們根基未穩，施行偷襲！不要緊，料他們也沒這般快，妹子，你去準備飯菜吧！嗯，不要忘記燒兩條太湖鮮魚，小師兄在山上，鮮有機會吃鮮魚！」

萬鵬程微微一笑：「愚兄早已料到他們會趁我們根基未穩，施行偷襲！不要緊，料他們也沒這般快，妹子，你去準備飯菜吧！嗯，不要忘記燒兩條太湖鮮魚，小師兄在山上，鮮有機會吃鮮魚！」

蒲環去後，萬鵬程說：「小師弟，咱們繼續談，敝帮的兄弟大都是太湖的漁夫，他們都未曾學過武，如何跟湖盜對抗？是故愚兄亦歡迎武林中人加入，如今已有數百個人，只是人多吃飯的也多，經費有點問題！幸而地方上有幾個富紳為了本身和鄉民的安全，捐獻了一大筆銀子，這才解了燃眉之急！」

「大師兄是帮主？」

「愚兄忝為帮主，下面還有五位副帮主，你大師嫂是其一，嗯，告訴你，前年你師嫂已替愚兄添了個娃娃！」

「恭喜大師兄！」

話音一落，蒲環拉着一個小孩進來，道：「小龍，快叫三師叔！」

那孩子方臉大耳，活脫脫是模子印出來的，他也不鬧生份，低聲叫道：「三師叔！」

秦君燕大喜，一把將他抱進懷裡。蒲環道：「大哥本來打算待本帮根基較穩，才帶愚嫂和小龍上山拜見師父，順便與師弟師妹敘敘……」

萬鵬程截口道：「妹子，原來師父前月已經仙遊了，愚兄不孝，竟然沒去奔喪！」蒲環「啊」地叫了一聲，三人都唏噓不已。

秦君燕道：「大師兄，小弟已約了二師兄在臘月初上山，咱們一齊拜祭師父！」

萬鵬程道：「愚兄就算沒法抽身，也會派你師嫂去！」

蒲環白了他一眼。「大哥，有事該由小妹留下來，何況尚有白二哥和姚三哥他們，這一次你無論如何也得去，否則有負師父養育之恩！」

萬鵬程道：「妹子言之有理，愚兄聽你的就是！」

蒲環又瞪了他一眼，嗔道：「瞧你，這樣子說話，也不怕師弟笑你！」

萬鵬程一本正經地說：「這有何好笑？你該知道愚兄一向心直口快！」

秦君燕也含笑道：「大師兄的為人，小弟一向敬仰得很，怎會笑他！」

萬鵬程哈哈笑道：「妹子，你看愚兄可有說錯？小師弟是個明理人！」

秦君燕道：「小師妹失踪，凶吉未卜，大師兄帮內若有可抽調的人，可否請他們去找尋一下？」

萬鵬程道：「愚兄在江湖上還有些朋友，可以請他們打探一下，你現在反正無事，便留下來等待消息；嗯，說不定小師妹已經回山！」

秦君燕也不知何處可去，沉吟了一下便答應了。「小弟正想聆聽大師兄教益！」

「自家師兄弟，怎還說這種話？」萬鵬程道：「嗯，你剛才說有個叫展劭的青年，跟你合鬥木劍道人，這人也算義氣漢子！」

「是的，假如他不出頭，小弟早已死在木劍道人劍下了！」

「他武功如何？」

（未完・三

◎◎◎◎◎◎◎◎

上文提要：柳花花獨孤美對大漢鏢局失鏢案懷疑甚多，二人施出江湖小技甩掉了尾隨跟蹤他們的馬車，再次來到千手觀音寺，經過一番盤問，白雲師太說出此事與朱媚有關；果然跟蹤他們的馬車裏的人正是朱媚，她並不否認劫鏢是自己一手策劃，目的是爲了用銀款幫助和成全姑姑朱海靈和關山月的婚事能如願以償……

◎◎◎◎◎◎◎◎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失鏢案中有案　贓物密藏不露

獨孤美話未完，朱媚烏漆漆的眸子倏轉，截口說：「我明白了，你們是懷疑那鏢銀裡藏有貴重的東西，因此我才監守自盜，是不是？」

柳花花點點頭，「我們的確是這樣懷疑。」

「你們爲什麼會這樣懷疑呢？」朱媚俏臉上現出疑惑之色。

「妳能不能告訴我，」柳花花沉聲說：「岳光輝爲何要大老遠從太湖趕來這裡呢？」

「當然可以，」朱媚說：「他是鏢主，他爲什麼不能來？」

「他當然可以來，」獨孤美微微一笑：「但是他也可以不來，照樣可以得到賠償不是嗎？他爲何要堅持你爹追查那車鏢銀呢？其實追不追查，對岳光輝來說，只要妳大漢鏢局原價賠償，不就結了嗎？」

「是呀，」朱媚眨著眉睫，喃喃自語：「我怎麼沒想到這點？」

柳花花注意她的神態：「因此我們認爲這件事絕不單純，其中必有不欲人知的隱情。」

「我說的是實話，」朱媚一臉嚴肅：「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可以賭咒發誓，裡面只有二十萬兩銀子，絕無其他東西！」

「妳怎麼這麼可愛，」獨孤美笑了笑：「這年頭，誰還相信賭咒發誓那一套？妳相信嗎？」

朱媚訕訕一笑：「我也不相信，我只是强調我所說的句句屬實吧了。」

「事實勝於雄辯，」獨孤美堅定道：「除非妳帶我們去見那批銀子，否則我們實在很難相信妳。」

「現在就去？」

「是的，現在就去。」獨孤美凝注著她說：「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如果妳過了今天才帶我們去，我們將會懷疑妳暗中派人去通知關山月預作手脚，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肯相信妳的。」

朱媚苦笑：「妳心眼兒眞細。」

「我不得不如此，」獨孤美模仿她聳肩的姿態，淡淡地說：「我想，換做妳是我，妳也一定會這樣小心眼的，不是嗎？」

柳花花接口：「其實妳不帶我們去，我們自然也找得到關山月，而且肯定也有辦法見到那批銀子，只不過須費一番手脚吧了。」

「這個我知道，」朱媚微點了下頭：「問題是從這裡到青山鎮，來回最少也要兩天工夫，我們如果不先回去向爹報備一下，他會以爲發生什麼事了，必會派人四處尋找，而且也會担心不已……再說，我們回來之後，要怎麼跟他講呢？總不能跟他實話實說吧。」

「妳爹不見我們自然會著急的，不過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反正到時我們平安回來也就沒有關係了。」獨孤美緩緩的說：「至於妳說回來如何跟他講，我想這並不是大問題，屆時只要揑個理由，就說我們臨時發現可疑人物，事出急逼，來不及報知便跟梢下去，難道妳爹會不相信我們麼？」

朱媚聳聳肩：「如果你們堅持要這樣，我還有什麼話說？」

一頓，她以頗爲疑惑的眼光掃了柳花

花與獨孤美一眼：「你們懷疑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們為何不去問問岳光輝呢？這樣我們便省跑一趟路，你們不認為我這個主意很好嗎？」

「這確實是好主意，」獨孤美從容道：「但是我們不認為他肯告訴我們。」

「為什麼？」朱媚不明白。

柳花花說：「他如果肯告訴我們，不需要我們問他，他自然會對我們直說了，妳說對不對？」

「有道理，」朱媚微一沉吟：「但是你們始終沒碰頭呀，你怎麼知道他不肯告訴你？」

「話不是這麼說，」柳花花淡淡笑著說：「我跟他雖沒碰頭，但他還是有很多機會跟我說；況且，皇甫霏是收鏢人，她必然也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她並沒有跟我說，由此可見，如果裡面眞有貴重的東西的話，一定是不欲為外人所知。」

「聽你們這麼一說，我倒有點懷疑起來了……」朱媚閃著長長的睫毛，喃喃接道：「但是，那車鏢銀是我親手打開的，裡面明明只有亮澄澄的銀子呀，並無其他貴重物品哪……」

「有的，一定有的：」獨孤美定定的望住她，語氣自信而肯定：「這宗失鏢案肯定不是這麼單純，只怕是案中有案。」

朱媚迷惘的望向柳花花：「你認為裡頭會有什麼東西呢？」

「不知道，」柳花花微微一笑：「所以我才要妳帶我們去看那批鏢銀呀。」

「非去不可嗎？」

「非去不可！」獨孤美睨視著她：「如果妳不去，那更加說明妳別有居心了。」

「好吧，」朱媚苦笑歎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不到這件事竟有這麼多枝節。」

* * *

青山鎮。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是一個頗為美麗而繁華的城市。

拂曉時分，早鷄唱鳴，關山月仍躲在溫暖的被窩裡，好夢正酣。

關山月是個十分勤快而又肯上進的年輕人，特別是他為人謙彬有禮，外形斯文俊帥，無論是誰見到他都會對他產生好感。

他同時也是個不喜歡束縛的人，因此他雖然是單身，却不肯住進青山鏢局，獨自在鎮郊僻靜處賃屋而居。

從這點來看，他顯然也是個喜歡安靜的人。

他同時也是個非常醒睡的人。

他現在突然醒了過來。

因為他突然聽到屋頂上有輕微的聲响。

此時此刻，屋頂上怎會有聲音？

莫非是樑上君子光臨？

世上有很多東西令人憎厭，樑上君子無疑是其中之一，特別是關山月有了二十萬兩銀子之後，當然更加討厭與提防小偷光臨了。

他機警的翻身下來，以最快的速度披衫着履；當然，也握住了掛在床頭上那柄四尺二寸的長劍。

憑心而論，關山月的武功其實是不錯的，尤其是他吃了這許多年的江湖飯，更是具有極機靈警覺的應變經驗。他迅速吹熄案頭上的燈火，然後屏息靜氣的把瘦削而健捷的身子隱藏於黑暗的角落。

關山月其實還是個懂得鎮靜沉著的人，可是他此刻却按捺不住一顆心噗噗的跳動起來。

因為，他發現屋頂上之人不但輕功極高，而且手脚也極為敏捷俐落，就在他隱藏好身形之時，那人已翻下屋頂，而且也已欺近了窗口。

然後只聽得「波」一聲微响，窗子已被撬了開來，緊接著便見到一條黑影疾射而入。

藉著朦朧的天光，關山月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那人一身蒙面夜行衣打扮，手上還提著一把森身逼人的雁翎刀。

關山月本想不動聲色，來個以靜制動，看看那人意欲為何；豈料那人雖由明處進入暗處，眼力却極好，一下子便發現了床鋪是空的，立刻機警的將身子緊貼於壁，兩個眼珠子像貓的瞳孔，飛快的疾視全室……

這種情況下，關山月只好現身喝問：「朋友，你想幹什麼？」

黑衣蒙面人沒有回答。

但是關山月已經知道他想幹什麼了。

因為他已一刀劈向關山月！

這一刀當然凌厲無匹。

不過關山月也不是省油之燈，他自信擋得住那一刀；但是他却不去擋，他不希望在室內與敵人拚鬥，因為那有可能毀壞室內傢俬。

——他是個精打細算的人。

一個漂亮而快速的凌空翻飛，關山月避過了那人的刀鋒，越過了那人的頭頂；當然，也越過了窗檻，飛身停在亭院中……

避刀、飛身、穿窗、降落，四個動作快得像一個動作。

單是這一點，關山月無論如何算得上是高手。

可惜的是，就在他身形甫降的時候，他發現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院子裡竟然還有另一名黑衣蒙面人！

那名黑衣人手裡當然也有刀。

普普通通的刀。

至少看起來就不比原先那個蒙面人手中的雁翎刀來得精緻漂亮。

刀，特別是江湖中的刀，漂不漂亮其實是不太重要的。

重要的是：刀要利、快、狠、準！缺一不可。

否則就算不上好刀。

這種刀，通常也就是殺人之刀。

現在，院落裡那個黑衣蒙面人手中的刀就是一把「好刀」。

——它正以絕快、絕準、絕狠的速度向關山月當胸劈去！

關山月大驚失色！

他其實也可以擋住那一刀。

問題是就在此時，屋子裡那名黑衣蒙面人正好已飛身而出！

——他已前後受敵。

誰都知道，與敵撲搏之時，將自己置

身於前後受夾之處境，當然是個嚴重的錯誤。

嚴重的錯誤往往也就是要命的錯誤。

關山月現在就處於「要命的時刻」。他已頭尾不能兼顧。

不過他還是做出了他的抉擇。

他的抉擇是兩害取其輕。

他奮力翻身揮劍。

翻身，是閃避院落那個黑衣人的當胸一刀；揮劍，是擋住身後那名黑衣人的刀鋒。

他的判斷很準確，兩名黑衣人的武功無疑要屬前者較後者高超犀利。

但是他却做得不夠好。

正當他翻身擋住身後之刀時，院中那名黑衣人的第二刀已如排山倒海的向他再次捲來！

好快的刀。

關山月無論如何躲不過這一刀。

他發出了絕望的驚叫！

刀光倏閃，驚聲倏歛，居然不見血光。

蒙面人那把利刀僅是架在關山月晰白而淌滿汗水的頸上。

關山月沒有死。

可是那滋味並不好受。

——任何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的滋味，肯定是難過得要死。

關山月蒼白著臉，艱澀的扯動了一下高突的喉結，顫聲道：「閣，閣下想……幹什麼？」

「不幹什麼，」那蒙面人的眸光和他手中的刀光一樣冷厲，語鋒更冷：「關山月，從現在起，我問你一句，你便乖乖的答一句，懂麼？」

「懂……」關山月吞了一口口水，只覺那把鋒利的刀光寒芒照得他睜不開眼來。

「首先，」蒙面人開始發令：「丟開你手中的長劍！」

關山月沒有選擇的餘地，他依言把手中的長劍丟在地下……

「很好。」蒙面人一脚把劍踢得老遠，然後冷冷地問：「那批銀子放在那裡？」

「銀子？」關山月臉色倏變：「什麼銀子？」

這時候另外一個蒙面人走上前來，不由分說一拳就擊在關山月小腹上，口中怒叱道：「別裝蒜！大漢鏢局那筆二十萬兩銀子你放在那兒？」

關山月挨了一拳，痛得冷汗浹淌，却又不敢動彈，因爲脖子上那柄刀鋒仍緊緊抵住他，他咬牙忍痛，吞聲道：「我眞的不知道你們說什麼銀子來著，我想，你們大概找錯人了……」

話未說完，方才那個打他一拳的蒙面人陡然大怒，「關山月，有道是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實告訴你，大漢鏢局那件案子已經發啦，你別再裝佯狡賴，乖乖的供出那筆錢藏在那裡，否則大爺我先打殘你一手一脚，看你說不說？」

關山月慘然一笑：「原來你們是來黑叫黑的……」

一頓，問：「朋友是那條道上的？有話好說，請先放下這刀把，你這樣抵著我的頸子，叫我如何說話？」

「諒你也跑不了，」蒙面人拿開刀，冷哼著說：「識時務者總是活得比較長命，我警告你，你若想要什麼花招的話，老子我一刀送你見閻王！」

關山月長長吐了一口氣，扭動了一下發硬的脖子，冷澀道：「你們究竟是誰？爲地知道那批銀子在我這裡？」

「媽的，」另一個蒙面人冷喝道：「關山月，你要搞清楚，現在是我們問你，不是你問我們，快說那批銀子藏在那裡，你如果再不說的話，大爺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

關山月長歎一聲，端正的臉上浮起一絲慘笑：「看樣子我不說是不行了……」

「不錯，你非說不可！」

「不說會怎樣？」

「一刀宰了你……」蒙面人說了一半立即改口：「不，我們會打到你說爲止！」

關山月的神情鎭定了許多，緩緩又問：「我如果說了呢？」

「饒你不死。」

「誰能保証？」關山月冷笑著說：「等我說出了銀子的下落，你們一刀殺了我，我又能奈何？」

「你他媽的格老子！」另一個蒙面人脾氣格外暴躁：「你現在的生死操在我們的手裡，你居然還這個那個，惹惱了我……」

「怎樣？」關山月冷冷瞪著他。

那蒙面人暴跳如雷：「老子先斷你一隻手，再砍你一條腿！」

「然後呢？」關山月居然問。

「幹你老娘！」蒙面人咆哮道：「然後老子就閹了你那條命根子！」

他顯然越說越氣，說畢單刀一揚，彷彿眞要砍下關山月一手一腿！

「住手！」另一蒙面人冷冷的低叱了一聲。

脾氣暴躁的蒙面人聞言立刻住手，低應了一聲是，便退立一旁。

「關山月，」那名脾氣較溫和的蒙面人望住關山月徐徐說：「江湖上有句老話：要錢不要命。你若讓我們帶走那批銀子，我們自然會依江湖規矩放你一條生路。」

關山月仰首冷笑：「現在的人早就不理什麼江湖規矩以及什麼武林道義了，誰還相信這一套呢？別當我是兩歲半的小孩……」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蒙面人目光森冷：「你好像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不是嗎？」

「不錯，」關山月忽然浮起一絲冷嘲的微笑，淡淡道：「但我其實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

「有嗎？」蒙面人冷笑。

「爲什麼沒有？」

「那一條路？」

關山月只說了兩個字：「自殺！」

兩名蒙面人齊齊怔住！

這當中，關山月已從鞋統裡抽出一把利刀，動作迅速而快捷，根本不讓蒙面人有攔阻的機會。

但，關山月只是握住匕首對準自己的心口，並未刺下；他面色平靜，語音也平靜：「如果，我讓你們拿走了那批銀子，而最後又殺了我，那我豈不是人財兩失？

與其如此，我不如自己了斷來得乾脆，最低限度，你們終究還是得不到那筆錢，不是嗎？」

兩個蒙面人顯然料不到關山月有此一著，不禁呆楞兀立於地……

「但是，」為首那個蒙面人說：「你這樣做豈非自絕死路？你若肯將錢交給我們，我們若依約放你一條生路，對你來說，總是一個機會，不是麼？」

蒙面人緊接著又說：「其實，你應該相信我們不會趕盡殺絕的，因為我們是蒙著面，你根本不知道我們是誰，你也無從追查我們；再說這件鏢案是黑吃黑，你必也不敢張揚出去，因此你如果夠聰明的話，就應該知道我們並無殺你的必要，你說是不？」

另外一個蒙面人也開聲嚷道：「關山月，別做傻子，我們的目的只要錢，並非要你的命，只要你肯交出銀子，我們絕不動你一根毫毛！」

關山月不開聲，鋒利的刀尖已抵在自己的胸膛上……

蒙面人連忙張聲又說：「關山月，你說，你要怎樣才相信我們不會殺你？」

關山月面無表情：「其實我也知道你們不會殺我……」

「那你就別自殺！」蒙面人攔阻道：「生命是無價的，為了區區二十萬兩銀子而走上自絕之路，絕對是不值得的！」

「但是你們如果拿走那筆錢，我活在世上也沒有什麼意思了，」關山月眼角忽然濛上一層薄薄的淚光，語音充滿了感傷與痛苦：「那筆錢是我翻身立業的唯一機會，你們如果拿走它，我將一無所有，那麼，我對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好留戀的呢？與其這麼狼狽而痛苦的活著，不如一死來得痛快……」

「千萬使不得！」蒙面人眼中露出焦急之色，語音也急道：「好死不如賴活，螻蟻尚且偷生，你關山月年紀輕輕就此一死，委實不值……」

「要我不死不難，」關山月淒然一笑：「只要你們不拿走我那筆錢，那麼我自然就有活下去的勇氣，你們肯答應嗎？」

「媽的，」另外一個蒙面人忍不住開口罵了一聲：「其實你如果真死了，我們照樣找得到那批銀子，我們不過是想節省時間，因此才要你告訴我們，其實我們只要在你的房子裡細細找它一遍，自然能找出那筆錢，你別用死來威脅我們了！」

「是嗎？」關山月冷漠的瞥了他一眼：「如果是你，你會將賊款藏在家裡等著人來查麼？」

蒙面人一窒，竟也啞口無言。

情況相當微妙。

照這種情形看來，關山月無論如何是敵不過那兩名黑衣蒙面人的，即連逃跑的機會也沒有；按道理他至少將失去那二十萬兩鏢銀，孰知他竟一不做，二不休，猛地橫起心來，不惜以死來保衛那批贓銀。

而那兩名蒙面人顯然投鼠忌器，一時之間，竟也不敢莽動。

關山月已看出了這點。

他想不到這招居然這麼神效。

放是他那本已是絕望灰寂的心境忽又昇起了一綫希望。

——求生的希望。

他當然不動聲色。

他甚至作狀把刀尖更加緊抵住自己的心口，一副隨時隨地即將血濺五步的模樣。

他顯然做得很好。

也做得很對。

因為那兩名蒙面人不僅目露焦急不安，即連語調也夾著一絲倉惶與迫切；脾氣溫和的蒙面人居然屈服了下來，他輕歎了一口氣，以頗為無奈的口脗說：「好，關山月，算你有種，我服了你；我答應你，這件事就這樣算了，我既不要你的命，也不要你那批銀子……」

話未完，脾氣急躁的蒙面人已低聲嚷叫起來：「什麼？你真的答應他了？那我們——」

「不答應他行麼？」溫和的蒙面人冷冷打斷他的話：「他如果死了，我們得不到錢，對我們有什麼好處？損人不利己，何必？與其如此，何不乾脆放他一馬？橫豎世界這麼大，何愁無橫財可發，咱們不如轉移陣地吧……」

另一個蒙面人脾氣雖不好，可是對溫和蒙面人執禮甚恭，竟也不敢回話……

關山月見狀，立即把握機會，洪聲道：「朋友，盜亦有道，兩位若放過我關山月這次，他日我若有所成，定當……」

關山月說了一半忽地住口不語。

因為那兩名蒙面人居然真的走了！

他們的身法好快，不過須臾，兩條壯碩身影已消失在濛濛灰際裡……

關山月長長吐了一口氣。

他總算轉危為安。

他有劫後餘生的感覺。

他覺得自己好幸運。

可是他這顆剛剛鬆下來的心弦驀然又緊緊的蹦咬起來！

——那兩名蒙面黑衣人突又去而復返！

關山月立即浮起兩個意念。

第一個意念是：他們是否改變主意呢？

第二個意念是：逃！

當「逃」字閃入關山月的腦際時，他立刻飛身檢拾起地上的長劍，一個扭身縱彈，已全力展開輕功，沒命的往遠處逸去……

＊　＊　＊

人在江湖，除了要能打能拚之外，還要能奸能詐。

——所謂「手腦並用」。

但是，如果打不過人家，又奸不過人家的時候，怎辦呢？

逃，當然是逃。

兵家有云：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可見「逃」是多麼重要的功夫啊。

——所謂「手腦脚」全用是也。

關山月現在就是這樣。

看來他逃跑的功夫相當不錯。

可惜的是，那兩名蒙面人「追」的功夫也相當的不錯。

不過幾個縱跑，他們又一前一後的包圍住了關山月……

關山月苦歎一聲，心知已無逃生之希望，當下把心一橫，一副豁出去的樣子，

手中的長劍宛如毒蛇出洞般的急掄而出……

「且慢！」

兩名蒙面人却不進招，那名脾氣較溫和的揚聲道：「關山月，我們不是來殺你的！」

關山月不由得收招疾退，納悶道：「那你們又回來幹什麼？」

「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什麼好方法？」

「當然是對你我雙方皆有利的方法。」

「我不明白的的意思。」

蒙面人凝注著他，沉聲說：「坦白說，方才我不過是佯裝答應你放棄那批銀子，本欲趁你不注意時制住你，再予以嚴刑拷打，逼你說出銀子的下落……」

關山月面色微變，戒心大起！

「但是我又怕弄巧反拙，你若眞的自殺了，我們終究還是得不到那筆錢：」蒙面人目射精光：「倒不如跟你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非得到那批銀子不可……」

「休想！」關山月怒喝道：「我說過，我寧死也不會把那筆錢交給你們！」

「這個我知道。」蒙面人語音溫和：「你一定覺得奇怪，爲什麼我們知道那批銀子在你手裡是不？」

「是的，我的確感到奇怪：」關山月點點頭：「你們怎會知道？」

「因爲，」蒙面人緩緩說：「柳花花與獨孤美已經查出來這件事是朱媚爲了你而監守自盜的。」

關山月心中大駭，不由得臉色倏變，驚聲道：「他，他們已經查出來了？」

「不錯，」蒙面人凝聲說：「要不然我們怎會知道銀子在你手上？」

一頓，沉聲接著說：「我們還知道，柳花花與獨孤美已經押着朱媚連夜趕來青山鎮，如無意外的話，今天日落前他們便會抵達這裡……」

關山月那張頗爲帥美的臉龐一陣青，一陣白，寬廣的額角上還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因此，」蒙面人接著說：「就算我們不拿你那筆錢，你終究是保不住的。」

「你，你們……」關山月緊張得連聲音都變了調：「你們說得可是眞的？」

「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爲什麼要騙你？」蒙面人語音低沉：「江湖上，誰都知道那個花花大少比鬼還精靈，比狐狸還狡猾；何況他身邊還多了一個精過老鼠的獨孤美，這件案子遲早會被他們所破的，你其實應該心裡有數……」

「他們，」關山月扭曲著唇角，痛苦的說：「他們眞的這麼厲害？」

「他們如果不厲害，這件案子怎會委託他們偵辦呢？」

關山月面如死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半晌，他絕望的長歎一聲：「看來，我仍是難逃一死……」

「爲什麼你一定要死？」

關山月沒有回答。

他不想回答。

但是蒙面人却替他回答了：「你不說我也知道，這件事如果對外宣佈，你不但要被追繳回去那批銀子，而且你這輩子肯定不能再與朱媚結合的了……」

關山月驚聲道：「你，你怎麼知道？」

「別管我如何知道；」蒙面人沉聲說：「從這一點看來，我既然瞭解你們的內情，你便知道我所說的話都是眞的了，對不？」

關山月痛苦的垂下頭：「我本寄望你說的不是眞的，這樣我或許仍存一綫希望；現在，一切都完了，我活下去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目標……」

「不，」蒙面人盯視著他，一字一字說：「如果你肯跟我們合作，照著我們的話去做的話，那麼，我保証你關山月絕對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比你任何時候都還要好，你相信嗎？」

關山月疑惑的望住他，緩緩問：「你要我怎麼跟你們合作？」

「很簡單。」

＊　＊　＊

夏日的黃昏，熱情而溫馨。

特別是青山鎮的日落，除了晚霞滿天之外，還有四面環繞的青山翠綠，令人有一股說不出的舒適與快感。

這麼美的黃昏，即使是粗俗的人也忍不住要流連讚歎。

柳花花，獨孤美與朱媚不是粗俗的人，可是他們却沒心思欣賞這片美得勝過珊瑚珠寶的日落夕陽。

他們直趨青山鏢局。

＊　＊　＊

青山鎮，顧名思義是個山城。

住在山城的人好像有一個特色——拙樸木訥、身強力壯。

馬連艮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年紀其實並不大，大概四十不到吧，由於皮膚稍爲黑一點，因此不太容易看出他的實際歲數。但也由於他長得黝黑結實，在他露齒對你笑的時候，你會發現他那兩排排得整整齊齊的牙齒白得像雪，令你忍不住想多看他兩眼。

鎮上每個人幾乎都認得他，即使在江湖上，他也薄有名氣，因爲他就是青山鏢局的總鏢頭。

他對柳花花一行人的突然到訪，著實又驚又喜。

他當然聽說過柳花花這個人，當他發現柳花花看來不過是個平易近人的年輕人時，他忍不住拿出最熱忱的態度歡迎他；特別是當他見到獨孤美與朱媚的嬌艷嫵媚，更是忍住流露出仰慕與讚美之神情。

馬連艮知道朱媚就是大漢鏢局的少東主時，更是不敢怠慢，畢竟他們是同行，同行雖說是寃家，但馬連艮的青山鏢局無論如何是不能和朱媚的大漢鏢局相比擬的，在現實的觀點來說，大漢鏢局若肯提攜青山鏢局，分點生意給他做的話，馬連艮肯定受益艮多。

在這種情況下，馬連艮的招待自然是十二萬分的熱忱了。

馬連艮立刻吩咐局裡備上一桌最豐盛的酒席爲貴賓洗塵。

席間，柳花花說明他的來意：「馬總鏢頭，我今番來是想看一個人的。」

「誰？」馬連艮問。

獨孤美回答：「關山月，關公子。」

朱媚補充說：「馬總鏢頭，你當然知

道關公子昔時曾在我大漢鏢局做過事，我們路過貴地，順便前來看看他，麻煩你可否替我們傳見。」

「當然，當然。」馬連艮連忙回道：「可惜得很，關鏢師今天下午剛剛告假到鄰鎮辦點私事去了，你們若早到一步，便可以見到他啦。」

「鄰鎮那裡？」朱媚問說。

「這我不太清楚，」馬連長回說：「下午他告假的時候我正好外出，他向當值的鏢師留下這個口訊，並說明日晌午時分便會趕回來銷假。」

一頓，他接著說：「關鏢師是個盡忠職守的好部屬，我從不過問他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明日一定會準時趕回來，你們找他有要緊事？」

「不，」朱媚連忙說：「我方才說過，路過貴境，順道探訪，一敍舊誼……沒了，沒了……」

朱媚咀中說著，眼睛却瞟向柳花花。

柳花花懂他的意思，隨即朝馬連艮微微一笑：「馬總鏢頭，我們三個今晚打擾你一宵，不介意吧？」

「什麼話！」馬連艮洪聲道：「柳大少大駕光臨，蓬蓽生輝，歡迎都還來不及哪！」

馬連艮神采飛揚，好生歡愉，頻頻勸飲；忽又想起什麼似的，問：「對了，你不是幫大漢鏢局調查失鏢之事麼？怎有工夫莅臨青山鎮？」

柳花花淡笑著說：「就是因爲這宗事，我們三個想到處查訪綫索，因而路經貴寶地，所以來討水酒一杯哪。」

「這麼說，」馬連艮豪邁一笑：「我可是沾大漢鏢局失鏢之光，才有幸一覩諸位風采哪。」

衆皆大笑。

席間，馬連艮爲表關注，不免問了一些有關失鏢之事，柳花花自然不便據實以告，避重就輕，搪塞而過……

＊　＊　＊

經過一天一夜的奔波，三人委實有點累了，因此晚飯過後沒多久，便皆上床寢息去了。

柳花花當然沒問題，長年在江湖上東奔西跑慣了，適應能力特强，無論到那裡總能隨遇而安，一搭到床便能安然入睡。

獨孤美却沒辦法，自小便生長在正常的家庭，從不曾吃過奔波之苦，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自是極差；而朱媚貴爲堂堂大漢鏢局的千金，雖說也是江湖中人，却也過著極爲安逸而舒適的日子，絕少在陌生環境宿夜，而她正巧又是對睡房相當挑剔的大小姐，因此也和獨孤美一樣翻來覆去，睡了老半天仍無法成眠。

好像是朱媚最先下床，到獨孤美房間把她叫醒，然後相偕往柳花花房裡去。

「妳們兩個……」柳花花被吵醒的時候，一臉惺忪睡眼，無奈的咬著牙說：「半夜三更不睡覺，當賊麼？」

朱媚聳聳肩說：「是你們拉我來的，我這個人有個壞毛病，最會認床，一換新地方，我總是眼睜睜到天光，所以我只好拖你們下水啦。」

柳花花苦笑：「我的千金大小姐，將來你如果嫁人時，是否也把妳家裡那張床舖帶去？」

獨孤美聞言忍不住格格嬌笑。

朱媚紅了俏臉兒，瞪了瞪柳花花：「那要看我嫁給那種男人了？」

「這有什麼分別？」獨孤美覺得很好玩。

「當然有分別，」朱媚很認眞的說：「如果嫁給他這種風流鬼的話，那我就不帶牀……」

「不帶床帶什麼？」獨孤美忍不住問。

朱媚只說了兩個字。

「銅圈。」

「銅圈？」

獨孤美不懂，「什麼銅圈？」

朱媚緩緩說：「就是穿牛鼻子的銅圈。」

獨孤美還是不懂，「穿牛鼻子的銅圈？那有什麼作用？」

「怎麼會沒有作用？」朱媚未語先笑：「妳想想，如果把這種銅圈穿在柳花花的鼻子上，他難道還能作怪嗎？」

恍然大悟，獨孤美捧腹大笑，笑得氣都要接不上來……

柳花花也覺得好笑，忍不住揉住鼻子，冷冷的說：「如果天下女人都像朱媚妳這副德行的話，只怕天下男人都出家當和尚去了。」

忽見獨孤美眼光光的緊盯著自己瞧，忍不住問她：「獨孤美，妳看會怎麼樣？」

「我在想，」獨孤美忍笑說：「如果要在你的鼻子上穿上銅圈的話，我想，世界上最醜的牛大概就是你花花柳了。」

這回輪到朱媚開懷嬌笑了。

柳花花翻了翻眼，歎氣道：「妳們兩個，拜托，請放過我這頭大醜牛，讓我睡個覺吧，明日我還得拉車耕田哪。」

「喲，」獨孤美不依：「你這個夜貓子幾時變得這麼反常了？」

說著，一噘紅唇又說：「其實現在時辰還早，我們難得來到這裡，應該到外面去走走看看，以增加見聞，你不認爲是嗎？」

「說的是，」朱媚馬上附和：「青山鎮我也是頭一遭來哪，如果不走走看看，豈不可惜得很？」

柳花花說：「幾年前我曾來過這裡一次，一個山城，沒什麼看頭的。」

「你怎麼這麼自私？」獨孤美鼓起粉腮，嗔道：「你來過，我和朱媚都是第一次來哪，總不能你見過了就不讓我們見識吧。」

朱媚和獨孤美一唱一合：「自私的男人就是大男人，現在的年頭，女人最憎的就是這種男人，怪不得你現在連個老婆都沒有。」

柳花花傻眼苦笑：「如果我是大男人，請問，妳們兩個是什麼女人？」

「這還用說嗎，」朱媚美目盼兮，儀態萬千：「我們當然是大女人囉。」

大男人與大女人究竟那個「大」？

＊　＊　＊

柳花花本來就不是個早睡的人，被獨孤美與朱媚這麼一吵一嚷，當然也就陪著她們出街了。

由於晚間進餐的時候，馬連艮或許是因貴客駕臨而顯得興奮過度，也可能是他

想盡地主之誼而喝過了酒，一頓飯下來，已酩酊大醉，早早安歇去了，因此柳花花不想驚動主人，免增添主人不便，就帶著獨孤美與朱媚像賊般的越牆而出。

獨孤美說得不錯，現在時辰還早，街上人來人往，熱鬧得很。

但是柳花花也說得不錯，青山鎮不過是個蕞爾山城，除了一兩條街比較熱鬧一點之外，實在沒什麼太大看頭，難與大城市相比擬。

獨孤美與朱媚自然是頗感失望。

朱媚呶著小嘴兒說：「我常聽人家說，每個城鎮都有她的特色，我怎麼看不出青山鎮的特色在那裏？」

「怎會沒有，」柳花花應道：「青山鎮最美麗而引人的地方，就是四面有不高不矮的青峯翠巒圍繞著，無論是日出或日落，總有一番迷人景色，現在是夜晚，我們當然見不到了。」

「除此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了？」獨孤美興緻勃勃的問。

「當然有，」柳花花笑著說。

「那你爲什麼不帶我們去？」朱媚朝他撒嬌似的噘了噘小嘴兒。

「只怕妳們不方便去。」

「爲什麼？」

「不爲什麼，」柳花花淡淡一笑：「妳其實應該知道有些地方不宜女人去……」

「笑話，」朱媚哼了哼：「現在是什麼年頭了，男人女人不也一樣都是人？怎會有女人不宜去的地方？我不相信……」

獨孤美忽然插嘴說：「我相信。」

朱媚問：「什麼地方來著的？妳說。」

獨孤美眨了眨眼，一臉認眞的道：「男厠所。」

柳花花與朱媚噗一聲笑了出來。

朱媚笑得一泡眼淚，「虧妳想得出來，那種地方的確不宜女人去……」

一頓，斜著眼望了望柳花花：「妳說的就是指那種地方麼？」

「當然不是，」柳花花只好直說：「我指的是妓館哪。」

「妓館？」朱媚毫無吃驚的樣子：「這算什麼特色，那個大城市沒有妓館，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嬌咳一聲，居然還說：「我還以爲有男妓館哪，那才算得上是特色呀，獨孤美，妳說是不是？」

柳花花呆住。

獨孤美的回答更令他瞠目結舌：「誰說不是，男人玩女人，早已過時了，現在時興的是女人玩男人，如果有間男妓館，豈不造福女人？」

朱媚面不改色：「說得是，獨孤美，幾時咱倆合資就搞他一間世上最大的男妓館如何？」

「好呀，」獨孤美和朱媚彷彿在說相聲，「不過好像有點困難。」

「什麼困難？」

「那裏去找男人當男妓呀？」

「這容易，」朱媚嬌笑著說：「這兒不就有一個現成的嗎？」

「誰呀？」獨孤美佯裝不知。

柳花花已氣得頭頂生煙。

獨孤美與朱媚已笑得彎下腰。

柳花花面青青的嘆了口氣：「如果世界上的女人都像妳們兩個的話，那我就……」

「出家當和尚呀？」朱媚逗他。

「不，」柳花花又是一聲嘆息：「那時候當和尚也不安全了，我準會自己閹掉自己，當太監去啦！」

獨孤美與朱媚居然面不紅氣不喘的嬌笑起來。

——唉，現在的世界，眞是「大女人」橫行的世界哪。

三人說著、笑著，倒也快樂無比。

山城通常民風是比較保守的，因此更加顯示出他們衣着打扮的時髦與先進，一路上頗爲引起衆人的側視與注目；特別是有些看起來純樸得彷彿不曾出過遠門、見過世面的年輕人，一見到明艷照人、美如天仙的獨孤美與朱媚，居然有人目瞪口呆得連口水都要淌下來。

這情景落在獨孤美與朱媚眼裏，又好氣、又好笑、又覺得好玩，朱媚忍不住說：「算了，我看不用逛了，咱們還是回去吧。」

柳花花瞥了她一眼：「怎麼？不過逛了兩條街就要打退堂鼓了？」

朱媚掠了一下髮絲，嬌俏的聳了聳香肩兒：「因爲我覺得我好像突然變了一根骨頭。」

「骨頭？」柳花花忍不住上下瞧了她兩眼，「妳怎麼又變成骨頭了？」

朱媚淡淡道：「你沒有看到路邊那些男人，瞧他們看人的樣子，簡直就像餓狗垂涎骨頭哪，不是麼！」

獨孤美笑了起來：「妳是說，男人像狗？」

「難道妳不認爲是？」

獨孤美轉了下眸珠子：「別忘記，我們的花花大少也是個男人哪，妳不怕氣著了他，他可會……」

「可會怎樣？」朱媚溜了一眼緊抿嘴角的柳花花，「難道他會吃人不成？」

「吃人倒不會，」獨孤美略微猶疑一下，「我知道他可會打女人屁股哩！」

「眞的？」朱媚睜大了一雙美眸，很吃驚的望住柳花花問：「你眞的會打女人的屁股？」

柳花花紅著臉說不出話來。

他想瞪瞪獨孤美，却見她假裝目視他處；而朱媚又一副很認眞的等他回答的神情……

他頗感尷尬。

他終於承認：獨孤美加上朱媚，無疑成了世上「最先進」而又最難纏的女人。

——當你面對一個女人時，你會覺得她即使不可愛，也肯定溫柔可人；但是你如果面對兩個以上的女人，你就會發現你原來已成了「少數民族」。

——女人的特長之一便是喜歡「欺負」少數民族。

誰都知道，做一個被欺凌的少數民族是一件並不好受的事情，幸好柳花花不是一般男人，至少他是個名滿江湖的花花大少，女人他畢竟見得多了。

他總有辦法「反擊」的。

他捂嘴咳了一聲，避開了朱媚那個問題，微微一笑，說：「妳們兩個大概是晚飯吃得不夠喉，才會一路上瘋言瘋語

的……」

「對，」獨孤美立刻攔嘴說：「我肚子餓壞了，我想吃『湯丸』！」

「湯丸！」朱媚當然不明白她的意思，「妳爲何鍾意吃湯丸？」

「因爲……」

柳花花不讓獨孤美說下去，他眞怕她越說越離譜了，連忙插嘴說：「朱媚，別聽她的，笨人才喜歡吃湯丸，喏，如果妳想吃東西的話，我帶妳去吃這個鎮上最有名的『龍虎鳳』……」

「好哇，」朱媚興奮的叫起來：「吃飯大過皇帝，走，我們去吃他一頓。」

「喂，」獨孤美很好奇：「什麼叫『龍虎鳳』？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呀？」

「妳當然沒有聽說過，」柳花花嘴角浮起一絲詭譎的微笑：「這是青山鎮的土產哪。」

朱媚也好奇起來了：「這個地方居然有龍、有虎、有鳳呀？」

「妳們吃了就知道，」柳花花一副神秘兮兮的樣子，「不過我得先講明，那可不是什麼大館子喲，只是路邊的小食店，妳們可別嫌地方髒喲。」

「偶而一次沒關係，」朱媚拍著手說：「最主要的是東西好吃就行了。」

獨孤美催說：「那我們快去吧，總好過在街頭上瞎逛亂撞。」

＊　＊　＊

這的確只是一家小食店。

小的可憐。

看起來整個面店了不起只能放個四、五張八仙桌吧。但是生意却奇好無比，遠遠的，獨孤美與朱媚便見到那家小食店的門口兩側排滿了兩排長長的露天桌椅，每張桌子幾乎都坐滿了人。

露天吃東西，自然別有一番風味，獨孤美與朱媚長這麼大個人却也從未經歷過，因此顯得格外興奮；尤其是見到這麼多人擠在一起吃，猜拳酒令聲，杯碗碰擊聲、山野村人的豪語粗話聲、以及陣陣的酒餚菜香味，交織成一片特有的粗獷與豪放氣氛，讓人心胸霍然開朗，嗯，也讓人食指大動哪。

好不容易三個人等到了一張桌子，伙計來的時候，獨孤美已迫不及待的對他說：「龍虎鳳，謝謝你給我們三客龍虎鳳。」

「其他的菜不吃了？」伙計問。

「不必了，」朱媚應道：「龍虎鳳如果對我們胃口的話，說不定我們每人來倆三大碗哪。」

「噢，不，還要酒，」柳花花連忙說：「特級三鞭酒。」

伙計走後，朱媚眨著眼問：「什麼叫三鞭酒？」

「我知道，」獨孤美一副很精明的樣子：「三杯酒就是烈酒的意思，喝了三杯就要醉啦，就和武松當年在景陽崗喝的『三碗不過崗』一樣……」

柳花花早已噴笑。

「你笑什麼？」獨孤美瞪着他：「難道我說得不對？」

「當然不對，簡直牛頭不對馬嘴了，」柳花花笑得相當大聲，引得四鄰客座都把目光投過來，「是三鞭酒哪，不是三杯酒，妳幾時變得這麼耳聾了？」

「鞭？」獨孤美紅了一下臉，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馬有錯蹄，人有失言；笑什麼笑……鞭？你是說鞭子的鞭？」

「不錯，就是那個字。」柳花花幾自忍笑。

「鞭子可以釀酒，我怎沒聽說過？」

朱媚好生不解：「世上有那種鞭可以造酒的？」

獨孤美也被考住了：「三鞭酒，總不會是鋼鞭、鐵鞭、竹鞭所造的酒吧？」

獨孤美這句話，不僅令柳花花開懷大笑，即連四座鄰客都哄笑起來！

獨孤美與朱媚不明白他們笑什麼，茫然不知所以的坐著發呆……

這時候，鄰座有位身材壯得像條牛的大漢揚聲對她們說：「讓我來告訴妳們吧，三鞭酒就是用虎鞭、鹿鞭與及狗鞭三種鞭造成的，懂了嗎？」

「多謝你的相告，」朱媚朝他嫣然一笑，「只可惜我們還是不懂，什麼叫虎鞭……」

語未完，又是一聲哄笑。

獨孤美與朱媚發現他們笑得既邪門又曖昧。

她們心中已有數。

——那個花花公子又在整蠱她們了。

果然，方才那位魁梧大漢朝柳花花曖昧的擠擠眼，說：「老弟啊，這個問題算我們不能幫你了，你爲什麼還不告訴她們什麼叫『鞭』……」

鄰座又是一陣吃笑，久久不能停住，而且都把視綫投向這裏。

「花花柳，」獨孤美頗覺尷尬的瞪了瞪假意望向他處的柳花花說：「你幾時變成啞巴了？說話呀。」

柳花花只好回過頭來說：「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妳們只要弄懂什麼叫『鞭』便可以了……」

他說這話時，把聲音壓得很低，顯然不讓鄰座之人聽到。

朱媚也把嗓子壓下來：「廢話，我們如果弄懂了還須問你麼？老虎爲什麼有『鞭』？……」

這次，柳花花總算竭力忍住笑，可是，他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快說啊。」獨孤美低聲催了催

終於，柳花花乾咳了一聲，擺出一副非常正經而又看起來很神聖的模樣，低聲緩緩道：「鞭者，即乃太監被閹割去之玩意也。」

獨孤美與朱媚立刻飛紅了臉，馬上把頭垂得低低的……

由於他們刻意把聲音壓低，因此鄰座聽不到他們對答，不過一見她們那種羞澀模樣，又有人吃的笑起來了……

獨孤美與朱媚羞得恨不得立刻挖個地洞鑽下去才好……

幸好，這個時候伙記送上了『龍虎鳳』與及『三鞭酒』。

由於他們是露天而坐，天上雖有明月星辰，畢竟光綫不夠，無法看清那所謂的『龍虎鳳』是什麼材料做的，不過獨孤美與朱媚試了一口，便覺味道濃郁，芬芳爽口，有一股說不出的美味，不約而同大讚道：「棒，棒極了，這麼爽口的東西，我可還是第一次吃到哪。」

（未完・八）



上文提要・

蕭鳳女以柳飛花犯臨陣潛逃之罪把她拏下處死，又勸說總護法漆嘯天背棄黑衣教，率殘餘部下棄戈投誠，白雲觀聲威遠播，除峨嵋華山兩派外，各門派掌門人都齊赴嶽麓山，青雲道長建議加選蕭鳳女爲副盟主，春申君負責起草檄之討伐黑衣教，夜裏春申君起稿檄文時忽遭人以毒針暗算，蕭鳳女顯得心急如焚………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桑老妖作孽障　白雲觀戰邪惡

陳康和道：「謝兄果然已智珠在握，只不知要如何查法？」

謝公愚目光一抬，望着鳳簫女，說道：「這個就要請教鳳副盟主了，兄弟首先要向鳳副盟主聲明，並不是有絲毫歧視從黑衣教投過來的朋友，實因這次投過來的人數較多，其中大部份自然是誠心唾棄邪惡，來參加本盟的，但其中說不定仍有一二個人是爲形勢所逼，或者是早就奉命前來臥底的，這一點特別要請鳳副盟主切勿見怪，多多原諒，因此兄弟也只好直言，希望鳳副盟主能鼎力賜助。」

鳳簫女道：「謝莊主說的是實情，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也有此想法，這許多人中，自然會良莠不齊，謝莊主有什麼話，只管直說，賤妾絕不會見怪的。」

「那好。」謝公愚道：「鳳副盟主對黑衣教投過來的這些護法不知熟不熟悉？」

鳳簫女微微搖頭道：「熟悉的不太多，因爲他們都是護法堂引進來的，我很少和他們接觸，我想雲千里和漆嘯天兩人也許比我熟悉得多。」

謝公愚點點頭道：「那麼鳳副盟主對漆嘯天呢？」

鳳簫女道：「我只知道漆嘯天藝出天山，後來淪爲響馬，被關東大俠雷震天削去三指，憤走天竺，練成大手印，因和晏天機是同門，他進入黑衣教，就是晏天機介紹的。」

謝公愚道：「鳳副盟主看他爲人如何？」

鳳簫女道：「漆嘯天爲人倒是極爲爽直，我看他投過來不可能懷有異心。」

「這樣就好。」謝公愚道：「因爲他在黑衣教是總護法，對屬下也許會知道得多些。」

鳳簫女含笑道：「不見得，因爲他擔任黑衣教總護法，還不到一年，對每一個護法，只能說認識他們姓名，未必每個都認識得很多。」

只見雲兒匆匆奔入，口中嚷道：「啓稟副盟主，盟主醒過來了。」

大家聽到春申君醒過來了，不覺一齊站了起來。鳳簫女當先急步往房中走去，大家也跟着她身後走入。

謝公愚悄悄拉了一下任雲秋的衣袖，兩人落後幾步。

任雲秋低聲問道：「謝大叔……」

謝公愚附着他耳朵，低低的說了兩句。

任雲秋神色微變，目光忽然射出兩道稜稜神光，朝前投射過去，說道：「會是……」

謝公愚朝他使了一個眼色，悄聲道：「你記住我的話就好，此事必須有證據才好，不可意氣用事。」

任雲秋眼神一斂，點頭道：「小侄記得。」跟着大家進入房中。

春申君果然醒過來了，他依然躺在床上，但臉上已經有了血色，看到衆人走入，還含着笑容。

鳳簫女第一個走進榻前，說道：「恭喜盟主，總算沒事了。」

春申君望着她，感激的道：「謝謝鳳副盟主，兄弟這條命，還是鳳副盟主救的……」



鳳簫女也看着他，眼中流露出無比關切之色，但一張粉靨却不期而然的紅了起來，含笑說道：「那是盟主吉人天相，大概聽到了賤妾的脚步聲，轉過身來，才僅被毒針射中肩頭，如果不轉過身來，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春申君道：「聽說那賊人使的是黃蜂針，在這種霸道暗器之下，兄弟眞是僥倖之至，也幸得鳳副盟主搶救得快，兄弟眞不知怎樣謝妳才好？」

鳳簫女臉上又是一紅，說道：「盟主安危，關係整個武林，誰都應該盡力，還說什麼謝呢？」

她稍稍退向一旁，好讓大家和他說幾句話。

沈同道：「春華兄現在還感到那裏有什麼不舒服嗎？」

春申君道：「沒有什麼，只是人覺得很疲倦，其實已經沒問題了，如今毒針業已起出，劇毒也已消解，我想只要休息一回就可復原，現在快四更了，時間不早，大家爲了兄弟只怕都已一晚沒睡了，還是快去休息吧！」

謝公愚道：「春華兄毒傷初癒，不宜多說話，天快亮了，大家確實該去休息了。」

大家依言退出，只有鳳簫女站着沒走。

春申君道：「鳳副盟主，妳也該去休息了。」

鳳簫女道：「你自己該休息了，快閉上眼睛，不可再說話了，我還不累，我看冉嬤嬤，你先去歇着吧！」

春申君果然閉上了眼睛，不再說話。

冉嬤嬤道：「副盟主該去睡了，老婆子一點也不累，就是熬上一兩夜，又有什麼關係？」

話聲出口，忽然間好似想到了什麼，「啊」了一聲，張口打了個呵欠，用手背掩着嘴，笑道：「老婆子當眞上了年紀，光是嘴硬也不管用，眞有點睏了，那……那老婆子就去睡了。」

她老臉上含着笑意，朝葉菁菁和秋兒、雲兒三人眨眨眼道：「這裏有副盟主守着，秋兒、雲兒，妳們應該守到外面一間去，免得再有人闖進來，老婆子去休息一回，再來接替妳們。」說着舉步走了出去。

秋兒、雲兒答應一聲，跟着退了出去。

冉嬤嬤是鳳簫女的奶媽，從小由她一手帶大的，鳳簫女對她自然知之甚稔，老婆子年歲雖然大了，但一兩個晚上不睡覺，她還並不在乎，她打那個呵欠，自然是有意的了，她臉上不禁有些發熱，只好故作不知。

葉菁菁看到冉嬤嬤朝她眨眼睛，還把秋兒、雲兒帶了出去，心中也立時明白過來，因此在房中站了一會，一手提着連鞘銀刀，也悄悄站起，往外走去，跨出房門，行到起居室，只見冉嬤嬤和秋兒、雲兒都坐在椅子上，正在竊竊低語。

葉菁菁道：「冉嬤嬤，妳不去休息？」

冉嬤嬤「噓」了一聲，壓低聲音笑道：「老婆子又不是眞的要睏，只不過要妳們別留在房中而已。」

葉菁菁笑道：「好啊，妳把秋兒、雲兒都帶出來了，却讓我留在房裏。」

冉嬤嬤低笑道：「老婆子也跟妳打了招呼，妳自然也會找機會出來的了。」

葉菁菁道：「妳們都在這裏，我到外面去走走。」

她獨自提着刀走出，縱身上屋，看到金贊廷和陳康和兩人一東一西，坐在屋脊上。如今房中有鳳姨陪着，外面一間還有冉嬤嬤和秋兒、雲兒，屋上有金贊廷和陳康和兩人坐鎮，自然再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她跟兩人打了個手勢，就舉步踏着屋瓦，獨自朝北首巡視過去。

第二進東院後面有一堵牆，那是和第三進的一排東院相銜接的，不過第二進東院，原是白雲觀接待貴賓的；但第三進的東院却有一、二十間屋宇，却是白雲觀弟子住的雲房了。

如今這些雲房中，住的是春華山莊等四莊的莊丁，也可以說是春申君等四位莊主最親信的衞士了。

第二進東院是春申君和沈同等人的住所，第三進東院住的是四莊武士，這是最可靠也沒有了。

這堵矮牆，就是賓舍和雲房的分界了。葉菁菁剛走近北首屋簷，就看到第三進一條狹長的走道上，似有人影一閃而沒！那人影顯然看到自己才躲閃開去的，葉菁菁心中不覺一動，立即吸了口氣，捷如飛鳥，凌空朝那人影閃沒之處撲了過去。

這下動作奇快，幾乎是身形一晃而至，在她撲到之時，那人影也剛剛閃入門去，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

葉菁菁藝高膽大，那裏肯罷休，跟蹤撲入，那是一間長方形的房間，房中並沒點燈，看去一片黝黑，她還沒看清房中情形，突覺四柄長劍無聲無息的急刺過來，出手狠毒已極，居然全是劍中高手！

葉菁菁心頭一驚，新月刀一道刀光，閃電般劃起。

因爲她刀光出鞘，就如一片亮銀，森寒逼人，對方四人似是識得厲害，身形閃動，避招進招，四柄長劍又迅疾刺到，而且所取部位，各不相同。

葉菁菁一刀出手，第二刀又緊接着揮出；但這四個人居然又巧妙的避了開去，第三劍又急攻而至。

他們避敵和進招幾乎連在一起，劍出如風，一呼一吸之間，身法由退而進，如果武功稍差的人，幾乎連他們一退一進都會感覺不出來。

葉菁菁並沒輕視那四支長劍的攻勢，她兩刀落空，心頭不禁暗暗驚奇，忖道：「這四個敵人如何潛入白雲觀來的呢？」

心念轉頭，立即右手揮洒，和對方展開搶攻，但對方四人似是心有默契，進退攻拒，誰也不肯和她刀光接觸，五道人影，四劍一刀，竟似互相追逐，人影飛閃，却聽不到一點聲音。

葉菁菁一連攻出五刀，依然被他們快速的閃避身法避開，連對方衣角都沒有削到，心中也愈戰愈驚，這四人的身法，劍法，幾乎比柳飛花率領的殺手還要高明得多，自己原想把四人制住，可以問出他們的來歷，如今看來，已經無法如願，那就不用留活口了。

心念這一動，口中發出一聲嬌叱，突然身形疾轉，整個人捲起一片雪亮的耀目刀光，朝四外席捲而出。

這是極凌厲的一擊，寒光飛旋中，四人同時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四人也同時倒了下去。

黑夜之中，這四聲慘叫，自然把院中的人都驚醒了，刹那之間，但聽有人大叫：「有奸細！」

這眞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登時有人叫道：「別讓賊人逃跑了！」

走廊上人影連閃，四莊武士紛紛跟踪掠出，也登時有人亮起了明燈，幾道燈光，朝屋中射入！

葉菁菁早已收起了刀，緩步朝門口走出。

只聽有人叫道：「她殺了遊龍莊四名兄弟，大家快圍住她。」

葉菁菁走到門口，燈光射到她臉上，又有人「咦」了一聲道：「她是葉姑娘！」

有人憤然道：「她夤夜來偷偷的殺了咱們兄弟，難道還不是奸細？」

葉菁菁冷冷的道：「你們進去看看，這四個是不是自己人麼？」

有人大聲道：「怎麼不是？這房間裏住的四人明明是咱們躍龍莊的人！」

正在此時，坐在屋脊上的金贊廷、陳康和聽到後進人聲鼎沸，也相偕趕來。

金贊廷大聲喝道：「什麼事？」

一名莊丁道：「回金莊主，葉姑娘殺了躍龍莊四個弟兄的。」

金贊廷道：「葉姑娘一定有什麼理由，她不會隨手亂殺人的。」

這時陳福也聞訊趕來，朝圍在四周的莊丁們一揮手道：「你們不准嚷嚷，沈勇呢？」

人叢中有人應道：「兄弟在，總管來了就好，葉姑娘無緣無故進入李彪他們四人的房中行兇，這是事實，兄弟聽到四聲慘號，聞聲趕來，就看到葉姑娘從他們房中走出……」

他是躍龍莊莊丁的領隊。

葉菁菁道：「陳總管，我已經和他們說過，要他們先去看看這四個人是不是躍龍莊的武士？」

沈勇道：「這不用看，李彪他們是剛値完班回來休息的。」

金贊廷喝道：「葉姑娘要你們去看看清楚，你怎不去看了再說？」

他這一喝，沈勇就不敢多說。

陳福道：「沈兄弟，你們莊上弟兄，我也不大熟悉，咱們一起進去看看。」

正說話之間，沈同和任雲秋也從屋上翩然飛落，沈同目光一瞥，問道：「金兄，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葉菁菁道：「沈大叔來了就好，是我在圍牆發現可疑人影，追踪趕來，那人閃入屋去，我跟着撲入，就遇到四人襲擊，這四人身手極高，我看無法生擒，只得把他們殺了，但貴莊管事，說我殺了貴莊四個弟兄。」

沈同神色爲之一變，說道：「會有這等事？敝莊莊丁，不可能會有如此身手，莫非……」

他話聲未落，陳福和沈勇兩人進入房中，查看了被腰斬的四人，沈勇首先驚咦出聲，說道：「他們不是李彪等四人，但他們身上腰牌，卻是李彪他們的。」

沈同臉色凝重，說道：「果然被賊黨奸細混了進來。」

一面問道：「沈勇，李彪他們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沈勇道：「他們值的是前半夜，由初更到三更，剛回來不久。」

沈同轉臉朝陳福問道：「他們是派在那一路的？」

陳福道：「西路。」

沈同目光一動，壓低聲音道：「咱們派在每一路的莊丁，都是四莊混合編組的，李彪這一路，和他們同一組的是什麼人，可是都回來了麼？」

陳福聽得變了臉色，李彪等四人，連衣服、腰牌都被賊黨穿在身上，他們四人自然業已被賊黨殺害，但每一組人，都是由四莊莊丁混合編組而成，除非這一組十六個人全已遇害，否則不可能單單李彪等四人被賊黨假冒混入。一念及此，心頭不禁大急，抬目朝沈同望去。

沈同朝他點點頭，大聲道：「這裏沒你們的事了，大家去休息吧！」

一面低聲道：「任少兄、葉姑娘、金兄、陳兄，請隨兄弟來，陳福、沈勇，你們帶路，咱們查房去，只要發現不是四莊弟兄，一律格殺勿論。」

這時，方才湧出來的四莊莊丁，差不多全已回房去了，只有少數還站在甬道上，並未進去。

陳福和沈勇二人走在前面，喝道：「你們怎不回房去？」

前面一人欠欠身道：「回總管，小的奉命在此守夜。」

陳福道：「你們奉了誰的命？」

那人笑了笑道：「自然是奉了總管你的命了。」

陳福道：「胡說，誰下令了？」

沈同看到站着的一共七人，心頭不覺一動，喝道：「陳福、沈勇，你們快退下來。」

他話聲甫出，那人笑道：「總管自己下的命令，怎麼推得一乾二淨？」

突然雙手一探，疾快的朝陳福、沈勇兩人手腕抓來。

陳福為人機警，怒喝一聲：「你們是奸細……」

急忙躍開，但已經遲了，右腕已被人抓住，驟覺全身一麻！

那人輕笑道：「就算是吧！」

他根本沒把陳福、沈勇放在眼裏，而且還似乎嫌兩人夾在中間碍了手脚，雙手一抬，呼呼兩聲，陳福和沈勇二人空有一身武功，竟然絲毫使不出來，像稻草人一般，被凌空摔了出去。

這一瞬間，但響起了一陣鏘鏘錚錚刀劍出鞘之聲，那是雙方的人都在同一時間掣出了兵刃！對方六人，一下欺身圍了下來。

沈同遊龍劍一指，喝道：「很好，你們混進來了十六個人，死了四個，這裏只有六個，還有六個呢？」

那人長劍橫胸，傲然笑道：「你是躍龍莊主沈同吧？聽說你一套游龍劍法，還算不錯，那就先使出來看看，這時問話，不是多餘的麼？」

沈同聽得大怒，大喝一聲：「看劍！」抬手一劍，朝對方迎面急刺過去。

那人長劍一領，避劍反擊，立時動上了手，不，其餘五人也同時逼了上來。

金贊廷雙目圓睜，怒笑道：「好哇，咱們正愁找不出奸細來，你們居然自己顯了原形。」

揮棍攻去，對方一個使劍的立時迎住，一言不發，就動了上手。

這時陳康和揮起一尺鐵扇，也接住了對方一人。

任雲秋軟劍一擺，劃出一道青虹，向對面三人席捲過去，一面回頭說道：「葉姑娘，這三人交給我吧，妳去看看陳福、沈勇兩人，可是負了傷？」

陳福和沈勇只是被摔出去，跌在地上，此時早已站了起來。

但就在葉菁菁回身之際，只見自己五人身後，同時出現了六個手持長劍的人，像幽靈一般毫無聲息的逼近過來，舉劍欲刺！

葉菁菁冷笑一聲道：「你們原來也出現了！」新月鈎疾然橫掃出去。

那六人原想出其不意，從大家身後發劍，以期一舉刺殺沈同等五人，這時眼看葉菁菁忽然一刀橫掃過來，她這柄新月刀銀光耀目，刀鋒森寒逼人，這六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豈會識不得寶刀？

六個執劍人突然身形一晃，往後退去，看似退得凌亂，有的往左閃，有的往右閃，但他們這一閃，却巧妙的反而把葉菁菁作了個圓形的包圍，長劍齊揚，錯落刺出。

這六柄長劍，刺取的方位不一，寒芒一閃而至，迅疾無儔！

「他們出手果然和方才四人如出一轍，不用說又是黑衣教訓練出來的殺手了。」

葉菁菁心念一動，隨着又是一刀，橫掃過去。六人刺出的長劍當然不會和她削鐵如泥的寶刀接觸，身形一旋，又回身刺來。

陳福、沈勇眼看葉菁菁一人獨鬬那六賊黨，兩人不約而同掣出長劍，踊身而上。

葉菁菁看得大驚，他們兩人只是莊丁的頭兒，武功平平，普通江湖高手，還可較量，像這幾個久經訓練的頂尖殺手，豈是他們能敵，急忙叫道：「你們快退，不可上來。」

但陳福和沈勇兩人早已揮動長劍衝刺而上。

在你沒有動手之前，覺得對方六人一回晃身躲閃，一回回身刺劍，似乎也沒有什麼驚人高招，但等到你衝殺上去，情形就並不和你看到的一樣了。

那六人中的兩人待得陳福、沈勇舉劍刺到，突然回身發劍，只聽「噹」「噹」兩聲，陳福、沈勇兩支長劍立被震飛出手。

兩人肩頭已經各中一劍，血流如注，竟然連自己長劍如何被震脫手，肩頭如何被刺傷的，都一無所知，他們所能看到的只是眼前人影一晃，虎口劇震，肩頭劇痛

，如此而已！

但就在他們長劍被震，肩頭被人刺中一劍的同時，耳中也聽到了兩聲驚號，眼前兩個敵人忽然倒了下去！

原來葉菁菁喝出要兩人快退，她已雙肩一搖，閃電般隨身欺去。

那六人本來半圓形圍着葉菁菁動手，各自像穿梭般閃動，此收(收劍)彼發，避招還擊，配合佳妙，但其中兩人就因爲向陳福、沈勇回身發了一劍，就算稍微停頓，也只是電光石火一刹那間的事，這一刹的時間，在高手過招之際，就會暴露出一絲破綻，葉菁菁就乘這一絲空隙出手，一道刀光朝兩人匹練般激射過去，等到兩人警覺，急忙擧劍封解，兩柄百煉精鋼長劍當然擋不住新月刀的鋒鏑，刀光閃過，劍毀人亡，在驚叫聲中倒了下去。

那四人也在葉菁菁攻向兩人的同時，四柄長劍一齊朝葉菁菁劈刺過來。

葉菁菁倏地轉身，銀刀還沒攻出，一個人已沒入在一片攻來的劍光之中。

陳福、沈勇只是右肩中了一劍，傷勢不重，他們剛剛中劍退下，就看到葉菁菁整個人被劍光淹沒，一時間忘了自己肩頭還在流血，口中忍不住驚「啊」出聲！

在他驚「啊」出聲之際，但聞一陣「錚」「錚」金鐵之聲也接連響起，一個人影忽然從一片劍光中飛了出來。

那是葉菁菁！

陳福一手掩着右肩，喜道：「葉姑娘，妳沒事吧？」

葉菁菁一手提着新月刀，一手掠掠鬢髮，說道：「你們兩人還站着作甚，還不快去把傷口包紮起來？」

她衝出來了，那四個賊黨居然沒有再跟蹤攻來，就在她話聲說完之際，四個執劍漢子突然倒了下去。

陳福應了聲「是」，驚喜的道：「原來葉姑娘已把他們收拾了。」

葉菁菁輕輕歎了口氣：「這些人都是黑衣教訓練的殺手，除了殺死他們，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擒下的，我只好大開殺戒了。」

這時雙方戰爭，幾乎已近尾聲。遊龍沈同展開「遊龍劍法」，劍勢夭矯，大開大闔，使得劍風嘶嘶生嘯，果然不愧是遊龍之號，但覺對方除了身法怪異，那知打到七、八招之後，才發現對方劍法奇詭。

逢隙即入，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你有不得半點破綻，而且輕靈的身法，好像風中之絮，你一劍劈去，他可以隨着劍勢飄開，等你劍勢收轉，他又隨劍欺進，一劍刺來。

金贊廷一支熟銅棍足有六尺來長，對付三尺長劍，本可應付裕如，怎知魅影一般，人影一閃，就到了你面前，熟銅棍這就嫌長了，無法應付近身之敵，倒不如鐵尺來得管用。

金贊廷究是少林弟子，棍法純熟，被逼得手執棍子中間，使出七十二路短打棍法，和對方拆打，心頭直是冒火，但對方就像你身上的影子，任你把短打棍法使得呼呼生風，左右截打，對方人影就像貼在你棍頭上一般，你退他進，揮之不去。

黑石頭陳康和更糟，他一柄鐵扇，只有兩尺來長，比起長劍來就短了足足一尺。

本來江湖上有一句話，叫做「一寸短、一寸險」，這是說使短兵刃的人，必有其驚人之藝，出手往往奇險。

陳康和在江湖上，確也稱得一把好手，他一柄摺扇，摺起來可以當鐵尺使用，也可以當點穴钁，取人關節穴道，你想躲也躲不開，如果打開扇面，那十六片精鋼綴成的扇面，扇口鋒利如刄，宛如半月形的開山巨斧，被他劈落，足可把你劈成兩半，當眞極盡其「險」的能事；但那只是對一般江湖人而言，今晚他就使不出「險」來了！

對方一柄長劍足有三尺有奇，就比他長了三分之一，而對方却又是身法詭異如同魅影，一劍又一劍的刺出，劍法奇詭辛辣，你却夠不上他，但你如採守勢，你才封住他一劍，他第二劍又已刺來。

這一陣工夫，直把黑石頭逼得攻既不是，守也不是，落盡了下風，汗流浹背，本來灰色的臉上，現在已脹得滿臉通紅，汗如雨下，連連後退之際，被對方一劍削中前胸，森冷劍鋒劃破了他前胸的衣衫。

只有任雲秋以一敵三，先前是三個執劍漢子鼎足般把他圍在中間，三支長劍錯落攻出，快到無以復加。等到任雲秋把師門「九疑劍法」施展開來，「九轉身法」出自天下第一奇人九疑老人，自然比三個殺手的身法高明得有如天壤之別，不過八、九招工夫，任雲秋一柄軟劍，一條人影，越轉越快，一個變成了三個人，一支劍變成了三支劍。

漸漸，那三個殺手忽然感到每一個人被三個任雲秋鼎足般圍着搶攻，戰場上竟然多出了八個和任雲秋一模一樣的人，揮劍攻來，以三對九，自然很快就落了下風，不但無法再聯手合擊，反而處處受制於人。

這一局面，六人之中，除了黑石頭陳康和動手的殺手佔了上風，和沈同、金贊廷動手的兩人只能打成平手，和任雲秋動手的三人全落了下風，情形對他們自然十分不利。

本來他們還有六個同伴截住沈同等五人的身後，可以前後合擊，沒料到他們身後的六個同伴被葉菁菁截住了。不，就在此時，傳來了兩聲驚叫，但在兩聲驚叫之後，六個人竟然全倒了下去。

和沈同動手的漢子敢情是十二個人中的領頭之人，却深知情勢大大的不利，口中厲喝一聲，揮劍猛撲，把遊龍沈同逼退了兩步，突然撮口長嘯，雙足一頓，一道人影凌空飛起，企圖突圍。

其餘五人聽到他的嘯聲，那是撤退的訊號，他們立即捨了對手，紛紛跟蹤躍起。

任雲秋大喝一聲，人隨聲起，手中軟劍化作一道青虹，宛如彗星一般，凌空追擊過去，但聞慘嗥乍起，三人中有兩個被削斷雙足，「撲通」跌墜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沈同眼看對方捨了自己凌空上躍，口中也大喝道：「你們還想逃麼？」長劍一掄，銜尾追起。

金贊廷、陳康和也相繼縱身撲起！這幾個殺手身法奇快，眨眼之間，已經劃空

飛射出去、七、八丈遠！

突聽屋脊上傳來一聲大笑，笑聲未落，那四條人影忽然在空中翻着觔斗，一個接一個往地上摔落下來。

最後一條人影隨着笑聲飛落地上。

金贊廷大喝道：「你笑甚麼，接老子一棍！」呼的一聲，熟銅棍朝那人當頭劈落。

任雲秋眼快，急忙縱身躍起，伸手把他棍頭握住，口中叫道：「金大叔，他是謝大叔。」

來人正是弓箭塘主謝公愚，看到金贊廷舉棍劈來，慌忙朝邊上閃了開去。

金贊廷劈落的棍子被任雲秋淩空撲起的人一把抓住，不由呆得一呆，任雲秋已經飄身落地。

金贊廷望着任雲秋張口結舌的道：「任少兄，我這一棍少說也有兩百斤力道，你身在半空，如何接得下來的？」

任雲秋笑道：「小侄喊聲在前，金大叔聽到喊聲，棍上力道自然也已減弱了。」

金贊廷大笑道：「你這是給金大叔臉上貼金了。」

謝公愚哼道：「沒有任少兄接住你的棍，兄弟這顆腦袋早開花了。」

沈同道：「謝兄來得正是時候，不然至少有四個賊人漏了網，給他們逃出去還事小，這四人劍上造詣極爲了得，這一路上，咱們哨崗和巡山的人若是遇上，只怕會死傷狼藉呢！」

謝公愚笑道：「兄弟其實早就來了，眼看諸位老哥已是十拿九穩，是以不用兄弟再現身了，你想，兄弟下來，也不過多添一個人而已，但兄弟守在屋上，他們若是想跑，那就不客氣要他們全數都截下來，現在總算還差强人意。」

沈同道：「他們十二個人總算有兩個是活口。」

謝公愚笑道：「誰說的？兄弟暗器上，從來不喂毒藥，這四個人只是中了兄弟淬過迷藥的連珠箭，一個時辰，就可以醒轉過來，是不折不扣的活口。」

沈同道：「如此就好。」

住在房中的四莊莊丁，都擠在房門口看熱鬧，他們未奉命令，自然不敢擅自行動，此時陳福舉手一招，要莊丁們把四個中箭的賊人，用牛筋綁好，兩個被削斷了腿，給他們上了刀創藥，一齊押下去。

* * *

第二進東首的院落中，冉嬤嬤、秋兒、雲兒三人守在前起居間裏，從後面（第三進和第二進東院，只隔了一道矮牆）傳來的兵刃擊撞之聲，自然全聽到了。

冉嬤嬤不由得伸手摸摸插在腰間雙刺，雙目乍睜，驚異的道：「賊人居然摸進了第三進，聽來人數似乎不少呢！」

雲兒道：「冉嬤嬤，我們要不要去看看？」

秋兒道：「妳就愛熱鬧，這裏盟主負了傷，剛睡着，咱們走得開麼？」

雲兒道：「副盟主就在房裏，誰吃了豹子膽，敢闖進來？」

冉嬤嬤瞪了他們一眼，叱道：「妳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了，盟主和副盟主都在裏面，妳們還敢拌嘴。」

她要她們不準說話，是爲了傾聽後面的聲音，接着笑道：「任公子、葉姑娘都在那裏，就算再多來幾個，也不用老婆子躭心了。」

這時，裏面房裏春申君正好及時醒來，他只是中了毒針，劇毒一去，大半已經沒事了，雙目一睜，就看到楊前几上一盞銀燈，結着燊燊燈蕊，楊旁一張椅子上，坐着鳳簫女，一雙鳳目深情款款，關切的凝住着自己！

春申君這一睜開眼來，正好和她四目相對，這就含笑道：「鳳副盟主怎麼沒有去休息呢？」

鳳簫女道：「你醒過來了，現在覺得好些了麼？」

春申君笑道：「在下早就好了……」他要待坐起。

鳳簫女慌忙伸出手去，按在他肩頭，柔聲道：「不，你快躺着別動，你中的是最霸道的黃蜂針，劇毒剛去，應該多休息一回才好。」

春申君道：「但在下眞的好了，你怎麼沒去休息，這……在下如何敢當？」

鳳簫女朝他笑了笑道：「你還和我客氣甚麼呢？睡着多休息一回。」

春申君給她用手按着肩頭，她雖然只是輕輕按着，但春申君却感覺到她手上傳來了一股無比的溫暖，心頭一陣感激，望着她，說道：「鳳女俠，妳對在下太好了。」

鳳簫女赧然一笑道：「我幾時對你好了？」

「妳兩次救了在下性命……」春申君道：「在下不知如何報答妳才好？」

鳳簫女低低的道：「我要你報答我嗎？」

春申君不知那裏來的勇氣，忽然伸出手去，握住了鳳簫女纖纖玉手，說道：「在下就是無法報答妳，但我心裏……」他底下的話，竟然激動得說不出來。

鳳簫女任由他握住了手，並沒縮回去，她一向被江湖人稱爲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現在居然也像普通女孩兒家一般，赧然低下頭去，幽幽的道：「我知道……」

就在此刻，春申君忽然聽到了後進傳來一陣金鐵擊撞的交鳴之聲，他依然握着她的手沒放，矍然道：「後院有人動手？」

只聽一個老婆子的聲音呷呷尖笑道：「你不用操心後院的事兒，還是和鳳姑娘繼續談心裏的事吧！」

春申君、鳳簫女驚吃一驚，鳳簫女倏地回過身去，喝道：「甚麼人？」

她口中雖然喝着「甚麼人」，其實心裏早已猜到了幾分，右手已從腰間摘下了鳳簫。

只聽那人桀桀尖笑道：「鳳姑娘怎麼連老婆子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麼？」

隨着話聲，房門口已經緩緩走進一個手拄一支彎曲木杖，白髮披散的青衣老婦人來。

這個老婦人個子矮小，但一頭白髮却一直披到她腰際，不僅笑聲尖厲，會聽得令人毛孔直豎，不寒而慄，一雙綠芒四射的眼睛，更顯得陰森而怪異！

她，正是黑道上出名兇惡的老魔頭桑老妖！

春申君一怔，正待翻身坐起！

鳳簫女急忙伸出一攔，柔聲道：「盟主傷毒未癒，躺着別動。」

她說話之時，朝春申君使了一個眼色，一面轉身欠欠身道：「桑老前輩夤夜前來，不知有甚麼見教？」

桑老妖尖笑道：「聽說鳳姑娘當上了武林盟的的副盟主，還這般客氣，叫老婆子一聲前輩，老婆子眞有些担當不起。」

鳳簫女道：「前輩和先師是朋友，晚輩自然要尊妳前輩了。」

桑老妖點點頭道：「妳總算還曉得老婆子和妳師父是朋友，妳這麼一說，老婆子倒不好向妳出手了。」

鳳簫女道：「桑前輩原來是要向晚輩下手來的了？」

「那倒不是。」桑老妖道：「老婆子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出賣朋友的人，鳳姑娘既然當上了黑衣教的副教主，忽然又叛離黑衣教，搖身一變，又當上了武林盟的副盟主，二三其德，老婆子本來想順便教訓教訓妳的，但總算妳聰明，抬出妳的師父來，老婆子看在過去老朋友的份上，今晚可以不和妳計較，好吧，妳給老婆子退出屋去。」

鳳簫女神色微微一變，問道：「桑老前輩要做甚麼呢？」

桑老妖道：「那是老婆子的事，妳不用多問。」

鳳簫女道：「陳盟主中了黃蜂針，傷毒未癒，晚輩要留在這裏照料，桑老前輩有甚麼事，但請吩咐好了。」

桑老妖桀桀笑道：「鳳姑娘，妳知道老婆子一向從不向一個負傷的人出手的，故而一再拿話來套老婆子，對不？」

鳳簫女道：「陳盟主身中黃蜂針，傷毒未癒，這是事實。」春申君暗道：「難怪她要自己躺着別動了。」

桑老妖又是一聲尖笑，目光陰森，似笑非笑的看了春申君一眼，說道：「不錯，老婆子數十年來，有一項規矩，就是從不向負傷的人下手，只是今晚却說不得要破一次例了。」

鳳簫女聽得一驚，身不由己的退後了一步，擋在榻前，說道：「桑前輩一向言出如山，今晚怎麼會改變初衷的呢？」

她口中雖在說話，但已暗暗運起了功力，提防這老魔頭在說話之時突起發難。

桑老妖是甚麼人，豈會看不出鳳簫女戒備的神色，但却毫不在意，緩緩說道：「因爲這位陳盟主是非常之人，他統率江湖各大門派，和黑衣教爲敵，也阻碍了黑衣教的發展，只有把他除去，黑衣教才能在江湖上光大，對一個非常之人，自然要使非常手段，老婆子破一次例，也是值得的了。」

春申君聽得不覺朗笑一聲，翻身坐起，說道：「桑前輩居然如此看重陳某，陳某不勝榮幸之至，陳某傷毒已無大碍，桑前輩也用不着破例，要取陳某性命，只管請動手，不過在動手之前，陳某想說幾句話……」

隨着話聲，已經跨下床來。

鳳簫女急道：「盟主快退後些。」

桑老妖道：「妳不用攔他，老婆子倒想聽聽他說些甚麼？」

春申君面對這位女魔頭，自然也不敢稍爲大意，跨下木床，就伸手摘下了掛在床頭的長劍，然後目注桑老妖，神色一正，說道：「桑前輩在江湖上享譽多年，我們且不說邪正，但總有是非兩個字吧？

「黑衣教一心想併吞江湖各門各派，以遂其一教把持天下武林的野心，試問他們這樣做法對不對？如果讓他們陰謀逐一得逞，江湖上就不知有多少門派的人，遭到慘殺？陳某並不屬於那一個門派，但陳某是江湖人，對江湖上的事，我有一份誅暴安良的武人天責，所以在下糾合四莊人手，挽救了衡山派一場殺劫，此後，江湖各門各派的人，爲了怕被黑衣教的吞噬，自動紛紛齊集此地，反抗黑衣教以求自保，公舉陳某擔任盟主，那是自救救人，只有消滅黑衣教，才能保全各門各派，和數以萬計的各門各派的門人弟子，試問陳某這樣做法，對不對？如果黑衣教不對，桑前輩幫助他們，豈不是助紂爲虐？如果陳某做的是對的，桑前輩享譽江湖數十年，自然能明辨是非，那就應該幫助陳某才對。」

「呷，呷，呷，呷。」桑老妖發出一陣尖厲的笑聲，點着頭道：「陳盟主果然能言善道，無怪江湖上各門各派的人都被你說動了，連黑衣教的副教主、總護法人等，都被你說服了，一個個投了過來。」

春申君道：「不然，天下之大，是非只有兩個字，公理只有一條，這也就是人心向與背的道理……」

桑老妖尖聲道：「老婆子不是和你說道理來的，你悲天憫人，認爲黑衣教得勢，江湖各門各派不知死多少人，老婆子認爲他們都是該死，也都是該殺，江湖上就是因爲門派太多，才會紛擾不休，由黑衣教統一了，把這些該殺的人都殺光了，以後就天下太平了，再也沒有正邪之爭，是非紛紜，所以老婆子主張殺……」

春申君目光一凝，沒待她說下去，就朗聲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自古邪不勝正，桑前輩這般說法，豈不有悖天理人情？」

桑老妖呷呷笑道：「老婆子本來就是個有悖天理人情的人，不然，那些自命爲名門正派中人，就不會叫老婆子老妖了。」

春申君凜然道：「桑前輩如果自恃武功高强，須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一個人如若怙惡不悛，不怕數十年得來不易的盛名毀於一旦嗎？」

桑老妖目中綠光大盛，尖厲的笑道：「今晚倒像是你要殺老婆子，不是老婆子來殺你的了。」

春申君大笑道：「黑衣教作惡多端，就是桑前輩殺了陳某，但對抗黑衣教的勢力已經形成，去了一個陳春華，還會有十個百個陳春華接着起來，陳某何懼一死？陳某倒要奉勸桑前輩，多行不義必自斃，陳某縱然不是妳的對手，但未必沒有能殺妳的人。」

桑老妖被他說得怒不可遏，一頭白髮拂拂自動，沉笑道：「陳春華，你果然悍不畏死，江湖上敢在老婆子面前這樣說話的人，大概只有你一個，今晚之後，只怕再沒有了。」

她彎曲的桑木杖一頓，喝道：「你從床頭摘下長劍，大概還妄圖反抗吧？」

春申君大笑道：「那當然，就算妳武功再高，陳某為正義而戰，豈會對一個無知妖邪屈服？」

「無知妖邪」這四個字何異火上加油，把桑老妖激得兇性突發，口中尖喝一聲：「你是找死！」

揮手一杖朝春申君迎頭擊來。

鳳簫女早有戒備，口中喝了聲：「桑前輩手下留情。」

身形橫閃而出，纖手抬處，鳳簫已經朝上迎起，「篤」的一聲，架住桑老妖八十斤重的彎曲桑木杖。（她這支本是鑌鐵杖外面漆了桑木顏色）

桑老妖桀桀尖笑道：「鳳丫頭，妳真敢和老婆子動手？」

手上突然運起功力，貫注杖身，往簫上直壓而下。

鳳簫女以一支極細的鳳簫，架住了她粗如鵝卵的鋼杖，凜然道：「桑前輩一定要逼我動手，那也是沒法子的事。」

「好個吃裏扒外的丫頭！」桑老妖白髮飛揚，手上又加重了幾成壓力。

要知她這支鋼杖，本來就有八十斤重，再加上桑老妖貫注了全力，此刻何殊千鈞，鳳簫女手中只是一支鳳簫，若論修為，也要遜上老妖一籌，雖然架住鋼杖，自然十分吃力，但雙方業已拚上了眞力，就欲罷不能，時間稍長，漸漸相形見絀！

春申君「鏘」的一聲掣出長劍，正待上前相助。

鳳簫女急忙喝道：「盟主不可……」

她這一開口，微一分神，桑老妖的鋼杖突然往下一沉，一下就壓下了尺許，離鳳簫女頭頂已不過八、九寸光景！

就在此時，但見人影一閃，從門口竄進兩條人影！

「鳳姨，我們來了！」

喝聲入耳，從兩人身邊飛起一道青濛濛的劍光和一道新月般耀目的銀虹！

這兩道光芒奇快如電，朝桑老妖的彎曲桑木杖上撩去，但聽「嗒」「嗒」兩聲輕響，鳳簫女、桑老妖同時感到手上一輕！

鳳簫女手上一輕，是奇重壓力突然消失。桑老妖手上一輕，則是她百煉精鋼的鑌鐵杖在這電光石火之間，被來人的一劍一刀截成了三段！

因為任雲秋、葉菁菁是從鳳簫女身邊閃上去的。桑老妖這支鋼杖足有六尺來長，鳳簫女的鳳簫架住鋼杖四尺長處，葉菁菁從她右邊閃出，新月刀漾處削斷了鳳簫架住的上面兩尺，任雲秋從她左邊閃到，揮劍一挑，削斷了鳳簫架外面一尺光景。緊接着那兩截被削斷的鋼杖落到地下，發出「噹」「噹」兩聲沉響，桑老妖一支六尺鋼杖，此刻握在手中的只剩下三尺光景。這一段話，說來話長，實則從兩人閃身而上，到削斷鋼杖，前後也不過眨眼間事。

桑老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這支百煉精鋼，粗逾鵝卵的鋼杖，別說尋常刀劍不能動它，只要被它碰上，不被震斷，也會被砸得捲了刀鋒，就是削鐵如泥的緬刀，也未必削得動它，何況杖上又貫注了自己十成內功？

但任雲秋、葉菁菁一劍一刀出手之後，她見多識廣，發現刀劍的光芒有異，已經來不及了，相隨了幾十年的桑木杖竟然毀於一旦。

桑老妖這一驚非同小可，口中怒笑一聲，左手揮出，朝任雲秋橫胸劈來。

任雲秋掠入房來之時，因為對方是兇名久著的桑老妖，早就運起了「九陽神功」，一見對方揮掌劈來，他一來少年氣盛，剛剛削斷了對方兵刃。二來兩人相距極近，再待閃避已來不及，口中同樣大喝一聲「來得好！」

左手一掌，迎着來掌劈擊出去。

鳳簫女睹狀大驚，急急叫道：「雲秋接不得！」

她雖然喊聲出口，但已來不及喝阻，一時情急，皓腕一抬，鳳簫以極快手法朝桑老妖左肋「血阻穴」上點去。

葉菁菁聽到鳳姨的喝聲，才看到任大哥出掌和桑老妖硬接，她曾聽鳳姨說過，桑老妖是黑衣教供奉堂十數位老供奉中的第一高手，怕任大哥有失，鳳姨已經出手，她那還猶豫，玉手一揮，新月刀一道亮銀鉤影朝桑老妖雙脚撩去。

這一下四人出手都快，但却有先後之別，桑老妖劈出一掌，和任雲秋揮手硬接，較在前面，鳳簫女攻出一簫稍後，葉菁菁的一刀，發的較遲。

但聽「拍」的一聲，任雲秋手掌和桑老妖劈來的掌勢乍接，不覺心頭狂跳，幾乎窒息，一個人被震得登登的後退了三步！

桑老妖可不知道任雲秋練的是「九陽神功」，這一記「乙木掌」和任雲秋的手掌乍接，她縱有數十年修為，也突感手掌宛如擊在一塊燒紅的鐵板之上，心知遇上尅星，差幸她功力勝過任雲秋，縱然如此，一條左臂還是驟然一麻，幾乎被廢！

却在此時，鳳簫女的一記簫招，「篤」的一聲點中了她「血阻穴」。

本來以她的武功，鳳簫女這一簫未必能擊得中她，就因她一時大意，差點被「九陽神功」震散功力，心頭正是吃驚之際，這稍一疏忽，忘了閃避，陡覺「血阻穴」上一陣劇痛，一陣森寒的刀光，又已閃電般朝膝下撩來。

老妖婆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一着失算，連吃大虧，一時顧不得左臂痠麻，「血阻穴」劇痛，急忙吸了一口氣，「颯」的一聲身子拔起，往後倒飛，撞破南首窗戶，穿窗飛出。

任雲秋被震得後退了三步，春申君看得大吃一驚，急急問道：「雲秋，你怎麼了？」

鳳簫女也關切的道：「快運氣試試，可曾傷了內腑？」

任雲秋吸了口氣，笑道：「沒有，只是這老妖婆掌力極重，小侄是被她內力震得後退的。」

葉菁菁道：「鳳姨，這老妖婆逃不了的，定慧方丈，和紫陽道長已在外面等着她了，我們快出去。」

春申君道：「定慧方丈他們怎麼會知道的？」

任雲秋道：「是小侄奉能通大師、(邋遢和尚)風道長之命去通知他們的，老妖婆還沒進來，剛到山下，就被二位老前輩發現了。」

鳳簫女道：「那就快些出去。」

任雲秋和葉菁菁走在前面，退出起居室，先把被桑老妖制住了穴道的冉嬤嬤、秋兒、雲兒三人解開穴道。

冉嬤嬤氣得跳着雙脚，要找老妖婆算帳。

却說桑老妖穿窗飛出，落到院中，正待凌空躍起。

只聽北首屋脊上有人嘻嘻一笑，叫道：「善哉善哉！老妖婆，今晚是妳入地獄的時辰到了。」

「阿彌陀佛！」另一個人口喧佛號，說道：「誰說的？貧僧可要送她上西天去！」

桑老妖循聲看去，只見屋簷上蹲着一僧一道，兩人中間還放着一個大酒罈。和尚是邋遢和尚，僧袍襤褸，蓬頭垢面。道士是酒肉道士，披散長髮，一件道袍長僅及膝。兩人手中各持一條燻狗腿，邊啃邊說。

桑老妖怒哼道：「就憑你們兩個？」

口中雖然如此說着，但因自己左臂痠痲，「血阻穴」負傷，心頭也不禁有些氣餒。

風半仙搖着手中狗腿，笑道：「老妖婆，你剛到山脚下，我風半仙就聞到了妖氣，要小兄弟去通知幾位想見見妳老妖婆的人……」

邋遢和尚搶着道：「誰說的，你鼻子聞到她身上騷妖狐氣的時候，我……貧僧也看到她一蹦一跳的原形了。」

「好、好。」風半仙點頭道：「就算咱們兩個人同時發現的吧！」

一面瞪着兩顆閃閃如星的眼睛，朝下望來，笑嘻嘻的道：「今晚邋遢和尚和我酒肉道士並不出手……」

「誰說的？」邋遢和尚又搶着道：「咱們不是說好了，她如果想騰空逃出，咱們就用狗腿骨頭打她嗎？」

酒肉道士道：「那是說她要騰空逃走，不逃走，咱們絕不出手。」

邋遢和尚拚命的啃了兩口，嚼着滿嘴狗肉，說道：「那你就快點啃吧！」

酒肉道士道：「為什麼？」

邋遢和尚道：「把肉快點啃光了，萬一她要逃，咱們好用骨頭打她。」

酒肉道士道：「誰說不啃光肉就不能打她？」

邋遢和尚嘻嘻一笑道：「不啃光自然也可以打，只是骨頭上還剩有肉，你要不要再啃？」

酒肉道士嚷了起來，大聲道：「這是黃狗的後腿，我燻了大半天，還有肉怎麼不啃？」

「那就對了。」

邋遢和尚聳聳肩，笑道：「打過這隻老狐狸，香狗腿染上了狐騷臭，你啃起來不覺得噁心？」

桑老妖聽得怒不可遏，獰厲的喝道：「你們兩個這是找死！」

陡聽南首響起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桑老施主夤夜光臨，貧僧等人已經恭候多時了。」

桑老妖一怔，立即回身舉目看去，只見南首屋簷上，站着三位老僧，中間一個身穿杏黃僧袍，手持鑌鐵禪杖的是少林定慧大師，他左首是戒律院定心長老，右首是羅漢堂定善長老。

桑老妖哼了一聲道：「你是定慧方丈，老婆子還沒把你們少林寺放在眼裏。」

定慧大師單掌當胸，緩緩說道：「今晚誅戮兇邪，又豈止我少林一派？桑老施主怎不看看四面屋簷上，還有些什麼人嗎？」

桑老妖聽得一怔，以她的功力，這座不過十來丈見方的天井中，還有人隱伏，自己怎麼會一無察覺？她不覺走到天井中央，廻目四顧，這下她看清楚了！

東首一排屋簷上，站着一個身材高大，蒼鬚飄胸的老者，是洞庭青龍幫幫主鐵背蒼虬李公健，他左右也有二人，那是青龍幫青旗令主薛飛白、白旗令主巢有木。

西首屋簷上站着兩人，一個身材矮小，身穿灰布大掛，像個土老兒的排教首席長老姬傳燈，他下首一人則是長老赤脚仙魯有脚。

北首屋簷上也有兩個人，一個身穿紫色道袍，手持眞武劍的是武當掌教紫陽道長，下首一個則是他師弟飛雲子。桑老妖暗暗攢了下眉，這幾個人無一好惹，可惜自己一支六尺桑木杖被兩個小輩截斷，只剩下三尺長一截，使起來未免難以發揮威力，一面桀桀笑道：「就是你們這幾個，好極，你們都給老婆子下來，咱們放手一搏，看老婆子否會敗在你們手下？」

武當掌教紫陽道長朗笑一聲道：「除了貧道等幾人，四面屋子，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妳怎麼還看不出來麼？」

桑老妖不相信今晚自己目力會有如此不濟，除了這幾個人，自己怎麼會並沒有看到人呢？只聽東首的鐵背蒼虬李公健發出一聲哈哈大笑，笑聲宛如龍吟，大聲道：「諸位道兄何妨一齊現出身來，讓老妖婆開開眼界？」

話聲甫落，四面屋上同時現了無數幢幢人影，幾乎圍成了一圈。

桑老妖目光何等銳利，一下就認出了，這些人中，有丐幫幫主向傳忠、衡山派掌門人青雲道長、青松道人、九宮門掌門人李逖祖、八卦門掌門人古太希、形意門掌門人戴龍江、白鶴門掌門人白鶴道長，武功門掌門人全守仁、螳螂門掌門人宋人瑞、鷹爪門居思仁、黃山世家萬鎮山、鳳尾幫幫主獨角龍霍行義等人。

這些人在少林定慧方丈、武當紫陽道長、鐵背蒼虬李公健、排教姬傳燈等四人的後面，如果說定慧方丈等四人是第一線，那麼這些人就是第二線了。

桑老妖現在確實感到自己已如甕中之鼈，武林盟居然出動了全體人員來對付自己一個，嘿嘿！對方人手越多越好，老婆子放開手來，至少也傷他十個八個！

就在此時，東院階上忽然間燈火通明，但見八對手提宮燈的黑衣少女，俏生生列隊走出，稍後是手持雙劍的冉嬤嬤，和手持雙劍的秋兒、雲兒，接着是手持秋水軟劍的任雲秋、手持新月刀的葉菁菁，最後才是春申君陳春華、鳳簫女。

不，後面還有一批人，那是遊龍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江翠烟等人。

兩行十六名提燈少女走落階前，立即分左右站立，春申君、鳳簫女居中走近階

前，也站了下來，其餘的人都站在春申君和鳳簫女身後，只有任雲秋、葉菁菁則站在兩人的邊上。

桑老妖看得暗暗怒惱，春申君這是故意擺陣仗給她看的了。

春申君腰懸長劍，臉含笑容，朗朗一笑道：「桑老妖，妳率同十二名殺手混入白雲觀，意圖調虎離山，引開防守的人，由妳潛入陳某臥處，就可使陳某授首了，如今那十二名殺手，死的死，擒的擒，已無一人漏網，剩下的只有妳一個了，妳在江湖上也久負盛名的人物，應該自己知道有多少能耐，陳某試問妳自信還能從這許多高手之中，突圍出去嗎？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論妳過去如何兇殘，雙手盡是血腥，佛家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說法，陳某希望妳能在此大徹大悟，武林聯盟不是幾個門派的聯盟，而是屬於整個武林人的，沒有門戶之見，不分黑白兩道，只要棄邪歸正，從此回頭是岸，咱們都表歡迎……」

桑老妖滿臉戾色，雙目綠光熌熌逼視着春申君，桀桀怪笑道：「陳春華，不用說了，江湖上大小陣仗，老婆子看得多了，你在老婆子面前顯示武林盟人手多是不是？老婆子對人手越多，越感興趣，放開手來，至少可以殺個痛快，你不出手，老婆子可要出手了！」

聲出人起，一道人影騰空撲起，疾如旋風，朝春申君撲來。

但她還未撲到，任雲秋、葉菁菁一劍一刀兩道光華業已交叉揮起，擋在春申君前面。

桑老妖吃過他們刀劍的虧，不敢硬接，身在半空猛一吸氣，倏地回身飛起，任雲秋、葉菁菁也不追擊，就立時收手。

桑老妖落到地上，口中尖笑一聲道：「陳春華，老婆子就殺幾個武林盟的人給你看看！」

突然雙足一點，一道身形朝東首屋簷飛撲過來。她選擇東首，是洞庭青龍幫幫主鐵背蒼虬李公健比南首少林方丈、北首武當掌教要好鬥得多，只要衝破這一環，後面雖然還有許多高手環伺，但衝過去了對方人多手雜，不如自己毫無顧忌，可以放手屠殺，殺一個就賺一個。

她這想法原也沒錯，因為李公健是洞庭幫的一個幫主，諒他武功也不會高到那裏去。

她一道人影堪堪撲近，又聽李公健大喝一聲：「回去。」

手中龍頭杖迎面揮到。這是他奮起全力的一擊，當着各大門派掌門人，負起了獨當一面，攔截桑老妖的任務，豈肯輸了面子？因此他在這揮杖一擊之中，使出了他鐵背蒼虬數十年從不輕易施展的壓箱子絕藝「九龍杖法」中的最後三招之一——「九龍取水」。

一支龍頭杖迎着桑老妖揮出，陡然間泛起了重重杖影，九枝杖影宛如張牙舞爪的九條蒼龍，同時攻到，但卻攻到了不同部位。

桑老妖也是慣使鋼杖之人；但對他這一招，却也為之一怔，隨手揮起三尺長的斷杖，但聽一連響起九聲震懾人心的金鐵交鳴。

（未完・廿四）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臯・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嵬鎭上的兩村械鬥在一團烟霧下結束，黑鷂子與紅雀兒却發現不見了一位同行的病人，二人自是焦灼萬分，幾經搜索，終於得彭老爺子的協助下，知悉該病人被一絲衣配劍少女帶往四川而去了，此病人與少女正是狄飛虹與玉羅刹，當日他們在煉藥時被偸襲，擄走了狄飛虹，玉羅刹尾隨至馬嵬鎭始能將狄飛虹救出，狄飛虹因經外奇經被制住，無法打通穴道，因此玉羅刹只有帶他到此蠻荒之地的吳起鎭，待他慢慢治療及免干擾……玉羅刹拿着獸皮往街上賣，却不料竟遭三名彪形大漢當衆調戲、侮辱，玉羅刹唯有……

眞情動君心　素願終得償

伍七連連打躬作揖道：「這是誤會，夫人千萬不要放在心上，我看這樣吧，在下居處空屋頗多，賢夫婦不如搬到在下處居住，一切生活所需，都由在下供奉，不知賢夫婦肯不肯賞臉。」

玉羅刹道：「那倒不必，咱們住在這兒已經習慣了，惟一的要求是希望伍大爺不要排斥咱們，讓咱們能够在此地生活下去。」

伍七道：「夫人言重了，今後本鎭如果有人敢於對賢夫婦打擾，或有不禮貌的行動，唯我伍七是問，只是在下這些部屬，還望夫人高抬貴手。」

玉羅刹道：「我可治好他們、不過伍大爺，咱們要把醜話說在頭裏，咱們住在這裏，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今後如果有人犯了我們，就沒有今天這麽輕鬆了，我要趕盡殺絕，讓他鷄犬不留。」

伍七連打兩個寒顫道：「多謝夫人，在下理會得。」

玉羅刹抛給伍七一隻瓷瓶道：「拿回去冲水給他們喝，每人一碗，大狗熊要喝兩碗，很抱歉，你這些部屬的武功全都廢了，連大狗熊的金鐘罩也不例外。」語音一落，逕與狄飛虹返回茅屋。

此後他們依然打獵爲生，與鎭民也相安無事，在半年之後的一天，他們忽然不去打



獵了。

原因是狄飛虹終於想起紫河眞解上對經外奇經的記載，經過幾次反復試驗，確能解除他身上的禁制。

今天他開始運功，預計七天之內，可以打通所有的經脈，玉羅刹爲了替他護法，只得放棄打獵了。好在他們平時頗有積蓄，生活倒不致有什麽影响。

玉羅刹除了替狄飛虹護法，她也在煉一種毒絕天下的劇毒，此種劇毒，是專爲對付毒神而煉製的。

她與毒神是同母異父的兄妹，毒技都是傳自她們的母親「毒姑」，所以兩人使毒之能不相上下。

只是毒神早幾年就離開萬毒谷，去自闖天下，他獲得一個毒神的尊號，却失去了一項秘傳。

「萬花飛星」是裝在一支鐵管之內，每發射一次，百丈之內生物絕滅，縱然是毒神也無法倖免，只有玉羅刹才有解藥，這是她母親臨終時傳給她的，她原本只有一支，此時再煉一支準備交給狄飛虹備用。

在第五天的傍晚，她的「萬花飛星」已經煉製完成，她正在收拾用具，門外竹籬上忽然傳來奪的一响。

茅屋四週她都佈有劇毒，除了毒神，沒有人能走近十丈以內，莫非當眞是毒神找來了？

她先將「萬花飛星」藏在身上，然後手提長劍，向門外奔去。

及一瞧竹籬，原來是有人以飛箭投書，箭上附着一封信，署名的是伍七，信上大意是說鎭上來了一名黑衣男子，及一名紅衣女郎，他們好像是來找賢伉儷的，這兩人功力極高，鎭上無人是他們的對手，請多加注意。

狄飛虹是玉羅刹在馬嵬鎭由他們手上救來的，想不到他們千里追踪，居然能找來此地。

玉羅刹並沒有將此事放在心上，無論他們功力多高，也無法踏入茅屋十丈之內，最使她担心的還是狄飛虹，因爲這最後兩天是緊要關頭，稍有差錯，就可能會走火入魔，縱然不死，也會變成殘廢。

於是她加強了茅屋四週的毒力，然後衣不解帶的忙着防敵及照顧狄飛虹，如非她功力頗爲深厚，這幾天不將她累得倒下去才怪。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在第八天的辰初，狄飛虹終於打通了閉塞的經外奇經，而且至少增加了二十年以上的功力。

他睜開眼來，第一個就瞧到玉羅刹那張清麗絕塵的俏臉，與一雙喜極而含着兩泡晶瑩欲滴的淚水。

這不只是一個動人心弦的情景，也是一種至情至聖的感人場面，狄飛虹只喊了一聲玉妹子，便一把抓着她的纖纖玉手，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半晌……

「大哥：你捏痛我了……」

「啊，對不起，小兄太……」

太怎樣，他說不出來了，因爲玉羅刹已經滾進他的懷裏，兩片火辣辣的櫻唇，一點香噴噴的丁香，將他的一張口堵得一絲縫隙也沒有，就算他有千言萬語，在此等情形之下，如何說得出來？

直到雙方都喘不過氣來，他們的嘴唇才分開，不過玉羅刹還躺在他的懷裏。

「玉妹子：這些日子當眞辛苦妳了，尤其最近幾天，瞧妳清瘦了許多，叫我如何報答妳呢？」

「別跟我客氣，前兩天伍七以飛箭投書，說鎭上來了一對武功極高的男女，男着黑衫，女穿紅衣在鎭上打探你的下落，我想他們就是在洛陽丹房暗中下手，將你擄走的那兩個。」

「很好，他們旣然來了，咱們正好給他們一點敎訓。」

「然後呢？」

「咱們回洛陽，我這個洛陽將軍走馬上任才幾天，就出了這麽多的事，所以有很多公事私事都要處理。」

「那我呢？」

「妳自然跟我回洛陽了。」

「可是，大哥，我知道覃姐姐度量大，但羅姐姐她能容忍我麽？」

「這個……」

「大哥：我不要任何名份，只要跟着你。」

狄飛虹雙臂一緊，軟玉溫香抱滿懷，再經她一陣搓揉，一陣扭動，狄飛虹幾乎把持不住。

不過他畢竟是一個理智很強的人，終於懸崖勒馬，將她輕輕推開道：「玉兒：我很喜歡妳，也很感激妳，不過此事還得從長計議。」

玉羅刹嗔道：「大哥：你剛才叫我什麽？」

狄飛虹道：「對不起，玉妹子，我適才脫口而出，是無心的，請妳千萬不要見怪。」

玉羅刹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大哥，我喜歡你叫我玉兒。」

狄飛虹道：「眞的？那我以後就叫妳玉兒了。」

玉羅刹道：「大哥：你說咱們的事還要從長計議，你放心，我有辦法……」

狄飛虹道：「玉兒：這是一件終身大事，關係妳的一生幸福，妳可不能等閒視之！」

玉羅刹幽幽一嘆道：「大哥：我從那兩個人的手中將你救出，然後千里護持，同居近年，你應該明白我的心意了。」

狄飛虹作事是有理想，有原則的，但世事變幻，人所難測，更何況最難消受美人恩，加上玉羅刹的兩片櫻唇，一點丁香，蛇腰纏扭，雙峯搓揉，他畢竟不是聖人，這聊避風雨的茅屋，怎能不揚起一片春聲。

時光像流水，去得很快，也沒有人能留住它，當紅日映窗，甚至煞風景的照在他們的臥榻之際，他們雖有無限留戀，難分難解的感覺，終於不得不離開那留着無窮綺麗風光，與無盡甜蜜回想之處，不過瞧玉兒那紅艷艷，嬌滴滴，含着一臉笑意的嬌靨，就知道她已經獲得無限的滿足。

當然，狄飛虹已經有了兩位千嬌百媚，國色天香的妻子，憑玉羅刹的條件，她這是何苦？

不過人心是難測的，也許她是抱着朝聞道夕死可以的精神吧。

他們決定離開這裏，返回洛陽了，除了應該携帶的，便放起一把無情之火，不在這裏留下半點痕跡，當然茅屋四週的劇毒，也被玉羅刹加以清除，然後他們聯袂向鎭上奔去。

適才他們放的那把無情之火，早已驚動了整個吳起鎭，他們才到鎭口，一羣鎭民已經迎了上來，領頭的是伍七，他向狄玉兩人雙手一抱道：「大俠夫人莫非要離開本鎭？」

玉兒道：「咱們還有許多待辦之事，不能再在本鎭停留了，這一年來多承照顧，愚夫婦非常感激。」

伍七立即獻上一只包裹道：「這點東西不成敬意，不過聊壯行色罷了，務請賢夫婦哂納。」

玉兒道：「咱們有盤纏，伍兄的好意咱們心領了，但請代購兩匹坐騎，愚夫婦就感激不盡了。」

伍七道：「不勞夫人煩心，坐騎早已準備好了。」他說話之間，已經有人牽來兩匹設備齊全的長程健馬，連乾糧食水都有，可見伍七是一個有心人。

狄玉二人接過馬匹，向伍七道過謝，玉兒忽然柳眉一豎，向人叢中叱喝道：「出來吧，兩位，你們旣是千里追踪找來此地，咱們就該作個了斷。」

人叢中果然走出二人，一個是身着黑衣，草帽壓到眉際的男子，另一位是一身嬌紅，面蒙輕紗的女郎。

黑衣男子雙掌一抱道：「對不起，當初咱們擄劫狄大俠並無惡意。」

玉兒冷哼一聲道：「你當初以下流的手法，點了我丈夫的經外奇經，差一點就廢了他的武功，還敢說你們並無惡意？」

紅衣女郎道：「咱們說的是實話，夫人如果不信可以問狄大俠。」

狄飛虹道：「這我就不明白了，點我的經外奇經，幾乎使我成爲廢人，妳那並無惡意之說如何解釋？」

紅衣女郎道：「咱曾經請狄大俠夫婦往雪山一行，但狄大俠諸般推脫，使咱們十分失望，在萬般無奈之下，方會出此下策。」

狄飛虹道：「我明白了，你們要以我爲人質，要覃小蝶以神龍令來交換。」

玉兒哼了一聲道：「以你們的功力，旣能偷進咱們的丹房，何不乾脆去偷神龍令？」

黑衣大漢道：「賢夫人已經習得神龍十七式，神龍令會與她心靈合一，除了她自己使用之外，任何人都無法偷得此一神物。」

玉兒冷哼一聲道：「所以你們就挾持我的丈夫，要覃姐姐聽你們的指揮，現在

沒有別的好說，咱們夫婦要給你們一點教訓。」

紅衣女郎道：「妳也是狄大俠的夫人？」

玉兒道：「不錯。」

紅衣女郎道：「如此說來，妳也習得孤烟門的武功了。」

玉兒道：「將來我也許會學，但現在還沒有。」

紅衣女郎道：「那妳不是咱們的對手，快退過一邊去。」

玉兒怒叱道：「妳敢瞧不起人？本夫人就向妳挑戰。」

其實紅衣女郎是拿話激她，希望將她擒下，迫使狄飛虹就範，如今她出來挑戰，豈不正中下懷。

當下晃身一躍，就已來到場中，當眞輕如落葉，點塵不驚，孤烟門的輕功，當得是獨步武林。

狄飛虹雙手環抱，神色自若，他似乎是一個旁觀者，對她們這場搏殺，絲毫都沒有放在心上。

此時場中可就熱鬧極了，人影翻飛，有如穿花蝴蝶，兵刄撞擊之聲响個不停，兩隻雌老虎，展開了一場狠拚。

其實行家一看就明白，紅衣女郎的輕功及劍技，都高過玉兒，三十招內，這位新上任的狄夫人，非敗下陣來不可。

不過玉兒的輕功劍招，雖是落入下乘，她左手的流雲飛袖却非同小可，有幾次險招，都是以流雲飛袖來挽救的。

當她們鬪至第二十一招之時，紅衣女郎劍出如風，由右側刺向玉兒的脅門，玉兒招式已經用老，這一招她縱然不死，只怕也會身負重傷。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玉兒忽然柳腰一扭，左手的流雲飛袖已全力拂出。

按當時情況，實在危險已極，她扭腰只能避開要害，絕對逃不過這一快劍，再說她流雲飛袖既拂不到紅衣女郎的面門，也經不到對方的長劍，這等於一記虛招，連傷害對方都無法辦到。

然而奇蹟發生了，紅衣女郎竟然應袖而倒，她那柄殺人的利器，也噹的一聲落在地面之上。

瞧熱鬧的呆了，連黑衣大漢在內，全不明白何以會發生如此出人意表的變化。

此時玉兒已回到狄飛虹的身邊，他們正準備牽馬離去，黑衣大漢忽然暴吼一聲，手揮長劍，凌空飛躍，以蒼鷹搏兎之勢，向狄飛虹作全力一擊。

狄飛虹面色一沉，他左手牽着韁繩，右手倏的伸出，向空中遙遙一抓，這就像變戲法一般，黑衣大漢前衝之勢一窒，筆直的由空中摔了下來，而且兩眼翻白，口噴鮮血，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他倒在地上，伸手指着狄飛虹道：「狄……大俠……請……饒……饒……」說到第二個饒字，他已暈了過去。

玉兒哼了一聲道：「他們適才想要咱們的命，還想咱們饒他！」

狄飛虹笑笑道：「他們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咱們就饒了他們吧。」

玉兒櫻唇一噘道：「你這人就是這麽婆婆媽媽的，好吧，作妻子的總得聽丈夫的。」

她取出一粒丸藥，餵給紅衣女郎服下，道：「好啦，妳不會死了，但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不能使用眞力。」

狄飛虹也向黑衣大漢拍出兩掌，他喘了一陣氣，終於爬了起來。

狄飛虹冷冷道：「狄某身在官場，很多事不能自主，你們爲一己之私，竟敢不擇手段，干犯法紀，回告你們的主人，狄某夫妻必去雪山，但無法預定時間，他如果再以非法手段干犯，休怪狄某不再留情，玉兒，咱們走。」他們向伍七等人抱拳一拱，雙雙飛身上馬，向長安官道放馬馳去。

× × ×

狄飛虹在吳起鎭養傷將近一年，這一段時日江湖上已發生極大的變化。

狄飛虹父子的失踪，激起了黄蜂谷的無邊怒火，他們將這股怨氣發洩在天慾教的身上，凡是與天慾教有關的門派，都予以無情的毁滅。

首先遭殃的是洞庭湖，接下來的是神箭帮，跟着是太原金府，玉簫莊，青城派，天慾敎的爪牙，幾乎被黄蜂谷澈底的翦除。

剩下還有與天慾教互通聲息的，只有一個辰州言門與丐帮兩個門派了，言門曾經遭到黄蜂谷痛擊，十大法身傷亡纍纍，連掌門言甫也負傷而逃，丐帮雖是人多勢衆，但沒有一個傑出的人材，所以這兩個帮派已不足爲患，黄蜂谷並未將他們放在心上。

他們這一招作得够絕，迫得天慾教不得不親出江湖，現身與黄蜂谷對抗。

× × ×

這天細雨紛飛，微風徐拂，天色並不太好，黄蜂谷的四大巡山之一的鐵花羊素，率領二十名弟子，由河南信陽馳赴武勝關，她們是要去武漢，對丐帮作一點懲罰，及一點忠告，由於三眼鷲金輪，曾經是丐帮的長老，雖然他已經脫離丐帮，總有一點香火之情，所以黄蜂谷並不想使用霹靂的手段。

但鐵花羊素等剛到武勝關下，已被一羣人馬攔着去路，這般人約莫三十幾個，靑一色的黑色勁裝，蒙着面孔，戴着手套，顯然這套裝備是防禦黄蜂用的。

鐵花羊素擧手阻止弟子前進，向對方領頭的一名彪形大漢雙拳一抱着道：「朋友是想對黄蜂谷找麻煩？」

彪形大漢道：「黄蜂谷肆虐武林，亂殺無辜，人人得而誅之，何止是向你們找麻煩！」

鐵花羊素怒叱道：「本谷弔民伐罪，翦除的全是魔教的爪牙，閣下是什麽人？居然顚倒是非，黑白不分。」

彪形大漢道：「黄蜂谷草菅人命，到處殺人刧財，這是有目共覩的事！何須在下顚倒是非，至於在下麽，開碑手荊封成，是仁義大俠范玉祥的護院，我家主人已通函各大門派，共同剿滅危害江湖的黄蜂谷，你們死期已至，還不束手就擒？」

鐵花羊素一呆道：「仁義大俠范玉祥望重武林，難道他不知道天慾魔教勾結胡人犯禮作亂，以及迫害江湖同道之事！本谷爲民除害，他反而仇視咱們！眞是豈有此理！」

（未完．四十八）

詭異奇情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番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吳興見大發、旺財離開酒店房間，另將倩文放在另一個房間內，錢可通出外飲早茶未回，便決定潛入存放殭屍的房間做手脚，將蛇血灌入殭屍口內，使殭屍再番生，先用錢可通使用的頭臘香味作餌，誘番生殭屍專捕捉此香味，準備轟殺師兄錢可通，做完手脚之後便離去……倩文雖然被困在房中，但始終走脫仍跟着旺財、大發，他們只好用黑眼鏡遮着倩文，正想離開酒店，在大廳上被曹大帥發覺截回，錢可通也一併被截住，以爲他們將倩文救生，見倩文疲倦昏倒，希望錢可通用茅山法術治療，主動離開讓他們施法術……

行屍難復活　殭屍再番生

黑暗中他仍然馬上發現殭屍所在，那條殭屍黑暗中竟然散射着慘綠色的光芒。

「這個時候停電，你說我走了什麽運，眞是連天也助我哩。」吳興嘟喃着走到殭屍面前，眉飛色舞的將古鏡一翻再翻。

殭屍沒有反應，吳興突然省起，探手撕下了殭屍面上貼着的黃符，接將殭屍眉心眼蓋的血印抹去。

「寶貝，我現在來看你，照耀你了。」他雙手再翻古鏡，將目光折射在殭屍的面上。「喏，盡情吸吧，不要客氣。」

那股目光就像一條光柱的從古鏡上折射出來正照在屍體的面上，殭屍的面龐立時就像要燃燒起來。

他得意忘形的將鏡子推前拉後，動作可眞不少，到現在爲止，他一切計劃進行得也算順利，可眞是得心應手的了。

燈光就在這時候大亮。

吳興面前牆壁上即時出現了一大羣人的影子，他一呆，回頭一望，身後曹大帥副官大羣士兵都正在奇怪的看着他，他們也實在不明白他在弄什麽。

吳興吃一驚，轉身便要跑，數十隻手即時搭上手，將他抓一個穩穩的。

他要叫，副官眼快手急，一把把他的嘴也掩上，曹大帥同時指按唇，示意噤聲。

一衆士兵隨即將吳興扛起來，扛出了皇室套房的大廳，其中幾個已抓穩拳頭，準備招呼他的了。

× × ×

燈光一亮錢可通旺財大發六隻眼都盯穩了倩文。

一抹紅光從倩文的肌膚內泛出來，錢可通看着奇怪，忍不住伸手再探倩文的腕脈，一觸之下，他的表情接連幾個變化，有些驚惶的忙將手縮回。

他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倩文。

大發旺財左右齊上。「師父，她的脈膊怎樣了？」

「一分鐘三十——」

「三十跳？」旺財急不及待的接上口



。

「好了，回復三十跳了。」

「是三百跳——」錢可通接這一句。

旺財一怔，脫口一聲：「什麼？」

「不可能。」大發亦說一句。

「希望便是我錯了。」錢可通嘆息。

「我們來看看。」大發旺財一齊伸出手，抓住了倩文雙腕，還未探清楚，倩文突然坐起身子，左望右望。

旺財看着奇怪，伸手往倩文眼前左一搖右一擺。「我這樣一動，那樣一動，爲什麼你不這樣一動，再那樣一動呢？」

倩文的確沒有跟着動，面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她笑——」大發叫出來。

「她眞的在笑？」旺財亦大叫。

「你們別開心。」錢可通突然插口。

大發有些奇怪的望錢可通一眼。「她這種反應難道我們還要難過？」

旺財接上口，道：「現在她才叫復活呢。」

錢可通突然問：「你們看她像不像迴光返照？」

大發旺財齊應一聲：「不像。」再一齊回望倩文。

倩文正向旺財望來，一笑，旺財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出來。「她是對我笑。」

大發有些不大舒服的接一句：「她本來就在笑。」

倩文隨即牙牙學語的叫一聲：「旺——財——」

旺財又一呆。「她，她叫我——」

大發醋意大發。「你敢肯定他不是在叫他以前養的那條狗。」

旺財應聲舉拳，一想又放下。「少爺今天心情好，不跟你計較。」

倩文就在這時候轉向大發，又一笑。

大發由心底樂出來。「叫我叫我，大發大發——」

倩文果然一聲：「大——發——」

大發大笑，旺財立即搶前一步，道：「你怎知大帥以前是否養了一匹叫大發的馬。」

不等大發答話，他又叫。「這個倩文可是我的。」

「叫你一聲便是你的了？她可也叫我。」大發不甘示弱的。

兩人隨即擺開架式，眼看便要狠狠的大打一場，倩文的心跳聲突然停下，一個身子亦同時直挺挺的往下倒在床上。

「倩文——」大發旺財一齊上前，不約而同探手往倩文的手腕摸去，一會，突然又一齊縮手，驚呼失聲：「脈搏又跳動了。」

錢可通沒有探手，他絕對相信這兩個小伙子雖然做事糊塗，但脈搏如何？這種簡單問題，應該很容易探測得到，不會弄錯的。

他只是歎了一口氣。「果然不幸給我猜中，迴光返照。」

「那怎麼是好？」大發旺財齊問。

「她早晚還是不免一死，但在這個時候死了，我們可眞不知道如何是好。」

錢可通話才說完，敲門聲便傳來，三個人不由大吃一驚，回頭望去。

曹大帥的聲音從外面傳來。「我可以

進來吧？」

大發立即一句：「師父，千萬不要讓他進來。」

「他要進來那一個阻擋得來。」錢可通冷笑。「他是什麼身份。」

話口未完，曹大帥已推門而入，蹻着脚步，聲音也放得很低，道：「倩文好一些吧？」

錢可通淡然應一聲：「你自己看看好了。」

大發緊張起來。「師父——」

錢可通只當沒有聽到，曹大帥那邊已放步走來，旺財索性偏開臉，不敢再看。

看看倩文仍臥在床上，曹大帥不由一句：「怎麽還不醒來？」

「那有這麽快？」錢可通淡淡地應。

「哎唷——」曹大帥有所發現的。「她面上有笑容哩。」

「面色不也是漂亮得多？」錢可通隨即提醒曹大帥留意。

曹大帥一看果然面色嫣紅，樣子也因而迷人很多，心一動，探手便摸去，錢可通連忙把他的手接下來。「暫時還是不適宜驚動她，現在她身體虛弱，受不了任何的刺激。」

曹大帥連忙問道：「那要等到什麽時候？」

「這可不能肯定，最好當然是順其自然的清醒，到時候我再盡一點人事，自然再世做人。」

「錢眞人，你可是生神仙，活菩薩！」曹帥豎起了大姆指，聲音突然放低。「那什麽時候我才可以跟她洞房？」

錢可通一呆。「她再世爲人，有如嬰兒一樣，總要等她懂事的。」

「那我豈不是要等很多年？」

「這個嬰兒可不是一般嬰兒。」

「啊，我明白，只要加以引導便成。」曹大帥也不知想到那兒去，色迷迷的。

倩文的面色也就在這時候開始暗下來，旺財一眼瞥見，亂了手脚，大發總算是懂得往錢可通背上推一把。

錢可通到底是聰明人，眼珠子一轉，馬上手一揮：「大帥，我們還是不要留在這兒騷擾她，外出說話。」

不等曹大帥同意，他先已舉步，曹大帥不由追前一步。「我還是認爲留在這兒伴着她最好。」

「不怕驚動她？」錢可通把語聲沉下來。

曹大帥不由一呆，回頭望一眼，旺財大發有意無意正立在床前，隔斷了他的視綫。

曹大帥望一眼，突然省起了什麽。「有一件事。」

「外出說話——」錢可通脚步再起。

曹大帥不由自主跟前去，倩文這時候面色已轉成灰白色，大發旺財回頭一眼瞥見，急忙跟上前，曹大帥無意回頭，視綫又被他們遮着。

他沒有在意，接問錢可道：「你可是有一個師弟叫吳興的。」

錢可通一怔。「說來可眞是慚愧，我這個師弟可是丟盡了師門的面子。」

「他現在就在外面大堂。」

「什麽？」錢可通一呆。「他在幹什麽？」

不等曹大帥答話，他脚步已加快，雖然不知道吳興此來目的，他亦已猜到絕不會是好事。

× × ×

吳興顯然挨了好一頓拳脚，口青面腫的，靠坐在椅子上，看見錢可通走出來，便要站起身，連隨又給左右的兩個衛兵按下。

「師兄——」他還是叫一聲，面上露出笑容。

「眞的是你啊？」錢可通脚步更快。

曹大帥有些過意不去的接上口。「他眞的是你的師弟，那可眞過意不去，我的人方才揍了他一頓。」

「這個老小子就是吃拳脚，平日總是惹事生非。」錢可通板着臉。

「我問過他了，他這次到來目的是在那條殭屍。」曹大帥口快快的說出來。

「什麽？」錢可通意料中事，也不太奇怪，連忙望向那條殭屍。

殭屍仍然殭立在牆前，看似並沒有什麽不妥，仍然給繩子綑着。

曹大帥即時安慰錢可通。「但你可以放心，我們及時發現，把他抓起來。」

錢可通鬆一口氣，回望吳興：「師弟，這樣做對你有什麽好處？」

「最低限度證明我的本領比你強。」吳興冷笑道：「你連這條屍本身有問題也不曉得。」

大發插口：「師父眞的早便已很清楚，否則也不會作好了準備。」

「那他怎麽不對柯金水說清楚？」

「師父千叮萬囑，做人要圓滑，不好的老實話是沒有人喜歡聽的，時代不同，做生意，最要緊是包裝。」

「還有一定要心狠手辣，趕盡殺絕是不是？」吳興連聲冷笑。

「師父也只是要你跟他合作。」大發直說。

「這不叫合作，叫伙合，大魚吃小魚的。」

「小魚在大魚肚子裏找活子不是更穩定。」大發有他的一套理論。

吳興一斂面容。「你師叔像這樣沒骨氣的人，小伙子，做人一定要忠忠直直，老老實實。」

大發目光一轉。「這一次的事情可就想不到跟忠直老實有什麽關係，師叔，你不覺得自己的所爲有些鬼祟？」

吳興一怔，面色一沉。「沒規矩，跟師叔這樣說話。」一頓向錢可通。「你當日力說屍體沒問題，現在我就是證明給他們看，屍體根本很不好，隨時有變化。」

「你可有考慮到後果？」錢可通歎一口氣。

「後果便是你聲名一落千丈，一跌不起，柯家的人會按照合同要你賠償，抓你進監牢，而我啊，哈哈，自此一鳴驚人，一帆風順——」

大發接一句，道：「現在可是一敗塗地。」

吳興冷笑，說道：「今天你們離開房間我便偷進去，給那條殭屍一頓狠狠的毒蛇血。」

錢可通面色一變。

「方才我用那塊古鏡再折射月光，照在殭屍的面上。」吳興說來更得意。

「今天可又不是陰日。」大發不以爲然的。

「不錯是已過了一天，可是陰氣仍重，我那塊鏡子又是那麽的厲害。」吳興看樣子更得意。

大發不由拿起桌上那塊鏡子迎着窗外射進來的月光，這月光在鏡上反射，聚成一束，落在屍體的面上。

屍體的面龐立時發出一抹青光來。

錢可通一眼瞥見忙將大發手上的鏡子推開，反手敲在大發的頭上。「你是存心搗蛋？」

大發撫着頭，放下鏡子。「我只是看看是不是眞的這麽厲害。」

錢可通喝了一聲道：「還不進去拿法寶。」

大發尙未有反應，吳興已一聲：「我看不用了。」

旺財即時大聲叫道：「你們看那條殭屍。」

衆人轉頭望去，只見那條殭屍一陣掙扎，綑在身上的繩子劈劈拍拍地斷開。

錢可通一見面色大變，急喝：「大家小心，這屍體已變成殭屍的了。」

衆人一陣慌亂，吳興却是幸災樂禍的，一面笑容。

殭屍終於跳動，一跳一跳的，跳向前來。

曹大帥當機立斷，拔槍大喝：「斃了他——」

那些士兵應聲一齊蹲下來，亂槍齊發，震耳欲聾。

子彈打在殭屍身上，只打得那條殭屍一個身子亂晃，但仍然繼續跳前。

衆人慌忙躲避，亂作一團。

錢可通放聲大叫：「停止呼吸。」

大發也是有心賣弄，接着叫：「殭屍嗅到人氣便會撲來，千萬不要呼吸。」

衆人一聽隨即學着他的樣子，呼吸閉上，吳興却是若無其事，而且用力呼吸。

錢可通看在眼內，脫口一聲：「你是不要命的了。」

吳興冷冷的回看他一眼。「那你還開口說話。」

錢可通一謂驚醒，回頭望一眼那條殭屍，伸手掩住了鼻子。

吳興仍然用力的呼吸，這當然大出錢可通意料之外，他實在奇怪，却也看不出吳興在打什麽主意。

副官也就在這時候一個噴嚏，旁邊曹大帥一聽大喝：「你是不要命了，噴這麽多氣。」

副官慌忙揑着鼻子，驚恐的望着曹大帥身後，曹大帥回頭一看，殭屍已跳到面前來，鼻子也來不及掩，手忙脚亂。

殭屍却在他面前跳過。

他馬步紮好，雙手握拳，已準備拚命，看見殭屍沒有反應，不由奇怪的望向錢可通。

吳興即時一手拍上他的肩膊：「大帥放心，這條殭屍只是會對付一個人。」

曹大帥怔在那裏。

錢可通沒有聽入耳，揑住了鼻子，盯着那條向這邊跳來的殭屍，他的頭髮梳着重重的髮臘，香濃撲鼻，那條殭屍稍爲接近，便已嗅到，轉向他跳來。

這當然只有吳興清楚。

錢可通當然有些奇怪殭屍竟然不去抓曹大帥吳興，都是怎也想不到是髮臘作怪，看見殭屍追近，手掩鼻子更緊，完全停止呼吸。

那條殭屍跳進來，雙手一縮一伸，便插向錢可通的咽喉，錢可通平時避開，殭屍緊追在後面，經過的地方，椅桌紛飛碎斷。

錢可通下意識奔向大發旺財那邊，大發旺財要躲避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殭屍已追到，却是完全不理會二人，當中追過，緊追在錢可通身後。

二人當然奇怪，不約而同放下揑着鼻子的手，旺財更不由自主的張口重重一下呼吸，殭屍還是沒有反應，緊追在錢可通後面。

錢可通大感狼狽，亦知道有問題，就是不知道問題所在，給追得急了，脫口大叫：「你們還不動手？」

大發旺財應聲各抄住一張椅子撲前，力砸在殭屍身上，椅子碎斷，殭屍若無其事，大發旺財再撲上，拳打脚踢，還是沒有反應，追着錢可通。

錢可通左閃右避，喝問吳興。「你到底動了什麽手脚？」

吳興打着哈哈：「你也有不明白的時候啊，嗐，大帥還有這許多人在場作證，你若是當衆承認我比你本領，叫一聲甘拜下風，那我便告訴你，饒你一命！」

「混賬！」錢可通怒罵。

吳興搖頭：「你考慮清楚。」

錢可通說話中脚步稍爲緩慢，殭屍又已撲至，大發旺財及時抓來一張櫈枱擋着，那知道殭屍一撞，櫈枱便斷爲兩截，兩人也飛摔出去。

殭屍跟着窮追不捨，在場其他人不由都鬆開掩揑着鼻子的手，簡直就是在看熱鬧的了。

大發旺財也算是有良心，椅桌阻擋不住，花盆也搬來，殭屍却像是鐵打的，也沒有理會他們，只顧追向錢可通。

殭屍顯然就只有嗅覺，而沒有什麽氣味比錢可通頭上的髮臘更能引起他的興趣的了。

錢可通狼狽地閃避，不覺來到了升降機前面，他也是投走無路，只有伸手按向上落按紐。

升降機落下，殭屍亦追至，錢可通急不及待的竄了進去，伸手要將閘子拉上，閘子却顯然出了毛病，總是沒有反應。

殭屍追至，一跳一跳的，就是跳得比升降機的門高了一些，跳不進去。

錢可通只顧按着那些控掣鈕子，就是沒有反應，眼看殭屍在門前一跳，不禁由心寒出來。

大發旺財左右齊上，各抓着殭屍的一條手臂，要將殭屍拉開，那知道殭屍多了重量，跳矮了，立時一跳跳進升降機內，大發旺財措手不及，也給拉進去。

升降機的門也就在這時候關上。

曹大帥一影蜂湧而至，看見升降機的指示燈往上移動，不由大搖其頭：「困獸鬥，完了——」

指示燈上下閃動，就是看不到升降機內的情形，更令人覺得恐怖。

× × ×

升降機內的地方到底有限，殭屍在這麼樣窄的環境內撲擊錢可通，當然驚險百出，大發旺財惶急中一時將錢可通架起來，一時將殭屍架起來，也當然是手忙脚亂，疲於奔命。

曹大帥等人看不見他們，這種慌亂狼狽的情形，呆在升降機門外，只見指示燈時上時下，冷不防升降機的門突然打開，殭屍將錢可通三人撞出來。

衆人給這一撞，亂成一團。

殭屍又追向錢可通，越跳越快，錢可通也實在吃不消，終於叫出來，「姓吳的，我甘拜下風！」

大發旺財應聲一呆，停下脚步。

旺財歎一口氣。「早些叫也讓我們省些氣力呢？」

吳興却是大感滿足，興奮的在叫：「大家聽到了。」

曹大帥第一個有反應，道：「錢眞人，這才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必自討苦吃呢。」

錢可通一面躲避殭屍的襲擊，一面叫：「你還在等什麼？」

吳興打了一個「哈哈」，得意忘形的高呼：「喏，這是愛美累事，那一個叫你弄這許多髮臘在頭髮上。」

錢可通喘着氣罵：「你到底在說什麼，這時候還說廢話？」

「什麼廢話，我在殭屍的鼻子下抹了一些你慣用的髮臘，他只知道髮臘的氣味，當然是窮追你一個，現在有兩個解決的辦法，要使剃光頭髮，否則便將殭屍鼻子下的髮臘弄掉！」

錢可通馬上叫一聲：「大發旺財！」

大發同應，道：「師父，你是要剃光頭髮？」

「混賬！」錢可通大罵：「還不動手弄掉殭屍鼻子下的髮臘？」

大發旺財齊應一聲，左右撲上，吳興把手一揮，一方毛巾飛出，大發伸手接下，往殭屍的鼻子抹去。

也就在這時候，吳興已省起一件事，脫口大叫：「擦不得！」

大發已然將髮臘擦掉，殭屍立時沒有了目標，停下來，旺財唯恐不乾淨，再以手擦一遍。

吳興看得心驚胆戰，繼續大叫：「將髮臘擦掉殭屍便會嗅到人的氣味，見人便追咬的了。」

「什麼？」大發旺財一呆。

「那總好過只追我一個。」錢可通鬆過一口氣，突然由心寒出來，大叫：「大家快逃命。」

語聲甫落，殭屍已經發動，撲向最接近的旺財大發，幸好兩人身手敏捷，及時避開。

殭屍隨即往人多處撲去。

曹大帥倒也反應敏銳，立即逃到吳興錢可通旁邊，衆兵士亦四散，部份奔向門那邊，殭屍很自然的向門那邊追去，追出門外。

街道上這時候仍然有不少行人，看見衆兵士奔出來都覺得奇怪，不約而同靠近來一看究竟，到聽見衆兵大叫殭屍，看見殭屍追出來，亦慌忙逃命。

殭屍只往人多處追去，幾個走不及的被殭屍雙手指甲插上咽喉，立時喪命，其他的看在眼，當然魄散魂飛，四散奔逃，更加混亂。

他們一面逃跑一面大叫殭屍，街道兩旁的民居商戶紛紛將門關上。

錢可通吳興大發旺財等自酒店窗戶外望，不忍卒睹，先後將頭縮回。

大發打一個冷顫，一聲：「恐怖——恐怖！」

旺財亦大搖其頭，連聲：「殘忍——殘忍！」

錢可通目光落在吳興面上，頭搖得更大，一聲歎息道：「師弟，我問你於心何忍。」

吳興一個頭早已垂下，曹大帥亦自窗外縮回頭來，搖頭。「眞是慘不忍睹。」

副官一旁大皺眉頭。「大帥，出了這種事，死了這麼多人，若是不趕快擺平，只怕對你的聲譽大有影响。」

「怎樣擺平，你告訴我好了。」大帥歎一口氣。

副官目光落在吳興、錢可通面上。「這東西可是你們弄出來的。」

曹大帥馬上手一指吳興。「不錯，是你！」隨即拔出手槍。

吳興不由臉上發青。

錢可通連忙上前。「大帥，現在殺了他也於事無補，到不如讓他將功贖罪，先將那條殭屍擺平。」

吳興馬上一句：「師兄，我可沒有這個功力。」

「那我斃了你！」曹大帥怪兇的。

吳興身子一縮，錢可通隨即一手搭上他的肩膀。「你應付得來的。」

吳興苦笑。「這東西變成這樣子可是我意料之外，我實在想不到他會這樣兇殘，這樣殺人。」

錢可通道：「那還不快快收拾他。」

「我眞的不成！」

「別這樣謙虛，你成的。」錢可通推着吳興向前。「你沒有這個本領，如何弄出這麼厲害的殭屍來？」

「師兄，老實說，我根本沒有考慮到後果。」吳興又歎一口氣。

「你眞的不成？」錢可通再問。

「是眞的。」吳興頭垂得更低。

「那還不向我求教？」錢可通微笑。

「你成？眞的成？」吳興有些懷疑。

「做師兄不是這麼容易。」錢可通打一個哈哈。「你還不說話？」

「師兄——」吳興望着錢可通，叫出來。「我甘拜下風了。」

大發馬上一句：「師叔叫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怕什麼服輸？」

吳興垂着頭，道：「師兄，那應該如何？」

錢可通毫不猶疑的回答：「我們同心合力，用盡所有法寶，跟他拚過明白。」

吳興一怔。「這不是你其實也沒有辦法？」

「有辦法也好沒有辦法也好，這件事我們怎也要擺平的了，否則良心如何過得去？」

「這也是。」吳興不得不點頭。

錢可通轉向曹大帥。「大帥，痲煩你命令所有人動手帮忙，先將這兒的門窗完全釘上，讓那條殭屍進來之後，再不能離開。」

「殭屍可是在外。」曹大帥反應出奇的快。

錢可通點點頭。「我們準備好了法寶，便引他進來，跟着拚過死活。」

「好，有志氣——」曹大帥馬上揮手大喝：「所有人聽命——」

只要他下令，又有那一個敢不服從。

那些士兵馬上搬來木板木條封閉門窗，錢可通也不敢怠慢，準備大量黃符，揮筆疾書，吳興則在準備桃木劍，而大發旺財也要將大量繩子浸在黑狗中準備應用。

待酒店大堂的門窗全都釘妥，吳興錢可通便指揮那羣士兵將一張張結好的繩網掛在必要處，執着一端，作好準備。

曹大帥這才走到錢可通吳興身旁，傲然一笑。「喏，全部軍事化行動，要說到服從，工作能力、效率、速度、由我一手訓練出來的這批軍隊，可眞的首屈一指，別的根本比不上。」

「佩服佩服。」錢可通連聲讚賞，倒也是由衷之言。

「接着又該採取什麼行動？」曹大帥隨即問。

「以人爲餌，引那條殭屍進來，這人必須身手敏捷，頭腦靈活。」

「這個——」曹大帥目光轉向身旁的副官。

「大帥——」副官馬上搖手。「平日你總罵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

「不錯。」大帥轉望其他人。

那些士兵一個個垂下頭去，有些則馬上裝成反應遲鈍的樣子。

曹大帥目光最後落在大發旺財身上，二人仍然在高來高去，掛着繩網，突然發覺曹大帥盯着自己，不由都停下手脚。

「我想没有那一個有他們那麼好身手的了。」曹大帥這句跟着出口。

「大帥！——」大發馬上叫出來。「我很笨的。」

「懂得說自己笨的人是絕對不會笨的。」大帥倒有些混賬邏輯。

大發一慌，轉顧旺財。「說身手頭腦，還是他的敏銳。」

旺財呆一呆。「我絕不是一個笨人，一些也不笨，聰明絕頂。」

只有笨人才說這種話，旺財是希望大帥以爲他是笨人的了，那知道大帥早已看透他的心意，打蛇隨棍上。「你旣然是聰明人，又有這般敏捷身手，這件事不得不拜托你的了。」

旺財一呆，明知推不掉，唯有硬着頭皮，挺起胸膛。「爲民請命，爲國除害，赴湯蹈火，我旺財在所不辭。」

「偉大偉大——」大發脫口大讚。

曹大帥亦一聲。「好，不愧是一個勇敢的中國人。」

「那，一於是他的了。」大發鬆一口氣。

「兩個人一起，有個照應豈不是更好。」曹大帥有些狡猾的看着大發。

大發怔在那裏。

× × ×

街道上這時候一片寂靜，屍體東倒西歪，冷霧飄過，份外陰森恐怖。

旺財方才口說得響亮，跨出酒店門口的時候也是挺胸突肚，可是彎一轉，身子便不由縮起來。

大發由始至終都是兩條脚抖着，東張西望，不時一下子轉身，驚弓之鳥的。

旺財走着不由抓住大發的手臂。「鎭定一些，你這樣慌慌張張的，遇上殭屍，更加吃虧。」

大發苦笑。「你可没有你那麼鎭定，那可不是什麼東西，是條殭屍。」

「那更要保持冷靜。」旺財突然又挺起胸膛。「活到現在，今夜總算有機會做一件有意條的事了。」

大發奇怪的望着，旺財昂首大踏步走前，「振臂大呼：殭屍先生，出來——」

大發不由一怔，道：「你腦筋有了毛病？」

「没有——」

「你不像這麼偉大的了。」

「這不是什麼偉大，只是活得有意義一些。」

「轉了性子了？」

旺財大歎一聲：「親眼看見自己一手救活的可愛少女再離開人世，我總算明白生的眞正意義。」

大發怔在那裏，旺財再大歎一聲。「這個倩文美麗的一笑，實在令我大徹大悟，從今以後，眞的要洗心革面，從新奮發做人。」

大發打一個冷戰，「我眞的吃不消了，你活得過今天晚上才說吧。」

說着二人不覺停下來，在他們脚下的一具屍體也就在這樣一躍而起。

二人不由大驚，那屍體亦大驚，一齊叫出來。

「屍變——」大發簡直要昏過去了。

旺財一下子閃到大發身後，手一推，一聲：「上——」將大發推到屍體前。

大發一個身子硬直。

屍體即時大叫：「別誤會，我是人，不過方才給那條殭屍嚇昏地上。」

旺財這時候亦留意到，一步上前，道：「怎麼現在才說，人嚇人，嚇死人，快走——」

他伸拳便要打去，那個人慌忙開溜。

大發驚魂甫定，旺財一手已搭上他的肩膊。「差一點没被他嚇死。」

大發肩膊一側，卸下旺財的手。「很好啊，被他這一嚇，總算看破你的人格，還說什麼視死如歸。」

「你難道不害怕。」

「我可是承認。」

「心胸放開些。」旺財又伸手搭向大發的肩膊。

大發偏身讓開。「我們還是保持距離，別這麼親近了。」

旺財搖搖頭，回身大叫：「殭屍先生，你在那兒？」

大發冷笑。「這殭屍可聽不到你的聲音。」

「就是聽不到我才叫。」旺財再往前行

（未完・六）



上文提要：

柳白二女各被兇鳥啄去一目，又有谷中蘭及萬紫琴紀露露躺臥床上氣息奄奄，突有一肥胖郎中自稱能醫疑難百症，但要治癒谷中蘭則非得知她所習武技，岳家宇只好把「鶴形八掌」武功相告，之後岳家宇無意中撞見谷與郎中私談，谷卻突然出手將他殺了，再而宋象乾又聽得谷在深夜與一婦人交談，言稱要抓緊爲師祖報仇的機會，至此谷中蘭的詭秘身份已受思疑……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擺百鳥陣逞兇　設送終宴相稽

谷中蘭道：「這也許就是愛的力量，在那刹那間，你的愛發揮了偉大的力量，使你想到了岳小弟，而非對萬、紀二女慈悲，你知道，假若萬、紀二女因殘疾至死，岳小弟也活不成，你爲了愛他，不使他絕望，甘願做出使自己痛苦之事！」

白琬微微一怔，道：「小妹愛不愛他，仍不清楚，但谷姐姐的見解，都比小妹高明得多！」

谷中蘭道：「所以說，我的所謂『喜歡』是愛，我們都犯了一種毛病，對王陽明學說：格物致知，仍不太瞭解，也就是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白琬道：「谷姐姐，我問你一個問題，愛既是盲目的積極的，甚至於是沒有理智的，會不會趨於偏激？」

谷中蘭道：「愚姐不懂你的意思！」

白琬道：「比喻說吧，我過去曾時時刻刻想陷害岳大哥及萬、紀二人，那也能算是愛他麼？」

谷中蘭道：「愛的反面就是恨，也就是兩個極端，男女之間的情感達到某點就是愛，不愛就是恨，絕對不會不愛又不恨。」

白琬道：「世界上有沒有以愛作幌子的人？」

谷中蘭微微一窒，道：「那應該是有企圖！」

白琬道：「在那種情形之下，他們之間也有愛麼？」

「這……」谷中蘭苦笑一下，道：「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白琬道：「假定一個女人很愛某一男人，但因某種原因，也不敢愛，而且必須服從另一個人的命令，對愛人朦騙，或者是做出更壞的事來，這是不是眞正的愛呢？」

「這……」谷中蘭肅然道：「白妹妹，妳這個問題很奇特，我無法解答……」。

白琬道：「我不過問問罷了！其實世上未必眞有這種人，因爲愛就是犧牲，凡是對愛人有害之事，不論是誰的命令，都不該接受，但是，假如是我……」

谷中蘭道：「妳又怎麼樣？」

白琬道：「就以我和岳大哥之事來說吧！假若我眞的愛他，再假如他是家父母的仇人，父母非要暗算他不可，我……我也不知應該怎麼辦？」

谷中蘭道：「白妹妹，這問題太複雜，我們談點別的吧！」

白琬道：「不，我必須把這件事談出個結果來，谷姐姐，假如是你，妳應該如何？」

「我？」谷中蘭攤攤手道：「這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白琬道：「我是假設的呀！萬一發生了，妳將何適何從？」

谷中蘭道：「這很難說，還要看雙方到底是何仇恨！如果那仇恨確不易解，假設我是那個女子，只得放棄愛人，也放棄父母的報仇命令，找個地方隱起來，永不出世！」

白琬點點頭道：「我的見解和妳一樣，假如是我，我沒有別的路可走！」

白琬美目一轉，續道：「谷姐姐，妳怎知岳大哥眞的愛妳？」

谷中蘭微微笑道：「岳郎為人坦誠，他若不愛我，表面上即可以看出來，因為他不是巧言令色之人。」

白琬哂然道：「谷姐姐，妳恐怕要失望了！我且問妳，假若岳大哥眞的愛妳，他會不會時時暗中監視著妳？」

谷中蘭不由一震，道：「不會吧！岳郎乃正大光明之人，他怎會做出這種事來？」

白琬冷笑道：「這就很難說了！據小妹所知，岳大哥現在正在左側方，三丈外的一株大樹之後隱伏偷聽！」

谷中蘭突然回頭，向那大樹望去，道：「愚姐仍是不信！」

白琬哂然道：「這簡單得很，那株大樹，不過一圍之粗，谷姐姐只要在一丈之內，全力推出一掌，就可以震斷，樹後是否隱伏，馬上可以證明。」

谷中蘭心想，白琬和岳郎仍是貌合神離，此刻似想離間，我不妨試試看。

谷中蘭哂然道：「姐姐不信岳郎是那種人……」她說著話，却掠近猛推一掌。

「喀察」一聲，大樹折斷，向後倒去，就在此時，一條人影一閃而沒。

谷中蘭不由「唉」了一聲，正要去追，白琬早已到了她的背後，伸手在她肩頭輕輕一按，谷中蘭立即倒了下去。

白琬接住了她的身子，把她放在地上，冷笑一聲，道：「番婆，妳雖然詭計多端，却瞞不了我白琬！」

谷中蘭被拍中穴道，能聽能看，就是不能說話，不由暗暗叫苦。

白琬冷聲道：「我白琬過去所作所為，無不令人唾棄，但我愛岳大哥，雖然廢了一腿，仍不想離開這個世界，我知道他的困難還多，我要盡一切努力，幫他完成復仇大事。」

她蹲下來摸著谷中蘭的面頰，道：「我不否認，妳的美別具一格，雖是藍眼睛紅頭髮，却沒有一般番婆陷目、聳鼻及大嘴的缺點！最初，我非常妒嫉妳。因為妳獲得了岳大哥的愛情，使我萬分不堪，就暗暗跟踪，當惡鳥傷人時，妳竟袖手旁觀，那時我已經開始懷疑妳，後來又發生『百草大仙』偷藝之事，而妳竟不問皂白，殺死了他，我已確定妳必有企圖，昨夜邀妳動手之下，才知道妳並不高明，而且必是『百草大仙』的同路人，只可惜你們操之過急，僅獲得七招『鶴形八掌』而事敗！」

宋象乾這時又暗暗掩回來，隱在草叢中望去，心中大為驚異，也極為佩服白琬的機智，只是他相信，白琬並未發現谷中蘭的師父今夜曾到店中。

白琬道：「我現在解了妳的穴道，妳必須老實回答我！」

她在谷中蘭肩頭拍了一下，立即又把右掌貼在她的靈台穴口，道：「快說，妳編造謊言，欺矇岳大哥，是何人唆使的？」

谷中蘭默然不語，白琬冷峻的道：「妳以為我不敢殺妳？」

谷中蘭道：妳當然敢！但我深知妳愛岳郎，而岳郎又深深愛我，妳在未稟明岳郎之先，妳不敢殺我！」

白琬冷笑道：「那可不一定，剛才岳大哥已經聽到我們的話他此刻還不現身，足知他並不關心妳的死活！」

谷中蘭冷冷說道：「我相信剛才那條黑影絕非岳郎！」

白琬厲聲道：「妳說不說？」

谷中蘭道：「妳要我說甚麼？」

白琬切齒道：「要我教妳麼？妳這陰險詭詐的女人！」

谷中蘭冷冷一笑，說：「妳不教我，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白琬殺機大起，冷峻地道：「岳大哥對我的印象已壞，今生不可能挽回，我殺了妳也不會再壞些，妳認命了吧。」

就在她正要下手之時，突然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來，已經到了她的身後。白琬本已發現宋象乾跟著她們，但此刻欺近之人是否宋象乾，她不敢斷定，說不定是谷中蘭的同路人。

在這緊要關頭，她以為也可能是岳家宇，所以又不敢殺死谷中蘭，就在她猶豫之間，後面一道指風已經到了她的腎門穴附近。

她急忙閃身回頭，發現來人正是宋象乾，而他正以眼神示意叫她躺下。

這刹那間，白琬心念電轉，猜出宋象乾的心意，立即出手逾電，向宋象乾的氣海穴上戳去。

在此同時，谷中蘭就地一滾，站了起來，而更白、宋二人同時悶哼一聲，倒在地上，分明各自戳中對方的穴道，就可以說是很少見的事情。

谷中蘭怔了一下，緩緩走到兩人身邊仔細打量兩人的神態，哂然一笑道：「白姑娘，我谷中蘭算是服了妳！」

白琬渾如未聞，雙目凝視著她，一瞬不瞬。

谷中蘭道：「我現在要殺你們，易如反掌折枝，但是，我為甚麼要殺你們呢？」

她長嘆一聲道：「人與人之間，總免不了猜忌和妒嫉，互相傾軋，甚至於設計陷害，雖是至親好友，亦不能免，眞是令人扼腕……」

此刻，在一丈外一塊大石之後，隱伏著一人，不禁暗暗點頭，而且感動得目蘊淚光。

谷中蘭慨然續道：「以前聽說中原大國人士，泱泱大度，襟胸揮宏，但近來所見，實是令人失望。」

她望著白琬，面色一黯，道：「妳的身世最慘，自幼險遭被殺，之後被人寄養，自不免養成仇恨及猜忌的個性，這豈能怪妳！可是，妳不知道，我也是一個苦命的人啊……」

她在喃喃自語，如泣如訴，一邊隱伏之人，不禁滄然淚下。

谷中蘭揩去淚水，幽幽地道：「不錯！我是一個番婆，一個化外之民，但我也知道感恩圖報，岳郎對我一往情深，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只感無以為報，我豈能矇蔽於他……」

她苦笑一下，道：「好在你們懷疑我的動機極善，乃是怕我對岳郎不利，看在這一點上，我絕不怪你們。只是你們的手段有欠光明……」

她伸手在二人身上各拍了一下，回頭疾掠，道：「今後是敵是友悉憑二位了。」

一丈外閃出一人，正是岳家宇，當谷中蘭約白琬出去散步時，他正醒來，暗暗跟踪，當然他也發現了宋象乾。

岳家宇本來也對谷中蘭產生懷疑，因爲他相信師父的話，不會無的放矢，可是司馬龍再也沒有出現，而且聽到谷中蘭剛才說的話，極感慚愧，心道：「一個男子漢大丈夫，連自己的妻子也不敢相信，豈非小人行徑？況且谷中蘭確是壞人，她此刻若殺死白、宋二人，那眞是易如反掌，但她並未動手，可見一切猜忌都是多餘。」

他立即現身招呼道：「蘭姐……蘭姐……請慢走！」

谷中蘭本已掠出七八丈之外，回頭一看是岳家宇，冷冷一哼，掩面悲泣掠入店中，岳家宇見宋象乾、白琬二人已經站了起來，正在發楞，知道他們無碍，立即跟入店中。

白琬道：「宋大哥，你剛才到底是甚麼意思？」

宋象乾肅然道：「妳不是早已經照做了麼？足見妳反應極快！我本想趁機試她一試，沒想到……」

白琬惻然道：「宋大哥，我們也許估計錯了！設若她並無惡意，這件事會使岳大哥傷心的！」

宋象乾冷冷一哂，道：「我們估計沒有錯誤，但對方的反應比我們還快，我本想佯作我們倉促出手互襲，收手不及，同時點中了對方的穴道倒地，給她露出猙獰面目的機會，沒想到這女人太厲害，眼珠一轉，反猜透了我們的計謀，竟當著義弟之面，唱了一齣感人肺腑的戲，咱們失敗了。」

白琬道：「宋大哥，你仍然懷疑她心懷叵測？」

宋象乾道：「不錯！」

白琬道：「你根據甚麼理由懷疑她？」

宋象乾冷笑道：「第一，當極樂鳥及血鸚鵡傷人時，她故意慢騰騰地躭擱時間。第二，她若眞是個身負絕技之人，發現『百草大仙』偷藝，就在義弟現身之時，不必猝下毒手，那分明有滅口之嫌，第三，一個身負絕學之人，無論如何謙虛，在印證武功之時，最多保持不敗，却不必故意落了下風，況且，高手故意退讓，也能看得出來，我認爲她技止於此，身手絕不會在妳之上，由此推斷，她接近義弟的企圖，昭然若揭，當然是爲了他的『鶴形八掌』。」

白琬道：「小妹也是根據這三個理由，才開始懷疑她，但據我推想，她這人城府極深，應該早已發覺我在懷疑她，剛才她若趁我回頭和你動手時下手殺死我，也並非不可能。」

宋象乾道：「我認爲她早已發現義弟隱在一旁，她既要動義弟的念頭，好人一定要裝到底。」

白琬微微搖頭道：「若僅是根據這個原因，我的信念已經搖動了，試想，她既能對『百草大仙』猝下毒手，對我豈能留情，況且她剛才若下手殺了我，她有足夠的理由向岳大哥交待，因爲咎不在她……」

宋象乾哂然道：「對一個城府深沉之人，不可以一般人去衡量她，她爲了取信於義弟，不能不顧全大局，這正是放長線釣大魚的方法，只要義弟相信她，準知道我們也不便毫無顧及地向義弟進讒！俗語說，疏不間親，也正是這個道理……」

白琬攤攤手道：「可是岳大哥不信，如之奈何？」

宋象乾道：「我遲早要使他相信，因爲我已經發現了她的秘密，只可惜證據不足，暫時不便揭開！」

白琬肅然道：「宋大哥，你發現了甚麼秘密？」

宋象乾四下打量一陣，立即低聲把剛才見到那中年美婦，以及二人交談之事說了一遍。

白琬駭然道：「這不是很好的證據嗎？爲甚麼不告訴岳大哥？」

宋象乾道：「所謂證據，要拿出來擺在面前才行，先憑我一人之口，假若義弟不信，反而打草驚蛇……」

白琬忿然道：「由此推斷，『百草大仙』果然是她的同路人，而那婦人所說的師門仇人，必是指岳大哥的父親岳家驥。」

宋象乾道：「這是不會錯的，只是義弟和她仍在一起，我實在放心不下。」

白琬道：「依我看，在她未能獲得『鶴形八掌』第八式之先，絕不會向岳大哥下手，相反地，在這段時間內，即使有人向岳大哥下手，她還會保護他。」

宋象乾點點頭道：「不錯，但這件事不必告訴別人，我們時時小心點就是了！」

此刻岳家宇正在安慰谷中蘭，而谷中蘭却不停的哭泣，忿然道：「總之，都是姐姐和你親近，才使別人懷疑中傷我們，既然如此，我走好了……

她站起來悽然道：「岳郎，我之委身於你，旨在報恩，現在既然爲你招來困擾，已違背我報恩的初衷，爲了你的幸福，我只得忍痛離開你。」

岳家宇一下把她抱住，道：「蘭姐，我知道妳是一個寬宏大量之人，千萬不要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至於義兄和白姑娘，我會向他們解釋，今後絕不會再發生這等事！」

谷中蘭用力一掙，堅決道：「岳郎，你若是不讓我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岳家宇不由一震，肅然道：「蘭姐，妳若是死了，小弟也不會偷生，看在我的面上，妳必須忍耐點……」

谷中蘭悲聲道：「噢！岳郎……你叫我怎麼辦呢？」

岳家宇爲她揩去淚水，柔聲道：「蘭姐，我們既是夫妻，就要分擔喜怒哀樂，不能爲一點小事而耿耿於懷！別人想甚麼，妳不必管，只要我信任妳就行了！」

谷中蘭長嘆一聲道：「岳郎，爲了你，我願意忍受任何折磨，可是有一件事我無法忍耐，那就是別人說我欺騙你或者說我根本不愛你。」

岳家宇大聲道：「我們不能塞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只要我們意志堅定，問心無愧就行了！」

此刻，宋、白二人在室外相視冷笑，他們不能不佩服谷中蘭的水磨工夫，却不能不爲岳家宇擔心。

就在這時，院外傳來喧嘩之聲和拍門聲，只聞店家道：「天快亮了，是那一位在敲門？」

外面有人大聲道：「小二哥，麻煩你一下，本人要找一位岳公子，我知道他宿在貴店中。」

店小二嘟囔著開了門，只聞步履聲向後走來，原來是「窮神」漆七，穿著一身重孝，滿頭大汗走了過來，道：「白姑娘！咱們久違了，請問岳公子在不在？」

白琬早知道這個黑道人物已經改邪歸正，而且是個孝子，立即迎了上去，道：「久違了！漆大俠匆匆來此必有急要之事，岳大哥正在此店之中。」

外面這一嚷嚷，屋中其他的人都走了出來，岳家宇推門走出，漆七立即跪了下去，道：「小的給恩公叩頭。」

岳家宇連忙把他扶起來，肅然道：「漆兄，我對你說過，以後不要再這樣多禮，小弟實在擔當不起！不知漆兄爲何人戴孝？」

漆七淚下如雨，道：「家母於半月前去世，臨終時諄諄叮囑，要永遠跟隨恩公，小的只得謹遵母親遺命……」

岳家宇愴然道：「漆兄及令堂善意，小弟心領了！漆兄應該在家守孝才對，爲何……。」

漆七忿然道：「如今武林中殺劫迭起，那能容我守孝，小的此來，乃是報告恩公一件大事，中村鈴子自被擁爲盟主之後，據說被恩公挫敗一次，因爲手下黑道高手，已有分崩離析之勢。那知這時突然又來了幾個絕世高手，其中有左世保、『百鳥娘子』等人，聲勢浩大左世保與中村玲子分擔正副盟主，中村爲正，左世保爲副。『百鳥娘子』和『鬼王』康八、『銀弓小二郎』、『掌仙紀曉嵐』、『半掌追魂』萬世芳、『十抓九穩』畢振山等人，分任護法，據說有個『病修羅』魏寶初，也被延攬入盟，可能被按插爲副盟主，此人武功極高，據說不在中村鈴子及左世保之下。已經派來專使，請公子前往決戰！小的風聞此事，專程趕來，勸公子千萬不可意氣從事，必須謀定而後動，聯絡白道高手，再前往赴約……」

岳家宇劍眉一挑，道：「他們的專使還沒有到，假若確有此事，我倒想隻身前往一探。」

宋象乾沉聲道：「義弟千萬不可大意，漆大俠之言極對，待聯絡白道精英之後，再一舉而犁庭掃穴！」

谷中蘭道：「漆大俠秉程來報信，其意至誠，岳郎若一意孤行，實是有負漆大俠一片苦心，依愚姐之見，還須從長計議才對！」

漆七正色道：「恩公乃一代奇士，必不會做出暴虎憑河之事，關於聯絡白道高手之責，可交由小的去辦，大約半月之內，就可以找到十餘位，然後約定時間，在盟主府以南祁門縣城內聚齊。」

岳家宇道：「謝謝漆兄偏勞報信，爲了整個武林，小弟必定謹愼行事，裡面請坐！」

進入屋中，其餘之人見過漆七，岳家宇吩咐設宴與漆七洗塵，酒席未完，盟主專使已到，原來是「笑面狠心」百里彥。

這傢伙最爲奸滑，善於逢迎，準知道這件差使出力不討好，說不定還有性命之憂，雖說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但岳家宇不會殺他，誰敢擔保下面之人不會向他暗中下毒手？

百里彥一向以投機取巧聞名，見了岳家宇，一躬到地，虔容道：「在下奉命前來送信，請岳大俠過目……」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封信，交於岳家宇。退出一步，一臉諂笑之色，向所有人點頭爲禮。

岳家宇打開信，攤在桌上，只見上面寫道：「茲定於本月十五，午夜子時，本盟主宣誓就職，並特設『送終宴』款待本盟主死敵，務請撥冗光臨是幸，此上岳大俠。」下面有左世保及中村鈴子具名。

岳家宇冷哼一聲，抬起頭來，目蘊殺機，望著百里彥，百里彥心中一跳，連忙堆下笑臉，躬身道：「岳大俠大可不理，因據在下所知，共發出請帖十二張，日期都不相同，也就是說，他們每日邀約二人前去）以便集中力量對付……」

岳家宇冷峻地道：「百里彥，你對在下說這種話，是甚麼意思？」

百里彥虔容道：「在下深深敬佩岳大俠……但因陷入泥淖……要想自拔……並不可能……是想希望岳大俠謀定而後動……一舉殲滅武林公敵……」

他嘻嘻一笑，道：「在下還要報告岳大俠一個笑話，當正副盟主開會研討對付岳大俠時，中村鈴子及左世保曾經發生口角，互揭瘡疤！左世保譏諷中村鈴子是岳大俠掌下游魂，中村鈴子譏左世保是大俠手下敗將，爲了此事二人差點動武！嘻……」

岳家宇輕蔑地一笑，道：「左世保和中村鈴子能派你爲專使，前來送信，那表示對你十分信任，而你却背後中傷他們，像你這種人見異思遷，首鼠兩端的敗類，最是可恨！」

百里彥奴顏婢膝的討好半天，反而激怒了對方，實非始料所及，不由面色大變。

岳家宇沉聲道：「柳小妹，過來掌嘴……」

柳夢絲也最恨透這種賣友求榮，出爾反爾之人，一掠而至，掄起粉臂，「啪……」一陣陣珠聲響，百里彥的雙頰像吹了起來，口鼻淌血，鼻青眼腫。

白琬大聲道：「這種人留他不得，殺掉算了！」

百里彥不由魂飛天外，「卜」地跪在岳家宇面前，悲聲道：「岳大俠救命……」

「哈……」漆七狂笑一陣，道：「百里彥，漆七過去只知你險詐善變，却未想到如此窩囊，眞是開了眼界……」

岳家宇飛起一腳，把百里彥踢出一丈多遠，摔在門外厲聲道：「快滾！在本人未改變主意之先，逃命去吧！」

百里彥爬起來，抱頭鼠竄而去，衆人哈哈笑了一陣，漆七慨然道：「若非諸位親眼見到，深信任何人不敢相信，世上竟有這等無恥之人！」

＊　＊　＊

距「送終宴」之期尚有三天，岳家宇等人已來到皖山南方祁門縣城之內。原來漆

七有幾個老友，隱居黃山遺下一幢大房子由僕人看管，岳家宇等人就住在這空屋中。

那知到了約會的當天下午，也僅到了三人，有「萬里飛虹」程九臯，「金不換」雷士亮，和「奔雷手」藍淼三人。

這和黑道實力相比，不啻霄壤之別，尤其這五個女的，身手雖都不俗，但却會使人擔心。

到了傍晚，還是這幾個人，岳家宇並不焦急，「窮神」漆七等人可沉不住氣了。他沉聲道：「趕來的人尚不到半數，相差懸殊，依在下之見，不必前去冒險……」

藍淼道：「並非老夫怕死，此行吾等只五七人可以一拚，僅及對方人數三分之一，明知不可為，實屬不智之舉，岳小子老夫贊成漆七之見，因為老夫在左世保身邊臥底，深知那賊子的厲害，雖然你曾和他拚過一次，未分勝負，但還有中村鈴子『病修羅』魏寶初諸人，那一個都不好調理……」

程九臯肅然道：「吾輩中人固應信言諾，但與這魔頭則不必顧及這些，必須等待人手集夠時再行前往！」

「金不換」雷士亮哈哈大笑道：「數十年不見，想不到程、藍二兄竟怕起事來了！老夫堅決反對退縮，要幹就幹，可不能弱了名頭！」

程九臯冷冷一哼，道：「雷兄，須知當小不忍則亂大謀，你我這把子年紀，死了倒也值得，假如岳小子遭遇不測，你能對得起誰？」

雷士亮大聲道：「姓程的你少對老夫說教。這個人你丟得起，老夫可丟不起，設若可丟不起，設若大家都不去，老夫一人前去。」

藍淼哂然道：「俗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雷兄白白送入一條命事小，白道武林的銳氣被挫，那才是丟人現眼之事！」

雷士亮勃然大怒，厲聲道：「姓藍的，老夫並不認識你！你沒有資格教訓老夫！」

藍淼冷笑道：「雷士亮，你別自抬身價，你認不認識，實在是不關重要！不是老夫譏諷於你，一個人不知道天老爺是否刮風下雨，尚有情可原，設若連自己的份量也不知道，未免……」

雷士亮額上青筋暴起，鬢髮皆張，厲聲道：「藍老賊，姓雷的這一套固然有限，但也有自知之明，可不會向太華幫賣身投靠，自堪告慰！」

藍淼哈哈大笑道：「老夫儕身太華幫，自有原因，不久自知，只要問心無愧也就是了！」

岳家宇為了息事寧人，立即抱拳對藍淼道：「藍前輩，請問太華幫幫主及副幫主是誰？」

藍淼道：「小友尚請原諒，此刻老夫不便相告，相信日內即可明瞭！」

岳家宇道：「各位前輩為了晚輩之事，大動肝火，晚輩實感不安，依晚輩之見，就去一趟亦無不可，只要見機行事也就行了！」

程九臯道：「既然如此！咱們就走吧……」

就在這時，一下子來了六七人之多，其中有「聖手潘安」梅友竹，「五湖魚隱」雷震，「勾漏三殘」的瞎子與聾子和「三絕逸叟」司馬龍，最後一個身材修長，帶著黑色面罩。

岳家宇一一見過，對那戴面罩之人抱拳道：「請問這位是……」

蒙面人道：「在下不便奉告，但掃蕩妖氛，乃白道武林空前創舉，在下不能置身事外，尚請各位鑑諒……」

岳家宇楞了一下，發現剛來的幾位前輩，似乎都不認識此人。不知此人是何來頭，但聽他的口音，似乎年紀不大。

司馬龍道：「這位既有同仇敵愾之心，正是求之不得！不過對方邀請吾等，並非同日赴約，不是每日二人，但吾人則一同前往，似屬不當，雖吾人已知對方居心不善，在對方未露出猙獰面目之前，我方亦應守信，是以本人之見，今夜之約，應由本人與徒兒前往，各位可以在附近埋伏，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梅友竹道：「司馬老哥哥之言有理，若大家一齊前去赴宴，於理有屈，本人甚為贊同！」

大家都不反對，於是立即起身，向北馳去，但這許多人同行極為不便，乃分成三撥，岳家宇師徒及五女一拔。

此刻谷中蘭低聲道：「岳郎，既是令師建議三人赴宴，愚姐自不便反對，但姐姐甚不放心。」

岳家宇道：「姐姐不必擔憂，對方高手雖多，我方實力也是不弱，只要見機行事，小弟自信此行絕無兇險！」

谷中蘭無限關切地道：「話雖如此，但敵方無一不是心毒手黑之人，姐姐我……」

「蘭姐，妳對我沒有信心麼？」

「不！我只怕對方有詭計……。」

「不管甚麼詭計，有家師同往也難以得逞！」

「岳郎，你的武功近來進境似乎很慢！」

「是的，我想也許是到了此種程度應有的現象吧！」

「不然姐姐昔年研悟此學時，並無此種現象，我很想你沒有悟通其中精奧之處！」

「也許！小弟愚昧，不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姐姐不是怪責你！其實你的悟解力大得驚人，任何人也不能於看一遍之後，就能記住八式！我是說偶促而成，有時或有偏差。」

「是的！小弟也不敢說沒有錯誤，尚請蘭姐指示！」

谷中蘭肅然道：「我所悟解的武功，以第七式以後較為複雜難學，況且由白鶴演練，更難瞭解，愚姐想趁此機會，和你在口頭上印證一下。」

岳家宇道：「好極了！不知如何印證？」

谷中蘭道：「所謂口頭印證，也和真正動手無異，必須小心謹慎，我說出一式奇招，你用『鶴形八掌』來化解！」

岳家宇道：「如此真好！蘭姐妳快說吧！」

谷中蘭想了一下，道：「假設愚姐手

中有一柄上古寶劍，削鐵如泥，先以一式『歸渡橫舟』攔腰削去，中途改爲『亂點鴛鴦』，此式施出一半時，再改爲『沿門托鉢』，你如何化解？」

岳家宇肅然道：「以小弟之見，應該……」

這時白琬突然掠過來大聲道：「谷姐姐妳看司馬前輩的輕功多好！」

岳家宇道：「琬妹妹……」

白琬連忙接道：「岳大哥，萬姐姐有句體己話兒要對你說！快來嘛……」說著，拉著岳家宇就走。

岳家宇對谷中蘭苦笑一下，突然發現谷中蘭面泛殺機，不由怔了一下，大力一甩手，道：「琬妹，妳別拉拉扯扯的！」

白琬哼了一聲，見岳家宇甚是不悅，立即對萬紫琴道：「萬姐姐，人家不願意聽妳的體己話兒呢！」

岳家宇不由微怒，道：「妳這人惟恐天下不亂！這不是無事生非麼？」

萬紫琴大聲道：「琬妹請過來，他不聽就算了！」

岳家宇搓搓手道：「琴妹請等一下，我一會就來。」

他肅然道：「小弟，認爲化解這三招，應該……」

只聞司馬龍在前面道：「宇兒過來一下，爲師指點一下你的輕功……」

岳家宇聳聳肩說：「蘭姐，待會再研究吧！」

谷中蘭面色大變，她相信連司馬龍也在懷疑她了，雖然深沉，畢竟掩不住內心的失望和忿慨，冷漠地道：「岳郎，你去吧！也許輕功比技術更重要，因爲必要時可以仗輕功逃命……」

岳家宇道：「蘭姐切莫誤會，小弟是因爲師命難違而已！」

岳家宇向前掠去，到了萬紫琴身邊，低聲道：「琴妹莫怪！我……」

「別理我！」

「琴妹請放心！雖海枯石爛，小兄也不會忘記，妳我心裡有數……。」

他掠到司馬龍身邊，道：「師父……」

司馬龍宏聲道：「輕功爲武學之基礎，並非爲了必要時逃命！所以爲師必須使你的輕功再進一步。」

他立即以傳音入密之術，道：「大敵當前，家有內賊你要當心了！」

岳家宇心頭一震，也以傳音入密道：「師父，不知內賊是誰？」

司馬龍宏聲道：「你要謹記輕功要訣，眞氣上提而不燥，神遊物外而不浮。身輕如絮而不搖，血行遲緩而不滯……」

司馬龍又以傳音入密，道：「谷中蘭乃岳家仇人之徒，西藏幽谷中石壁上留言，全屬子虛，旨在偷學你的『鶴形八掌』。」

岳家宇駭然道：「此學不是她一手研出的麼？」

「當然不是！如果此學是她研悟，又豈能向你偷學，相反的，她爲了師門之仇，非學『鶴形八掌』不可！」

「師父……近日來所發生之事，您都知道？」

「惡鳥傷人時，爲師不在，回來時該項慘禍已經發生，但因爲師知道『百草大仙』的用意，也知道他能醫好幾個丫頭的眼疾，爲師所以沒有現身！」

「那麼她的師門與家父有何仇恨？」

「大概是殺師之仇！」

「甚麼？家父殺了她的師父？」

「不！殺了她的師祖！」

「不知她的師祖是誰？」

司馬龍宏聲道：「你且提氣試試看，按照爲師的口訣，是否快了些？」

二人奔行加速，白琬和萬、紀等人回頭看了谷中蘭一眼，發出一聲冷笑，她們雖不知司馬龍早就懷疑谷中蘭，却相信在這緊要關頭，司馬龍把岳家宇叫到面前，定有深意！

這工夫已經進入馬鞍山，距盟主府不過二、三里之遙，司馬龍道：「此刻二更不到，我們在此等候其餘兩撥人。」

司馬龍坐在大石上，對岳家宇道：「宇兒，你可知道咱們此去九死一生麼？」

岳家宇肅然道：「此行危機四伏，自在意料之中，但徒兒不怕！」

谷中蘭焦急地道：「司馬前輩，您既知危機四伏，何不早作安排？如果前輩不嫌碍事，晚輩願以侍從身份，陪岳弟前往！」

司馬龍微笑道：「不必了！設若對方已設下毒計，我們多去三五人也是一樣。待會我們進去之後，妳們要聽程九皐指揮，不可任性單獨行動，須知一人失去聯絡，必能影響大局！」

這時其餘兩撥人都已趕到，司馬龍和程九皐低聲談了一陣，然後對諸人道：「各位請注意！盟主府中有一旗桿，高可五丈，若此桿倒下，即表示雙方又已翻臉動手，各位再照預定接應之法進入！」

司馬龍對程九皐低聲道：「這裏有兩個人身份不明，一個是那蒙面人，另一個是谷中蘭，程兄須暗暗通知所有之人，小心提防。」

程九皐道：「小弟知道了！時已不早，老哥哥起程吧！」

司馬龍師徒別了諸人，向盟主府奔去，遠遠望去，堡門大敞，堡中燈火輝煌，司馬龍道：「雖然對方聲勢浩大，但依爲師猜想，仍以陰謀爲主……」

岳家宇道：「師父剛才還沒有說出谷中蘭師祖是誰呢？」

司馬龍道：「她的師父就是石珊和石瑚，師祖當然是石珊的父親！」

岳家宇陡然一震，道：「家父與二位前輩昔年交往不薄，豈能殺死石前輩的父親？」

司馬龍道：「這件事連爲師也不信，但石珊和石瑚計劃復仇，却非一日之事。」

岳家宇道：「如果確有此事，應該是不久才發生的，因去年冬天，晚輩在紀曉嵐府上，二位石前輩曾去尋仇，目標乃是紀曉嵐，當時晚輩曾出手擋了幾招，雙方功力相差極微，那時石前輩僅是責怪晚輩不該依附紀老賊，却未提及雙方仇恨之事，由此可見，石前輩之老父，是那次動手以後才死的！如果確是如此，那就不對了！家父早於十餘年前逝世。」

司馬龍道：「你父親也許未死！」

岳家宇道：「關於家父未死之事，徒

兒已有所聞，難道家父眞會殺死石前輩之父嗎？」

司馬龍沉聲道：「到了！由這四圍死寂一片情形看來，他們必定先來陰謀詭計，如果不成，最後才會現身廝殺。」

進入堡門，看不到一個人影，但到處都很明亮。岳家宇曾來過一次，但那次却坐在輪椅上，頭上蒙著布冒充外祖母（即龐起之母）。

司馬龍領先，步下不疾不徐，穿過一重屋宇，隱隱聞到陣陣臭味，掉頭望去，大廳門口，兩旁有十餘隻高大的白鷺，單足柱地，頭頸插在翅膀內，排列極爲整齊，由於顏色純白，乍看起來，活像兩行身穿重孝之人在大廳外恭迎。

岳家宇心想，這必是「百鳥娘子」玩的把戲，只不知道白鷺有何厲害之處？

二人走進，十餘白鷺伸出頭來，同時叫了一聲，似在迎客，司馬龍脚步不停，穿過兩行白鷺，進入大廳之中。

岳家宇乍見廳中景象，差點失聲驚呼，原來大廳中的一切傢俱，都是以各種大小不同的鳥類佈成，無怪一進門就聞到了鳥糞臭味了，但大廳中却沒有鳥糞。

那八仙桌只有一個桌面，下面是四隻巨大啄木鳥以啄頂著，四周有八個圓凳，也是八隻巨鴿頂著，一旁怡上，有五隻喜鵲啣著五支白色巨燭，一動不動，桌上擺滿了酒菜杯筷，尚冒著熱氣。

岳家宇冷冷地道：「這就是『送終宴』麼？徒兒倒是把他們估高了……」

司馬龍肅然道：「宇兒不可輕估他們！一切小心就是了。」

就在這時，樑上飛起一隻百靈鳥叫道：「貴客駕到，貴客駕到……」

不一會大廳後門啓開，以左世保和中村鈴子爲首，走進六個高手，其中有個中年美婦，正是「百鳥娘子」，「鬼王」康八，「銀弓小二郎」和一個背插銀棒老者。

司馬龍哈哈大笑道：「眞想不到『病修羅』魏大俠竟也入盟，甘爲武林邪惡驅使。」

「病修羅」也就是身背銀棒的黃臉老者，以「修羅十三棒」震懾武林，冷厲一笑道：「司馬龍，你死到臨頭，還逞那口舌之利！」

司馬龍朗聲道：「在下敢來赴約，早將生死置之度外，魏寶初，老夫只是爲你可惜……。」

中村鈴子嫣然一笑，道：「司馬大俠果然言而有信，此來乃是本盟上賓，快請入座。」

她伸手一讓，首先坐下，司馬龍師徒也不客氣，就坐在啄木鳥頂的凳面上。

只見「百鳥娘子」連擊三掌，道：「梟兒出來敬酒！」

「刷」地一聲，自大廳外飛進一隻貓頭鷹，以巨啄啣起酒壺，先爲司馬龍師徒斟了兩杯，然後爲其餘之人滿上，飛到「百鳥娘子」肩上站著。

岳家宇不由暗自稱奇，一隻貓頭鷹都能訓練成這等伶俐，實是不可輕視。

中村鈴子與左世保舉杯道：「二位於『送終宴』之後，就將壽終正寢，本盟主對二位的胆識十分敬佩，先敬二位一杯。」

司馬龍端起酒杯，道：「謝謝二位的美意，但老夫暗通流年易卜之術，我師徒二人的壽限，皆在七旬以上，送終之言，實不敢當。不過目前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爲人子者能爲長輩設宴送終，亦屬不可多得……」

他對岳家宇點點頭道：「徒兒，不可辜負他們一片孝心，咱們喝了吧！」

岳家宇知道酒中沒有毛病，一飲而盡，那貓頭鷹又爲他們滿上。

「百鳥娘子」又拍拍手，說了一陣鳥語，立即又飛進二十餘隻「藍電客」、「十姐妹」和「錦靜」等美麗小鳥。歌喉婉轉，竟發出絲竹之聲，但聲調却十分哀悼。

「百鳥娘子」道：「妾身這一組樂手，能奏喜樂及哀樂，二位在世時日不久，請盡量欣賞……。」

司馬龍道：「古之公冶長善作鳥語，傳爲佳話却終以玩鳥者喪於鳥，實非始料所及！這正是小有才而妄自用，小聰明而趨邪徑，覆亡有餘，成事不足之理！」

「百鳥娘子」「格格」大笑道：「快哉！快哉！司馬大俠眞乃至人也！妾身不敢與古人比美，只是雕蟲小技藉助酒興而已！不論妾身是否『小有才而妄自用、小聰明而趨邪徑』，司馬大俠必將先走一步，當屬不爭之事實。」她怫然離座，說了一陣鳥語，啁啁有聲，刹那間萬鳥臨空，黑壓壓一片，自門窗向外望去，院中及大廳四周屋頂上，站滿了各種鳥類。密密麻麻，像一片鳥海。

＊　＊　＊

岳家宇不由駭然，這些鳥多得不可勝計。即使不像極樂鳥和血鸚鵡那樣厲害，只要萬鳥齊撲，奮不顧身，也是防不勝防，殺不勝殺之事。

司馬龍道：「這就是『送終宴』麼？老夫開了眼界！」

「百鳥娘子」冷笑道：「妾身的『萬鳥大陣』，不過是『送終宴』的序曲，雕蟲小技，也許難不到司馬大俠，但據妾身推測，弄得好也不過是人鳥偕亡而已！」

司馬龍哈哈大笑道：「如此來說，我師徒二人，應該命喪於此處了？」

「百鳥娘子」格格冷笑道：「以愛鳥數千，換取你二人的性命，妾身雖然心痛，亦是有賺無賠之事。」

司馬龍哂然道：「妳恐怕得不償失，後悔莫及了。」

岳家宇想起谷中蘭之事，對左世保厲聲道：「左世保你眞有一位師妹麼？」

左世保陰聲道：「難道有師妹是假的不成？」

岳家宇冷笑道：「請問你師妹叫什麼名字？是甚麼樣子？」

左世保道：「她叫谷中蘭，藍睛聳鼻，乃是異國之人！」

岳家宇看了司馬龍一眼，不由一怔，又沉聲道：「你師妹有多大年齡？」

左世保道：「大約五十許人，莫非你認識她？」

岳家宇冷笑道：「也許！左世保，家父眞的仍活在世上麼？」

左世保獰笑道：「不錯！左某與中村姑娘諸人聯盟，主要想對付岳家驥，你師徒二人既然來了，全該命絕……」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司馬洛等四人匯合一起按計劃進行另一任務，此次目標是山區，要擒殺山賊巢穴頭目戴洛時，夜雨中直昇飛機大舉轟炸山區，攪亂了山賊陣脚，戴洛時不知是計，企圖逃命時被司馬洛擎下；趙老虎隻身來到惡人城中權力頗大的柏恩家中，劫走一袋黃金，以此來換取尚留在監獄中的朋友，詎料趙老虎的身影卻已被地下室的閉路電視機所錄下……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人城

政壇爭權奪利　兩人械鬥俱亡

「哦，」那人點頭道：「你現在就有權力把我們放掉了！」

「是的！」柏恩說：「我相信，你一定也希望爲我工作的吧？」

那人說：「這個……當然是最好了。」

「你可以代替其他人講話嗎？」柏恩說。

那人說：「你在開玩笑嗎？沒有人會喜歡留在監獄裡的！」

「那就好了，」柏恩說：「當然，我是很大方的，我沒有理由叫你們爲我白做工作！在酬勞的方面，我當然是不會虧待你們的！」

「那就是我的意思，」那人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一個人做事，都是爲了賺錢吧了！」

「那很好，」柏恩說：「現在我就是要你們替我找趙老虎！」

「把他捉回來？」那人說。

「這會難一些，」柏恩說：「所以，把他殺掉就行了，你們會懂得如何找到他的！」

「那些金磚又如何呢？」那人問：「假如——你一定會有一個懷疑，那就是，假如我們找到了趙老虎，而與他分那些金磚……」

「那些金磚，」柏恩說：「一個人用是很多的，但是你們那麼多人分，就很少了。我這裡正是需要用人的時候，你們回來，還有很多掘金的機會！」

「這是一個理由，」那人說：「另一個理由就是，趙老虎不該做這件事。我們是他的朋友，他做了這件事情，對我們的性命有很大的威脅！」

柏恩說：「復仇是一件很浪費的事情。祇是爲了利益而做事比較好些！」

那人說：「假如你不介意我問，柏恩先生，你殺趙老虎的目的，難道祇是爲了復仇嗎？」

柏恩說：「我的環境不同，我浪費得起！」

那人說：「我們確是浪費不起，所以假如單單是爲了復仇，我們未必會做這件事情。但是既然是有酬勞的，加上復仇心理，興趣是濃得多了！」

「有道理！」柏恩說：「我告訴你，這一次只是試辦，你們做好了回來，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那人說：「上次我們已經証明過了。」

「有些工作，」柏恩說：「你們是還要受訓的。譬如說，在此地，我需要像你們這樣的人維持秩序，你們就必須先熟悉這裡的環境。不過，當然，將來還是把你們派出外面工作的機會較多了！」

那人說：「這很好，我相信，我們亦是需要這種工作的！」

於是柏恩就安排他們全部出來。柏恩的酬勞非常之多，每人先付一大筆數目的現金，但是要在當地的銀行開一個戶口存進去。他們要用這些錢就要回來，這實在是很有效的一步，利誘通常都是勝過威逼的。

但是，柏恩還是做錯了。這也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一次錯誤。他這樣的人，就是不明白，有些人的事情，是不能夠被金錢影响的。

這些人，一走了之後，就毫無消息，答應了每天聯絡一個電話，但是一個電話都沒有來。但即連電話來也是令柏恩甚爲生氣的，他們會講一聲多謝。

他們是懶得與柏恩聯絡。

而柏恩也很難有機會向他們尋仇了，因爲他們人這麼多，需要找許多一流高手才能夠做這件事情，而成功的把握也不大，因爲這些人本身就已經是一流高手了。

而柏恩也是根本沒有這個機會向他們尋仇。

他把監獄中的要犯放走了，找不回來，這會成爲他的敵人的最佳藉口，不久，他也是會「心臟病發」而死去的。

* * *

事實上，兩個月之後，柏恩就果然遭到了如此的命運了。他沒有機會逃出去，享受他收藏起來的黃金。

趙老虎等當然是知道這個消息的。

趙老虎說：「我是相當之抱歉的，柏恩這樣就完蛋了！」

司馬洛說：「你的心腸還是太仁慈了，像柏恩這樣的人，對他又有什麼好抱歉的呢？他不過是在利用你們的人而已，而他這樣的人，當他認爲失去利用價值的時候，他是隨時可以把你們殺掉的！」

「這倒也是眞的。」趙老虎說。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要考慮的還是賀拉隆的問題。他的用途，是已經七七八八了！」

這兩個月之內，他們又已憑賀拉隆之助而做了很多事情了。

「唔，」趙老虎說：「對了，我們的組織，都是不會在一個人的利用價值完畢之後就殺掉的！」

「而且，」司馬洛說：「他的功勞的確很大！」

趙老虎說：「那就讓他到瑞士享受好了！」

司馬洛沒有出聲，趙老虎則哈哈大笑起來。

司馬洛看着他，說：「有什麼好笑？」

「我是在笑這世界上的人和事，」趙老虎說：「你是不是認爲，假如就這樣把賀拉隆放走，還是太便宜了他？」

「你不認爲是嗎？」司馬洛說。

趙老虎說：「你是不是在見到了賀拉隆之後才知道他是做過這許多壞事的呢？」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

「你和我第一次與他碰頭時，以澄拆了要把他炸死的炸彈，記得嗎？」趙老虎問。

「當然記得，」司馬洛說：「那是一次相當難忘的經驗呢！」

「這就是了，」趙老虎說：「那一次，你却是正在保護他！」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有時是無可奈何的。」

「那時他還沒有幫過你的忙，」趙老虎說：「你也要保護他。而現在，他爲你做了這許多事情，你還是認爲不應該放過他？」

司馬洛苦笑：「你的口才眞好，但假如換了你的我，那你就不會那麼好笑了！」

「我不是笑你，」趙老虎說：「我祇是笑這個世界吧了！不過——唉，別講了，他們回來了！」

他和司馬洛祇是二人一起在屋中，賀拉隆則是與趙以澄出去了，在山野間散步，而現在，他們看見趙以澄與賀拉隆正在走回來。

賀拉隆正在得意地微笑着，而趙以澄則似乎是正在生氣。一踏進門，趙以澄就說：「你們跟這老頑固講講道理吧！」

賀拉隆對他們微笑，司馬洛與趙老虎也不出聲，因爲還不明趙以澄到底是在講什麼。

趙以澄又說：「你們勸勸這個老糊塗吧，叫他到瑞士去享福好了！」

賀拉隆還是微笑着，坐了下來。

司馬洛說：「聽一個故事，假如從中間聽起，通常都是會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因此，何不由開頭講起呢？」

「讓我來講吧！」賀拉隆說：「是這樣的。你們現在，已差不多不需要我了，因爲我的利用價值也大致已經完了！」

「講得好聽一點，」司馬洛說：「應該說是我們合作得很好，而現在，我們的合作已面臨結束了！」

賀拉隆說：「大致的情形就是如此！」

趙以澄也是坐在旁邊，却是拉長着臉不出聲。

司馬洛說：「那麼，下一步，你就可以到瑞士去享福。你在那裡有許多錢。」

「是的。」賀拉隆說。

「那有甚麼問題呢？」司馬洛說：「我看，我們兩個組織都是會放你一馬的！」

趙以澄說：「他却不願意去！」

趙老虎抬起一邊眉毛說：「這倒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

賀拉隆說：「這一直以來，你們都是很落力工作，而你們做這些工作，並不是爲了錢，或是爲了什麼私人的利益，祇是因爲你們認爲這是你們應該做的事！」

趙老虎說：「因此，你也受了我們的感染，你也有一件你應該做的事還未做？」

「是的，」賀拉隆說：「我要去殺一個人！」

司馬洛說：「你要殺的人，我看祇可能有一個。」

「是的！」賀拉隆說：「古里。」

古里也就是使賀拉隆陷於進退兩難之境的人。在這件事情最初的時候，司馬洛要保護賀拉隆，就是因爲有人要殺他，而派人殺他的人，就是古里。賀拉隆自己的國家政局改變，新人上場，他的位子也給古里所佔了。古里還是派來了賀拉隆自己用慣的爆炸專家和神槍手來行事。

雖然賀拉隆脫了險，他却已無家可歸，不得不依附司馬洛他們。

趙老虎說：「你顯然已經對我的妹妹講過了這個意圖，她的意見，看來也是跟我的意見一樣的，那就是，古里這個人似乎不值得你去行事！」

「我並沒有要求你們幫忙，」賀拉隆說：「我的要求祇是你們放我走！」

「爲什麼你不到瑞士享福去呢？」趙老虎問。

「還有若干可能性，古里是要得到我而甘心，免除後患的，」賀拉隆說：「不過，最重要的理由還是，我稱霸了這許多年，還是第一次給人這樣算倒！我是不會服氣的，這是我最後要做的事！」

「這也可能是你所做最後一件事，」趙以澄冷冰冰地說。

司馬洛說：「像你這樣的人，是甚少永遠不倒台的。古里也是一樣。用不着你去對付他，很快就會有別人去對付他，一如他對付你那樣！」

「但不是由我動手，」賀拉隆說：「這件事情一定要由我自己動手！」

司馬洛與趙老虎及趙以澄交換了眼色，趙以澄並不打算再出聲，因爲她的意見，她是早已表達出來了。

趙老虎終於哈哈笑起來說：「我的妹妹顯然很關心你，正如你所講的，你現在對我們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但她還是不想你就這樣給浪費了！」

「我是很感激的！」賀拉隆說：「不過我的主意是早已打定了！」

趙以澄說：「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在趙老虎能夠反對之前，賀拉隆已經先行反對，他堅決地說：「不！」

「但是你需要幫忙！」趙以澄說。

「我一個人就可以做到！」賀拉隆說。

司馬洛說：「這一點我就不知道了，我認爲你連回去都有困難。這是一個你最難去的地方，今日與往日，是完全不同了！」

「我是仍有我的辦法的！」賀拉隆固執地說。

一時間他們又沉默下來了。這件事情，他們就是很難談得攏。

跟着電話就响了，司馬洛走過去接聽，由於這屋子是莫先生的組織供應的。

司馬洛講了一會之後就回來了。他說：「我有一個消息，但是這究竟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我就不敢講了。賀拉隆先生，你這個仇人古里，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他殺死了一個A國的女僑！」

賀拉隆皺眉：「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他不能夠殺A國的人，我們這個國家，在經濟上幾乎完全倚靠A國的援助！」

「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他這一次，是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賀拉隆說：「他爲什麼會這樣做呢？他這個人，也並不是不明白自己的國家是正處於一個什麼局面的！」

「是呀！」司馬洛說：「不過這也是很難講的，A國的人，就因爲如此，所以特別霸道。這個A國女人在夜總會裡因爲一個你們國家的女人對她侮辱，過去狂摑，但是這個女人却是古里的女朋友，古里也在場，就拿出槍來，意思也許祇是嚇嚇對方而已，但是不知如何，槍响了起來，這個女人死掉了！」

賀拉隆的眉頭又皺了起來，這一次的皺眉則是另外一種皺眉。他說：「以古里的勢力，他難道不能夠把這件事情掩飾住嗎？」

「他是掩飾住了，」司馬洛說：「他找出了一個人來代罪，把這個人槍殺了。死者死了，兇手也死了，變成無案可審，但這是一般人以爲的經過。這種事是瞞不了內幕人士的，內幕人士就知道眞相，這使A國很不高興。」

賀拉隆說：「A國亦不會爲了這個女人而影响外交關係的，他們亦有一套隱瞞事實的手法，他們祇要接受這個解釋就行了，就是死者的家人，亦是不會知道眞相。」

「是的，」司馬洛說：「但是A國仍然很不高興。」

「那又如何？」賀拉隆說：「難道這就是我不能去殺死古里的理由嗎？」

「這是有人應該幫助你行事的理由，」司馬洛說：「A國認爲古里不適合，難當大任，應該換一個人！」

「那不行！」賀拉隆憤怒地說：「我不會再替A國工作！」

趙老虎笑道：「眞好笑，給了人家那麼多錢的援助，却沒有一個人多謝！」

賀拉隆說：「他們的錢也不是白送的。他們是得回代價的！」

司馬洛說：「即使你不接受，你也是等於爲他們工作了，因爲他們要除去古里，你就是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趙以澄說：「假如你不去，那你就是不爲他們工作了！」

「我自己做就是我自己的事情，」賀拉隆說：「我才不管他們的目的如何。」

司馬洛聳聳肩，趙老虎也是聳聳肩。

賀拉隆說：「怎麼樣，你們肯不肯放我走？假如你要我事後回來，我還是會來的。雖然以前我的諾言殊不可靠，但是現在已經有了一些改變的！」

「很好，」司馬洛說：「但我跟你一起去！」

「這不關你的事！」賀拉隆說。

趙老虎及趙以澄也一齊開口道：「我也要去！」

「等一等！」司馬洛說：「這件事情，用不着你們去！」

一時，他們的爭論就成爲多面化，而亂作一團了。

後來，趙以澄尖叫一聲，說：「靜下來聽我講！」

大家祇好靜了下來。這主要亦不是爲了怕了她，而祇是對她尊重，由於她是女性。

趙以澄說：「賀拉隆，你要去，我們就跟你一起去。我們一直都是在一起工作，有許多次，你不需要去的，但是因爲你想去，我們也讓你去了。這一次，你却不肯遷就我們？」

賀拉隆嘆一口氣：「你們去是很危險的！」

司馬洛說：「我們並不危險，你忘記了當你最初與我碰頭時，是A國託我們保護你的嗎？這種事情是有來有往的，我們去的是一個A國的勢力非常之大的地方，A國就會保障我們的安全！」

「這個……」賀拉隆說。

「總之，」司馬洛說：「你一是不做這件事情，假如你做這件事情，你也就是等於爲A國做的了！」

「好吧，」賀拉隆說：「我有兩個條件。第一就是不要讓A國知道我去幹什麼。他們的情報網太複雜了，許多秘密自己也守不住，假如讓他們知道，那麼古里

也極可能知道，那就等於自投羅網了。」

「這是合理的要求，」司馬洛說：「絕對沒有問題。」

「第二個條件，」賀拉隆說：「我不能夠讓趙以澄去冒這個險！」

「這個却不是我能決定的。」司馬洛聳聳肩。

趙以澄堅決地道：「我要去！你不論是成功或失敗，我都希望看到，你也不能制止我，我可以跟司馬洛他們一起去，我們去，有我們的任務——我們可以藉口說我們有任務而去！」

賀拉隆想了一陣，嘆一口氣道：「我是拗不過你們的，我還有什麼好講呢？」

* * *

三天之後，他們都已到達了賀拉隆的國家。

司馬洛、趙老虎及趙以澄三個人果然是由A國帮助而去的。他們說有一個他們要追的人逃進了那個地方，他們要去找回來。

賀拉隆則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的。他是乘漁船偷渡進去。

他經過了化裝，沒有人認得他是誰，而這種事情，他又是熟悉門路的，因此，實在祇要有胆量，就沒有甚麼困難。

古里則是自信心甚強，他不肯相信賀拉隆敢回來對付他，也許，假如他需要出國，他是會提防賀拉隆的，但在自己的國家裡，他則認爲不必担心。

而且，他忙於招待司馬洛等人。

司馬洛等人是他的後台老板的後台大老板保薦而來的，非要巴結不可。

他已準備了一個盛大的宴會，但是臨時取消了，那是因爲司馬洛不肯參加。

於是他祇好在他的私人別墅中招待。

司馬洛說：「古里先生，我很多謝你的好意，但是我們此來是不能張揚的，假如許多人都知道我們來，又認得我們的樣子，我們如何工作呢？很可能，在我們未動手之前，我們要找的人已經聞風先逃了！」

古里說：「這是對的，不過我總不能不爲你們接風。」

「幹我們這一行，」司馬洛說：「禮貌是多餘的，目前我所關心的是，有多少人知道我們來了？」

「祇有我，」古里說：「和屋裡這幾個僕人，但僕人都不知道你們是誰。」

「那很好，」司馬洛說：「最好保持如此，連你的手下也不知道我們是誰。」

「那麼，」古里說：「保安的方面又如何呢？」

「我們不需要保護。」司馬洛說。

「但是我的手下也是帮助維持治安的，」古里說：「假如他們不認識你們，那對你們是很危險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必要時我們聯絡你行嗎？」

「這也可以，」古里說：「你說出我的名字，我的人和我聯絡，我給他們指示，便很多事情都可以行得通了。」

「這樣就最好了，」司馬洛說：「我也不想你的人老是跟着我們，我們又不可能認得你的全部手下，假如把保護我們的人當作是危害我們的人，那就甚爲尷尬了！」

「這也是眞的。」古里說。

「你答應不派人跟踪我們？」司馬洛問。

「這沒有問題，」古里說：「你們又不是我的敵人。不過，其實，我在想，事情是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解決辦法的！」

「是嗎？」趙以澄說：「讓我猜，這裡是你的勢力範圍，你最有辦法，我要找的是什麼人，我們出聲，你就替我們找來，我們根本不必出動！」

「正是這個意思。」古里說。

「我也明白你的好意，」司馬洛說：「誰想多做工作，誰想去冒險呢？但是，有時，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譬如你，你負了一個重要的責任，拿很高的薪水，假如你自己不必做事，每一件事情都是別人替你辦妥，那你會怎麼想呢？」

古里想了一會，說：「我會很担心。我的上頭會認爲我實在並無用處，別人可以代替我，我祇是在白拿薪水而已！」

「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也因如此，有些事情，我們是必須親自動手的！」

「現在，」古里說：「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這樣就最好了，」司馬洛說：「所以，我們就這樣決定，我們自由活動，需要時找你，臨走時也會通知你一聲！」

古里點頭：「很好。但是，你們不要客氣，有什麼困難就找我，這個地方，雖然外表一片文明，實在却是等於是蠻荒！」

也許，這是古里最了解此地的一點了。

司馬洛他們既與古里談判過了，就立即請辭，而回到他們居住的地方去。他們住的地方乃是酒店，他們是用遊客身份來這裡的。他們住的是兩間房間，司馬洛與趙老虎同住一間，趙以澄則是一個人住一間，就因爲她是女人，不方便三人住在一起。

兩間房是門對門的。

他們走在走廊中，走向他們的房間，趙以澄說：「我奇怪他現在又是如何了呢？」

「他」就是指賀拉隆。雖然在走廊中，被偷聽到的機會非常之微，她還是認爲不需要指出姓名。祇要大家都明白就行了。

司馬洛與趙老虎都無從知道，而在他們能開口回答之前，趙以澄的鄰房的門就打開了。「他」出現了。

三個人都呆在這裡。

賀拉隆竟然已經來了，而且就住在他們的鄰房。他這個人也可以說是神通廣大之極！不過，賀拉隆雖然仍然是化了裝的，在這裡出現，會不會有危險呢？

賀拉隆對他們微笑，招招手，他們都進入賀拉隆的房間裡。

賀拉隆却沒有把門完全關上，而是半開着。這也是聰明之舉，因爲如此，有人要在門外附耳在門上偷聽就不可能了。

賀拉隆說：「這裡可以放心說話，我已經驗過！」

他揮揮手指指房間的四面。

他本來是此地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

對此地的情形及所用的方式自然很熟，而且，在道理上，他的房間也應該是安全的，司馬洛他們的房間，古里可能會裝上偷聽的設備，但賀拉隆的身份則祇是一個普通遊客而已，他是沒有理由如此做的，假如知道此人是賀拉隆，古里亦不會裝偷聽器，而是直接行動了。

趙以澄說：「你現在又有何打算呢？」

賀拉隆卻沒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說：「剛才你們跟古里講過了？」

「是的，」司馬洛說：「你怎知道？」

「我知道很多事情。」賀拉隆說。

司馬洛說：「古里答應了不監視我們，以免妨碍我們的工作，需要的時候我們才找他出頭。你認爲這是可信的嗎？」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趙老虎說：「他已犯過了一次大錯誤，他不想再犯。假如開罪你們，這就是另一個大錯誤！」

「我們來這裡其實是沒有什麼事情好做的，」司馬洛說：「最重要的是你，你又有什麼打算呢？」

「即晚行事，」賀拉隆說：「我是不會在這裡逗留很久的，越留得久就越危險！」

「需要我們的帮忙嗎？」趙老虎問。

「也可以的，」賀拉隆說：「你們隨便找一間屋子去監視，這就是帮忙，假如古里仍不放心而派人跟踪你們，那你們就可以引開他的注意力。」

趙以澄說：「我跟你一起去！」

「不必了。」賀拉隆說。

「我本來就是爲了這個而來的！」趙以澄說。

「不必了！」賀拉隆仍然堅決地說。

趙以澄沒好氣地瞪着他：「既然不必，那你來這裡幹什麼？你大可以自己做了這件事情又走了，我們亦不知道的！」

「我來就是爲了對你們講剛才我所講的那番話，」賀拉隆說：「你們今天晚上就要走，這件事情做了之後形勢會大亂，古里死掉了，就沒有人能保障你們的安全了！」

趙以澄與司馬洛及趙老虎等面面相覷。

趙老虎終於說：「我看你還是讓她去一趟吧。她不是一個會負累你的人！」

「我也認爲是如此的。」司馬洛說。

「而且，」趙以澄說：「我也可以死跟着你，你又不能把我甩掉，亦不能把我殺掉！」

賀拉隆瞪着她：「你不能夠這樣無賴！」

「我能夠，」趙以澄說：「而且我會做給你看！」

說着，她就走過來，一坐坐在賀拉隆的腿上。

這一招却是最有效的。

賀拉隆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那我們走吧。」趙以澄說。

「不，」賀拉隆說：「還不能夠，我們不能夠一起出門口！」

＊　＊　＊

他們的確是不方便一齊出去的，因此他們就分頭出去。賀拉隆一個人開車先走，他答應過了，他就不會食言。果然，他們就在一個荒凉的地方會合。

司馬洛是駕車載着趙老虎和趙以澄的，在這個地方，一個有樹林的轉彎處，車子慢了一下，趙以澄就立即跳下車，閃進樹林中，躲了起來。

假如有人在後面遠遠跟踪着，是無法看到她下車的，而且以後的好一段時間之內，亦甚難發現車中是已經少了一個人。這不是一個新的方法，但是却是一個必定有效的方法。

司馬洛的車子遠去了，却並沒有其他的車子繼續而來經過這條路。看來，古里答應了不干預他們，就是不干預他們了。

十五分鐘之後，賀拉隆就開着車子來了，轉了這個彎，停下來。

趙以澄走出來，登上了車子，賀拉隆又立即開車離去，一秒鐘也不浪費。趙以澄的登車，亦是不可能有人看到的。

趙以澄說：「你果然不食言。」

賀拉隆說：「我要騙也不騙你們！」

「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趙以澄問。

「古里的家。」賀拉隆說。

「他的家？」趙以澄說。

「是的，」賀拉隆說：「他的家才是最好下手的地方。沒有守衛。以他這種勢力的人，他認爲不需要！」

「那麼家人呢？」趙以澄問。

「他的老婆早已給他趕走了，」賀拉隆說：「祇有一個十歲的兒子。」

「一個孩子！」趙以澄說。

賀拉隆聳聳肩：「明天孩子醒來時事情已過去了！」

趙以澄沒有出聲，看着他。

賀拉隆說：「假如你是担心製造孤兒寡婦，那古里這個人本身就已經製造過不少了。」

趙以澄還是不出聲。

賀拉隆又說：「而且孩子還是跟他的母親好一些。跟着古里，古里會把他訓練爲殺人機器！」

趙以澄還是沒有出聲，不過，賀拉隆這最後一句話，却是未曾沒有道理的。

* * *

古里這個人是喜歡享受生活情趣的，因此他所住的房子也是甚爲美麗講究，在一個最貴族的地區。

古里正靠在廳中的沙發上，看着電視。他喜歡忘記了工作，每天爭取一段時間的鬆弛，這裡又不是他招待司馬洛等人的別墅，雖然那別墅也是甚爲豪華的，但是不如這裡舒服，因爲這裡乃是他的家。

家要舒服，就不能夠有許多保安人員守着，沒有保安人員守着，賀拉隆進去就容易了。

賀拉隆就是這樣忽然出現在他的視綫之中，槍咀對着他。賀拉隆是經過化裝的，平時古里很可能會不認得他，但是現在面對面，而且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古里認得他了。

古里說：「你想怎樣？」

賀拉隆毫無感情地說：「殺你！」

古里說：「那你就殺好了，還講什麼？」

「你不應該企圖殺我的，」賀拉隆說：「你既已坐了我的位子，也就算了！」

「這是多餘的話！」古里說。

此時，孩子就出現在樓上。

孩子說：「把槍放下來。」

那就是古里的十歲兒子，手上拿着一把沉重的鳥槍，出現在樓上的欄桿前。

賀拉隆僵住在那裏了。

孩子又說：「我說，你把槍放下來。」

賀拉隆是浪費了很多寶貴時間了，雖然只是幾秒鐘，那就已經是生與死的分辨，他讓孩子說了兩句話，而且孩子亦是浪費了很寶貴的時間。

他根本不應該講第一句話就開槍，古里還是未曾把他訓練到家。

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趙以澄出現在孩子的後面，雙手把鳥槍的槍管托起來，鳥槍轟然响了，射破了廳子的天花板上的玻璃大吊燈，但此時用以照明的不是這燈，所以燈光不受影响。

只是那些吊着的水晶紛紛跌下來，正落在賀拉隆的身上。

這對他是頗有影响的，再加上孩子的槍，因而他的反應也是慢了一些。

古里就乘這時從沙發的坐墊下取出了一把手槍。

賀拉隆不再等了，立即扳動槍機，但正如古里所講，他要殺就殺，不必多講廢話，他就是浪費了太多時間，於是古里就變成可以與他同時放槍。

兩個人都同時中槍，但仍用了最後的力氣把槍中的槍彈放完，賀拉隆的槍咀是有滅聲器的，古里的則是沒有，因此一個的槍不响，一個的槍很响，但分別也只是在聲音而已，兩個人的槍彈都是可以致命的。

賀拉隆還差最後一顆槍彈未發射出去，便倒了下來，古里則只是倒在沙發上。

兩個人都是已經立即死去了。

然而兩個人的臉上仍是凝着無比的憎恨的神情。

孩子的槍已經掉在地上，趙以澄則仍然從後面抱住他，把他緊箍着。

孩子叫道：「他……殺了我爸爸。」

趙以澄說：「你也殺了他，假如不是你出現，你爸爸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

「我……我……」孩子嗚咽着說：「我應該早就放槍，我……我……我……却沒有……」

趙以澄說：「你做不到，是不是？放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當你對着一個人放槍，明知道是要把這個人殺死的，你就不忍心了。」

孩子軟弱地點頭。

趙以澄說：「這未必是不好的，最多機會被人殺死的也是殺人者，你不去殺人，你被殺的機會就沒有那麼高了。」

孩子整個人一軟，就暈了過去，他受不住這種場面的刺激，假如古里活着，也許他會對孩子很失望。也許他希望他的兒子在十歲的小小年紀就已成爲一個殺人不霎眼的人，就像他自己那樣。

趙以澄把他在地毯上放了下來，她低聲說：「我希望你記得我的話。」

她走下樓去，看看古里和賀拉隆，看見他們兩個人都果然是已經死去了，她對賀拉隆說：「對不起，我遲了一些。不過也許你實在不需要我，你其實有機會第一時間就把孩子打死，但是你不忍心，也許

假如你還有氣，你最後一句話就會說是受了我們的感染，一念之仁，可能送掉自己的性命。」

賀拉隆最後想講的，可能也正是這樣一句話，不過他已沒有機會講出來了。有些人死前可以講很多話，有些則是一句都未及講就死掉了。

趙以澄雖然也是一個有一念之仁的人，但是她却不會在這個時候太過感情用事；到底乃是受過訓練的人，她匆匆離開了，登上賀拉隆開來的車子開走，賀拉隆既然已經死掉，帶走也沒有用處。

她就開了這車子去與司馬洛他們在一個約定的地點會合，司馬洛與趙老虎一見她開車經過，便在遠遠的後面跟着，他們仍是在一個荒涼的地方轉車。

趙以澄車子轉了彎，就開入了樹林中藏起來，人則迅速走出來，司馬洛的車子到了，接了她，便又迅速開走。

趙以澄告訴司馬洛和趙老虎發生了什麼事情。

趙老虎說：「古里的家沒有僕人嗎？」

「有，」趙以澄說：「但是只有一個女僕人，是聾的。她沒有聽到槍聲，不搖她是不會醒的。」

「用一個聾的僕人？」趙老虎說：「他不想任何人聽到他講話，連僕人也不信任？」

「聾的僕人却是可以放心了。」司馬洛說。

「但是孩子醒過來之後還是會把僕人叫醒的，」趙以澄說：「所以我們得盡快離開這裏。」

「當然是盡快，」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就是到機場去，我們是隨時都可以走的。」

* * *

他們果然能夠順利離開。

兩天之後，他們又已到了另一座城市。那裏則是趙老虎的城市，趙老虎和他的家庭，他們就是到了趙老虎的家中。

那只是一間很普通的屋子，趙老虎並不打算如何豪華，當他單身一個人的時候，他也是愛過豪華生活的，不過成家立室之後就不同了，用錢是要作長遠打算的。

事實上所謂豪華，也是有觀點與角度之分。他們能夠自己住一間屋子，不必與人同居，對於某些人來說就已經是相當豪華，以及甚爲值得羨慕的了。

司馬洛抱着那個孩子，心中甚爲喜悅，他是很喜歡孩子的——別人的孩子。

但是孩子却似乎不喜歡他，不久就扭動着，哭了起來。

司馬洛與趙老虎都苦笑，孩子一哭，就甚不好玩了。

趙老虎的妻子正在忙得很，拿出飲食的東西來招待，已經令她跑來跑去，忙得不可開交了。她走過來說：「還給我吧，我看又要換尿片了。」

趙以澄却插手道：「讓我來好了，嫂嫂，你休息一下吧！」她把孩子接了過來。

趙老虎的妻子嘆一口氣：「你看，一個孩子已經那麼頭痛，再多一個怎辦？」

司馬洛說：「還有一個要來嗎？」

「不是，」她說：「不過這種事情，誰能夠肯定？」

孩子到了趙以澄的懷中，很快就不哭了，而且笑起來。

司馬洛說：「這小鬼有父風，喜歡美麗的女人。」

趙以澄說：「你是不懂得抱吧了，抱得不舒服，當然要哭。」

「眞奇怪，」司馬洛說：「從來沒有人說過我抱得不好，不過，我抱的都是大人。」

趙以澄瞪他一眼：「別胡說八道，你看着吧，這樣，支持着他的脊骨，孩子太小，脊骨是不夠力的。」

她把孩子交回給司馬洛。

司馬洛依着她的方式把孩子抱着，孩子果然就不哭，而且很高興了。

司馬洛就這樣抱着孩子，而他們三個人在談天說地。

後來，司馬洛與趙以澄也離開了。

他們已經在趙老虎的家中逗留了很久，亦吃過了晚飯，本來他們仍是打算再逗留得久些，但是看着趙老虎的妻子這樣毛手毛脚的，忙得滿頭大汗，又實在不忍心她辛苦下去了。

司馬洛說：「我看，他們兩個人一定天天頭痛，很快就要東山復出了。假如是這樣，孩子就會慘些。」

「我看也不一定，」趙以澄說：「身爲父母者，誰不是這樣的呢？孩子大一些的時候，很好玩又聽話，那時他們又不捨得離開了。」

「希望是如此吧，」司馬洛說：「不過，關於賀拉隆……」

「賀拉隆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趙以澄說。

「但是，你顯然是非常喜歡他。」司馬洛說。

「我沒有說過不是呀，」趙以澄說：「不過那是另一種喜歡，原來他這個人，倒有一些俠氣。」

「那不過是給我們傳染的吧了。」司馬洛說。

「也是本身要有這種本性才行呀！唉，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停車，讓我証明。」

他停車，她就把他緊緊抱住而吻，也不管有其他的車子經過，但只是一接觸，她就離開了，她皺着鼻子：「那是什麼氣味？」

「你只敎我抱孩子，」司馬洛說：「你又不提醒我孩子的排泄問題。」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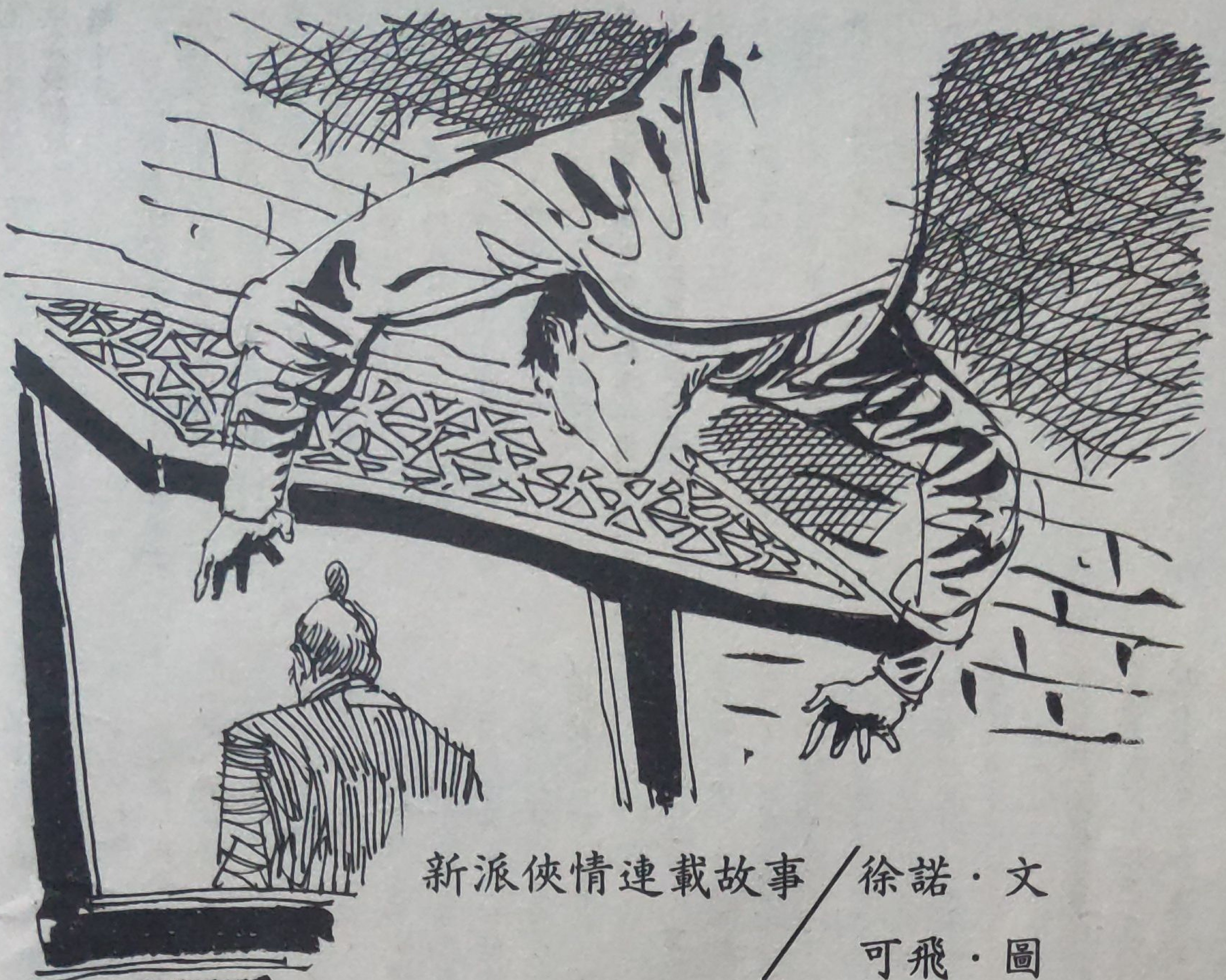
我的老師

吳稚暉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曾經講過三句話，要我拳拳服膺，第一句話是說要用好人，第二句話是說要交好友，第三句話是說要讀好書。「用好人，交好友，讀好書」，這三句話的意義又是不能分開的，因爲不但讀好書要學問，交好友要學問，用好人更是一種大學問。（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集）

◎◎◎◎◎◎◎◎

上文提要：百毒教夥同西域老怪溫世達、少林叛徒元元僧朋比爲奸，以廟典祭二女爲名，賺俞劍峯、少林、武當、華山四俠和太平道長等到會，企圖一網打盡，獨霸武林，原來被祭二女正是娉婷仙子和邵嬋姑娘，衆人爲救二女遂展開一場殊死拚殺，正當西域老怪欲施「血河七陣」之際，忽有一藍衣人飛掠至而喝聲解圍，百毒教等衆皆駭然逃去……

◎◎◎◎◎◎◎◎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夜探清空廟　柳枝賺邪魔

此刻那華山杜大俠拿着兩女踱步上前，意頗焦急地道：「她們猶自昏迷不醒，道長可有施救之法？」

太平道長愛憐地看着不省人事的娉婷仙子，心忖道：「無爲掌教祇有這個愛女，偏偏她生有一副鬼神不懼的脾氣，若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敎我如何對掌教於天上？」

只聞法明禪師低道：「此非善地，依貧僧之意還是另移他處，再想法子施救。」

太平道長頷首稱善，當下羣豪相繼離開神廟，不一刻便將小鎮遠遠拋在後面。

大夥兒穿過白楊蕭蕭的原野，來到黃土磷磷的山脊，杜大俠率先停步，將兩女安放在地上。

夜色漸闌，上弦月已走到西方，淸輝瀉水滿撒了一地，羣衆却無覺於時光之逝去，那華山四俠不住搓手，來回踱着方步，不時又望望躺在地上的師妹。

太平道長喃喃自語道：「化魂散……化魂散……百毒教用毒竟是如此難以揣摸……」

俞劍峯思有所悟，道：「道長是說這化魂散亦是一種毒藥？」

太平道長道：「貧道適才觀察兩女元關，見淤血不去，氣海納而不吐，分明是中巨毒之徵兆，若四十八個時辰之內不救，即無生還希望。」

俞劍峯噓一口氣，道：「晚輩出道之際，家師以一物相贈，持之可祛百毒。」他徐徐自懷中掏出一顆淡黃色小珠，羣豪眼前一亮，岑少風失聲道：「西域大雄珠？莫怪俞兄你昔日在長安酒樓飲下一杯毒酒，竟毫無中毒迹象！」

俞劍峯惴惴道：「此珠雖是可祛百毒，但小可曾將試用於五位中毒前輩身上，却是無效。」

太平道長與法明禪師神色一變，齊然道：「小兄弟是指……」

俞劍峯沉下嗓子道：「四派掌門遇害之時，小可適逢其會！」

太平道長微喟一聲，愴然道：「天數使然……天數使然……」

法明禪師思索片刻，朝俞劍峯道：「各人所中的毒或不盡相同，不妨權爲一試……」

俞劍峯唯諾，哈腰下去，撬開娉婷仙子皓齒，將大雄珠納入其口中，一手抵住仙子華蓋，道：「道長請助小可一臂之力。」

太平道長早已會意，兩手拏住仙子腕脈運功推拿，俞劍峯亦自運起禪門神功，眞氣自掌心源源而吐，只一盞茶工夫，娉婷仙子額上白氣嫋嫋上昇，面色亦漸趨紅潤……

旁觀諸人睹狀，均爲之釋了一口大氣，俞劍峯內心亦是竊喜不住，低聲道：「行了！道長請繼續推拏，至氣血暢通而止。」

他將右臂抽回，取出大雄珠，向華山杜大俠招呼一聲，步至邵嬋身側，又依様葫蘆運起功夫來。

一盞茶的時間過去……

那娉婷仙子先醒，她睜開眼來，口中已自出聲道：「少年壯且厲，撫劍獨

行……定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喝！小爺連長鯨都斬得了，還在乎你這些魍魎鬼魅……」

太平道長微微一笑，道：「師妹，妳胡說些甚麼？睜眼瞧瞧是誰在此？」

娉婷仙子一啓眼，太平道長的慈祥容貌正映入她眼簾，她大難之後乍見親人，只覺心中一凄，一顆淚珠自她頰邊滾落。

「大師兄，是……是你來了……」

兪劍峯在旁見狀，暗道：「這娉婷仙子生性洒脫不羣，能令她掉淚也眞是不容易了，可見她到底還是性情中人。」

又過了片刻，邵嬋亦自醒轉，華山四俠臉色盡露，齊然朝兪劍峯一揖道：「長安初見，咱們哥兒即刻意與兄台結交，不想今日果蒙兄蔭……」

兪劍峯忙道：「好說……」他本欲說此乃份內之事，但自覺不甚得體，遂止口不言。

岑少風及法明禪師見事已無礙，乃先後告別而去。

法明一口氣奔下山坡，望了望黝黑的前路，心中自語道：「此次五下嵩山，方丈之寄望是何等殷切，我應該辦辦自己的事了……」

他袈裟一振，身軀縱起有若飛鳥，瞬即投入荒遼的蘆草叢中……

且說邵嬋醒轉之後，見四俠正關心地望着她，道：「師哥，是你們救了我？」

四俠視線投注到旁側的兪劍峯身上，邵嬋眸子一轉，亦自瞧見了他，兪劍峯只覺她這時的神情甚是複雜，分不出是喜是驚。

邵嬋吶吶了良久，始道：「我武功不行，終……終是個累贅……」

兪劍峯道：「邵姑娘何作此語，前夜之事區區亦不甚明白，始終無法猜透妳是如何被擄去的？」

邵嬋道：「是我正立在大哥身側，那脚步聲愈來愈近，只見紅影一閃，左臂下微麻，便不省人事了……」

那娉婷仙子插咀道：「魍魎之技！姑……小爺我還不是如此被賺去了！」

兪劍峯笑笑，自懷內掏出一錠金子，道：「這錠是區區在石谷裏尋到的，喏，就還給妳，可不要再去趕裁衣服還債渡日了。」

娉婷仙子道：「贏了你這塊金子也眞是虎頭抱四六，整頭整腦是瘸十，簡直是霉透了！害得小爺險些把命送去！」

她又不自覺說出了賭話，到底仍是把那塊金子接過來。

太平道長皺一皺眉，道：「師妹，妳幾時混成這樣，連那些下三濫的賭徒術語都搬出來了。」

娉婷仙子不在意的聳聳肩，道：「有道是『禮失而求諸野』，如今天下大亂，我在賭場混又有甚麼不對了？那些混混兒言語雖是粗魯，說起國家大義，可眞不甘後人哩。」

太平道長苦笑一聲，一時倒說她不過。兪劍峯一聽這雖是幾近戲謔之言，但他忽然想起那在寧遠之役身居首功的藍君武，以前還不是落拓江湖，到處騙賭，可見人之正邪實存乎一心，甚難遽下定論。

太平道長見已磨姑得差不多，乃道：「西崑崙有事，貧道不能坐視，師妹妳是不是與我一道前往？」

娉婷仙子頷首應允，兪劍峯抱拳道：「道長請先一步，小可一俟完結此事，必兼程趕往。」

太平道長偕娉婷仙子前行數步，忽又回頭道：「有關那藍衣人之約……」

兪劍峯呆了一呆，道：「道長有何見教？」

太平道長正容道：「依貧道之見，小兄弟還是不要去赴約的好！」

兪劍峯道：「小可心中已有計較，多謝道長關照。」

太平道長不再說話，他向娉婷仙子一招手，兩人大踏步走了。

華山四俠目送兩人去遠，也覺意興闌珊，杜二俠道：「咱們也該走了。」

邵嬋囁嚅地道：「師哥你們先走，我有話要和這位兪……兪大哥談談，馬上就趕上……」

四俠相對一笑，杜大俠道：「咱們就在山坡下邊等着，來日方長，五妹可莫躭擱得太久了。」

四俠身子一振，在夜空中有若星飛丸射般朝山下掠去。

邵嬋待四人走遠了，這才向兪劍峯道：「兪大哥，你今後行止可得聞歟？」

兪劍峯道：「刻未決定，不過西崑崙是非去不可了。」

邵嬋期期艾艾道：「大哥，方才我將要醒轉時，做了個……個夢……」

兪劍峯怔道：「夢？甚麼夢？」

邵嬋道：「夢裏，我像是立在一處虛無縹渺的樓閣，燈挑螢飛，雲霧四漫，我正坐在閣上思念大哥，無法排遣，這時閣外忽然淅淅瀝瀝下起雨來……」

兪劍峯正要說話，邵嬋已自幽幽續道：「那雨聲凄凄聒噪；一會下得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一會下得好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好淸呵，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好猛呵，似繡旗下數回征聳操……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

她語氣一頓，復道：「我倚欄愁聽，細雨濛濛中，忽見大哥的影子徐徐朝樓閣飄來，我伸手一抓，却只抓到滴滴溜的雨珠……」

兪劍峯唇角浮起一道溫馨的笑容，道：「妳總是喜愛胡思亂想，令兄在山脚等妳，快去吧……」

邵嬋柔聲道：「但願夢終歸是夢，大哥你千萬珍重！」

她欲行又止，意頗難捨，突然想起杜大俠臨行前那一句：「來日方長」悄悄襲上心頭，終於她施施然走了。

兪劍峯望着邵嬋去遠，依稀仍可聽見她喃喃自語道：「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　＊　＊

夜更闌，月光越發泛濫得有如長河秋汎了。

兪劍峯獨處空山，也不禁撩起幾許悵意，他拍拍身子，自語道：「這幾日來我的腦子也是太亂了，竟沒有好好辦過一件事。」

他施展輕功奔下山來，茫無目的在荒野上飛掠，最後又不知不覺來到小鎭。

浴在月色中的小鎮顯得異樣的寂靜，與幾個時辰前廟會慶典人聲鼎沸之狀大相逕庭，俞劍峯步過小街，在清空神廟前駐足。

他抬眼打量景物，只見月下的清空神廟格外顯得陰黯冷森，肅殺與駭人。

這刻俞劍峯心中不住在回味方才的大戰，他暗自忖道：「事情的發展非人料所能及，那元元僧之死也許是個關鍵，的確他暴斃得是太離奇了……」

他疑雲一生，遂興起入廟一探之念，他擰身上前，輕輕一推廟門，「吱呀」一聲，那門未上閂，居然被他推開了。

大殿四壁陰影投射，殿中案上香火餘燼猶存，案後矗立着攝乃神像，俞劍峯方步至案前，忽然一陣輕風吹起，他不見作勢，就移身到了數步之外。

輕風過後却是了無動靜，俞劍峯暗暗心驚，忖道：「這大殿四面無窗，適才那陣輕風多半是內家暗勁，莫非殿裏還有他人隱藏？」

他忐忑繞過香案，黑暗中那攝乃神像似在對他張牙舞爪，份外顯得猙獰可怖，俞劍峯吸一口氣，往旁邊退開兩步，忽然左面側角傳來一道輕微的呼吸聲！

那呼吸之聲甚是微細，若非是在萬籟俱寂下，絕不容易辨出，俞劍峯想也不想，一現身就向那發聲之處撲去，黑暗中只見一抹黑影一閃而沒，俞劍峯撲了個空。

他在空中開身下降，突覺立足之處軟綿綿，似乎不是落在地面之上，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的。

俞劍峯仍未及轉念，一股中人欲嘔的血腥之味已撲鼻而至，他運足目力下望，不禁駭然一呼，自己竟端端落在一具屍體之上！

再一細望，見這大殿死角上，居然整整擺了十數具屍身，個個都是身着袈裟，眼珠暴突，血流滿地，顯已氣絕多時！

俞劍峯駭然退開，腦際不住思索：「這些屍身橫放在此死角，一時倒不易察覺，瞧他們身上袈裟破碎支離，分明是被人以內家陽剛之掌力所擊，不知他們是不是這廟裏的和尚？」

想到這裏，只覺寒意佈滿全身，再也不忍多望那些屍體一眼，其實他闖蕩江湖，死亡的場合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次，但身處此廟不知怎地，始終有一種難以言喩的恐懼感覺。

他繼續前行數步，忽然又見一道陰影一閃，俞劍峯飛快地一旋身，背後却是空空蕩蕩，人迹全無。

俞劍峯驚疑不定，忖道：「奇怪我總覺得像是有人追隨在我的身後，但方才轉身迅捷如斯，就是神仙也無所遁形，却甚麼也沒發現，眞是邪門……」

他迅速通過大殿，殿後是一片天井模樣的曠地，一條廻廊蜿蜒其間，廊道盡頭便是一座的騎樓。

俞劍峯略一踟躕，步上廻廊，繞了兩個彎之後，驀然前面傳來凌亂的足音！

接着有幾點燈光搖擺不定地向這邊移近，俞劍峯不暇多想，身子一擰便隱在廊道左側石柱旁了。

漸漸那燈光及足音來得近了，依稀只見三個和尚各自提着一盞孔明燈緩緩步來。

和尚們一面走，一面喋喋不休，那右邊的道：「我它娘的看樣子又要殺到天亮了！」

左邊的生就一副粗啞嗓子：「誰說的？還有兩個時辰就該有人來接班開亮了，難道咱們就不該歇歇？」

居中的道：「老大你說這一整夜鬧下來，咱們到底得了甚麼？它奶奶的眞是年三十夜糊元寶，人替鬼忙了！」

左邊的道：「噯噯，你它媽斯文點兒成不成？狗熊口水甩得人一臉，說是鬧一夜骨頭都酥了，還有這麼一個熊勁兒……」

三名和尚自顧談着，不一刻已經過俞劍峯藏身之處，那如豆燈光在夜風習習下閃爍不定，俞劍峯心頭也隨着沉吟不止！

「這三個明明是和尚打扮，若說在此廟淸修，原該是六根清靜，怎的却滿口全是粗話？」

忖猶未訖，倏地一道冷風吹過，那三盞燈光立時熄滅，接着一條黑影自前方一閃，那三名和尚還未及出聲招呼，已相繼發出悶哼，砰然栽倒於地！

俞劍峯只瞧得滿心驚訝，他一縱而前，只見三人橫躺在廻廊上，早已給人點上啞穴，那三個面孔入眼却甚是熟稔，俞劍峯立即就認出他們身份，不由心中呼道：「百毒敎！三名和尚原來是百毒敎徒所裝扮，如此說來原居此廟的和尚已遭不測，適才我在大廳裏見到的屍體，想必都是……但不知那出手點倒這三名百毒敎徒的又是誰？」

驀地，殿前傳來「吱呀」一響，像是神廟大門又爲人推了開來，俞劍峯心頭立刻又緊得有若一隻拉滿了的弦！

俞劍峯來不及轉念，急將三名敎徒拉到廻廊柱石之下，他甫藏好身子，一道紅影如同鬼魅般自廊前一掠而過，速度之疾如先前那神秘的黑影亦是相形見拙！

那紅影似乎在廊道盡頭頓了頓，然後便閃入騎樓中。

俞劍峯在連連震駭之餘，心緒反而平靜下來，他運起輕功，足不履地縱至騎樓之前。

樓內隱約傳出人語之聲，俞劍峯一躍而上屋簷，一脚倒掛簷角，屏息自窗口望入，入眼處見一身穿紅衣之人背窗而立，在昏黃色的光線下，那血紅顏色令人產生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那紅衣人面前便是一張方案，案左立着一名灰衣僧人，再過去一人生得腦滿腸肥，顯然就是百毒敎師爺公孫飛，只聽他開口道：「今夜咱們全敎傾巢而出，竟是無功而退，局面演變如斯，敎中弟兄頗有煩言……」

話猶未完，紅袍人已自陰陰截口道：「誰有煩言，百毒敎法無二條！公孫飛你還不爲我執法？」

公孫飛吸口氣道：「法無二條？法無二條，卑職已將重犯者十五名收押，明日一早便發落處死。」

紅袍人重重哼了一下，道：「也虧你身爲師爺，應變能力居然如斯之差，好生叫老夫失望。」

公孫飛道：「卑職容有不是之處，但

當時局面糊糊塗塗，委實令人無法深思……」

他嚥了口唾液，續道：「而且眼看咱們即將得手，誰會料到教主你竟會突然改變主意，這下縱虎歸山……」

「碰」一大響，紅袍人一拍方案，桌角頓時裂下一塊，怒道：「無知之見，三派門人我自另有對付之法，反正他們遲早要自老夫之手而滅，誰說是縱虎歸山？」

一直不曾出聲的灰衣僧人忽然插口道：「以你之意——要用到那浮雕石像？」

外面竊聽的俞劍峯一震，一語提醒他憶起石谷中被俘的承天三匠來，他出谷前，三匠曾寄出一黑色木匣，囑送銀川承天居，想到自己幾乎將這等大事忘却，不禁暗罵一聲該死。

紅袍人道：「石像猶須加漆裝飾，這一上漆便有如畫龍點睛，水到渠成，但三匠情知受騙，却寧死不肯再從……」

他怒哼一聲，復道：「抑有進者，那夜在石谷裡我偷襲了姓俞的小子一掌，原料他必死無疑，孰知今日却又在廟前出現，想必是——」

灰衣僧人接口道：「三匠助其逃脫？」

紅袍人頷首道：「果如所想，三匠必會交寄任何口信或物件，是以老夫今日乍見那小子未死，登時改變了原訂計劃……」

窗外的俞劍峯聞言，心中一陣狂跳，暗忖：「那紅袍人就是在石谷裡偷襲了我一掌之人，可見他絕不是俞一棋！但公孫飛為什麼要稱他為教主？還有那灰衣僧人一直半側着面孔，無法瞧得眞切，不知是何等身份……」

灰衣僧人道：「如此說來，是姓俞的小子壞了你的大事？」

紅袍人道：「也不盡然，姓俞的既然未死，老夫忽發奇想，可以將那小子利用一次再行除去，那金剛經——」

說到最後三字，灰衣僧人再也忍不住轉過頭來，窗外俞劍峯望得分明，一顆心幾乎就要跳到口腔，暗自道：「元元僧？那人竟是元元僧，死而復生……」

霎時他以為自己是眼花了，但灰衣僧人熟悉的面孔却清晰地映入他的眼簾，分明是不致有誤的。

只聽元元僧一字一字道：「你提到了金剛經？」

紅袍人道：「甭緊張，老夫既教你服下海消散，在大庭廣衆前扮死，此事一傳開武林，保證再也不會有人追究此經下文。」

這會子，樓門吱地為人打開，兩名異服漢子閃了進來，在桌前停下身子，和紅袍人打了個照面，却是一言不發。

紅袍人喃喃說了幾句話，聲音十分低沉含糊，窗外的俞劍峯一字也未聽清，兩名異服漢子喏喏應着，並未答話。

俞劍峯暗暗納悶，紅袍人緩緩步至異服漢子面前，舉起單臂比劃手勢，火光正照在翻轉的紅袍人之臉上，隱隱透出一種說不出的陰寒氣氛。

右邊的異服漢子又唔了一聲，仰首四下張望了一番，朝紅袍人點點頭。

一旁的元元僧及公孫飛俱都雙目緊閤，神色不動；紅袍人比劃完手勢，步回原位，右手食指拈拈唾液，在桌上寫了個大字。

俞劍峯窮目望去，只見那是草書的「俞」字，桌上水迹一忽就乾了。

兩名異服漢子步至門前，並肩走出騎樓，聲音愈來愈遠了。

他倆這一走，元元僧及公孫飛始緩緩睜開眼睛，四道目光齊齊投在紅袍人身上。

紅袍人冷哼一聲，道：「老夫又該去飛葉石那邊瞧瞧了。」

元元僧神容一動，紅袍人復道：「黃葉飛，落英飄，夜涼出塞山正遙……此事若不速作了結，老夫總有如芒在背之感！」

他說着，忽然又是一聲陰笑，厲聲道：「藏身的朋友，你還沒有聽夠麼？」

俞劍峯嚇了一大跳，連忙縮首回來，那紅袍人反手一掌拂出，一股掌風破窗而出。

那掌風來勢甚是迅疾古怪，有似沙崩雪滾一波一波湧出，同時並有兩道暗勁自兩側襲至，俞劍峯只一錯愕間，身子已被緊緊箝住，動彈不得！

俞劍峯行遍天下，幾曾見過這等怪異武功，要他束手待斃自是不甘，他全身暗暗運集眞氣，蓄滿待發，倏地左側簷角下傳出一道清越的喧聲：「無量壽佛，貧僧來的倒有些魯莽了！」

紅袍人驚噫一聲，將單掌撤回，俞劍峯但覺全身的力道一鬆，不禁暗暗噓了口氣。

就在同一瞬間，一條黑影自簷角激射而起，翩然落至天井之中，俞劍峯在黑暗中往那人瞧上一眼，心中呼道：「原來是法明禪師，他來了！」

騎樓內的元元僧神色一變，方欲說話，公孫飛已自擰身一掠而出，叱罵道：「好個和尚，你倒生就一種鍥而不捨的牛脾氣啊！」

法明道：「鍥而不捨，金石可鏤！今夜眞是不虛此行。」

公孫飛沉着嗓子道：「如意算盤少打，你還想活着走出這裡？」

這時那紅袍人徐徐回過頭來，暗處的俞劍峯拏目打量，只見他面色死灰平板，不帶絲毫表情，當下只覺一股寒意直昇心田，暗道：「俞一棋從不戴面具，這紅袍人絕不是俞一棋！」如我猜得不錯，法明禪師可就危險了，我該不該現身呢？」

那元元僧望望天井中的法明，面對紅袍人一字一字道：「必欲除之而後已！」

紅袍人哼了一下，身子未見如何作勢便破窗出樓，立在法明五步之前，那份輕功，法明亦看得咋舌不已。

法明定一定神，道：「貧僧如果不健忘，這位施主老早就與貧僧碰過頭！」

紅袍人冷然不語，忽地又是「颼」的一響，那元元僧也出樓來了。

法明雙目一瞬也不瞬地望着元元僧，左右來回踱了三圈，道：「善哉善哉，數十年彈指而逝，幸見故人無恙。」

元元僧冷冷道：「少來這一套啦，法明你的來意貧僧還不知曉麼？」

法明道：「慧元，昔年貧僧初入少林之門，天字輩門曾說了一句話，迄今記憶

猶新，語云：『心是痕，法是塵』——」

法明說到這裡一頓，元元僧忍不住脫口道：「兩種猶如鏡上痕！」

法明頷首道：「正是如此，又有云：『痕垢却盡光始現，心法雙忘却眞。』，慧元，該是除去自己心境痕垢的時候了！」

元元僧道：「去痕又該如何？敢問少林寺開山數百年，又有那位和尚修成正果了？」

法明道：「此言差矣，痕在心境之上，去痕亦即在正心，師門祖輩得道蟬蛻，又豈是你我可得而知？慧元，你前途苦海茫茫，回頭……」

話未說完，那公孫飛已自不耐打斷道：「廢話連篇，你此來爲的是追尋少林失經，扯上那一大堆作甚？」

法明猛地大吼一聲，有若平地驟起暴雷，聚在空中久久不散，道：「慧元！還不醒悟？」

元元僧只是冷笑不語，那紅袍人沉聲道：「大師好精湛的佛門獅子吼，値得我親自動手！」

他一袖揚起，輕描淡寫地往法明拂去！

法明身形一旋，避開對方招式，刷地撤出了禪杖，道：「施主必欲動手，恕貧僧無禮了。」

他禪杖掄起虎虎生風，筆直朝對方天靈蓋砸去，這一杖迅猛無匹，若是砸中，怕不腦破血流的。

紅袍人眼看杖影將至，却是不閃不避的，他一掌自左位角拍出，立時逼得對方回杖自保。

法明由攻而守，立失先機，他奮喝一聲，力圖挽回局勢，右手運勁一抖，瞬息間禪杖移轉擊了對方三處穴道。

這一手乃是少林獨門絕技「劈山七十二杖」的起手式，昔年少林方丈就憑此杖在嵩山連敗前來挑戰的武關九怪，此刻就由法明使來，自是另有一番氣勢。

紅袍人矮步挫身，右手駢指一彈，登時絲絲之聲大作，法明只覺對方那一指搖擺不定，似乎隨時可突破禪杖之隙，拍向自己，迫不得已只有撤杖後退。

禪杖一吞，一退復進，「劈山七十二杖」連環使出，刹那間搶攻了十多招。

暗處的兪劍峯見法明出杖萬鈞，氣勢非凡，不由心折不已，暗道少林絕學果然名不虛傳。

萬千杖影中，紅袍人右掌疾起，身形一晃，足步奇詭，不但避開對方杖勢，反而欺身而進，一掌擊向法明左脅！

他動作一氣呵成，看來似乎平淡無奇，其實危機重重，法明大喝一聲，禪杖在前方橫斬縱掃，敵手那一掌如繼續前擊，勢非與杖頭撞上不可！

紅袍人果然不敢硬碰，他一收掌，喝道：「這一招『千軍辟易』雖妙，老夫可還沒有放在眼裡！」

他右掌高舉天門，在胸前一圈之後，便迅速推出，左掌又自方位慢慢下降！

紅袍人這雙掌同出，顯然有若暴風雨之將至，場中只見一片昏黑，那法明禪師駭然一呼，蹬蹬蹬連退數步，到了五步之外，「喀」一聲，仰口噴出一道血箭！

暗處兪劍峯瞧得心驚不已，忖道：「這紅袍人武功好不邪異，法明功力雖高却顯非敵手，此外那元元僧未見動手，莫知高深，我若現身相助亦無補於事，必須想個辦法才好……」

這時場中戰局又有了變化，那紅袍人乘法明敗退之際，一步欺身上前，右手五指奇快地搗臂脈，點乳穴，法明一挪身，禪杖自右脅遞出，「拍」地一響，紅袍人一掌已自搭在禪杖上！

紅袍人運起內力一推一送，法明下盤一個不穩，幾乎跟蹌，但他兀緊緊握住禪杖不放。

倏地，騎樓左上方突然傳來冷冷的哼聲，接着一道粗啞的聲音亮起：「佛門清修之地，是誰在此吵吵鬧鬧？」

天井中諸人一怔，循聲望去，只見在五丈之外，一條黑影懸空而立，衣袂隨風飄拂，在迷濛黑暗中，面貌無法分辨！

那人朝天井望了望，又道：「還不住手？」

紅袍人冷瞧了那人好一會，搭在禪杖上的右臂不知不覺撤回，喝問道：「閣下是誰呢？」

那人不答，凌空往前行了數步後定身。

衆人睹狀大駭，這時每人心中都只有同樣的一個想法：「那人是不着地，虛空將眞氣提起如是之久不墜，猶能凌虛踏步，這份功夫簡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那人道：「你又是何人？爲何要戴上人皮面具，難道見不得人麼？」

紅袍人臉色陰晴不定，驀地一掌擧起，只一運功，黑氣自掌緣絲絲冒出。

他一掌就要往那人擊去，那人忽然冷哼一聲，紅袍人略一躊躇，單掌又垂下了。

來人冷冷道：「有幸你見機得早，你若一動手，哼……」

場中元元僧移步靠近紅袍人，低聲問道：「那人懸空而立——可曾聽說過這等功夫？」

紅袍人搖頭道：「不曾。」

那人一頓又道：「待我瞧瞧，除了一個帶面具之外，右邊的該是昔年在江南小有名氣的白羽翎公孫飛，那後面的像是出身少林的慧元，唉，法明也來啦……」

衆人盡皆駭然，因爲在黑夜之中，霜霧濃重，相距又如此之遠，他們運足目力，猶不能辨清那人容貌，但那人却能將場中諸人一一辨出，豈不令人膽落。

紅袍人吸一口氣，道：「閣下到底是誰？」

那人道：「莫問！莫問！」

紅袍人道：「既不願出示名號，可否請移駕下來一談？」

那人道：「誰有如此興緻？」

紅袍人脚步一旋，方待擰身，那人在空中突將身子一弓，雙掌合十徐徐高擧。

衆人一見這架式都嚇得呆住了，元元僧忍不住脫口呼道：「降魔七曲！西域大禪宗！」

紅袍人一語不發，一擧步，頭也不回往騎樓行去，公孫飛與元元僧也相繼跟上。

騎樓中——

公孫飛立在案前，狠狠地道：「只便宜了那法明禪師！」

元元僧道：「法明一走，將我扮死之事傳出江湖，怕又要鬧起一番風波了。」

他搖搖頭，復低聲道：「大禪宗？大禪宗？奇怪他練的是那一門子功夫，能凌空虛立如是之久……」

話未說完，紅袍人突地一拍方案，叫道：「咱們受騙了！」

元元僧與公孫飛齊地一楞，道：「怎的？」

紅袍人道：「方才你問老夫，可曾聽說過此等功夫？現在老夫就回答：世上壓根兒就沒有這種功夫！」

元元僧瞪目，道：「沒有這種功夫？但那……」

紅袍人打斷道：「試想大禪宗已是有道高僧，口氣怎會如斯高傲，再說，老夫左想右思也絕不相信禪宗能將功夫練到這般境地……」

他未將話說完，已迫不及待起身向窗口掠出，元元僧和公孫飛互望一眼，也隨後跟出。

出得騎樓，却見天井中已是人跡杳然，紅袍人一跺足，道：「罷！罷！咱們被人害慘了！」

他身子一晃，躍上騎樓簷角，環目四面打量一陣，半晌始回天井，手上多了一支其細如絲的柳枝。

紅袍人沉聲道：「老夫在簷角上尋到了這支柳枝！」

兩人面面相覷，元元僧道：「然則那人又是誰？」

紅袍人不答，仰首自語道：「好可怕的小子！老夫也該與你鬥鬥智了……」

他右掌驀地一揚，三丈之外一棵巨樹應勢轟隆而倒，天井中激起了漫天塵砂……

月已沒，雲翳上射出迷濛曦光，天邊仍有疏落的晨星閃耀着。

離小鎮數里之外的荒野上，正有兩人並肩疾馳。

右邊的忽地停步，朝身旁的人問道：「笑什麼？俞施主。」

問話的正是法明禪師，旁邊的少年自然是俞劍峯了。

俞劍峯道：「那紅袍人發現受騙之後，不知會氣急敗壞到什麼樣子？小可一想到這裡，就忍不住笑了。」

法明道：「就是貧僧當時也是錯愕不已，不暇多想，俞施主那一手確實把在場每一個人都唬住了，不知——」

俞劍峯笑笑道：「小可順手摘了一支細柳，插在簷角，雙足就踏在梢上，時當黑夜，距離又相當之遠，自然不易瞧出……」

法明「哦」了一聲，恍然若有所悟，道：「雖說是如此，但那藉一柳之力立身其上的功夫，也是神乎其技了，今夜多虧俞施主相助，否則貧僧斷難全身而退！」

俞劍峯謙遜了一番，法明正容道：「那紅袍人武功着實難鬥得緊，心思尤其縝密，好幾次他心起疑念欲對你出擊，却終於又忍住，許是顧慮得太多了！」

俞劍峯道：「其實小可現身之際，亦無絲毫把握，那神秘的紅袍人小可見面伊始，就打從心底怕了他……」

法明問道：「這人是不是百毒教主俞一棋？」

俞劍峯搖頭道：「不像！俞一棋不可能有如此功夫！」

法明沉吟道：「奇怪慧元怎會與他們搭上一路的？有此人作梗，那金剛經是不易收回的了。」

這刻紅日已昇，兩人穿過荒野，一條小溪擋在路前，法明禪師因另有其他事，便與俞劍峯分別了，飛身逕往另一條叉路馳去……

俞劍峯經過了一夜奔波，已是飢腸轆轆，他自木橋步過小溪，往四下張望一忽，見遠處樹梢隱約現出一抹新綠，幾片垣瓦點綴其間。

他望了望，自語道：「樹叢後大約就有人居了，我何不過去討點米食療飢……」

一念既定，遂往舖滿落葉的林間小道行去。

林木扶疏，踏着一徑落葉，發出沙沙之音，俞劍峯只覺詩意盎然，低聲道：「寂寞！這林間只有寂寞與我偕行了，也只有在此環境下，我才能寵、辱皆忘，沉思得到片刻安靜。」

漫步過林，果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座茅屋，俞劍峯上前去，見柴門虛掩着，他在門外呼了聲，却是沒人回應。

過了一會，一個身着粗布衣衫的清癯老者自溪旁步回，他手上提着一隻釣竿，見俞劍峯立在門前，笑道：「老朽清晨外出垂釣，魚還未釣着，心中忽有所感，是以匆匆趕回，果然是有客來訪——」

俞劍峯衝着老者一抱拳，道：「打擾了，小可路過此處，腸中突然作鳴，老丈可備有……」

他只覺此事頗難啓齒，面色一紅，再也說不下去。

老者觀言察色，已自會意過來，說道：「不錯，舍間是備有餚點，就請進來。」

俞劍峯再不客氣隨老者入屋，只見這屋內雖是佈置得十分簡樸，但窗明几淨，倒令人有出塵之感。

他打量一下，不由十分欣羨，心中對自己道：「不知到何時我才能尋到像這樣一塊地方，安安靜靜隱居下來……」

就座後，老者將餚點擺上，道：「鄉間粗飯淡菜，小哥兒就將就點了。」

俞劍峯方要動筷，突然心中一動，趁老者他顧之際，悄悄自懷中取出大雄珠，往吃菜上一拈，見小珠顏色依然如舊，內心頓生愧意，忖道：「我遇事多慮，始終不能相信他人，眼前這老者雖是與我素昧平生，但一身清氣超然，又那有一點邪氣了，我怎會懷疑飯菜中有毒？眞是該死……」

那老者就恰在這時轉過頭來，瞥見俞劍峯手上的黃色小珠，面色亦自一變。

俞劍峯忙將大雄珠收起，匆匆用過飯點，舉袖抹去嘴角油漬，視線偶爾投注壁上，立刻他呆住了！

只見那牆壁側角上，爲人以內力刻上了龍飛鳳舞的兩行楷字。

「訪盡四海有豪傑。

打遍天下無敵手。」

老者見兪劍峯一個勁兒盯住牆間發呆，笑道：「小哥兒怎麽啦？」

兪劍峯吶吶道：「那……壁上題字……」

老者哦了一聲，道：「壁上題字麽？是老朽一位故人，昔日至舍間盤桓小遊，偶發豪興給題上的。」

兪劍峯道：「敢問老丈那位故友是——」

老者道：「小哥兒對這事像是極有興趣——那題字之人姓趙！」

兪劍峯脫口道：「趙鳳豪！趙老前輩！」

他話方出口，方覺失言。老者道：「原來小哥兒識得此人。」

口氣甚是平淡，似乎對兪劍峯怎生識得趙鳳豪並不感驚訝。

兪劍峯道：「老丈與趙前輩原來是知交，小可失禮了。」

老者擺擺手，他張目往兪劍峯面上打量一陣，忽地搖搖頭，道：「小哥兒印堂青氣凝而不散，天突微凹，只怕……」

兪劍峯一震，道：「小可不明老丈之意？」

老者沉聲道：「只怕今夜就有奇禍臨身！」

兪劍峯大吃一驚，心中忖道：「今夜？今夜我正與那神秘的藍衣人有約……難道這老者知道此事……」

一想起藍衣人之約，兪劍峯全身突然無端端佈滿寒意，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冷噤！

只聽老者又道：「適才老朽細心觀察，見小哥兒關元緊閉，天突雖凹而不發黑，雖說有奇禍臨身，却似乎禍中有福，死中有生，怪哉！老朽一生閱人無數，未見過此等奇相……」

兪劍峯忍不住道：「老丈台甫，可否見示？」

老者淡淡道：「相逢何必曾相識，哈哈，小哥兒此問可以免了。」

老者笑了數聲，復道：「若老朽推算不錯，小哥兒今夜不是須趕赴一場生死之鬥，就是與人有約……」

兪劍峯道：「老丈神機妙算，小可果是有個約會。」

老者沉吟一下道：「如此，依老朽之見，小哥兒不赴約也罷！」

兪劍峯神色一凜，道：「大丈夫言而有信，小可豈能失信於人。」

老者一擊掌，道：「好個大丈夫言而有信，不愧是大禪宗門下高徒！」

兪劍峯訝然一驚，期艾的道：「老丈怎得而知……」

這會子，屋外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足步聲，緊接一道粗啞的聲音道：「屋內可有人在？」

老者聞聲霍然起身，朗聲道：「儘敎鶴看着家，雲鎖着門——無人在也！」

老者語聲方落，柴門「吱」地一響，一人當門而立。兪劍峯與來人打了個照面，登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 * *

這時，岑少風正在另一個地方。

曙色熹微，吱喳鳥語給大地平添了幾許生氣，岑少風就順着這條小徑行去。

他腦際不時浮現昨夜在清空神廟前的大戰，不時在心中自語：「訪盡四海有豪傑，打遍天下無敵手……趙老爺子吩咐我若遇見姓左的人時，便衝着他唸出這兩句，怎地事到臨頭我却忘了？」

岑少風想着，搖搖頭又忖：「不過那藍衣人雖然自稱姓左，却絕不是趙老爺子所描述形容之人，難道這衹是個巧合？」

他順手在道旁摘了一朵小黃菊，放在鼻間嗅一下，花上沁出的香味令得他心曠懷暢不已。忽一對蜂兒聞花香嗡嗡飛來，落在花蕊上，岑少風率性將花兒丢了，適才的沉吟又重新回到他的腦際：「姓左的不知是什麽人物？趙老爺子已稱得上武林第一奇人了，却猶自承還差上那姓左的一籌，眞令人難以置信。」

正忖間，忽然前面一道的得馬蹄聲揚起，搗亂了周遭的環境，徑上頓時瀰漫一片塵沙。

蹄聲漸近，一人一騎出現在他的面前，速度好不迅疾，一眨眼已馳到了岑少風面前。

正要錯身之際，那馬兒希聿聿長嘯一聲，不知受了什麽驚嚇，突地向左斜蹦而出，眼看就要與岑少風撞個正着，那馬上騎坐着一位騎者，馬兒四足凌虛，自岑少風頭頂飛躍而過。

騎者駐馬五步之後朝岑少風道：「對不住，閣下可受驚了……」

他話未說完，正望了岑少風一眼，脫口呼道：「原來是你——」

岑少風將騎者打量一番，見對方年紀甚輕，生得俊秀清朗，胯下騎的一匹黑馬，通體無一根雜毛，一眼而望即知是一匹名駒。

當下他微微一笑，道：「顏公子好精湛的騎術。」

那少年正是顏眞卿，他惡狠狠朝岑少風瞪了一瞪，調轉馬頭如飛馳去。

岑少風心知自己在長安大會上，對五大門掌門死訊揭露之後，便已將這武當門人得罪，想到對方不過少年心性，遂也不甚在意。

他聳聳肩，逕自舉步前行，方步數十步遠，後面蹄聲又响，風聲掠處，一騎自後趕上，在岑少風身旁勒住，正是那顏眞卿去而復返。

岑少風微微一楞，方欲啓齒說話，那顏眞卿已自開口道：「岑……岑兄，小弟適才多有唐突……」

岑少風一怔之下，大有受寵若驚之感，心想對方不知如何意念，一反敵視之情，對自己謙恭有加，遂道：「兄台言重了。」

那顏眞卿吶吶地道：「小弟欲向岑兄打聽……打聽一人行踪……」

岑少風道：「區區知無不言。」

顏眞卿欲言又止道：「罷了，那人行迹飄忽，岑兄也未必知曉……」

他拍馬向前馳去，留下了漫空塵沙和楞愣而立的岑少風。

岑少風搖頭苦笑，忖道：「這顏眞卿生性高傲，却不惜對我前倨後恭，原來祇爲了打聽一人，不知他要問的是誰？」

當下遂不多想，方欲舉步，身後蹄聲再起，他以爲是顏眞卿第二次趕返，乃靜

立以待。

但細聽之下，蹄聲甚是凌亂，分明不止一騎，漸漸那飛騎來得近了，岑少風凝目望去，見四騎分二前二後，並轡奔至。

風聲斐然，四騎忽在岑少風身側擦過，岑少風電目一瞥，見那馬匹上四人俱是一襲灰衣，一手策轡，另一手則合力抬着一具黑色石棺！

他心念一動，暗忖道：「那四人身在馬上，縱轡疾馳間猶能合力抬着重物，而不摔不墜，這等馬上功夫也少見了，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所抬着的竟是石棺，而且還在白日下公行無忌，不知是何路數？」

轉念間，那四騎已漸漸入左方另一條岔道而去，岑少風不暇多想，一縱身，施展輕功自後追上。

到得岔路當口，已失去四騎踪影，岑少風暗忖道：「方才我輕功已施到七成，速度決不亞於飛馬馳騁，但那四騎怎會突然消失，不要是這條岔路之外又有岔路……」

他稍事猶豫，復又起身前掠，那道路蜿蜒向西，愈行愈是落荒，岑少風忽然無端端一陣寒意襲身。

進路西行，前面數十丈遠處又分出一條岔路，隱約可見有四個黑點在前移動。

岑少風足底加勁，只一忽便已掠到岔路，定睛一望，先時那四名灰衣人當道而立，馬兒及石棺却已不知去向！

他吐氣開聲，立足在四人面前，冷眼打量對方，只見那四人顏面猙獰，有如同一個模子鑄出，模樣竟沒有多少分別。

岑少風長吁一口氣，道：「列位朋友請了！」

四人不語，岑少風一時摸不清對方底子，試探道：「在下急於趕路，朋友請讓路。」

他雙手隨意垂下，其實早已暗暗蓄勁待發，大踏步向前行去，倏地灰影一閃，立於右側的灰衣大漢攔身在他面前！

岑少風故露怒色，道：「閣下這是何意？」

四人仍然不言不語，八道目光祇是冷冷地盯住岑少風。

岑少風心中犯疑，一側身又欲舉步，「颼」一響，又給左側的灰衣人攔住。

岑少風一頓足，說道：「朋友等既不說話，又不讓路，區區逼得不得已只好得罪了……」

語罷，見四人仍無表示，復道：「朋友還不讓開，可來不及了！」

他說這話說得極是尖刻，其實是存心激怒對方，出乎預料的，四人似乎並不發怒，那右首一人遞出一掌，悄無聲息朝岑少風當胸襲至！

岑少風見對方這一掌看似輕描淡寫，其實却危機重重，那掌身翻動間，不知隱含了多少變化，當下心神一凜，縱身躍開。

那大漢不再發掌，四人仍然默默當道而立，空氣寂靜得嚇人，岑少風再也忍不住，高聲道：「朋友怎地吝於開口說話？難不成是連話也說不得麼？」

此言一出，那四人臉上齊齊露出怒色，左側一名體態較矮的灰衣漢子就要上前動手，右邊的揮手阻止。

岑少風若有所悟，心忖道：「是了！是了！他們原來都是啞子，怎麼我先前沒有想到這一層，祇是細觀他們身態，決非天生殘啞之人，莫不是被人割下舌頭，弄成如此模樣……」

他邁足前踏一步，道：「朋友意欲何爲？」

那右首大漢一抬右臂，在空中劃了兩個大字：「回行——」

岑少風道：「道路人皆可走，何獨區區例外？」

右首大漢面色陰沉，舉臂在空中劃道：「休容多口，速速回行！」

岑少風道：「區區可不是由人任意打發之輩，朋友說出一個道理來。」

右首大漢面露不耐，劃道：「咱們四人八拳就是道理！你若急於要往地府，就試試再踏一步！」

岑少風淡淡一笑，一步向前，那右首大漢驀地一拳搗出，直襲岑少風心窩。

他拳出如風，力道甚是威猛，岑少風眼看對方一掌揮出，對準那大漢疾撲而下。

右首大漢倒退，他一擊掌，其餘三名漢子立刻移身將岑少風圍在核心。

搶攻出手，一時拳影如山，颼風激盪，岑少風清嘯一聲，雙袖一陣疾拂，將全身穴脈筋節護住。

他這一手以守爲攻，姿勢瀟洒自如，絕無絲毫拖泥帶水，果然迫得對方四人不得不封掌倒退。

四名漢子相互對望一眼，爲首一人伸出大拇指頭，第二人接着伸出食指，第三人翹起中指，第四人隨後無名指遞出，岑少風睹狀方自一凜，那四人已連袂繞圈游走，身形矯捷似龍。

倏地，四人身子同時躍起，在半丈高空乍合又分，交相掠過，有若花開四瓣，形成四道彎弧，四方夾攻而下！

岑少風但覺周遭氣流一窒，心中暗道一聲不好，他臨危當機立斷，足步一拈，身形閃展騰挪，在四道彎弧範圍間盤旋不停。

一霎間，那四名漢子交叉已在空中換了一個方位，各自揮拳，拳風有若春雷，銳嘯懾人，當頭疾落！

只聞「轟」一聲巨響，煙塵瀰漫，罡風激射，岑少風身形浮浮實實，居然接二連三錯身避開那如織拳網，飄出數丈之外。

四人收拳而立，面面相覷，他們都無法弄清這配合到天衣無縫的一招是如何失手的？

岑少風沉聲道：「失敬得很！區區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是紅花四魔重出湖海了！」

岑少風雖然對自己一身功夫甚是自恃，但說到「紅花四魔」四字，仍是略帶寒意，這四魔在數十年前經常出沒於江北，曾在數月之間連斃數十名武林高手，最著名的一次是在釆石與邪神蒲飛之戰。

他們昆仲四人就在千招之上施出這一手「紅花交擊」，結果邪神負重創而去，四魔在武林因之大大露臉，但不出兩年邪神練就邪功回來尋仇，四魔反爲所敗，自此就銷聲匿跡，不知所終，豈料今日竟叫岑

少風碰上了。

紅花四魔之首舉臂在空中劃道：「這是自咱們出道以來，『紅花交擊』第二次師出無功——好朋友！你的萬兒？」

岑少風道：「區區姓岑，草字少風。」

紅花四魔露出訝然之色，一副未曾耳聞模樣。

岑少風一笑道：「若區區猜得不錯，『紅花交擊』首次就是在邪神蒲飛的陰風邪功下失的手吧？」

四魔被觸及隱痛，恚色畢露，爲首者劃道：「果然你是衝着咱們而來。」

岑少風道：「也可以這麼說，朋友等在光天化日下抬棺馳行，未免太惹眼！」

紅花四魔顏面霍變，第二人以手劃道：「你此來就是爲了那具石棺？」

岑少風道：「區區雖然不喜多管閒事，但好奇心倒是有的，比如：那具石棺裏裝的是什麼？赫赫有名的紅花四魔幾時又爲人弄成有口不能言的啞子了？」

四魔爲首的劃道：「你拿性命來交換這答案吧！」

岑少風笑道：「那具石棺不會是爲岑某而準備的？哈哈！」

四魔爲首的緩緩抬起單掌，岑少風見他神情可懼，心中微寒，口道：「爾等將那石棺置放在哪兒？」

四魔第二人劃道：「姓岑的！你苦苦追問不休，咱們一再隱忍，爾以爲就是怕了你，咱等是有命在身，稍停一會有人來取你性命！」

岑少風一怔，道：「紅花四魔是何等人物？誰是你們的主兒？」

四魔爲首的劃道：「你試想想吧，咱們四魔是何等人物，主人會是何等身份就不難猜知了！」

岑少風眼珠一轉，道：「爾等殘廢成啞，難道也與此人有關？」

他話方說完，右前方忽漸傳來一聲長嘯，那嘯聲在空中嫋嫋遭廻，久久不去！

紅花四魔面色齊地一變，一轉身如飛縱去，俄爾，人影俱杳。

岑少風略一猶豫，也起身追上，行越數里，忽地眼前一暗，他已進入一片林障。

沿林間小徑而行，兩側古樹參天，松濤起伏，發出天籟音韻，針葉隙處，透進絲絲亮光。

愈往裏行，樹影愈密，光線愈是黑暗，岑少風極目望去，突地發現林木深處有垣墻雉堞，依稀現出一座城廓景象！

岑少風大感奇特，忖道：「原始叢林之內何來城廓？眞是值得玩味了。」

他運足脚程前馳，沿途只覺道蹬特仄，來到近處，祇見城廓內滿佈斷墻敗瓦，分明是一座廢墟！

這座廢墟正當叢林深處，周遭古樹盤虬，張牙欲舞，格外顯得陰森駭人。

岑少風暗暗呼道：「好邪惡！好怪異！」

他小心翼翼步入廢墟，繞過幾片垣墻，忽然他眼底觸着一物，登時驚呼出聲！

但見右前方墻角，整整齊齊的排着四具屍體，屍體旁側則是一具黑漆漆的石棺！

岑少風暗自運功戒備，近身一望，見那屍身穿着灰衫，面目猙獰，赫然是紅花四魔！

岑少風這一驚非同小可，心中呼道：「只不過片刻工夫，紅花四魔就叫人斃在此地，是誰？是誰具有這等驚人的功夫？」

他彎腰將屍身翻轉一看，見每人背上都印着一隻烏黑手印，四周衣衫破碎不堪，死狀甚是慘烈。

岑少風駭然又忖：「四魔顯然都是爲人一擊斃命，那掌力一掌將他們全身血脈震斷，致令氣血倒湧而死，不可不謂陰毒！」

屍身被帶動了位置，岑少風倏然發覺地上刻着幾個歪歪斜斜的小字，看那筆劃，勉強可以辨出是「石棺」及「滅口」四字。

岑少風皺一皺眉，目光四下尋搜，最後落到了屈身旁側的那具石棺上。

他仔細打量，見石棺約有七八尺長，色呈烏黑，上方棺蓋厚達數寸，與棺身緊緊闔密，隱隱透出着一種說不出的險惡意味！

岑少風迅速的想道：「這副棺之石似乎並非凡品，從石上的烏黑色彩而觀，大概便是磐石了……」

他身子一彎，就要去揭那棺蓋，驀然之間，只聞「喀折」一聲巨響，那口石棺驀地自動揭開，一條紅影自棺中疾振而起，「呼」地拍出一掌！

這下變生肘腋，岑少風一呆之下，猛然旋身倒掠，但棺中那人一掌之力何止千鈞，岑少風退到墻角，眼看再無退路，急切間他暴叱一聲，雙掌一翻，當胸推出。

兩股力道一觸，岑少風身形借力一閃，「嘩啦啦」一大響，他身後土墻倒下一片，那四具屍身被捲飛半空又摔落於地！

岑少風大大喘了一口氣，暗道若非早有戒備，此刻早已步上紅花四魔後塵了。

他抬目望去，只見五步之外立着一個人，身着血紅大袍，那紅色令人看了立刻全身發毛！

岑少風內心一震，脫口呼道：「俞一棋！你……」

語至中途驀地頓住，因爲他發覺俞一棋全身居然被人以百煉金鋼鎖在石棺之中，那石棺在適才兩股強大內力震壓下竟未迸裂！

俞一棋雖然立直身子，那石棺就等於背在他背上，岑少風這時才看清，對方全身除四肢外，都被鋼鍊牢牢拴在石棺上！

俞一棋冷冷道：「姓岑的！咱們又碰上了！」

岑少風可沒有將此話聽進去，他不住在心中對自己呼道：「這是怎麼回事？名震天下的百毒教怎會被弄成如此模樣？誰有這等能力將他拴在石棺之中……」

他驚疑不定，道：「不錯，你我早已打過幾次照面了，但從沒有像此次場合這麼奇特——百毒教主，你說是不是？」

俞一棋陡地暴喝一聲，內力迸發若焦雷，岑少風見他又要朝自己發掌，連忙抽身倒退。

半晌却未見任何動靜，原來那俞一棋內力暴發，只爲的是欲震斷石棺，但那石棺仍是毫無損害。

岑少風道：「那石棺在你背上可眞是

累贅，這眞是應了……對，應了「虎落平陽」這句話……

俞一棋冷笑不語，岑少風又道：「敎主如此模樣可算是個禁囚吧？昔日敎主當着天下英雄說出『莽莽神州，惟吾獨尊』時的威風何在？」

俞一棋陰陰道：「姓岑的你先莫幸災樂禍，他日再見，老夫必取你命！」

說着，擰身就要離去，岑少風喝道：「慢走——」

俞一棋身形一頓，道：「還有什麼事夾纏不清？」

岑少風指着地下四具屍身，道：「紅花四魔死在地上，可是你下的毒手？」

俞一棋又道：「是又怎樣？」

岑少風道：「你用的是偷襲吧？否則憑紅花四魔那一身功力，那能讓你輕易得手。」

俞一棋道：「不錯。」

岑少風道：「百毒敎主！你那卑鄙毒辣的手段還是一如往昔。」

俞一棋道：「老夫若不出手殺他們，怎能脫身？再說——」

岑少風緊釘一句：「再說如何？」

俞一棋沉聲道：「百毒敎已經易主了！此事你還不知？」

岑少風霍然一驚，脫口呼道：「怎地？俞一棋你再也不是百毒敎的掌敎了？」

俞一棋見岑少風滿臉露出意外神色，心裡忖道：「事情果然還未在江湖上傳開，我還有機會力圖再起……」

岑少風旋又展顏笑道：「哈！原來是狠羣裡起內訌了，不知那繼你位者是誰？」

俞一棋陰陰道：「姓岑的你既非百毒敎人，繼老夫而掌百毒敎者是誰又干你什麼事？」

岑少風道：「有關這事，岑某如果也想插上一脚呢！」

俞一棋陰笑不止，道：「那你是自尋死路！」

岑少風道：「這個『死』字岑某不但是聽得多，而且簡直膩了，可惜岑某從未碰上一個能致我於死的人。」

俞一棋道：「岑少風你甭以爲有趙鳳豪在後頭撐腰，就可以神氣活現，到處管事，你……」

岑少風截口道：「岑某行事光明磊落，幾曾倚仗過什麼人？」

俞一棋哼一下，道：「好得很。話雖是如此說，今日這局面便是趙鳳豪那老兒出來又待如何……」

語猶未訖，廢墟外突然地又是一聲長嘯傳至，俞一棋那張本已白慘慘的臉孔變得愈發青白，他狠狠朝岑少風瞪上一眼，身子一縱，背着石棺，兩三步起落便消逝在岑少風視野之中。

那嘯聲漸近漸亮，岑少風心念一動，環目朝四周一打量，見右側角上墻後面極爲隱秘，便匆匆掠到墻後。

他方藏好身子，風聲一盪，一條紅影有若鬼魅般的進入了廢墟！

岑少風一驚，心裡呼道：「紅袍？難不成是那俞一棋去而復返？」

他立刻又發覺自己看走了眼，俞一棋臨走背着一具石棺，眼下這人雖然也穿紅袍，却身無他物。

紅袍人身在廢墟內連廻數旋，步履之間有若山鳥飛翔，到最後那影子竟是模糊莫辨！

暗處的岑少風咋舌暗道：「這紅袍人一身輕功好生駭人，有幸我預先藏於此隱密之處，否則早被發現……」

驀地，那紅袍人微噫一聲，停下身子，移步到紅花四魔停屍之處。

他勾足將四魔屍身翻了翻，低聲道：「死了……死了……」

紅袍人目光四下轉動，似乎在尋找什麼事物，有頃，略帶失望口氣的「呵」了一聲。

他足步一勾，將四具屍身踢出老遠，狠狠自語道：「旣壞我大事，死也死成如此一個窩囊樣子，可笑我憑他們紅花四魔之名，以爲可以大大借重一番，到頭來却仍爲傳言所誤……」

黑暗中的岑少風忍不住暗暗吃驚道：「紅花四魔口中的主兒想必就是這紅袍人了，瞧此人臉生硬的帶絲毫神情，分明是帶着人皮面具，不知他是什麼身份……」

但見那紅袍人搖搖頭，復低聲自語道：「祇是老夫所用以製造石棺的乃是其堅無儔的磐石，外加天山所產的合金銅拴住，那俞一棋說什麼也不能掙扎，除非他背着石棺逸走了……」

紅袍人再次抬首之際，雙目精芒暴射，高聲道：「這廢墟還另有朋友藏身於此麼？」

他環目四顧，視線終於投在岑少風所賴以藏身的土墻上。

岑少風心裡打鼓，忖道：「糟了，方才我急切間不暇細想，躲到這土墻後面，此處雖是隱秘，但人同此心，那紅袍人也未始不會想到這點……」

紅袍人又同樣喝問了一聲，然後舉步往土墻移去。

岑少風暗吸一口眞氣，全神戒備，却見那紅袍人大約走了七八步，突地一停身，回過首去！

就在同一刻，廢墟外步履聲起，一個人緩緩走了進來！

岑少風暗自納悶，心道這等荒僻所在，此刻居然來人不絕，委實透着蹊蹺。

那人步進廢墟，立足在紅袍人之前，岑少風的視線恰爲後者擋着，無法瞧得眞切。

只聞紅袍人開口道：「俞某在此相候已久——」

岑少風身軀猛可一震，暗道：「怎麼？這紅袍人居然是姓俞？……事情眞是愈來愈耐人思味了……」

那最後進來之人哼了一下，却一言不發，他向前移動數步，轉了一個身，正好面向岑少風。

岑少風注目望去，見那人年紀輕輕，身着一襲白衫，容貌雖不見得俊秀，但虎目濃眉，倒另有一種懾人氣慨。

紅袍人似乎對那人倨傲之態極爲不滿，也報以一聲輕哼。

那後來少年四下張望了一番，說道：「昨夜我着人到淸空廟，邀你到此一會，你倒沒有失信。」

（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袁君達和袁驥父子二人來到峨嵋山，見掌門人龍雲鶴已被假龍驥囚禁在地室內，峨嵋派的風雷劍歐振盛和徒兒陳志雲分不出眞假龍驥，經過一場誤會之後，才知道袁君達就是本派劍神，是自己未有見過的師伯，還誤認是任明傑，而眼前先來峨嵋的龍驥，就是天心教的門徒陳天翔冒充的，權衡利害得失，準備帶袁君達去找掌門人，只見假龍驥押着龍雲鶴出來，那有兒子脅持父親，知道陳天翔想脅持逃走，袁君達以劍氣救出龍雲鶴，不想以前輩身份擊殺陳天翔，提出袁驥和他比試劍招，袁驥以龍騰九淵本門絕技斬斷陳天翔一臂……

洗容復原貌　植毛難復容

袁君達的雙眉一皺，正待挺身阻止，已看到陳天翔脚下一個踉蹌，竟然站立不穩，跌倒於地。

袁君達微微一愣，邁開大步向着陳天翔行去。

袁驥見到他走了過來，連忙躬身道：「爹……」

袁君達應了一聲，問道：「他這是做什麽？」

袁驥望了望躺在地上，全身不住哆嗦，臉上肌肉抽搐不停的陳天翔，搖頭道：「孩兒也不曉得他怎會這樣。」

袁君達臉色沉肅地蹲了下去，細細地察看陳天翔的神情，但見他眼中泛出痛苦難禁的神色，全身不住顫抖……

他心中一動，記起了邪道大宗師對他說起的一件事，恍然道：「他這是在『散功』！」

袁驥詫異地問道：「爹，什麽叫散功？」

袁君達道：「據大宗師所言，凡是練過邪道內功心法之人，到了某一個程度，或者遭到一種突然的傷害時，全身功力會在一刹之間，倏然散去……」

他的話聲一頓，道：「他可能方才想要施出某種邪功，像在廳内那種吐血增加功力之法一樣，却没能躲過你那一劍，以致傷及心脈，發生這種現象……」

話聲未了，只聽陳天翔嘶叫道：「你們殺了我吧！」

袁君達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這種散功的痛苦，可見是生不如死，此刻就算他能逃生，他這一生也完了……」

他望了袁驥一眼，道：「驥兒，看你怎麽辦吧！」

袁驥凝目望着陳天翔，似乎覺得就像自己遭受到那份痛苦的煎熬。

面對着滿頭是汗，在痛苦掙扎的陳天翔，他心中所壅塞的那份仇恨，變得淡薄了。

他搖了搖頭，說道：「我不預備動手了！」

陳天翔聽了他的話，絕望地嘶叫道：「龍驥，你太殘忍，你……」

他喘了兩口氣，顫聲道：「你以爲是你贏了我？不是的，我是敗在劍神的手裏，我……」

他瞪住袁君達，道：「我的師父會替我報仇，你……你們一定逃不了的。」

袁君達冷哼一聲，道：「老夫正要去找他一算舊賬，你何不告訴我，他現在何處？」

陳天翔悽厲地笑道：「告訴你？告訴你，你也不敢去的……」

袁驥問道：「你說，天心教的總舵在那裏？」

陳天翔的嘴角湧出一縷血水，道：「在……在……」

他連說兩個在字，再也無法說下去了，慘叫一聲，右手抓住胸前的衣服，將之撕成數片，身軀彈起兩尺，摔落地上，再也不動。

袁驥愕然的望着雙眼赤紅，七竅流血的陳天翔，心中充塞着難言的奇異情緒。

他彷彿覺得自己親眼看到自己死去一般，整個意念都掉入一片空虛之中……

袁君達凝望了陳天翔的屍體一會，沉聲道：「他是禁受不住體內的極端痛苦，咬舌自盡的。」

袁驥聞聲輕輕的嘆了口氣。

袁君達目光一閃，問道：「你難道會爲這種歹惡之人嘆氣？」

袁驥不願、也難以向袁君達解釋心中的那份特異的情緒，搖了搖頭，道：「爹，我們去看看掌門人吧！」

袁君達見到他臉色不對，心知他必然別有一份感慨，也不再多言，輕輕拍他的肩膀，道：「孩子，走吧。」

他們父子兩人，在峨嵋弟子的欽敬眼光中，緩緩的跨上了大廳的石階，還沒踏進廳內，只見歐振盛匆匆的走了過來。

袁驥急忙問道：「掌門人現在怎麽樣了？」

歐振盛向袁君達行了一禮，道：「掌門人已經醒了過來，當他知道袁師伯已經上山，便想下床相迎，還是師侄見他體力大虧，這才奉請師伯到丹房去。」

袁君達微微頷首，道：「我們這就去見他。」

歐振盛欣然引路，領着他們兩人走進了龍雲鶴平日練功的丹房。

龍雲鶴斜斜的躺靠在石床上，一見袁君達父子進了丹房，面上泛起激動的情緒，掙扎要下床。

在他身旁看護的陳志雲連忙按住他的肩膀，低聲說道：「掌門人，你老人家體內的鉅毒剛去，不宜勞動……」

龍雲鶴叱道：「袁師叔二十年來都未上山，老夫怎能……」

袁君達自從二十多年前，被逼着跳下金頂絕崖之後，便有似有一縷遊魂，到處流浪。

此刻，重又回到了峨嵋，也就等於是回到了家一般，心頭的感受，自與別人不同。

他搶前一步，道：「掌門人，請不必多禮，你的身體要緊。」

龍雲鶴歉然抱拳道：「師叔回山，請恕弟子未能遠迎，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弟子更不知說些什麽，只求師叔不要見怪。」

袁君達雖是峨嵋在目前碩果僅存的前輩，按照輩份來說，還在龍雲鶴之上。

可是龍雲鶴到底是峨嵋掌門，對於掌門，是要給予一份特別的尊號。

尤其是他當年離開峨嵋，幾乎是等於被逐的情形下，此時返回本門，受到掌門人如此多禮恭迎，心情非常的激動。

他在經過了二十年的流浪，意志的堅定與情緒的收斂，非是一般人所能及的，故此他情緒很激動，却沒浮現在臉上。

他抱拳道：「老夫非常慚愧，離開峨嵋二十多年之久，未能對峨嵋盡力，以致本門弟子遭到許多危害，尚請掌門人能夠見諒才是。」

龍雲鶴感嘆地說道：「唉！若非是師叔趕到，本門只怕從此會永遠自江湖除名了。」

袁君達道：「黎火飈組織天心教，企圖掩盡天下人耳目，達到他統御武林的目的，多年以來，老夫隱居練劍，未及覺察，以致使得各派遭到不少損害，此刻老夫旣巳回山，我想只要各派能同心協力，定然可以除去此獠，破他邪教。」

龍雲鶴激動地道：「這一切都要仰仗師叔的大力了。」

袁君達道：「據老夫所見，各大門派當前急要之務，便是整頓內部，清除不屑弟子，然後才能共謀團結，一舉破除天心邪教，在此期間，老夫則預備將一身絕藝傳授驥兒，由他直接向黎火飈挑戰，老夫則與大宗師在旁協助……」

他說到這裏望着神色激動的龍雲鶴，道：「掌門人，想必你也曉得驥兒這些日子所受的磨練吧。」

話未說完，袁驥巳激動地走到石床之前，跪了下去，道：「爹……」

龍雲鶴伸出微微顫抖的雙手，扶住袁驥的肩膀，道：「孩子，這些日子苦了你了。」

袁驥想起這些日子來的遭遇，與自己複雜的身世，只覺得喉頭一哽，說不出話來。

龍雲鶴撫着袁驥臉下的疙瘩，顫聲道：「孩子，你怎會變成這個樣子？是誰使得你這樣……」

袁驥道：「孩兒會把這些日子所發生的事，詳詳細細的稟告你老人家。」

龍雲鶴拍了拍袁驥的肩膀，不住地道：「好……好……」

他的情緒漸漸隱定，拉起了袁驥，道：「驥兒，有一件事，老夫瞞了你將近二十年之久，現在要親自告訴你。」

袁君達目光一爍，道：「掌門人，你要說的莫非是……」

龍雲鶴訝地望了袁君達一眼，問道：「驥兒，你已經知道了？」

袁驥頷首道：「我娘告訴我的。」

龍雲鶴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羅利夫人……」

他的話聲一頓，道：「袁師叔，關於龍驥的身世，弟子一直……」

袁君達輕嘆一聲，道：「這二十年來，老夫一直不知此事，以致讓掌門人你負

起如此重責，老夫深自慚愧。」

龍雲鶴道：「二十年前，羅刹夫人把龍驤送上山時，內子便非常喜歡他，答應要盡力替師叔你保存這個後裔，所幸這些年來，他也沒有使人失望，弟子才胆敢在見到師叔你老人家的時候，驕傲地把他交還給你老人家。」

袁君達激動地揑緊了龍雲鶴的手，喚着他的小名，道：「龍鉞，多謝你了。」

龍雲鶴眼中浮起一絲淚光，似乎回到了二十年前在山上跟袁君達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他喃喃地道：「師叔，只要你同來，峨嵋便有救了，從此將揚威武林，永存世上。」

袁君達大笑道：「龍鉞，你還記得當年我們在一起時所發的豪語？哈！可見那個時候我們有多狂。」

龍雲鶴說道：「師叔，你是峨嵋的鼎柱，峨嵋有你，才能震動武林，可是弟子我……」

袁君達笑着道：「不談這些了，這些年我欠你太多，希望將來能有機會補償給你。」

龍雲鶴道：「師叔，你怎麽說這些話來？」

那語聲一頓，好似想到什麽，問道：「師叔，你方才說要讓驤兒去與金蜈天尊……」

「你是在爲他躭心？」袁君達道：「他此刻已與往昔不同了，若是再經過我傳授的口訣，半年之內，定然可以練成劍道中的馭劍之術。」

龍雲鶴道：「弟子認爲他的功力猶未能……」

袁君達道：「有老夫和大宗師兩人在旁衛護他，絕對沒有問題的。」

龍雲鶴想了一下，道：「可是弟子認爲還是不要……事實上並沒有必要……」

「是有這個必要。」袁君達道：「我們不能授人口舌。」

龍雲鶴道：「師叔這話是……」

袁君達道：「當年我和大宗師兩人找到金蜈天尊黎火飈時，他曾說只要我們兩人在中原一日，他絕不重履中原……」他的話聲一頓，道：「事實上，他確也沒有親自到中原興風作浪，他手創天心教，自己却隱於幕後，指示他的手下行事，若是我們找到了他，他大可以否認，我們師出無名，豈能動手？」

龍雲鶴問道：「師叔，你又如何曉得天心教主便是金蜈天尊所創？天心教直到現在也都只是隱於江湖，沒有明目張胆行事！」

「這一切都是驤兒告訴我的，他這次到武當去，雖是吃了不少苦頭，收獲也不少，幾乎把天心教的眞相都弄清楚了。」

袁君君嘉許地望了袁驤一眼，道：「至於你說到天心教並沒正式開壇立教，據我之見解，可能也是忌憚着我和大宗師之故，他們在沒有萬全之計，可以獨霸江湖時，决不願公開立教，以免遭到重大的傷害。」

他的話聲微微一停，繼續道：「所以老夫要趁這個時候與大宗師先聯名通告江湖，使黎火飈受到警告，不致貿然公開立教，那麽驤兒找到天心教總壇時，他非要親自現身，用殺手除去驤兒不可……」

龍雲鶴笑着說道：「有師叔和大宗師兩人護衛着，驤兒絕對安全，就算不敵，你們兩位一現身出來，不怕金蜈天尊跑掉了……」

袁君達道：「據老夫之見，黎火飈在輕敵的情形下，可能要吃大虧，等他要施出邪教的羅喉血箭時，他將會遇到跟陳天翔方才的情形一樣，遭到散功之苦……」

他撫掌笑道：「只要黎火飈一去，賊羣無首，那時集各大名派之力還怕不能將他們一舉殲滅。」

龍雲鶴感激道：「眼見江湖能够重回昔日平靜安寧，弟子就心滿意足了。」

袁君達微微頷首，道：「老夫也願意眼見江湖平靜，到那時，我們就可以退隱山林，享享清福。」

他拍了拍龍雲鶴的肩膀，道：「你休息吧，老夫預備在山上住半個月，然後偕同驤兒下山與大宗師會合，到時再决定詳細的大計。」

龍雲鶴略一沉吟，問道：「師叔，本門弟子中，有背叛的……」

袁君達道：「這個你不必担心，經過老夫方才那麽一擊，背叛之徒，早已胆寒，恐怕早已隨那些天心教徒離開峨嵋，此刻仍在山上的，老夫可保證都是忠貞弟子。」

龍雲鶴慚愧地道：「想起那些背叛弟子，弟子的心中眞是慚愧難安。」

袁君達道：「你什麽都不要想了，還是養傷要緊。」

他招呼袁驤一聲，道：「驤兒，你隨我來，我還有話要對你說。」

袁君達父子在峨嵋山住了半個月，經過龍雲鶴和其他弟子的一再挽留，又多住了兩天，然後相偕下山，赴大宗師之約而去。

在這段期間裏，袁君達把馭劍之術的口訣傳授給袁驤，並且親自督導他用功。

袁驤留在山上，每每想起昔日與孟麗君住在一起的恩愛情形，便不由得一陣心痛。

他爲了忘懷那一段痛心的往事，藉着刻苦用功，來磨煉自己。

再加上有袁君達這個名師兼嚴父的督促，他在這半個月中的成就，較之常人在半年的收獲都要大，直到下山時，他已把馭劍之術的基本根基奠好，已能凝氣擲劍，在三尺以內的距離裏完全控制自如，此外，龍雲鶴的身體也好了，他下令召回行俠江湖的峨嵋弟子回山，並且把袁君達親手抄錄的昔日自峨嵋帶走的劍法秘術傳授他們。

在這半個月中，峨嵋上下一心，意氣高昂，每一個弟子的情緒高漲得超過往昔任何時候，使得龍雲鶴心情獲致很大的安慰。

雖然袁驤在二十年來，都恭敬地稱他做父親，由於袁君達的出現，而等於升了一輩，只能算是他的師弟。

但是袁驤並沒因爲如此，而對龍雲鶴稍有失禮，對於龍雲鶴，他依然以父兄的感情相待，恭敬有加。

只是龍雲鶴心中也未免有些遺憾，那

便是袁驄經過公羊鴌的易容之法，變成一副醜怪模樣，始終沒有辦法復回原來的樣子。

所以他在袁君達父子離開峨嵋的時候，還一再囑咐袁驄定然要設法找到洗去易容之藥，回復原來面貌。

袁君達也明白龍雲鶴的意思，那便是爲袁驄將來的妻室担心，對於這件事情，他身爲父親，當然更担心，曾經爲此一再詢問袁驄心中的意思。

可是袁驄却由於心中隱痛，故此沒有把在武當山上與玉觀音相識之事情說了出來。

他的心中暗暗有主意，非要把天心教消滅，促成父母間的重新和好之後，才能談到再度成親之事。

這一天清早，袁君達父子倆人，在峨嵋整派弟子的歡送之下，緩緩的下了峨嵋山。

他們下山之後，袁君達很快便找到他摯愛的青驢，分開了半個月，那隻青驢依然沒有遠走。

當牠見到袁君達之後，不住地用頸子磨擦着袁君達的衣裳，那份親熱的樣子，使得袁驄見了非常感動。

袁君達輕撫着青驢的鬃毛，眼中閃出爍亮的光芒，喜悅和安慰使得他那張嚴肅的臉孔，變得柔和而動人，似乎比見到了袁驄的時候，還要高興。

袁驄默默地望着這一人一驢的親近的情景，生出無限的感慨，忖道：「爹爹流浪江湖這麽多年，身邊一直沒有親人相隨，只有這匹青驢伴隨着他，以致把整個感情都寄託在這匹青驢的身上，今後我應該時時跟隨在他的身邊，分担他老人家心裏的痛苦與憂愁，尤其是在殲滅天心教，殺死黎火飈之後，應該儘量促使他和娘和好如初，這樣，他的晚年才不會寂寞。」

一剎之間，他想得很多，直到被袁君達的話聲打斷思緒，這才回過神來。

袁君達面色沉肅地望着袁驄，道：「驄兒，你又在胡思亂想些什麽？一天到晚的神不守舍，若是此刻有敵人潛到你的身後，你想想看，後果將會如何？」

袁驄吶吶地道：「爹……」

袁君達沉聲道：「爲父一再對你說過，練劍之道首在練心，像你這樣，心緒總是不能集中，豈能練得好劍術，更別用說學那馭劍之術了，哼！我眞不知道你這個銀衫劍客的名號是怎麽闖出來的？」

袁驄受到父親的斥責，不敢多言，垂首恭聲應道：「爹，你老人家教訓得極是，孩兒知錯了。」

袁君達臉色稍稍緩和，道：「爲父也知道你遭遇到喪妻之痛，心情不好，所以這半個月來，時時督促你專心練劍，目的就是要讓你能忘記那一段傷心事，而你的表現也沒讓我失望，爲父心中正自高興，認爲你果然是我的好兒子，具有極大的毅力，那知……」

他的話聲一頓，重重地哼了一聲道：「哼，才一下了山，立刻又變成那副魂不守舍的樣子，眞正使爲父失望。」

袁驄聽到父親愈說愈是嚴厲，不由替自已辯解道：「爹，孩兒不是想那件事，而是……」

「你還要跟爲父辯？」袁君達沉聲道：「爲父跟你說過幾次？大丈夫做事，要能提得起放得下，若是爲這等兒女私情所絆住，這不若就此放下寶劍，做個安安份份，平庸一輩子的老百姓，你還跟我學什麽劍法？替武林除什麽大害？」

他的目光閃爍出懾人的光芒，續道：「那個女人背叛了你，給了你一輩子都洗滌不掉的恥辱，你還想她？哼，眞氣死爲父了。」

袁驄想起孟麗君所給予自已痛苦，再念到自已所受的委屈，只覺胸口中好似塞了一塊大石。

不過他曉得父親的斥責自已，完全是基於過高的期望與愛護所致，因此，他不想爲自已辯駁什麽，忍住了胸中的痛楚，垂首道：「爹，孩兒知錯了，請您老人家原諒。」

袁君達默然望着袁驄良久，輕輕的嘆了口氣，緩聲道：「驄兒，你也不用難過了，爲父是唯恐你重蹈我當年的覆轍，時時都遭致像蛇的咬嚙，甚而影響到一生，唉！若非是當年那件事給予我的打擊，二十年前，跟黎火飈的一戰，爲父又怎會無能殺死他，以致留下眼前這種後果？」

袁驄默然無語，他的心中滲雜着當年父母之間的那段悲慘故事，覺得更加苦澀難言，若非強自忍耐，只怕淚水早已奪眶而出了。

袁君達說完了話，又深深望了俯首無語的袁驄一眼，方始嘆了口氣道：「孩子，別怪爲父對你太過嚴厲，我這一切都是爲了你好，你不要使我失望。」

袁驄抬起頭來，道：「孩兒知道一定不會讓你老人家失望。」

袁君達微微頷首，溫和的臉色，又恢復原先的冷肅，道：「你騎驢，我步行，開始上路吧！」

袁驄躬身而立，道：「不，爹，還是你老人家騎驢，孩兒步行……」

袁君達望了他一眼，突然笑了出來，好一會方始止住笑聲，道：「我們誰都不騎，還是帶着小青慢慢走吧，到了前面的小鎭，再買匹馬吧。」

袁驄頷首道：「爹爹說的極是。」

他們父子倆循着大路，不疾不徐的行去，那匹青驢也緩緩的邁着四蹄，跟隨在他們身後。

走了大約有數丈多遠，袁君達側首問道：「驄兒，你可知道我方才笑什麽？」

袁驄搖了搖頭，道：「孩兒不知。」

他在這段路中，腦中思緒不知轉了多少次，想的也就是袁君達方才爲何突然大笑的原因，一直也都沒有想出來。是以當袁君達詢問他時，他只能坦誠的回答了。

袁君達微笑着道：「老夫是想起了一個故事。」

袁驄心緒急轉，想不出有什麽故事會使得一向冷肅深沉的父親那樣好笑，他問道：「爹，是什麽故事這樣好笑，能不能告訴我？」

袁君達笑道：「這其實也不能說是故事，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他的話聲一頓，道：「以前有父子倆人，起個大早，要到城裏去趕集，他們合騎一匹小毛驢，高高興興的使往城裏而去

了。」

袁驥臉上帶着微笑，望着父親高興的神態，覺得晒在身上的太陽光，變得更加柔和起來。

袁君達繼續說道：「他們走了沒多久，便遇見不少到城裏趕集的路人，其中有人指指點點的說也們太不應該，讓那一匹瘦小的毛驢載着兩個人，那個鄉下人聽了，非常不好意思，趕緊下了驢背，牽着毛驢走路……」

他說話之時，脚下行走如飛，氣息平靜，衣袂飄拂，眞個彷彿神仙中人。

但是在袁驥的眼裏，此刻的袁君達可說是世界上最慈愛的父親。

他提起一口眞氣，施出全身功力，不使奔行的速度慢了下來，而致趕不上袁君達。

袁君達話聲沒有停頓，繼續說道：「他們倆人走了沒多久，又遇見有路人批評，說是那個做兒子的太不應該，自己騎在驢上，反而讓父親走路，應該由父親騎驢，兒子走路才對。」

他笑了笑，道：「那個鄉下人一想也對，於是就叫兒子下來，自己騎上驢背，那裏曉得走沒多遠，又有人罵那鄉下人，說也不該自己騎驢，讓那麼小的兒子走路，一點都沒疼愛兒子的心。」

袁驥聽了父親說的笑話，笑道：「這樣一來，他們豈不爲難了？」他其實已經想到這笑話的結果，然而爲了不打擾父親的興緻，所以故意說上這麼一句話。

袁君達笑道：「那個鄉下人果然爲難起來，想了一下，乾脆把兒子叫下來，兩父子一同牽驢而行，他們認爲這樣一來，總沒人說話了吧，那知走沒多遠，又遭人嘲笑說他們是傻瓜，放着驢子不騎。」

袁驥聽到這裏，再一想到自己兩父子一齊步行，放着青驢不騎的情形，忍不住大笑起來，道：「爹，會不會有人說我們是傻瓜，放着驢子不騎？」

袁君達跟着大笑，道：「爲父說這個笑話，可不是罵自己的，你別誤會。」

袁驥笑說道：「天下有誰敢說峨嵋的劍神和銀衫劍客是傻瓜，只怕他也够傻的了！」

袁君達聽了這話，又是哈哈大笑。笑了半晌，他方始說道：「驥兒，你可知道這個笑話的後半段？」

「哦！」袁驥故作詫異，道：「這個笑話還有後半段？孩兒倒沒有想到，爹，你讓我想想看。」

他故作沉思之狀，想了一下道：「莫非他們受不了別人的嘲笑，乾脆回家去，也不去趕集了？」

袁君達笑道：「這怎麼行，他倆可以返家，我們却無家可回呀！」

他這話一出口，立即便想到在這時刻，不該說的話，隨着心情的一沉，也連忙笑着說道：「驥兒，你要不要聽完這個笑話？」

袁驥又怎不知道父親說這個笑話，原是要逗自己開心的，而也之所以故作姿態，也是要想讓袁君達高興。他們父子倆人，雙方的關係可說是最密切的，然而從袁驥出生開始，直到成人，二十年中都沒見過一次。

這次能够相見，並且相偕而行，在他們雙方心中都有一份特殊的感受。

所以，他們都在設法，想使雙方的感情，契合一起，以彌補以往二十年中的缺憾。

是以袁驥一發覺袁君達說出那句話，心中更加沉痛。

他的目光一閃，故意把臉側過去一下，不使眼中的情緒顯露出來，讓袁君達看了更加難過。他望着空中的飛鳥，暗忖道：「就連飛鳥有個巢，走獸也有個窩，像父親那樣一個被天下武林公認的第一高手，怎能沒有一個家？我一定要使他老人家獲得一個幸福溫暖的家……」他收回遠眺的目光，含笑說道：「孩兒很想曉得結果怎樣。」

袁君達笑着道：「那個鄉下人見到自己怎麼辦都遭人嘲笑，實在想不出辦法，於是只好找根繩子把毛驢綑起來，父子倆扛着牠進城，一路之上，更惹來無數的嘲笑。」

袁驥笑道：「那個鄉下人也够蠢了，自己毫無主見，隨人擺佈……」

袁君達頷首道：「這個笑話的寓意，就是告訴人要有主見，不該受到環境的影響。」

他們一路之上，高聲談笑，全然不顧路人的側目，說到這裏，已經進入一個小鎭。

袁君達四下顧盼了一下，只見這個小鎭街道縱橫，路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竟是頗爲熱鬧。他微笑說道：「看來我們眞是到這兒來趕集的，看看集上有沒有馬買。」

袁驥從父親這句話中，看到了他的另一面，那是與他平時的嚴肅冷靜，全然不同的一面。他漫聲應道：「這個小鎭很熱鬧，記得以前孩兒經過的時候，在東邊的馬鎭看到有人牽着馬賣，據說馬場就在鎭外。」

袁君達道：「我們就到那個馬場去看看吧，若是沒有賣馬的人，找個車行請他們讓匹馬也沒關係。」

他們邊行邊走，雖然沒有用繩索套着青驢，可是路人一見到袁驥這張怪臉，便嚇得遠遠躲了開去，那還有人敢動歪腦筋，在他們身邊偷驢子？

袁君達一向遠離人羣，隱居深山，孤獨慣了，這一進人熙攘的人羣中，起先頗有點不大習慣，不一會便臉上含笑，見着老人携着小孩在身邊行過，頻頻跟他們打招呼。

不多一會，他們已走完了一條街，來到一個廣場之前，袁君達抬頭望去，只見廣場上熱鬧非凡，除了賣日用物品的人外，還有耍猴戲，賣膏藥，擺測字攤等一些走江湖者。他的目光從人羣頂端穿過，落在廣場後面的一座大廟上，他頷首說道：「哦，我想起來了，那是一座城隍廟，二十多年前，我從這兒經過的時候，那座廟才剛剛打好地基，唉！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袁君達見到父親心生感慨，連忙打岔道：「爹，你看那邊圍了一大堆人，我們進去看看好吧？」

袁君達笑笑道：「驥兒，那有什麼好

看？大不了是走江湖，練把式的漢子，擺個地攤混碗飯吃罷了。」

袁驤道：「爹，反正我跟大宗師約好這個月十七在洛陽松鶴樓見面，離現在還有十幾天，時間足够，不怕趕不上，何不去看看。」

袁君達側首凝望着站在身邊的兒子，似乎覺得時光倒流，自己還是個年青的俠士，帶着幼小的兒子來看熱鬧。

但是，他這份幻想，很快便被週遭嘈雜的人聲打破。

眼前的袁驤，是一個英氣颯爽的年青俠士，而自己則已過中年。

他暗暗嘆息一聲，忖道：「二十年的歲月已在孤獨寂寞中渡過，要想追回往日，重過美滿歡愉的日子，已是不可能了。」此刻，他眞願自己是個平平凡凡的人，那麽就可以跟平常的人一樣，帶着嬌妻，幼兒趁着年節之時，逛逛熱鬧，享受家庭的溫暖。

但是，這一切都是不可能了，二十多年的光陰，已在孤寂中過來，又逝去的，已不可追……

望着袁驤，袁君達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道：「好吧，我們去看看。」

他和袁驤向廣場上圍成一大圈的人羣行去，很快來到人羣的邊緣。

袁君達自人縫裏向裏面望去，只見是一個小黑熊在耍把戲，練拳頭，尤其是拳法中規中矩，幾乎與常人沒有兩樣。

他訝異地道：「驤兒，這倒很奇怪，狗熊還會練武，可見這些訓練的人確實了不起。」

他說完話，沒聽見袁驤答應他，詫異地問道：「驤兒，你怎麽啦？」

敢情袁驤兩眼勾勾的望着場子裏面那隻練拳的黑熊，眨都不眨一下。

他凝望了一下，突然失聲道：「馮飛虹，她是馮飛虹！」

他雙手把站在前面的人羣一分，便待走進場子裏面去。

那些觀看黑熊練把式的老百姓，如何能擋得住袁驤的神力？

在他雙臂一分之下，全都跌倒於地，嚷叫起來。

袁君達不知他爲何會突然如此，一把抓住袁驤的手臂，問道：「驤兒，你幹什麽？」

袁驤說道：「那個黑熊是馮飛虹，也們……」

袁君達截斷了他的話，問道：「誰是馮飛虹？他又怎會是黑熊？」

袁驤道：「爹，公羊羣在裏面。」

袁君達道：「公羊羣？你是說跟你動手易容的那個公羊羣？」

袁驤不及回答，已見到那坐在一張籐椅裏的公羊羣站了起來，匆匆招呼那些大漢道：「快，收拾場子走。」

袁驤唯恐讓公羊羣溜走，右臂用力一揮，飛身朝公羊羣奔去。

袁君達這下沒有阻擋袁驤，身形一動，也跟着躍進場中。

袁驤身在空中，大喝道：「公羊羣，別走！」

那指揮黑熊練拳，以及打鼓敲鑼的幾個大漢，一見袁驤飛身撲來，齊都大怒，挺身攔截。

袁驤怒火中燒，誓要擒住公羊羣，那還許人阻攔？

他雙掌一分，「嘭嘭」兩聲，已擊在當先的兩個大漢身上，斜步一讓，避過了自右側刺來的一枝劍，飛起一足，又把那人踢得飛起。

這時，那些圍觀的人羣，一見有人動手打架，還用劍殺人，全都噪聲大叫，紛紛走避，只有那胆大的青年人才留在遠處觀看。

袁驤連續擊倒三個大漢，正待掠身向鑽入人羣中的公羊羣撲去，只見四個中年人已挺劍圍了上來。

他的目光一閃，便知那四個人，是衞護公羊羣的金衣武士。

此時他們全都換上普通老百姓的布衣，長劍也都用布包着，一解開布包，拔劍出鞘，把袁驤擋住。

袁驤沉聲喝道：「在下叫你們讓開，以免送了性命。」

那四個中年人全都面色冷肅地望着袁驤沒有一個人出聲說話。

袁驤冷哼一聲道：「你們既是不識好歹，也怪不得我了。」

他深吸口氣，拔劍出鞘，但見劍光一閃，他手裏的玉龍劍飛將出去，劃行一個半弧，嗆嗆數聲，那四人手裏的長劍已全部脫手落地。

袁驤伸手一招，玉龍劍又回到手中。

他這一手，使得那四個金衣武士駭得臉色大變，畏縮地退了開去。

那四個金衣武士昔年全都是武林中成名的劍道好手，由於加入天心教，而隱匿當年的身份。

然而，他們的武功，較之昔日，只有更加高強，而不會減退，他們的眼力也較之昔日，更加的明朗。

袁驤在使出初練不久的「馭劍之術」時，實劍出手的方法，與一般的擲劍之法有些相似。

但是劍上閃爍的絢麗光華與迴旋飛出的弧形攻勢，落在那四個金衣武士的眼裏，他們立即便發現，這是傳說中的飛劍之技。

大驚之下，他們還不知要如何是好，手裏的長劍已在玉龍劍迴擊之下，斷爲數截。

從那有如游魚般活躍旋行的玉龍劍上傳來的強韌力道，不但削斷他們手裏的長劍，並且還使得他們手腕受震，連半截劍柄都握不住。

隨着一道耀眼而森寒的劍芒，在他們的面前閃掠而過，使他們全都駭得躍身退開。

他們親眼看到那支閃着寒光的實劍，繞了個大弧，回到袁驤的手裏，全都面現土色，駭得怔住了。

也就在此時，他們才眞正算是看清了袁驤的臉孔。

袁驤之經過公羊羣易容，然後由金臂劍魔任明傑押回總舵之事，他們沒有一個不知道，也都全見過。

方才由於袁驤的出手，他們以爲是有人鬧場了，故意惹事而已，等到一看清袁驤的臉孔，想起了這張臉孔是怎麽來的時

候，他們全都駭得魂飛魄散。

因爲銀衫劍客是唯一在武當與天心教作對的，天心教爲了他也着實費了不少功夫，死傷不少人，才能把他擒住，押回總舵。

單看任明傑帶着那麽多的金衣武士浩浩蕩蕩的下山，便可以曉得天心教是如何愼重地處理這個問題。

這四個金衣武士，料想不到派那麽多人押解，沿路還有各地分舵照應，却依舊被袁驥脱走，並且不到一個月，練成了劍道中最奧秘的馭劍之術。

這如何能够不使他們爲之魂飛魄散，深恐袁驥會突施殺手，將他們一齊殺死？

驚駭之下，他們再也沒有胆量在袁驥的面前停留下去，忙不迭地轉身四散奔逃，鑽進人羣裏面。

袁驥本來就沒有殺人的意思，他的目的只要擒住公羊羣而已，唯恐在鬧市之中殺人，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是以，他一見到這四個金衣武士四散逃竄，沒有追趕下去，只是目光閃動了一下，便認定了公羊羣逃走的方向追去。

他才奔出數尺，便見到袁君達右手提着公羊羣大步行了過來，於是脚下一頓，插劍歸鞘。

袁君達一手抓住了公羊羣的頸後軟肉，把他懸空提起，痛得公羊羣縮起脖子，手舞脚蹈，不住大叫道：「喂！喂！你快把我放下，我答應你不走就是了。」

袁驥冷哼一聲，托起了公羊羣的下巴，說道：「公羊羣，你還認得你一手造成的傑作嗎？」

公羊羣見到袁驥眼中射出的煞厲目光，心頭一凉，停住了叫聲，嘴唇蠕動了一下，顫聲道：「你……你只要放了我，我答應你一定替你除去易容，恢復原先的面貌。」

袁驥冷笑道：「何止是這一點小事？我們還有事情要找你呢！」

公羊羣顫聲道：「我……」

袁君達打斷了他的話，沉聲道：「我們這麽一鬧，只怕會引來官兵捕役，還是迅速離開這兒，找個僻靜的地方慢慢再與他算賬。」

袁驥恭聲應，道：「您老人家說的極是。」

他側首望去，只見馮飛虹愣愣的站在那兒，望着四散喧叫逃走的人羣，依然機械地揮動着雙臂，揮拳在擺着拳法的招式，一無所覺。

他的心裏一痛，忍不住一陣火起，揮手摑了公羊羣一掌，罵道：「你的殘忍，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弄成那個樣子還不够，並且要他到處獻醜，供人嘲笑，加深他的痛苦，你……你還有人性嗎？」

袁君達聽過袁驥說起有關於公羊羣替馮飛虹黏上熊皮，挑去軟筋之事。

他望望那隻黑熊一眼，也禁不住心頭一寒，料想不到人間尚有如此悲慘之事，他輕嘆一口氣，道：「驥兒，你現在先忍耐一下，等會再跟他慢慢算計。」

袁驥狠狠的瞪了撫着臉的公羊羣一眼，然後壓下滿腹的怒火，道：「爹，孩兒去把她帶來一起走。」

他見到袁君達頷首答應，轉身向那黑熊奔去。來到了馮飛虹的身前，喚：「馮飛虹，妳還認得我嗎？我是龍驥。」

馮飛虹目光呆凝地望着袁驥，已停止了他那可笑的動作，依然愣愣地站着。

袁驥心中一陣絞痛，想不到最了解自己，却又身世可憐的馮飛虹，會落到這麽痛苦的下場。

他能够料想得到，就算公羊羣沒有給馮飛虹服下什麽迷亂神智的藥物，一個人在遭到這份椎心的侮辱之後，也會變瘋的。故此他見到馮飛虹的無知之態，也沒有跟她多費口舌，抓住她身上又黑又長的軟毛，將她身軀托起，扛在肩上。

馮飛虹被袁驥扛在肩上，嘴裏不住發出伊伊呀呀的叫聲，寬大的「熊掌」也不住在袁驥身上拍打。袁驥在這個時候才發覺，馮飛虹手上的力氣眞是小得可憐，較之一個沒練過武功的常人都要軟弱。

他咬住了牙關，扛着馮飛虹，緊隨在袁君達之後，朝鎭外奔去。

奔行之時，他的腦海中思潮起伏，想起初次跟馮飛虹在岳陽樓前認識的情景，以及他們倆人在一起所經過的許多災難……」他心中暗忖道：「她捨却了她所擁有的一切，跟隨我一起，救過我數次，到結果反害他變成這個樣子，若是他不能恢復原來的模樣，只怕我這一輩子，心都不會安靜下來。」

他的情緒激動，思潮起伏，一直到出了鎭外，登上一座小山丘後，還沒有平復下來。

袁君達領先來到一片樹林邊，然後把公羊羣往地下一摔，伸手去撫着跟隨他後面奔來的青驢頸毛，沉聲道：「驥兒，你先把你自己的問題解決了，老夫再與他說話。」

袁驥應了一聲，放下馮飛虹，走到公羊羣的前面，又把他從地下提起。

公羊羣心知落在袁驥的手裏，一定不好受，可是他仗着袁驥還要依靠自己恢復本來的面貌，所以有恃無恐。

他被袁驥從地下提起，拍了拍身上的灰土，道：「龍少俠，你方才那一掌下手太重了，差點沒把老夫的牙齒打斷。」

袁驥想不到公羊羣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說風凉話。他厲聲道：「你是嫌我出手太輕，我先打斷你兩條腿再說……」

公羊羣搖手道：「嗳！這怎麽使得？老夫還要仗着兩條腿走路呢！」

袁驥氣憤地把公羊羣另外一邊臉頰也摑得腫了起來，罵道：「我何只要打斷你的腿，還會要了你的狗命！」

公羊羣撫着臉頰，愣了一愣，隨即又笑着說道：「龍少俠，你是說着玩的吧？你若是殺了我，又有何人替你恢復原來的面貌？像你這麽漂亮的年青人，一輩子變得這個樣子，豈不糟糕嗎？」

袁驥眼中露出煞光，道：「原來你是仗着我一定要你動手回復原來的容貌才跟我嬉皮笑臉的？」

他一把抓住公羊羣的衣襟，厲聲道：「我把你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來，一直割到你叫饒爲止，還怕你敢再跟我嬉皮笑臉。」

公羊羣心中一慌，忙道：「龍少俠，有話好說，我們慢慢商量就是，又何必嚇

唬我呢？」

袁驥憤憤地放下了公羊羣，道：「首先要你弄明白，我袁驥不是個能被人威脅的人，我說的話可以做得到。」

公羊羣整整衣服，道：「銀衫劍客龍驥之名江湖聞名，老夫絕對相信你的話，不過……」

他的話聲一頓，望了站在青驢邊的袁君達一眼，道：「老夫不明白少俠你明明姓龍，何時又變成姓袁了呢？」

袁驥說道：「那是我的事情，你管不着。」

公羊羣指着袁君達，道：「那位莫非是神龍龍雲鶴，龍大俠？」

袁驥道：「那是家父袁君達。」

公羊羣驚訝地道：「原來是劍神，怪不得……」

袁君達緩緩行了過來，道：「驥兒，這傢伙能夠謀害兄長，又爲黎火飈賣命，顯然是個狡猾陰毒之人，若不給他吃點苦頭，他不會乖乖順從的。」

公羊羣駭然搖手道：「袁大俠，你是武林中的大俠，不會像江湖上下三流的毛賊一樣對付區區吧！有什麽話，我們可以好好商量。」

「對你這種人，老夫沒有什麽話可以說！」袁君達冷聲道：「不過老夫可以讓你曉得一個事實，那便是你如今旣已落入我們手裏，就算是黎火飈親身來此，也無法把你救走……」

公羊羣忙不迭地道：「袁大俠此言，區區明白。」

「你旣然明白，就該收斂起你的狡猾之態！」袁君達道：「老夫要求你的就是兩件事，一是恢復驥兒原來的容貌，二是把馮姑娘身上那層熊皮除去，你能辦到這兩件事，老夫就放你一條生路，不計較你弑兄之事，不然的話，哼……」

「替令郎洗去易容，區區立即就動手，至於跟馮飛虹除去外皮，沒有敷上彌合傷口的藥粉，馬上便會死去……」他的話聲稍頓，道：「袁大俠，請問你所說的弑兄之事？」

袁君達寒着臉道：「令兄公羊翎與老夫乃是多年好友，昔年可以說是他救了老夫一命，他被你害死，老夫定然要替他報仇，不過今天我會放你走的，你大可以放心。」

公羊羣苦着臉道：「袁大俠，你說區區害死先兄，那眞是使人不敢相信，其實他是在十六年前爲採藥南疆，遭到野獸所害……」

「你還要與老夫強辯？」袁君達叱道：「他若不是你所害死，你怎會把驥兒弄成他的模樣？」

公羊羣暗暗打了個寒噤，見到袁君達的神色不對，不敢多言，定了定神，道：「袁少俠，區區這就替你洗去面上的易容之物。」

袁驥冷冷道：「你若是敢弄鬼的話，我要叫你身受萬般痛楚，號叫數日才能够死……」

公羊羣道：「少俠言重了，區區怎麽敢呢？令尊旣然放了我一條生路，區區自然會顧慮到性命要緊。」

他自懷中掏出幾個藥瓶，道：「袁少俠，請你盤膝坐在老夫面前，老夫就要動手了。」

袁驥依言盤膝坐在地上，公羊羣也跟着坐下來了。

他把那四五個顏色不盡相同，式樣也不一樣的藥瓶擺在身邊，旋開了一個淡青色的瓶蓋，道：「袁少俠，請你先閉上眼睛。」

袁驥猶豫了一下，袁君達已沉聲道：「爲父在這兒，你還怕什麽？」

公羊羣自瓶裏倒出了淡青色的液體，在袁驥的臉上輕輕的敷了一層，然後又啓開另一個瓶子，倒出一些水沫，塗在袁驥的臉上。

袁君達站在一旁，只見公羊羣從那四五個瓶子裏或多或少的倒出一些水液，混合在手掌上。

然後塗在袁驥的面孔，沒有一會，他那張滿是疙瘩，烏黑焦黃的臉孔，已經開始變形了。

慢慢地，袁驥的臉上浮了一層黏黏的東西，就像雪人遇見陽光一般，溶化開來，緩緩的淌了下去……

公羊羣自袍角撕下一塊布，在袁驥的臉上仔細的擦拭一遍，袁君達只見一張英俊白皙的臉孔顯露在眼前。

那張臉孔與他在峨嵋山上所見到的另一龍驥，可說是一模一樣。

袁君達若非是親眼所見，還以爲那已經死在峨嵋的陳天翔已經復生了。

公羊羣呼了口氣，道：「袁大俠，令郎只要用清水洗個臉，就可以完全恢復正常了。」

袁君達想到這些日子以來，儘管袁驥如何用水洗滌，也無法洗去臉上的易容藥物。

此刻在公羊羣的手中，袁驥很快地使已恢復正常，禁不住驚嘆，說道：「閣下的易容手法，確實妙絕人寰……」

公羊羣得意地道：「令郎若不是遇見區區，這輩子都沒有辦法回復原來的容貌了，因爲普天之下只有區區一個人可以辦得到……」

袁驥睜開眼來，冷冷道：「這叫做鬼使神差，偏偏叫你遇見了我們，若是你用這手絕技改變你的容貌，我們又如何認得出誰是你？」

公羊羣被他這麽一說，啞口無言，只有苦笑，他此時眞有點後悔沒有像袁驥所說的那樣，易容而行……

其實他只要不抱着那份惡毒的念頭，非要讓馮飛虹獻醜於世，以增加她的痛苦，沿路之上也不會耽擱趕回總舵的日子，那麽又怎會在這個小鎭上遇見袁君達父子呢？

想到這裏，他悔恨無比，恨自己不該沒聽從隨身護送自己的那四個金衣武士之言……

當他想到了袁君達方才所許諾他的話時，他心中昇起」希望，問道：「袁大俠，區區可以走了吧？」

袁君達搖頭：「老夫要你辦到兩件事情，你只辦好一件，還不能走。」

公羊羣苦着臉道：「區區方才說過，沒有工具和藥物，是絕對無法……」

袁君達道：「你隨着我們去，需要什

麼東西，老夫自會替你準備妥當。」

公羊羣暗暗嘆了口氣，默然無語。

袁君達望着他那樣子，想起了一件事，問道：「公羊羣，老夫還有句話要問你，你若是同答我，下次若是遇上老夫，老夫也饒你一命……」

「這……」公羊羣苦笑道：「袁大俠請說吧！」

袁君達道：「你旣是天心敎之人，定然知道總舵何處……」

「原來你是要問天心敎總舵何處？」公羊羣搖頭道：「這個請恕區區不能告訴大俠你……」

袁君達道：「老夫知道你躭心什麼，不過你大可放心，老夫此去，便是要與大宗師兩人攻破天心敎，除去黎火飈，你不必害怕今後會受到天心敎的威脅……」

公羊羣猶豫道：「可是……」

袁君達道：「你不需考慮！若是你不答應，就算老夫巳答應放你一條生路，却可設法使你癱瘓一輩子，那時就算你會易容之術，這輩子也完了。」

公羊羣想起癱瘓一生之事，只覺全身冰冷，咬了咬牙，道：「區區對你說就是了。」

袁驥問道：「天心總舵在那裏？」

公羊羣道：「大雪山。」

「天心敎的總舵會設在大雪山裏？」袁君達詫異地望着公羊羣，問道：「你沒有欺瞞老夫吧！」

公羊羣說道：「區區那敢欺瞞你袁大俠？」

他見到袁君達凝目望着自己，似有不信之色，連忙分辯道：「袁大俠，你巳經答應放開區區，我又怎會隱瞞你呢？何況你們方才放走了那幾個金衣武士，他們見到區區巳經落入你們手裏，只要返同總舵向黎火飈一說，以天心敎分佈在各地的勢力，區區今後可說是寸步難行了，爲了能夠留下這條老命，我還巴不得你們破了天心敎，又何必……」

袁君達搖了搖手，打斷了他的說話，然後道：「你不用再說了，老夫相信你便是……」

他的話聲稍頓，微微一笑，道：「不過大雪山佔地遼闊，連綿數千里，若是不明白天心敎總舵設在那一個區域，只怕入山之後，非得費上半個月的工夫才能找得到……」

公羊羣沒等他把話說完，趕忙道：「區區繪個地圖給你們就是，不過黎火飈平時不一定都在總舵，他有時在打箭爐的宅院裏……」

袁君達感到非常滿意，頷首道：「等會到了峨嵋城裏之後，你把天心敎總舵和黎火飈在打箭爐的宅院地圖一樣繪一份，然後替馮姑娘動手同復原狀之後，老夫就放你走了……」

他見到公羊羣還想說話，臉色一沉，道：「公羊先生，老夫這麼做，巳是很優待你了，你還有什麼不滿意？」

公羊羣愁眉苦臉的道：「區區是恐怕沒有藥材，無法……」

「那個你不用管。」袁君達道：「你只要盡到你的力量就行了。」

袁驥望着公羊羣那副樣子，冷笑一聲，罵道：「公羊羣，你到了這個時候，若是還想動什麼歪腦筋的話，可有你的罪受了。」

袁君達說道：「他是一個聰明人，凡是聰明人都很識時務，他不會自找苦吃的……」

袁驥道：「爹，孩兒依然不敢相信他的話。」

袁君達道：「我想他不會說假話，黎火飈出身苗疆，自從二十多年前退出中原後，可能便從雲南遷到西康，開始在大雪山創設天心敎的……」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倏地聽到身外不遠傳來一聲沙啞而慘厲的嘶叫聲。

他循聲望去，只見馮飛虹不知爲何滾倒於地，兩隻手掌不住抓搥着胸口，把胸前的一大塊黑毛都揪了下來，一副痛苦難忍的模樣。

袁驥驚愕一下，躍到馮飛虹身前，問道：「飛虹，妳怎麼啦？」

馮飛虹彷彿沒有聽到袁驥的聲音，張開了闊大咧開的嘴巴，不住地發出乾嚎之聲。

袁驥這一行近來，才從她那張咧開的大嘴裏，看到了她原先美麗小巧的弧形櫻唇，不過在這個時候，她的眼淚、口水，巳都流到外面來了，沾得長毛上黏黏的濕透。

袁驥驚惡交集，躍到公羊羣身邊，一把揪住他的衣襟，把他提了起來，怒罵道：「公羊羣，你到底使了些什麼手法，使她變成這個樣子？」

公羊羣駭得臉色大變，道：「袁少俠，你放我下來，有話慢慢好說……」

袁君達也沉聲道：「驥兒，不可以魯莽。」

袁驥聽到父親這麼說，只得把公羊羣放落地上。他劍眉倒豎，怒問道：「你說，是不是你在她身上下了毒？」

公羊羣道：「袁少俠，你可別誤會，她是該到了服藥的時候了。」

袁驥只見公羊羣從懷裏掏出一個圓圓的瓷瓶，從裏捏出一片黯黑的葉片，頓時，一股撲鼻的芳香濃郁地散發開來。他不知這是什麼東西，連忙閉住了氣，問道：「這是什麼藥？」

公羊羣詭秘地一笑，說道：「這不是藥，是一種花，吃了可以使人產生一種異想不到的歡樂愉快，少俠，你要不要吃一片？」

袁驥怒道：「公羊羣，你想施什麼詭計？」

公羊羣見到他神色不善，連忙搖手道：「請你不要誤會，這並不是什麼毒藥，不信的話，你看……」

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那痛哭流涕，在地上打滾的馮飛虹巳似看到了什麼寶物，跌跌撞撞的來到了公羊羣的面前，跪了下來，乞憐地望着公羊羣。

公羊羣把手裏捏着的那張巳經枯萎的花片放在馮飛虹張開的嘴裏，只見馮飛虹舌頭一捲，就吞了下去。

袁驥詫異地問道：「吃這麼一片就行了？」

（未完・卅三）